武俠世界

萬里爭雄（楚雪衣傳奇故事集）　龍乘風・著

江湖恩怨，有如瀚海狂瀾，永難了斷，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風帝雲后之爭如此，正邪兩道之戰更復如是。幸有江東奇俠楚雪衣，膽色過人，義薄雲天，總算爲紛亂武林帶來了一個新的希望。本文故事氣勢磅礴，情節頁頁緊湊，佳作當前，萬勿錯過。



$5.00

第28年
6

編者話

「萬里爭雄」是楚雪衣故事集之大結局，今期刋出。本故事過去已刋出數集，情節緊奏，氣勢磅礴。江湖恩怨，有如瀚海狂瀾，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風帝雲后之爭如此，正邪兩道之戰亦復如此，幸有江東奇俠楚雪衣，胆色過人，義薄雲天，總算爲紛亂不休的武林帶來一個新的希望……過程相當精采，欲知整個故事全豹，敬請購閱今期本刋，愛好龍乘風作品的讀者，留意他下一個故事刋出日期。

☆ ☆ ☆

今期選刋一篇精采俠義故事「落魂簫」給各位，內容充滿傳奇氣氛，引人入勝，講述江湖之詭詐，令你匪夷所思，陷阱佈伏，觸目皆是，步步驚心，令人髮指。看過本文，同時敬請留意下期之「青鋒游龍」刋出。「落魂簫」刋今期本刋第５３頁。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馬騰的「虎威」，題材新穎，故事傳奇，叙述一位年輕高手，竟然成爲各方人物爭欲會晤之「奇貨」，由是引出一場武林大火併，更使揚子江畔，風雲際會，羣英薈萃，熱鬧非常。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Ｈ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Ｈ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Ｈ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６期
（總號139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楚雪衣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萬里爭雄

身懷異寶上險關

五月初二，細雨迷濛。

楚雪衣終於還是帶着向蓉回到衡山。

向蓉是衡山向家堡主「金面判官」向漸的掌上明珠，向漸對她是十分疼愛的。自從向蓉一聲不响離去之後，向漸的脾氣就一天比一天變得更壞。

向蓉之離去，是不滿意父親喜愛上一個妖媚的女子，在她離開衡山之前，曾經和父親吵罵了一場。

那時候，向漸有七八分酒意，說話時語氣特別重。

向蓉受不了，哭着回閨房去。

恰巧她的表姊方紫秀正在向家堡小住幾天，知道了這件事之後，就對向蓉說道：「妳爹只是一時之氣，妳用不着太難過的。」

向蓉怨氣難消，便對表姊說道：「我要和妳到外面闖一闖。」

方紫秀道：「闖一闖？闖甚麼？」

向蓉道：「闖蕩江湖！」

方紫秀答應了，但那時候，向蓉並不知道，她這個表姊是圓月教的女殺手，而且更和血雲教大有連繫。

方紫秀帶着向蓉前往邊關，經過無數波折，向蓉認識了楚雪衣。

楚雪衣對她很好，可說是照顧週全。

初時，向蓉還是不肯重回向家堡的，但楚雪衣一直勸她，而她也越來越想念她的父親。

她終於願意回向家堡了，於是，楚雪衣親自和她回家。

南嶽衡山，峯嶺巍峨，氣勢磅礴，有七十二座奇峯散佈於方圓千里之內。其間南以迴雁峯爲首，北以岳麓山爲足。

衡山有五座高峯，即祝融峯、紫蓋峯、芙蓉峯、石廩峯及天柱峯，其中以祝融峯最高。

向家堡就在祝融峯下西南約三四里之處。

只見向家堡廣約三十餘畝，一切大小建築物皆依山而建。

向家堡中最宏大的樓宇便是「英奇樓」了。

英奇樓樓高五層，四面俱有平台走廊，而以府前平台最爲寬大。

這英奇樓四角皆有一座巨大銅鼎，樓中牌匾上刻「衡山英奇樓」五個古篆金字，顯得氣象雄偉之極。

這個時候，向漸正在英奇樓上獨自喝酒。

沒有人在他身邊，就連那個曾經十分得寵的妖媚女子也給他趕走了。

他曾經三次離開向家堡，要把女兒找回來，但結果都沒有下落，現在，他只好在英奇樓上獨自喝酒解悶，同時渴望女兒會回來。

這一天，是五月初二，也正是他五十歲壽辰的大好日子。

本來，他早就打算在這大排筵席，好好慶賀一番的，但爲了女兒的事，他這個壽辰變得冷冷清清的，除了他自己之外，誰都不敢陪他喝酒，甚至是談話。

向漸並不喜歡孤獨，但這幾個月以來，他一直與孤獨爲伍。

孤獨巳變成了他的另一個影子，無論他喝多少酒，這個孤獨的影子都是趕不掉的。

這一天，他巳喝了兩罎大麯。

正當他拍開第三罎泥封的時候，突然有個老僕氣急敗壞地走了上來，叫道：「堡主大喜，小姐巳經回來了！」

向漸倏地兩眼一瞪，一掌把酒罎擊碎，道：「向義，你說的是不是醉話？」

老僕向義忙道：「老奴從不喝酒。」

向漸立刻用力揉了揉眼睛，叫道：「蓉兒在那裏？」

向義道：「聚英廳內。」

向漸大聲道：「好！我立刻見她，見她！」

他巳有了八九分酒意，一面說，一面脚步虛浮地走向梯間，向義想扶他，却給他一手推開：「我自己走得動，誰都別來碰我，我要見蓉兒一個人！我只要見蓉兒一個人！」說完這幾句話之後，這位向堡主就從樓梯間滾跌下去。

不管怎樣，向漸還是獨自走動着，而且終於來到了氣氛莊嚴，樑高柱大的聚英廳。

他終於看見了向蓉。

向蓉是他的女兒，是他的心肝寶貝。沒有向蓉在他身邊，他彷彿失落了一切，無論任何人任何物事都不能代替她。

「爹！」向蓉雖然脾氣倔強，但她的心腸其實是軟的。

她這一聲叫喊，巳抑在心裏很久很久，有時候，她在心裏也這樣叫喚着。

父女重逢了，這是向家堡最大的一樁喜事。

向漸抱着女兒，視綫有點模糊。

他忽然用手揉了揉眼睛，模糊的視綫忽然明亮起來。

他看見了一個衣白如雪的人，這人的腰間，斜斜地掛着一柄銀劍。

向漸輕輕把女兒推開，用牛一般的眼睛瞪着這白衣人，說道：「你就是楚雪衣嗎？」

白衣人緩緩地點着頭，抱拳道：「不錯，晚輩正是江東楚雪衣。」

向漸忽然沉默下來，他看着楚雪衣，又再看看女兒，目光漸漸變得有點怪異。

「爹，幹嗎這樣瞧着人家！」向蓉不由嘟起了嘴。

向漸的臉色越來越是沉重，他看着楚雪衣，良久才說道：「你和蓉兒在一起多

久了?」

楚雪衣直言道:「快半年了。」

「半年，」向漸不禁長嘆一聲，道:「蓉兒連老父都不顧，却陪伴着你這個江東狂人快將半年，嘿嘿……你的福氣眞不錯。」

楚雪衣淡然道:「現在，這份福氣已回到向堡主身邊了。在下也該告辭。」

向漸却一擺手、搖頭道:「楚雪衣，你不能走。」

楚雪衣道:「爲甚麼不能走?」

向漸道:「蓉兒的脾氣，向某是比誰都更清楚的，若是一位等閒之輩，別說是半年，便是半天她也不耐煩面對着。」

楚雪衣一怔，道:「向堡主，你……這……」

「不必這個那個了，」向漸又嘆了口氣，說道:「你既然不辭勞苦，從老遠地方把蓉兒帶回來，向某最少也該略盡地主之誼，好好欵待楚朋友一番，你就在這裏小住十天八天罷。」

楚雪衣立刻搖頭不迭，道:「晚輩有事纏身，請恕不能遵命。」

向漸臉色倏變，道:「你敢瞧不起向某?」

楚雪衣忙道:「晚輩絕無此意。」

向漸冷冷一笑，道:「楚雪衣，你以爲向某是個隨便留客之人嗎?實不相瞞，這十年來，向某從來沒有挽留過任何人在敝堡逗留半個時辰!」

楚雪衣道:「向堡主的心意，晚輩是明白的……」

「明白?你明白甚麼?」向漸忽然怒喝起來:「你若眞的明白，就不該再三推搪!」

向蓉皺起了眉，說道:「爹，你喝得太多了。」

向漸雙手亂搖，疊聲說道:「我沒有醉，我沒有醉，我只知道，妳這個姓楚的朋友，根本就瞧不起咱們姓向的……」

楚雪衣忙道:「不!向堡主千萬別誤會，晚輩不是不想逗留，只是無法可以逗留下去而已。」

向漸瞪着他，道:「你且說出一個理由看看。」

楚雪衣道:「眼下江湖邪魔當道，妖氣瀰漫，晚輩不欲坐視不理，所以把向小姐送上衡山後，便須立即重入江湖，與羣邪一決高下。」

「放屁!」向漸冷笑一聲，「憑你一人之力，又能成得了甚麼氣候?」

楚雪衣道:「多一人，便多一分力量，倘若人人都龜縮坐視，這場武林浩刦才是眞眞正正的無可挽救。」

向漸臉色一沉:「好哇，你是在罵向某是隻縮頭烏龜了?」

楚雪衣道:「晚輩豈敢?」

向漸「呸」一聲，道:「你是江東狂人，又有甚麼不敢的?」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向堡主若堅持把這個意思加諸身上，晚輩也是沒法可想的。」

向漸嘿嘿一笑，道:「好哇，蓉兒認識的小子，果然別有門道，有意思!有意思!」

向蓉臉色俏白，叫道:「爹，你還是先休息一會兒罷……」

「休息?妳爹已經休息太多了，」向漸倏地一振兩臂，大聲說道:「楚雪衣說得對，咱們是不該在向家堡裏做縮頭烏龜的。」

向蓉不禁爲之一怔，道:「爹，你打算怎樣?」

向漸道:「我知道，近年來中原武林鬧得天翻地覆，都是血雲敎弄出來的，唉，說句眞心話，妳爹其實是個局內人，比誰都更不該旁觀，置身於事外。」

「局內人?」向蓉吃了一驚，「爹，你怎麼會是局內人了?難道咱們向家堡和血雲敎之間也有甚麼糾葛不成?」

向漸嘆了口氣，緩緩道:「咱們和血雲敎有的也許並不是糾葛，而是淵源。」

「淵源?」向蓉更加吃驚了，楚雪衣却很沉着，只是默然不語地望着向漸。

向漸默然半晌，才慢慢的接着說下去:「你們可知道，我的外號是甚麼?」

向蓉當然是知道的，楚雪衣也同樣知道。

「爹，江湖上的朋友，都稱呼您老人家爲『金面判官』。」向蓉回答道。

向漸點點頭，道:「那麼，我在江湖上賴以成名的武功，又叫甚麼名堂?」

向蓉道:「自然是『十面判官筆法』了。」

向漸道:「妳知道就好了。」

向蓉訝異地望着父親，說道:「這又和血雲敎有甚麼相干了?」

向漸道:「和血雲敎也許沒有甚麼相干，但血雲敎的敎主是雲后，而她的授業恩師，則是十面尊者。」

「十面尊者?」向蓉眼色一變，叫道:「莫非爹所練的十面判官筆法，和十面尊者有關係嗎?」

向漸道:「妳說對了，妳爹這一套十面判官筆法，其實並不是判官筆法，而是由一套指法蛻變而成的。」

向蓉道:「是甚麼指法?」

向漸道:「『十面天尊無敵指』!」

向蓉吸一口氣，道:「這是十面尊者的武功?」

向漸緩緩道:「正是。」

向蓉道:「十面尊者的武功，怎會變成你老人家的十面判官筆法?」

向漸道:「這當然是尊者的傳授，也曾得到尊者所允許，才能變成這樣的。」

向蓉道:「那麼，爹和十面尊者有甚麼關係?」

向漸道:「在名義上，絕無半點關係，爹至甚連記名弟子的名份也攀不上，但在妳爹心目中，尊者不啻是我的師父。」

向蓉呆住。

她父親現在所說的，是一個秘密，而且也許是衡山向家堡最重大的一個秘密。

向漸若不親自說出來，別人又怎知道，「十面判官筆法」原來就是從「十面天尊無敵指」蛻變出來的?

現在，向蓉知道了，而楚雪衣也知道了。

向漸的確不是局外人，他絕對有理由參與這一場兇險的風雲際會。

× × ×

五月初五，端午節。

每逢端午節，太湖小軒都會十分熱鬧的。

今年也不例外，大清早，小軒湖岸已有七八艘龍舟聚集着。

每年龍舟鼓響，都會爲太湖小軒這間酒家帶來一大羣顧客，人們在這裏吃粽喝酒，欣賞龍舟競渡，實在是一大快事。

但這一年的龍舟競渡，比往年顯得更加不平凡。

因爲太湖小軒的老闆胡中平，願意把他的家傳至寶池月銀簫拿出來，獎賞給這一年龍舟比賽的勝利者。

一般人都不知道胡中平有這個寶貝，也不知道它到底值多少兩銀子，但胡中平旣稱之爲家傳至寶　自然也不會是尋常之物。

太湖小軒雖然並不是一間很大的酒家，但胡中平却是個大財主，太湖小軒對他來說，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所以，大家都認爲，池月銀簫就算不是價値連城的寶物，也決不是一二千兩銀子就可以買得到的貨色。

所以，這一年的龍舟競渡，將會比往年更加熱鬧，更加刺激。

競渡是在午時舉行的，圍觀的人越來越多，龍舟的數目也由七八艘增加至十二艘。

午時一到，競渡立刻開始，只見十二艘龍舟同時向太湖小軒撥槳進發，鼓聲、鑼聲夾着喊吶聲混在一起，氣氛緊張熱鬧極了。

這時候，岸邊有三個人正在全神貫注地看着湖面的競渡，他們的神情看來和其餘觀看熱鬧的人沒有什麽分別，但實際上，這三人最留意的，還是太湖小軒那邊的情況。

這三個人正是楚雪衣和向漸父女。

他們是馬不停蹄，趕了兩晝兩夜的路，才能夠趕得上觀看這一次太湖龍舟競渡的。

楚雪衣對向漸道:「池月銀簫對一般人來說，並不是很値錢的寶物，但對某些人物而言，它却是無比重要的。」

向漸道:「有誰想得到它?」

楚雪衣道:「最少，雲后很想。」

向漸道:「她爲甚麽要得到池月銀簫呢?」

楚雪衣道:「因爲池月銀簫和天龍金簫是一對兒的。」

向漸道:「但天龍金簫並不在她的手裏。」

楚雪衣說道:「正因爲天龍金簫不在她的手裏，她就更加非要得到池月銀簫不可。」

向漸恍然大悟，道:「不錯，雲后决不希望看見天龍金簫和池月銀簫都落在水青蓮、齊展的手裏。」

向蓉看着楚雪衣，問道:「這對金銀簫，眞的那麽重要嗎?」

楚雪衣道:「現在還沒有人知道得太清楚，但對雲后來說，凡是有可能威脅她的物事和人，她都不會輕易放過。」

向蓉道:「所以，她不會放過水青蓮和齊展，就像是不肯放過梅美黛和段世之一樣。」

楚雪衣點點頭，道:「是的。」

向漸道:「但胡中平怎會有池月銀簫的?」

楚雪衣道:「這就不大清楚了，要知道眞相，必須先找到華七公。」

「華七公!是不是『一帖聖手』華七公?」向蓉訝異地問。

楚雪衣點點頭，道:「不錯，因爲這件事，華七公最清楚不過。」

向蓉道:「何以見得?」

楚雪衣道:「我知道池月銀簫會在這裏出現，就是華七公的侄兒華少立對我說的。」

向蓉道:「既然這樣，何以不問華少立，却要去問華七公!」

楚雪衣道:「因爲華少立也是從華七公那裏才知道的。」

向蓉皺起了眉，道:「但華七公若沒有到這裏來，那又怎辦?」

楚雪衣道:「不，華七公一定已在附近，只是暫時不肯露面而已。」

向蓉道:「依你看，血雲敎會不會在這時候興波作浪?」

楚雪衣道:「九成九準會。」

語聲未落，太湖小軒之內已生變亂。

楚雪衣不再遲疑，立即向太湖小軒那邊疾衝過去，向漸和向蓉也自是緊緊跟隨着。

只見胡中平已給一個灰衣人一掌擊倒在地上，胡中平口裏還在大叫道:「把銀簫還來!」

那灰衣人大概五十五歲左右年紀，身手顯然極高，只見他手裏拈着一個窄長型的匣子，而這匣子本來一直都是胡中平所緊握着的。

灰衣人搶奪得手，立刻向陸路那還直奔過去。

本來，附近早已圍着一大羣瞧着熱鬧的人，但這灰衣人輕功極高，三兩個起落，已像一隻展翅的大鵬鳥。

灰衣人輕功固然佳妙，但楚雪衣却追得更快。

「站住!」楚雪衣大喝。

但是，灰衣人並未停下，向前急竄得更快。

在太湖小軒那邊，向漸父女並未輕舉妄動，只是一直注意着其餘人等的動靜。

這倆父女都相信，憑楚雪衣的武功，要對付那個搶奪池月銀簫的灰衣人，絕不是什麽難事。

但灰衣人是否另有援手埋伏着?

本來，向蓉是很想追上前去，但向漸却制止了她。

她忍不住問:「爲什麽不去協助楚大哥一臂之力?」

向漸道:「沒有這個必要，他沒有危險，那灰衣人決不會傷害妳的楚大哥。」

向蓉道:「怎見得?」

向漸說道:「那灰衣人是楚雪衣的朋友。」

向蓉一愕，道:「他是誰?」

向漸道:「他就是華少立。」

向蓉怔住了:「華少立正是華七公的侄兒嗎?怎麽已經這一大把年紀?」

向漸道:「這又有什麽稀奇?華七公年逾七旬，他的侄兒若只有十幾歲，那才是一樁怪事。」

話猶未了，楚雪衣已回來。他兩手空空的去，回來的時候也是兩手空空如也。

向蓉看着他，問道：「東西呢？」

楚雪衣道：「是眞的。」

向蓉一愣，道：「你見過匣子裏的池月銀簫了？」

楚雪衣搖搖頭，道：「我沒見過，就算見過，也不知道那是眞的還是假的。」

向蓉奇道：「既然如此，你怎知道這池月銀簫是眞的？」

楚雪衣道：「齊展和水青蓮看過就行了。」

「齊大俠和水公子？」向蓉又驚又喜，道：「他們已到了這裏？」

楚雪衣緩緩地點點頭，說道：「不錯，天下間最重視池月銀簫的，就是這兩個人。」

向蓉又問道：「那灰衣人就是華少立嗎？」

楚雪衣道：「若不是華少立，齊展和水青蓮又怎能輕易得到銀簫？」

向蓉道：「齊大俠和水公子早就在附近等候華少立把銀簫送到？」

楚雪衣道：「不錯。」

向蓉道：「血雲敎的人呢？」

楚雪衣說道：「說來可笑，他們根本就不相信，胡中平所擁有的池月銀簫是眞的。」

向蓉一愣，道：「你不是說過，血雲敎準有九成九會在這裏興波作浪嗎？」

楚雪衣說道：「九成九並不等於十足十。」

向蓉不禁一陣苦笑，說道：「這件事，看來似乎是太順利了，順利得令人難以置信。」

向漸乾笑一聲，道：「世事就是如此奇妙，有時候找一塊銅錢都難比登天，但有時候無價之寶却可以垂手拾取。」

向蓉道：「但胡中平怎會無緣無故把池月銀簫送出來的？」

楚雪衣聳了聳肩，道：「這個就不知道了。」

向蓉道：「何不去問一問這位胡大老闆？」

楚雪衣道：「不必問他，去問華七公也是一樣的。」

「華七公呢？」

「他老人家正在妳的背後。」

× × ×

華七公果然已站向蓉背後。

這位「一帖聖手」年逾七旬，但精神依然充沛，雙目炯炯生光。

向漸拱手爲禮，說道：「七公，久違了。」

華七公哈哈一笑，道：「向堡主，想不到你也會在這裏出現。」

向漸嘆了口氣，道：「向某在衡山躭誤了不少歲月，再不出來舒展筋骨，只怕會在堡中變成廢物了。」

華七公頷首一笑，道：「向堡主說的甚是。」接着轉目凝視楚雪衣，道：「你怎麽還不去找師父？」

「師父？誰的師父？」

「當然是你的師父『鬼見愁一見也愁』上官僻邪。」華七公奇怪地望住楚雪衣：「難道你連自己的師父都忘掉了？」

楚雪衣道：「自己的師父當然是不會忘掉的，但晚輩根本不知道師父在什麽地方。」

華七公道：「你師父在湖邊林。」

「湖邊林？」向蓉一怔，道：「湖邊林又在那裏？」

楚雪衣微微一笑，道：「湖邊林自然就在湖邊，剛才我也是在湖邊林那裏找到齊展和水青蓮的。」

向蓉道：「你既然已到了湖邊林，怎麽沒看見上官前輩？」

華七公嘿嘿一笑，道：「妳以爲湖邊林只有一丁點兒地方嗎？」

向蓉道：「湖邊林有多大？」

華七公道：「方圓超過十里。」

方圓十里本來並不算太大，但在林木之中要遇上一個人，就不是易事。

華七公接着又對楚雪衣說道：「你師父是個不甘寂寞的人，雖然現在年紀已經一大把，但仍然不肯躲在一角潛心靜養，你若想見他，最好趕快一點。」

楚雪衣沉吟了半晌，又望了望向蓉一眼。

向蓉眨眨眼，說道：「楚大哥想見師父，那是事不宜遲的，我會陪在爹的身邊，你用不着担心。」

向漸道：「東南三里外有一座小鎭，我們會暫時到那裏投店，歇一歇脚。」

楚雪衣點點頭，說道：「好，我會到那裏找你們的。」語聲未落，已施展輕功向湖邊林直奔而去。

楚雪衣輕功佳妙，不但姿式漂亮，速度之快更是令人難以想像。

眨眼間，他已進入了湖邊林內。

湖邊林佔地雖然並不廣闊，但却林木茂盛，要在這片林子裏找尋一個人，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等候一個人，是需要有耐性的。

找尋一個人，也同樣需要耐性。

楚雪衣的耐性很好，而輕功和視力更好。

但他在湖邊林找了一個時辰，還是找不着他的師父。

上官僻邪武功高，神出鬼沒，那是衆所週知的，楚雪衣是他的徒兒，自然也知道自己的師父，是一個絕對不肯閒靜下來的人。

但這裏找不到師父，又應該到那裏去找？

忽然間，他聽見背後傳來一下異動之聲，接着「舒」的一响，竟然有人在他背後施放冷箭。

楚雪衣臉色一變，疾迅地伸手向後一抄，立刻就把這支冷箭接在手裏。

但這支箭很奇怪，箭頭居然會是圓滑的。

所以，就算這支箭射中了楚雪衣，也不會有任何的傷害。

這是誰的箭？

楚雪衣幾乎立刻就已有了答案：「是軒轅榮！這是軒轅榮的箭！」

軒轅榮是「神弓霸王」，他平時所使用的箭，當然不是這一種。

這只是他用來和朋友開個玩笑的箭。

楚雪衣十分高興，因爲軒轅榮仍然活着。

不久，軒轅榮就在一株大樹後出現了，他看來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威武，氣宇軒昂。

楚雪衣不禁奇怪地望着他。「軒轅兄，你怎會在這裏的？」

軒轅榮笑了笑，但隨即又嘆了口氣，才緩緩地說道：「綠湖一戰，俺可算是栽倒了。」

楚雪衣說道：「血雲敎是有備而至的，軒轅兄縱使稍受挫折，也不是一件丟臉的事。」

軒轅榮又嘆了口氣，說道：「丟臉不丟臉，這還是其次的事，但眼看道消魔長，俺的心裏實在大大的不是味兒。」

楚雪衣道：「武林大局，縱有道消魔長之時，但也有道長魔消之日，問題只是在於武林同道，能否同舟共濟，協力共剿魔邪而已。」

軒轅榮道：「楚老弟，你是否想找尊師？」

楚雪衣奇道：「你怎會知道的？」

軒轅榮道：「在兩天前，俺遇上了你的師父，還有阿浪。」

楚雪衣眉毛一揚，連忙問道：「阿浪怎樣了？」

軒轅榮道：「此子天生異稟，是一塊練武的上佳材料，而尊師對付你這位師弟，似乎也頗有一套辦法，總而言之，這對師徒現在是很合得來的。」

楚雪衣聞言，不由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說道：「這就好了，小弟最担心的，就是師父會和阿浪合不來，那就白白辜負了藍婆婆的一番苦心了。」

語聲微頓，又道：「我師父呢？」

軒轅榮道：「上官前輩知道你一定會找到這裏來，所以就叫俺在這裏等你。」

楚雪衣道：「他老人家呢？」

軒轅榮道：「和阿浪走了。」

楚雪衣不禁大是失望，軒轅榮接着緩緩道。「尊師就是如此奇怪的人，說來便來，說走便走，但他臨走前，有不少說話要我向你交代。」

楚雪衣道：「我師父怎麽說？」

軒轅榮道：「池月銀簫本來是屬於一個野和尚的，但這個野和尚却給一個騙子騙去了銀簫。」

楚雪衣道：「這騙子是誰？」

軒轅榮說道：「太湖小軒的老闆胡中平。」

楚雪衣一怔，道：「胡中平家財百萬，怎會去騙一支銀簫？」

軒轅榮道：「再富有的人，只要貪念一起，就算是一塊木頭也會去騙取，這就叫貪得無厭，永不知足。」

楚雪衣道：「既然這樣，胡中平何以願意把池月銀簫拿出來，作爲龍舟競渡的獎賞？」

軒轅榮道：「這是尊師的傑作，他把胡中平的獨子擄去，然後叫華七公父子出面，逼令胡中平依從命令而行事。」

楚雪衣道：「何以不乾脆叫胡中平把銀簫交出來換人？」

軒轅榮道：「因爲尊師本來是另有目的的。」

楚雪衣微一沉吟，隨即目光一閃，道：「兄弟明白了，我師父是想藉着這個機會來對付血雲敎！」

軒轅榮道：「你師父的確是有這個想法的，但到後來却又改變了主意。」

楚雪衣問道：「我師父何以要改變主意？」

軒轅榮道：「那是因爲血雲敎根本不相信胡中平擁有池月銀簫。」

楚雪衣沉吟半晌，道：「這也難怪，胡中平又不是武林中人，就算他眞的有池月銀簫，也不會無緣無故地把它拿出來，作爲龍舟競渡得勝者的獎賞。」

軒轅榮說道：「正因爲這樣，所以尊師忽然又改變了主意，只是叫華七公父子把那銀簫奪走，然後交給小青蓮和齊展便算。」

楚雪衣又問道：「我師父還有什麽話說？」

軒轅榮說道：「他老人家要你前往險關。」

「險關？」

「不錯，風帝正在那裏，對抗着天地二奴。」軒轅榮沉聲道：「險關地形奇異，這八九年來，天地二奴一直被困在關內，但一直都在想盡辦法，要從險關裏攻殺出來。」

楚雪衣道：「風帝一直力守險關，就是不能讓天地二奴破關而出？」

軒轅榮點了點頭，道：「天地二奴是跟隨着十面尊者已數十年的奴僕，雖然武功及不上風帝，但兩人聯手，倘若一經破關而出，再歸附雲后那邊，局勢就更加危險了。」

楚雪衣道：「所以，風帝一定要守住險關，決不能讓天地二奴闖出來！」

軒轅榮道：「對，但這樣對風帝來說，是既不公平，也大大浪費他的精力。」

楚雪衣道：「風帝爲了要守住天地二奴，以致沒法親自出手對抗血雲敎，這對咱們武林同道來說，是個重大的損失。」

軒轅榮道：「所以，風帝不能老是守在險關。」

楚雪衣道：「但風帝若不守住險關，天地二奴就會破關而出，那時便遺禍不淺了。」

軒轅榮道：「所以，你師父一直都在想辦法解決這件事情。」

楚雪衣問道：「我師父想到了辦法沒有？」

軒轅榮道：「你師父是個辦法多多的人，他說自己只有一件事情，是永遠也想不出辦法來解決的。」

楚雪衣道：「是什麽事？」

軒轅榮道：「尊師總是想不出一個辦法可以戒賭。」

楚雪衣道：「就像是你是沒有法子可以戒掉酒癮一樣，唉，人總是這樣的，倘若什麽嗜好也沒有，人生就變得淡而無味了。」

軒轅榮道：「但除了戒賭之外，你師父簡直是個無所不能的人，否則，江湖中人也不會叫他『鬼見愁一見也愁』。」

楚雪衣道：「他老人家想到了什麽辦法來對付天地二奴？」

軒轅榮道：「天下間可以用武功來尅制天地二奴的人，實在是太少了。」

楚雪衣道：「就連風帝也不能？」

軒轅榮道：「風帝也許可以在險關之中擊殺天地二奴，但那必然會是極慘烈的一戰。」

楚雪衣道：「這就是說，風帝若全力施爲，說不定會和天地二奴拚個同歸於盡了？」

軒轅榮道：「就算不是同歸於盡，最少也會元氣大傷，那時候，雲后就更有機可乘了。」

楚雪衣道：「風帝必然巳計算及這一點。」

軒轅榮道：「這個自不待言，所以，他一直只是穩守，決不肯和天地二奴全力硬拚。」

楚雪衣道：「但天地二奴若全力施爲，非要硬闖出關不可呢？」

軒轅榮道：「天地二奴雖然很想闖出險關，但却不敢冒險全力硬闖。」

楚雪衣道：「何以不敢硬闖？」

軒轅榮道：「這兩人天生謹慎，凡是比較冒險的事，都不肯輕易去幹。所以，這八九年以來，天地二奴只是不斷潛心修練武功，等待有朝一日武功比風帝還高的時候，才輕易地闖出險關。」

楚雪衣道：「如此倒算是帮了風帝一個大忙，否則風帝就更加頭疼得多了。」

軒轅榮道：「話雖如此，但這局面若繼續下去，畢竟還是十分不妙的。」

楚雪衣道：「我師父想出了什麽辦法嗎？」

軒轅榮道：「這辦法其實也很簡單，只要把十面風雲璽交給風帝便是。」

「十面風雲璽？」楚雪衣不禁爲之目光大亮，道：「軒轅兄這麽說，莫不是我師父巳得到了十面風雲璽？」

軒轅榮緩緩地點了點頭，說道：「鸝鵡山莊之役，咱們和血雲敎的兔崽子殺得天翻地覆，但你師父却早巳悄悄把十面風雲璽盜走了。」

楚雪衣終於恍然大悟，嘆道：「他老人家雖然功力打了折扣，但行事還是和從前一般神出鬼沒，令人無法可以想像。」

軒轅榮道：「只要有了十面風雲璽，風帝就可以駕馭天地二奴，對血雲敎來一個重大的打擊。」

楚雪衣道：「師父爲什麽不親自把十面風雲璽送給風帝？」

軒轅榮說道：「俺也曾經問過他老人家。」

楚雪衣道：「他怎麽說？」

軒轅榮道：「他說從此地前往險關，行程極是沉悶，而且也想趁着這兩三個月到長安一行。」

楚雪衣一怔，道：「長安又有什麽熱鬧的玩意足以吸引他老人家了？」

軒轅榮裂嘴一笑，道：「你不妨猜猜看。」

楚雪衣嘆了口氣，說道：「除了一個『賭』字之外，小弟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麽事情足以吸引他老人家前往長安城去。」

「你錯了。」

「錯了？」楚雪衣不禁詫異地望住軒轅榮，道：「我師父前往長安，不是爲了賭又是爲了什麽？」

軒轅榮道：「這回他是爲了找尋一個秘密。」

楚雪衣一呆，道：「什麽秘密？」

軒轅榮道：「這個尊師就沒有進一步說明了。」

楚雪衣聳肩一笑，說道：「行事神出鬼沒，正是我師父的一貫作風，他老人家若肯把眞相源源本本說出來，那才是怪事了。」

軒轅榮道：「尊師前往長安所爲何事，咱們是不必理會的，最重要的是怎樣把十面風雲璽送到風帝手裏。」

楚雪衣說道：「軒轅兄可有什麽高見嗎？」

軒轅榮道：「把十面風雲璽送到險關，也許是一件極容易的事，但也許會困難重重，危機四伏。」

楚雪衣道：「問題在於事情能否保持着秘密。」

軒轅榮道：「現在，最少有四個人知道十面風雲璽的下落。」

楚雪衣道：「你是說我師父、阿浪，再加上咱們兩人？」

軒轅榮道：「不錯。」

楚雪衣道：「除了我自己之外，我並不担心你們這三人之中會有任何人洩漏秘密。」

軒轅榮道：「但雲后是個極厲害的女人，而且，她必然巳在全力追查十面風雲璽的下落。」

楚雪衣道：「軒轅兄認爲，雲后遲早會查出眞相？」

軒轅榮道：「不可太輕視敵人，更尤其是雲后這一個女人！」

楚雪衣沉吟半晌，道：「依照軒轅兄之見，小弟應該怎辦？」

軒轅榮道：「辦法只有兩個。」

楚雪衣道：「軒轅兄請說。」

軒轅榮道：「單人匹馬把十面風雲璽送往險關。」

楚雪衣道：「這是第一個辦法？」

「不錯，」軒轅榮道：「第二個辦法是糾集一羣武功高強之士，把十面風雲璽護送到險關去。」

楚雪衣說道：「小弟贊成用第一個辦法。」

軒轅榮說道：「兩個辦法各有其優點，也各有冒險之處，俺絕不會左右你的決定。」

楚雪衣說道：「反正都是有冒險之處，還是單人匹馬把十面風雲璽送往險關好了，最少用不着勞師動衆，更不會打草驚蛇。」

軒轅榮凝視着他，說道：「已經決定了？」

楚雪衣回答道：「是的，十面風雲璽呢？」

軒轅榮立刻從背上解下一個灰色的包袱，然後小心翼翼地把包袱解開。

十面風雲璽果然就在這個包袱裏。

楚雪衣接過十面風雲璽，也用灰色的包袱把它包裹住。

軒轅榮道：「這一件事，就全靠楚老弟你一個人了，咱們青山綠水，後會有期！」語聲甫落，人巳在茂密的樹林內消失不見。

楚雪衣把包袱揹着，臉色有點沉重。

他知道，十面風雲璽是一件寶物，也是一個燙山芋，無論是誰擁有它，都是一件極麻煩的事。

但無論怎樣，他巳把十面風雲璽接下，而且必須把它送到風帝的手裏。

現在，問題是他應該立刻前往險關？還是先去看一看向蓉？

向蓉在一個小鎭裏等他。

向蓉一定很希望可以看見他，他也同樣很想見她一次，然後才去險關。

但他却不能不沒有顧慮。

倘若他立刻出發前往險關，最少可以避免血雲敎中人的注意。

他並不是肯定巳有血雲敎的人在暗中注意向漸父女，但萬一眞的如此，他再去見向蓉就有危險了。

楚雪衣並不是担心自己，而是担心十面風雲璽會落入雲后的手裏。

經過了一番考慮，楚雪衣決定去見向蓉。

他立刻就要前往險關，把十面風雲璽交給風帝！

× × ×

夜風急勁，漆黑中有一羣黑衣人正在說話。

這裏是狼牙寨西南半里外的一條官道，凡是要北上的商旅，都必須經過此地。

這一羣黑衣人大概有十五六人左右，爲首的一個面型瘦長，神情兇狠的黑袍老者。

黑袍老者對這些黑衣人道：「楚雪衣快要來了，大夥兒準備好了沒有？」

其餘黑衣人齊聲回應，道：「都準備好了。」

黑袍老者乾笑一聲，說：「很好，總之，只要大夥兒能夠把楚雪衣攔截下來，大夥兒都會重重有賞！」

其餘黑衣人聽見「重重有賞」這句話，無不抖擻精神，磨拳擦掌。

不久，一陣急驟的馬蹄聲響起。

黑袍老者「噓」了一聲，沉聲說道：「大夥兒要小心了！」

馬蹄聲越響越近，只見一騎人馬，急驟地從南方直馳而來。

黑袍老者倏地大喝一聲，十餘黑衣武士立刻分從左右一湧而上。

那個黑袍老者正要揮動大刀把鞍上人擊殺，鞍上人忽然大聲叫道：「爹，是我呀！」

黑袍老者不禁呆住，巳揮出的大刀立刻硬生生地收了回來。

只見鞍上那人，赫然並非楚雪衣，而是狼牙寨的少寨主顧東平。

黑袍老者完全呆住了，因爲他就是牙狼牙寨主「狼霸」顧紹雄。

顧紹雄是接獲密報，知道楚雪衣會從這裏經過，所以才佈置人馬，打算把楚雪衣擒拿下來，然後向血雲敎邀功的。

血雲敎在兩天前發出獎賞，說無論是誰能夠擒下楚雪衣，不論生死都可以獲得五萬兩銀子！

顧紹雄本來與血雲敎沒有什麽交往，但爲了五萬兩銀子，就什麽事情都幹得出來了。

他明知道楚雪衣並不好惹，但却很難抵受得住五萬兩獎賞的誘惑。

豈料騎馬而來的並不是楚雪衣，而是他的獨子顧東平。

顧東平也不是自己策馬而來，而是給人縛在馬背上，然後由馬兒把他馱到這裏來的。

對顧紹雄來說，這簡直是一件奇恥大辱！

他當然知道．這一定是楚雪衣的傑作，要伸雪此仇此恨，就非要找到楚雪衣不可！

× × ×

把顧東平縛在馬背上的人，當然就是楚雪衣，本來，他可以一劍就把顧東平殺了。

顧東平也知道血雲敎懸賞五萬兩擒拿楚雪衣，所以，不等父親出手，他巳悄悄的去找楚雪衣去了。

顧東平果然眞的找到了楚雪衣，但他又豈是楚雪衣的對手？

於是，他給楚雪衣縛了起來，然後狼狽地給馬兒馱回到父親的面前。

對於楚雪衣來說，顧東平是不足慮的，顧紹雄也不足爲慮。

但從這一件事看來，血雲敎顯然巳對他動了疑心，說不定巳經知道十面風雲璽就在他的身上。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更何況楚雪衣就和血雲敎之間大有過節？

楚雪衣知道，要順利把十面風雲璽交給風帝，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現在，無論他到什麽地方去，都會成爲衆矢之的。

顧紹雄和顧東平父子也許是比較容易對付的，但其餘的人呢？

楚雪衣可以肯定，在前面的路途上，一定還有無數武功更厲害的高手要對付自己。

他並不害怕失敗、更不怕冒險，但却不能在這件事情上失敗，不能在這件事情上冒險。

因爲十面風雲璽若落入雲后手裏，血雲敎的勢力就會大增，而風帝想收服天地二奴，也就更加難乎其難了。

若是換上別人，也許會繼續急急趕路，但楚雪衣繞道兜過狼牙寨後，立刻就在一個小市鎭裏停下來。

他知道，這個小市鎭也不是安全之地，但他寧願留在這裏，也不肯貿然繼續前進。

他必須經過深思熟慮，才決定下一個步驟應該怎樣去做。他想了又想，終於想起了一個人。

他想起了郭潛。

郭潛是一個武林奇人，他擅長占卜、星相、佈陣、狩獵、製藥。

但他最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還是郭氏家傳下來的易容術。

楚雪衣也略懂易容之術，但和郭潛相比，却是有如小巫見大巫的。

他決定先去找郭潛，然後才繼續前往險關，把十面風雲璽交給風帝！

× × ×

郭潛是個怎樣的人？

從外貌看來，他比楚雪衣還年輕一點，但是實際上，他比楚雪衣大了整整十歲。

有人說，郭潛武功極高，但也有人說，郭潛的武功簡直全不入流，連一個只有幾斤蠻力的流氓市井，也可以把他打得抬不起頭來。

有人說，郭潛是個很勤力的人，但也有人說，他懶惰成性，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提不起勁，就算非做不可，也是慢吞吞的，令人一見就生悶氣。

但無論怎樣，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郭潛很聰明，比很多自以爲聰明的人都更聰明百倍。

這是連楚雪衣也無法否認的。

當楚雪衣找到郭潛的時候，又已經是一日的黃昏了。

這時候，郭潛正躺在廳子的一排木椅上，手裏捧着一件古玩瞧來瞧去。

楚雪衣在他面前乾咳了兩聲，他置若罔聞。

楚雪衣眉頭一皺，又再在他面前乾咳了三下。

這一次，郭潛輕輕的揮了揮手，仍然頭也不抬地，說道：「喉嚨不舒服，該去找吳大夫，他就在隔壁。」

楚雪衣心中有氣，便道：「我是來打家刦舍的。」

郭潛一呆，接着嘆了口氣，把手裏的古玩奉上，說道：「既然如此，你拿去好了。」

楚雪衣接過古玩，看了好一會，才道：「這是什麼東西！」

郭潛淡淡道：「十面風雲璽。」

楚雪衣不禁爲之心神一震，直到這時候，郭潛才緩緩地抬起了頭，兩眼直視着他。

「十面風雲璽？」楚雪衣苦笑了一下，道：「你這件古玩就是十面風雲璽？」

郭潛道：「不錯，你看怎樣？」

楚雪衣道：「你怎會認爲它就是十面風雲璽？」

郭潛道：「這並不是我認爲，而是它本來就是眞眞正正的十面風雲璽。」

楚雪衣嘆了口氣，半晌才道：「郭兄，在這個時候，你別再跟小弟開玩笑好不好？」

「不好，」郭潛搖搖頭，緩緩地伸了一下懶腰，道：「我若不和你開玩笑，難道還可以和蒼蠅、蚊子開玩笑嗎？」

楚雪衣把古玩交還給郭潛，道：「郭兄，你今天心情怎樣？」

郭潛嘿嘿一笑，道：「我的心情怎樣，跟你有什麼相干？」

楚雪衣道：「若在平時，郭兄的心情好與壞，和小弟是沒有什麼相干的，但今天却是例外。」

郭潛道：「你有事求我？」

楚雪衣說道：「不是求，而是一樁買賣。」

「買賣？」郭潛搖頭道：「今天我不想談買賣，你還是速離此地也罷。」

楚雪衣「哦」一聲，道：「既然如此，小弟告退。」語畢，轉身便走，郭潛也不去理睬他，又再全神貫注地看着那件古玩。

楚雪衣說走便走，大有一去不回頭之勢。

等到他已離開郭府之際，倏地，眼前人影一閃，郭潛已趕了上來，攔在他的面前。

「楚老弟慢走！」

楚雪衣怔怔地望着他，冷然道：「你瞧你的十面風雲璽，我走我的獨木橋，爲什麼忽然又叫小弟慢走了？」

郭潛道：「我瞧着的並不是什麼十面風雲璽，你要走的也不是什麼獨木橋，而是一條漫長的大道。」

楚雪衣道：「是漫長大道也好，是獨木橋也好，都與郭兄無關。」

郭潛搖頭幌腦，道：「此又非也。」

楚雪衣詫然問道：「郭兄此言，有何用意？」

郭潛說：「你若索性不到寒舍，此事自然與郭某無關，但你既已來了，郭某就不能坐視不管。」

楚雪衣道：「只可惜小弟現在已沒有興趣和你談任何的買賣。」

郭潛「嘖嘖」連聲，說道：「唉，這是什麼話來着？咱們的交往，也不是三朝五日的事情了，你的事，也就是郭某的事，還分什麼彼此，談什麼買賣？這眞是太不像話，太不像話。」

楚雪衣道：「像話也好，不像話也好，總之，小弟的事，小弟自己會有辦法解決。」

郭潛不禁爲之面色赤紅，道：「楚老弟，你眞的不把郭潛當作朋友看待了？」

楚雪衣道：「小弟並無此意，只是人各有志，郭兄既然分身不暇，小弟又豈可強人所難？所以，與其勉強郭兄，何不悄然引退，日後咱們還是一場朋友！」

郭潛道：「楚老弟此言差矣，你若就此一去了之，那才是不夠意思，不夠朋友之極。」

楚雪衣凝注着他瞧了好一會，說道：「郭兄，你想怎樣，直說無妨。」

郭潛道：「郭某並無他想，只想……只想……唉，還是沒有什麼好想的……」

楚雪衣道：「郭兄從前好像不是這種說話老是吞吞吐吐的人！」

郭潛道：「不，郭某從前說話，比現在還更吞吞吐吐得多。」

楚雪衣冷冷一笑，道：「如此說來，郭兄這個毛病已經有點改善了？」

郭潛道：「不是有點改善，而是大大的改善，不是過則勿憚改，聖賢之言，郭某是不會忘掉的。」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遇上你這種人，眞是沒話說！」

郭潛道：「不，楚老弟遇上了我，說話滔滔才是眞的。」

楚雪衣搖了搖頭，又苦笑了一下，忽然從衣襟裏取出一本薄薄的經書。

郭潛的臉色忽然一陣漲紅，叫道：「這……這是什麼奇書。」

楚雪衣微微一笑，道：「誰說過這是什麼奇書了，只不過是遼東花藥郎的六藥眞經罷了。」

郭潛一聽之下，登時連眼睛都直了。

「什麼……這本就是……六藥眞經？」他簡直連呼吸也暫時停頓下來。

楚雪衣揚了揚眉，道：「怎麼，這本東西對郭兄還有點用處嗎？」

郭潛忙道：「當然有用，當然有用，

須知當世武林有三大名醫，但若論採藥和煉藥的本領，道行最高深的却不是這二人，而是花藥郎這個混蛋……」

楚雪衣一怔，道：「郭兄，你不是很佩服花藥郎的嗎？怎麼忽然罵他是個混蛋呢？」

郭潛乾咳一聲，說道：「花藥郎煉藥功夫天下第一，那是千眞萬確的，但其人十分混蛋，却也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楚雪衣道：「小弟在江湖上混了不少時日，何以從沒聽聲人這樣說。」

郭潛道：「那是因爲一般人，根本並不瞭解花藥郎爲人之故！」

楚雪衣「哦」一聲，道：「然則郭兄又很瞭解花藥郎嗎？」

郭潛道：「總比旁人瞭解得多，因爲郭某……是他的老……老朋友……」

楚雪衣奇道：「既是老朋友，何以還會罵他是個混蛋？」

郭潛道：「正因爲郭某和他是老朋友，所以才知道其人是個混蛋。」

楚雪衣道：「他有什麼地方開罪郭兄了？」

郭潛道：「十年前，郭某給了他一本經書！」

楚雪衣道：「是什麼的經書？」

郭潛道：「變形眞經，裏面記載着十八種易容妙法。」

楚雪衣道：「那又如何？」

郭潛道：「那混蛋收取了這本經書之後，就一去無踪影，有人說他去了東瀛，有人說他西往天竺，也有人說他在遼東娶了兩個老婆，享其齊人之福，以後再也不會煉藥了。」

楚雪衣道：「花藥郎眞的這樣嗎？」

郭潛道：「這混蛋的事，天曉得。」

楚雪衣淡淡一笑，說道：「你不是瞭解花藥郎的事嗎？何以忽然又語氣大變了呢？」

郭潛道：「郭某瞭解這個混蛋，乃是十年前的事，至於最近十年，他的景況怎樣，就不大清楚了。」

楚雪衣道：「既不清楚，就不要胡亂猜測，更不該隨便說話。」

郭潛的臉又脹又紅了，他鼓着腮說道：「我不清楚，難道你又很清楚了？」

楚雪衣道：「十年前花藥郎是個怎樣的人，小弟的確是比不上郭兄那麼清楚，但這三幾年來，小弟却不時跟花藥郎有所往還。」

郭潛忙道：「花藥郎在什麼地方？」

楚雪衣道：「在一個極隱秘之處。」

郭潛道：「這句話說了等於沒說。」

楚雪衣道：「這一點，就得請郭兄原諒則個了，這並不是小弟不想把花藥郎下落向郭兄說出，而是花藥郎曾千叮萬囑，囑咐小弟千萬不能把他的行藏洩漏，更尤其是在郭兄面前，絕對不可提起。」

郭潛冷笑一聲，道：「郭某說他是個混蛋，眞是錯不了。」

楚雪衣道：「人各有志，有人喜歡熱鬧，但也有人喜歡清靜過活，倘若這樣也算是混蛋一名，那麼天下間的混蛋就多得不可勝數了。」

郭潛冷冷一笑，道：「天下間的混蛋，本來就比天上的星星還多。」

楚雪衣道：「郭兄，你別再老是罵人好不好？咱們還是談談這樁買賣罷。」

郭潛乾咳一聲，說道：「你要怎麼樣呢？」

楚雪衣道：「花藥郎這本六藥眞經，你想不想要？」

「不想——」郭潛只乾咳了一下，接着又繼續說道：「才怪！」

楚雪衣淡淡一笑，隨手便把六藥眞經拋給郭潛。

郭潛接過六藥眞經，瞧了一會兒，臉上興奮之色越來越甚。

楚雪衣也不去催促他，任由他去瞧個飽。

郭潛又看了好一陣，才小心翼翼地把六藥眞經貼身收藏妥當。

過了半晌，他問楚雪衣：「拿人錢財，與人消災——」

話猶未了，楚雪衣已經搖頭不迭，道：「這只是一本經書，可不是什麼金子銀子。」

郭潛道：「但對郭某來說，這本經書比五萬兩銀子還更重要得多。」

「五萬兩？爲什麼不說三萬兩，六萬兩或者是八萬兩？」楚雪衣試探地問。

郭潛說道：「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的事？」

「我的事？什麼事？」

「你和血雲敎之間的糾葛，似乎越來越是嚴重了。」

「唉，那是沒辦法的。」

「怎會沒辦法？辦法是人想出來的，你老是和血雲敎作對，並不是一件化算的事。」

「和你交朋友，更不化算。」

「楚老弟，別這樣挖苦郭某好不好，郭某雖然不是正人君子，但也决計不是卑鄙小人。」

「但是，小弟寧願和卑鄙小人打交道，也不想聽你的滿口胡言，說的都是些廢話。」

「廢話說得太多了，也會有禪機在內的。」

「但小弟對禪機之言，並無興趣。」

郭潛嘆一口氣，道：「別再針鋒相對了，你想怎樣儘管開口，只要郭某能力所及，絕不推辭。」

楚雪衣道：「就算我不說，你也是知道的。」

郭潛目注着他，看了一會才慢慢的說道：「你想郭某爲你易容？」

楚雪衣道：「不單只爲我易容，還要敎我易容。」

郭潛一怔，道：「只要郭某把你變成一個老態龍鍾的老太婆，已保證你可順利前往目的地，又何苦多費功夫去學這一門勞什子的技倆？」

楚雪衣說道：「爲保萬無一失，就只有多下功夫，你是不是嫌太麻煩，還是挾秘自珍，不肯把這門勞什了技倆傳給小弟呢。」

郭潛又是一陣發怔，半晌才道：「但要學這一門功夫，並不是三幾天就可以大功告成的！」

楚雪衣說道：「別把小弟看得蠢鈍如牛。」

郭潛道：「楚老弟聰明絕頂，郭某是十分明白的，但再聰明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郭某的絕技學上手。」

楚雪衣道：「那麽，小弟不要學全部，只要學一點點就够了。」

「學一點點？」郭潛道：「學一點點就會變成非驢非馬。」

楚雪衣道：「你就讓小弟變成一個非驢非馬的怪物好了。」

郭潛不禁一陣苦笑，道：「楚老弟，這一次郭某眞是給你弄得頭大如斗，唉，沒有辦法，誰叫我郭某收了你這本六藥眞經。」

楚雪衣道：「六藥眞經可不是我給你的，是花藥郎叫我把它交給閣下而已。」

郭潛一呆，道：「怎麽，原來是這樣的？」

楚雪衣道：「事情本來就是這樣，怎麽啦？你後悔答應我的要求？」

「不，君子一言，快馬一鞭。」郭潛又嘆息一聲，道：「不管怎樣，郭某答應了人家的事，是絕對不會改變的，但你準備在這裏逗留多久？」

楚雪衣道：「一晚。」

「一晚？一晚只有幾個時辰，你能學得了多少？」郭潛瞪視着他。

楚雪衣道：「能學得了多少，就學多少。」

郭潛道：「這話可是你自己說的，以後可不要埋怨郭某。」

楚雪衣道：「小弟若在日後稍有埋怨郭兄半句的就不是好漢。」

郭潛道：「你本來就不是一個什麽好漢。」

楚雪衣道：「不是好漢又是什麽？」

郭潛道：「是大俠，江東楚大俠。」

楚雪衣莞爾一笑：「謝謝郭兄。」

郭潛道：「你謝我什麽？」

楚雪衣說道：「我是謝謝你拍我的馬屁。」

郭潛爲之氣結。

× × ×

翌日，曙光甫現，郭潛就從石室裏走了出來。

這座石室，是他花費了三年功夫才建造而成的。

從外面來看，這石室很普通，完全沒有什麽特別之處，但是只要有人擅自闖入裏面，就會嚐試到石室之內重重機關的滋味。

郭潛長相普通，但是此人一點也不簡單。

他曾經對人說過：「天下間只有兩個人能够使郭某頭疼，第一個是他媽的混蛋花藥郎，第二個就是江東狂人楚雪衣。」

這一天早上，他眞是頭疼萬分，整個人疲倦得好像隨時會癱軟下來。

幸好他身體向來健康，內力修爲也不錯，所以，直到現在，他還能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在他背後，有一個粗鹵的漢子亦步亦趨的跟隨着。

這粗鹵漢子有點像三國演義的張飛，也有點像是梁山泊的李逵。

倘若有人說：「他就是楚雪衣。」十萬人之中恐怕有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不會相信。

唯一會相信的，也許就是只有郭潛而已。

郭潛看看楚雪衣，首先笑了笑，但這種笑容，根本就是似笑非笑，甚至看來有點像是在哭。

「劉壯士，路上保重。」郭潛這樣對楚雪衣說。

楚雪衣不但外貌改變了，連姓名也得改上一改。現在，他不再叫楚雪衣，而是叫劉大海。

險關道路被封鎖

這是一個艷陽天。

天氣很好，但雲后的臉色很不好。

正午時份，雲后坐在紅葉坡的小亭下，亭外有三十六個黃衣武士把守着。

在她的身邊，有一男一女。

男的年約五旬，臉色青白，笑容很陰森。

他姓秦，名字是天才。

秦天才也就是血雲敎麾下天才堂的總堂主。

很少人見過秦天才，甚至很少人知道天才堂的總堂主就是他。

武林中，儘管有人知道血雲敎麾下有天才堂．也知道天才堂有一個很厲害的總堂主，但却絕少人眞眞正正知道天才堂的總堂主是誰。

有人說，天才堂的總堂主是湘北的「鐵爪」梁羣，也有人說是貴州「獅子太歲」姚恭亭，更有人說「銅鏡天尊」司徒長樂其實就是天才堂的總堂主。

但這都是不確實的。

天才堂的總堂主，就是眼前這個年約五旬，綽號「無寶不落」的秦天才。

在秦天才側邊，還有一個又年輕又美麗的女子。

她擅長的武功是「紅袖銷魂指」。

她就是向蓉的表姊方紫秀！

雖然是艷陽天，但偶爾也會飄來一兩片雲層。

現在，一片很大的雲層從東北方飄了過來，遮掩着整片紅葉坡。

秦天才的笑容看來更陰森，雲后的臉色越來越不好看。

她忽然看了方紫秀一眼，說道：「妳的傷勢現在怎樣？」

方紫秀吸一口氣，答道：「全賴敎主以『血菓金丹』相救，屬下的傷勢如今已無大碍。」

雲后道：「如此甚好。」

方紫秀道：「敎主相救恩德，屬下沒齒難忘。」

雲后沉默下來，秦天才却接着說道：「如今，方姑娘已是天才堂副總堂主，妳心裏有什麽話說要，不妨對敎主直言。」

方紫秀道：「屬下別無所求，只盼望能爲敎主盡忠。」

雲后哈哈一笑，但臉色隨即又沉重下來，過了很久，才緩緩地說道：「九年前，本座曾經到過沐雪鎭，妳可知道是爲了什麽？」

方紫秀道：「此事屬下略有所聞，但其時屬下年幼，對此事並不清楚。」

雲后說道：「那一次，本座是爲了要追查一件寶物的下落，那便是十面風雲壐了。」

方紫秀吸一口氣，半晌才道：「敎主找到了這件寶物沒有？」

雲后嘆道：「徒勞無功。」

方紫秀道：「這九年來，可有十面風雲壐的下落？」

雲后說道：「是，現在總算有了一點頭緒。」

方紫秀道：「倘若屬下能爲敎主找尋十面風雲壐，屬下必將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雲后淡淡道：「此話當眞？」

方紫秀道：「絕不虛假。」

雲后道：「赴湯蹈火那是不必的，本座更不要妳萬死不辭，本座要妳好好的活下去。」

秦天才道：「只有活着的人，才能爲敎主盡心盡力做事，妳明白沒有？」

方紫秀點點頭，道：「屬下明白。」

雲后道：「要得到十面風雲壐，非要用點心思不可，妳可知道，這件寶物如今落入誰人之手？」

方紫秀道：「屬下並不知道。」

雲后道：「妳是聰明的姑娘，不妨猜猜。」

方紫秀默然半晌，才道：「敎主懸賞五萬両擒拿楚雪衣，未知是否與此事有所關連？」

雲后頷首道：「妳果然是個很聰明的姑娘，一猜便中。」

方紫秀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敎主此擧，相信必會收效。」

雲后道：「這就難說得很了，須知這個姓楚的小子狡猾異常，縱使重賞之下勇夫多多，但能够把他擒拿下來的人，却是連一個也沒有。」

方紫秀道：「敎主此言甚是。」

雲后道：「但爲了十面風雲壐，咱們是絕對不可以就此罷休的。」

方紫秀道：「未知敎主打算怎樣對付楚雪衣？」

雲后冷冷一笑，道：「先發制人，永遠是最高明的策略，本座既知楚雪衣會把十面風雲壐交給風帝，自然是先行把他的去路封住。」

方紫秀道：「封得住嗎？」

雲后道：「風帝在險關之中，咱們只要把前往險關之路封鎖，楚雪衣就不容易把十面風雲壐交給風帝。」

方紫秀道：「但這樣還是不能把十面風雲壐取回來。」

雲后冷冷道：「這個自然，所以，本座另有辦法。」

方紫秀道：「可以用得着屬下嗎？」

雲后說道：「這一次，正要妳全力而爲。」

方紫秀道：「敎主請囑咐。」

雲后問道：「還記得向漸的寶貝女兒嗎？」

方紫秀黛眉一蹙，道：「敎主是說向蓉？」

雲后點點頭，道：「不錯，正是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娃兒。」

方紫秀道：「向蓉是屬下的表妹，屬下又怎會不記得？」

雲后道：「要對付楚雪衣，首先就要對付向蓉。」

方紫秀默然，秦天才乾笑一聲，說道：「只把向蓉抓住，楚雪衣必會就範。」

方紫秀還是不說話。

雲后冷冷的看着她：「妳不想對付楚雪衣？」

方紫秀吃了一驚，連忙道：「屬下與楚雪衣有深仇大恨，又怎會不想報此一箭之仇！」

雲后冷笑道：「那麽，妳是捨不得難爲向蓉了？」

方紫秀道：「不，爲了向敎主盡忠，向蓉又算得上什麽！」

雲后這才面色稍寬，道：「很好，這件事就交由妳和秦意去辦。」

「秦意？」方紫秀一怔，道：「秦意是誰？」

忽聽亭外有人淡淡一笑，道：「我就是秦意。」

方紫秀視綫一轉，望向亭外那人。

只見那人約莫二十七八歲年紀，穿一襲淺杏長袍，臉上掛着溫柔的笑容。

秦天才陰森的臉孔，直到這時才綻開一絲親切的笑容，同時道：「意兒，怎麽還不向敎主請安？」

那杏袍青年聞言，立刻向雲后恭恭敬敬叩頭揖禮：「屬下秦意，叩見敎主。」

雲后輕輕揚手，道：「請起。」

秦意這才緩緩站起，目光有意無意間又落在方紫秀臉上。

雲后也望着方紫秀，道：「這位秦公子的父親，就是秦總堂主。」

方紫秀道：「屬下知道了。」

雲后又說道：「向蓉的下落，秦意是很清楚的，這一次，妳必須和秦意緊密合作。」

方紫秀道：「屬下遵命。」

這時候，秦意雙眼還是不斷的看着方紫秀……

× × ×

這一天，忽然下起滂沱大雨。

雨點越來越是急勁，向蓉倚在客店房子的窗邊，越看越是愁眉不展。

她在想念着楚雪衣。

楚雪衣說過會回到這裏找她的，但三天過去了，楚雪衣還是沒有回來。

她越來越是担心。

大雨中．忽然一陣濃烈的酒氣傳了過來．向蓉不必回頭去看、便已知道是父親從外面回來。

向漸手裏還拿着一瓶酒，他看着女兒的背影．道：「外面的雨太大．就算想找楚雪衣也不容易。」

向蓉扁了扁嘴，道：「誰要去找他來着。」

向漸喝了一口酒，道：「向小姐自然是不會去找他的，但我這個老父却是担心萬分，唉，說好要馬上回來的，誰知一等就是三天，嘿，眞不像話！」

向蓉給父親說了幾句，不由連眼圈兒都有點紅了。

向漸又說道：「其實，咱們是用不着太担心的，楚雪衣又不是一個飯桶，他準是突然有點事情纏着，所以才趕不及回來

罷了……」

向蓉忍不住叫道：「爹，你別再說好不好？」

向漸道：「不說就不說，但咱們總不能老是賴在這客店裏。」

向蓉聽得一呆，道：「爹，你打算怎樣？」

向漸說道：「我又有什麼打算了，總之，妳是我的寶貝女兒，妳喜歡怎樣便怎樣。」

向蓉「唉」的一聲：「爹，你喝得太多了。」

向漸道：「妳放心，妳爹不會醉倒的，只要等雨勢稍歇，咱們就離開這兒，到處打探楚雪衣的下落。」

向蓉不再說話，但客店外面的雨勢却是越來越大。

就在雨勢最厲害之際，兩條人影急迅地奔向這家小客店。

沒有任何人會注意到這兩條人影的出現。

又過了一會，雨勢漸漸減弱，向蓉房外，忽然有人在呼喊。

呼喊的是一個女子，而且這叫聲很熟悉。

「是紫秀表姊！」向蓉忽然失聲叫了起來。

她立刻追出門外，向漸也緊隨其後。

向蓉一走出房門外，果然立刻就看見了一張熟悉的臉孔。

「表姊！」向蓉一陣驚詫：「妳怎麼會在——」但她還沒有說完，就巳感到眼前一片漆黑，有着暈眩的感覺。

就在這時，向漸閃電般伸手把她拉回房內，同時沉聲說道：「閉住呼吸，外面有毒霧！」

薑畢竟還是越老越辣，向漸雖然滿身酒氣，但一有事情發生，他的眼神立刻就變得比兀鷹還更清醒。

房門瞬即關上。

但居然有人立刻上前敲門，叫道：「向堡主，晚輩秦意，特來此地向您老人家問安。」

向漸沉着臉，首先封了向蓉身上十二處穴道，不讓毒氣攻心，然後才冷冷道：「什麼秦意？我不認識閣下，快走！」

秦意淡淡一笑，道：「外面下着很大的雨，晚輩怎能走？」

向漸道：「你若要走，就算外面下的是狗糞，此地也留你不住。」

秦意道：「向堡主說對了，但若換上是我，此刻絕不會趕走放毒霧之人。」

向漸道：「這等下三濫的手段，虧你竟然使得出來，眞不要臉。」

秦意嘆了口氣，道：「江湖人往往就是要臉不要命，眞是可悲復可憐。」

向漸哼一聲，再看着向蓉，她早巳暈迷過去。

秦意的聲音又在門外響起：「向堡主，你若眞的不稀罕晚輩的解藥，在下就得告辭了。」

「且慢！」向漸沉聲道：「你要什麼條件才肯把解藥拿出來？」

秦意默然半晌，才說道：「本敎如今正是用人之際，只要向堡主願意加盟，這一點點微不足道的解藥，自當立刻雙手奉上。」

「你是什麼敎的人？」

「血雲敎，也就是中原武林第一大敎。」秦意的語氣聽來相當驕傲。

「放屁！」向漸怒喝道：「向某是什麼人？豈會給你這等奸險小人要脅？」

秦意嘆了口氣，道：「既然談不攏，晚輩只好告辭了。」接着，門外沉寂下來，既不聞聲，也不見再有任何異動。

但向漸却急了。

倘若中了毒霧的是他自己，他也許還能沉得住氣，但如今受害的却是向蓉，他又怎能不着急得滿頭是汗？

他知道，秦意仍然在門外。

除了秦意之外，他還另有同謀，最少，方紫秀就是其中之一。

方紫秀是向蓉的表姊，但她却竟然要陷害自己的表妹，向漸一想到這一點，就不禁怒火中燒，但在這危急關頭，却又不能隨便輕舉妄動。

向漸等了一會，決定冒險一搏。

他不知道秦意的武功怎樣，也不知道外面來了多少敵人，但爲了要救女兒，他巳顧不得太多。

他以判官筆作爲武器，一打開房門，就向門外那人展開攻擊。

門外站着一個身披簑衣的年輕人，此人正是秦意。

向漸出手不留情，但秦意却仗着輕巧的身手一一閃開。

向漸攻勢極盛，秦意則避得巧妙，縱使避不開時也守得極是穩固。

向漸攻了五十招，終於隱隱佔了上風，但要擊敗秦意，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秦意一直只是赤手空拳，但其招式之巧妙，却是令人感到意外的。

但就在這時候，向漸開始有着暈眩的感覺。

外面仍然還有毒霧！

雖然這毒霧巳消散甚多，但畢竟仍然有部份留存在空氣之中，加上向漸全力施展攻勢，縱然有所提防，也難免吸入了一些毒霧。

向漸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他知道，一旦自己也中了毒霧，父女二人就得完全落入敵人手中了。

這是絕對不可以發生的事情。

但這時候，向漸暈眩的感覺越來越甚，秦意却在笑了。

他的笑聲越來越是響亮，漸漸地，他的笑聲甚至可以令向漸感到頭疼，有着千斤重壓的感覺。

向漸不禁大叫一聲：「可惡！」他叫完這一聲之後，秦意的右掌巳擊中了他的胸膛，接着這位「金面判官」就栽倒了下去。

× × ×

五月十二日，天晴。

高山鎭上來了一個孤獨的刀客。

他在一間價錢最廉宜的客棧裏投宿，吃最便宜的湯麵，不喝酒，也不喝茶，只喝清水。

他的花費很少，似乎是個寒酸的潦倒漢子。

但他却在吃飽之後，跑到鎭上最大的一間賭坊。

賭坊裏的賭客並不太多，但也不算太少。

這孤獨的刀客來到了牌九桌面前，這時候，莊家正準備把骰子撒出去。

刀客站在賭桌面前，沒有作聲，也沒有下注的表示。

當莊的是焦雄山，他是這間賭坊的常客。

既是常客，也是豪客。

這一天，他的手風不錯，推了十幾把莊，大概贏了三千多兩銀子。

就在焦雄山準備把骰子撒出去的時候，刀客忽然拔刀，但見刀光一閃，牌九桌便齊中給劈開兩半。

焦雄山又驚又怒，他是高山鎭著名的拳師，手底下的武功極是不弱，牌九桌剛被劈開，他手裏的三顆骰子巳當作暗器般使用，同時分別射向刀客的咽喉、膻中及關元三處要害。

刀光又閃。

三顆急射而來的骰子，居然又給這刀客一一劈開，全部跌落在地上。

賭客紛紛躲避，賭坊裏的打手却圍了上來。

刀客冷冷說道：「我只要一顆腦袋便走，沒關連的人最好走遠一點，以免自討苦吃。」

八九個打手豈肯遠避？他們都是啃這一口飯的江湖漢子，倘若有人在賭坊撒野生事還不出手制止，以後再想在賭坊裏混飯吃就難乎其難了。

除非是賭坊的老闆親自下令叫他們撤退，他們才會遵命。

但這些打手在賭坊裏混了許多年，從來都沒有聽過老闆喝止他們出手。

這一次自然也不會例外。

但正當這些打手準備出手對付刀客之際，賭坊老闆突然出現了。

他的臉色看來比平時蒼白得多了，甚至連聲音也正在發抖，但是他不管怎樣，他還是說了一句這樣的說話：「你們都回家去！」

八九個打手全都呆住了，他們都不禁有點懷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毛病。

但接着，老闆又喝叫一聲：「你們還不快滾！」

這一次，每一個打手都聽得清清楚楚了，既然老闆這樣說，那就不必再留下來和這個刀客拚命了。

他們並不是呆子，自然早巳看出，這個刀客並不是易與之輩，如今難得有機會可以置身事外，眞是求之不得，轉眼間，全部打手都走得乾乾淨淨。

焦雄山臉色倏變，怒道：「賀老闆，這算是幹什麼的！」

賭坊老闆嘆了口氣，道：「焦大爺，眞是抱歉，咱們實在帮不了你的忙，再見！再見！」說完之後，也匆匆走了。

賭坊裏就只剩下焦雄山和那個神秘的刀客。

× × ×

賭坊內雖然沒有人胆敢繼續逗留，但却有不少人圍在賭坊門外。

這些人都很想知道焦雄山將會遭遇到怎樣的命運。

賭坊老闆也在人叢中，他的臉色陰晴不定，額上還在隱隱沁汗。

高山鎭裏的人，可說是從來沒有見過他現在這副樣子的。

終於，有人問他：「那刀客是誰？焦大爺是不是他的對手？」

賭坊老闆擦了擦汗，說道：「焦雄山就算是有三頭六臂，也擋不住刀客的第一刀！」

他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刀客巳從賭坊裏走了出來。

只見他腰間繫着一條繩子，繩結上縛着一個鹿皮袋子。

鹿皮袋子染滿了血漬，刀客的臉上掛着一絲冷酷的笑容。

圍觀者鴉雀無聲，雖然大家都看不見鹿皮袋子裏裝着的是什麼東西，但却也不難可以想像出來。

焦雄山的腦袋巳給砍了下來。

刀客殺人，旁若無人，他在衆人驚愕畏懼的目光下回到那間破舊的客棧。

過了很久，才又有人問賭坊的老闆：「這個殺人兇手是誰？」

老闆遲疑了很久才回答：「他就是當今武林最霸道的殺手。」

他還是沒有直接說出刀客的名字。但他這麼一說，巳有人猛然省悟，失聲叫道：「『血影殺手』薛青雨！」

老闆的眼角肌肉彷彿跳了跳，他沒有答腔，也不置可否，忽然間就在人羣中悄悄地消失了。

接着，人羣迅速散開，人人都趕着回家，再也不想多管別人的閒事。

不但不想多管，甚至連聽也不想多聽了。

× × ×

從這裏狹長的山道向上走，只要半個時辰就可以到達高山鎭。

一個外貌看來粗鹵異常的漢子，以平常人行走的速度，一步一步走近高山鎭。

高山鎭漸漸出現在他眼前了。

這粗鹵漢子來到了一間客棧，左看看右看看，看了很久才走進店堂內。

掌櫃先生也不斷的看着他，直至他走到櫃枱面前之際，掌櫃先生才忍不住道：「你在看什麼？」

粗鹵漢子裂嘴一笑，道：「俺在看房錢。」

掌櫃先生眉頭一皺，道：「你要知道房錢多少，問問老漢就可以了，在外面探頭探腦左看右看，又有什麼用？」

粗鹵漢子「嗐嗐」一笑，道：「話可不是這樣說，常言有道：『一分錢一分貨』，俺在外面看看這間客棧，不多不少總可以看得出，這是一間怎樣的客棧。」

掌櫃先生皺了皺眉，道：「這間客棧怎樣了？」

粗鹵漢子道：「日久失修，又殘又破，房錢一定十分相宜。」

掌櫃先生聽了沒好氣地瞪了他一眼，半晌才說道：「算是給你看對了，客倌貴姓？」

粗鹵漢子又裂嘴一笑，說道：「俺姓劉，叫劉大海。」

掌櫃先生又問道：「要不要找點吃喝的？」

劉大海道：「當然很好，但價錢不要

太貴的……」

× × ×

白菜鷄蛋煮麵的價錢並不是最便宜的，但却也不算怎麽貴。

再加上一斤白乾，和一碟蠶豆，已令到劉大海吃喝得津津有味。

劉大海塡飽肚子，便問掌櫃先生：「俺的房子在那一間？」

掌櫃先生伸手向左邊一指，道：「只剩下一間房子，房門是打開着的。」

劉大海說道：「你可以說得清楚一點嗎？」

掌櫃先生不耐煩地瞪了他一眼，說道：「茅厠對面的房子就是你的，明白了沒有？」

劉大海「哦」一聲，笑道：「這倒是一間很好的房子，最少往茅厠也方便一些。」一面說，一面走向左邊。

他並不是先進房間，而是首先前往茅厠。

「他媽的，這茅厠眞是臭得厲害。」

掌櫃先生聽了，不由喃喃罵道：「茅厠當然是他媽的很臭，總不成會是香味四溢的。」

話猶未了，劉大海又巳走了出來，對掌櫃先生說道：「有沒有別的茅厠？」

掌櫃先生道：「有。」

劉大海道：「在那裏？」

掌櫃先生向外面一指，冷笑着說道：「另一家客棧。」

劉大海道：「俺既然在貴店投宿，又怎可以借用別一家客棧的茅厠？」

掌櫃先生道：「借用茅厠是可以的，只是別家客棧的茅厠更加臭味十足。」

劉大海一呆，嘆道：「早知這樣，俺剛才在路上就解決了這大大之急……」說着，搖頭晃腦的回到房子去了。

掌櫃先生「呸」一聲，罵道：「眞是個不折不扣的渾人！」

忽然間，一個人有如鬼魅般站在他的身邊，同時冷冷地說道：「你在罵誰？」

掌櫃先生吃了一驚，定眼一看身邊那人，更是嚇得目瞪口呆。

在他身邊出現的，就是那個神秘的刀客，也就是賭坊老闆所說的「血影殺手」薛青雨！

掌櫃先生驟然看見薛青雨，不禁連臉都白了，過了好一會，才結結巴巴的說道：「老漢沒有罵甚麽……」

薛青雨冷冷一笑，道：「你分明是在罵人，爲什麽不敢承認？你是不是在背後罵我？」

「不！不！老漢豈敢！老漢豈敢！」

掌櫃先生忙道：「老漢只是罵那個姓劉的呆子而已。」

「是不是那個劉大海？」

「正是！正是！」

「你憑什麽罵他？」

「這個……這個……唉，老漢也只是隨便說說，大爺若不高興，就當作老漢剛才只是在放屁好了。」

薛青雨冷冷一笑，說道：「難怪這麽臭，原來是你這個老不死的在放屁，該當何罪？」

掌櫃先生呆了一呆，隔了半晌才道：「老漢的確是嘴賤，該打！該打！」一面說，一面摑了自己兩下耳括子，而且打的力道還眞不輕。

薛青雨目不轉睛地盯着他，冷然道：「這是於事無補的。」

掌櫃先生不由苦着臉，道：「那位劉……劉大爺，莫不是你……你老人家的好友嗎？」

薛青雨搖搖頭，道：「不是。」

掌櫃先生一怔，道：「不是好友，難道……難道是你老人家的親戚？」

薛青雨道：「也不是。」

掌櫃先生暗中吁一口氣，道：「既不是你老人家的親友，那麽又和你老人家有什麽淵源？」

薛青雨道：「絕無半點淵源。」

掌櫃先生訕訕一笑，說道：「原來……原來你老人家和劉大爺只是萍水相逢而已……」

薛青雨搖搖頭，道：「萍水相逢皆無意，但我在這裏等他，却是有意的。」

掌櫃先生道：「你老人家爲什麽要在這裏等候劉大爺？」

薛青雨道：「不爲什麽，只是爲了兩個字。」

「兩個字？」

「不錯，第一個字是錢。」

「噢，老漢明白了，原來劉大爺欠下你老人家一筆銀兩……」

「少自作聰明，」薛青雨冷冷一笑，說道：「他從來沒欠過我一文錢。」

掌櫃先生知道又碰了釘子，只好趕緊陪笑：「是的，是的。」

薛青雨道：「我在這裏等他，第二個字就是殺！」

「殺？」掌櫃先生的臉又發白了。

薛青雨冷冷的看着他，道：「你現在明白這兩個字的關係沒有？」

掌櫃先生的手巳在顫抖，聲音顫抖得更加厲害：「老漢明白了……」

他是眞的明白。

他雖然並不是江湖中人，但也知道江湖上有一種人，他們專門殺人，目的永遠只有一個，那就是爲了錢！

薛青雨就是這種人。

這種人就像是森林裏的狩獵者，但他們的獵物並不是野獸，而是人。

所以，也有人叫這種人稱爲「獵人的人」。

這種人當然是很冷酷的，不冷酷的人根本就做不成殺手。就算偶然幹了一兩次，結果還是沒法子可以繼續下去的。

但薛青雨爲錢殺人巳整整二十年，雖然，他現在還沒有三十五歲。

他在十四歲那年就開始殺人，那時候，他殺一個人的酬勞，只有三十兩銀子。

許多人在開始懂得賺錢的時候，都並不賺得很多，薛青雨也是一樣，但漸漸地，他在殺手這個行業裏有了名氣，而且所殺的人，也是越來越不尋常。

只有殺不尋常的人，才能得到更多的銀子。

不久之前，他殺了焦雄山，這一顆腦袋就値上一萬兩銀子，然而，薛青雨並不滿足。

他巳賺了不少銀子，而且一直都過着節儉的生活，但他仍然不斷殺人，不斷賺

取血腥的錢財。

這就是薛青雨。

× × ×

掌櫃先生在薛青雨的目光下哆嗦着，直至現在，他才深切體會到兩句說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薛青雨的刀就在他的腰間，對他來說，殺人只是翻掌之間的事。

掌櫃先生心中暗暗叫苦，他不知道薛青雨會怎樣對付自己。

就在他顫慄不巳的時候，劉大海又來了。

他的模樣還是和剛才一樣，但臉上的神態却大是不同，尤其是他的眼神，再也不是渾渾噩噩，而是充滿了機靈，充滿着智慧。

掌櫃先生詫異地看着這個粗鹵漢子。

「劉大爺，剛才是老漢糊塗，有眼不識泰山，老漢該死！該死！」

劉大海搖搖頭，道：「你並不該死，你剛才的態度，乃是人之常情。」

「不！是老漢混帳！是老漢嘴賤，該打！該打！」說着，重重打了自己兩記耳光。

劉大海嘆了口氣，說道：「咱們的事，和你是沒有半點相干的，茅厠裏很臭，麻煩你老人家去洗淨洗淨如何？」

掌櫃先生如獲大赦，道：「說的是！說的極是！老漢立刻就去把茅厠洗得乾乾淨淨。」說完，立刻像兔子般溜走了。

薛青雨冷冷地看着劉大海。

這個劉大海，當然並不是眞的姓劉，他的名字也不叫大海。

他是楚雪衣，江東楚雪衣。

薛青雨早巳知道劉大海就是楚雪衣，也知道楚雪衣一定會經過高山鎭，所以就在這裏等候着。

他對楚雪衣這個人沒有任何興趣，但對五萬兩銀子的獎賞十分重視，雖然他現在相當富有，根本就毋須拚命地去賺錢。

他這二十年來，殺人和賺錢，巳成爲他的生活習慣。

只要有殺人和賺錢的機會，他是永遠都不肯錯過的。

楚雪衣在江湖上也不是甫出道的雛兒，他早就知道薛青雨這個人。

他也會見過薛青雨一面。

那一次的相會，使在旁的人都爲之透不過氣來，人人都以爲，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決戰立刻就會發生了。但是，結果，這兩個叱咤風雲的江湖高手並沒有付諸一戰。

其後，有人認爲：「薛青雨不動手，是因爲沒有人付錢，要他去殺楚雪衣。」

但立刻有人反駁：「但楚雪衣殺了薛青虹！」

薛青虹並不是薛青雨的哥哥，也不是薛青雨的弟弟，而是薛青雨的一個書僮。

薛青雨嗜殺，喜歡賺錢，而他的書僮却好色，尤其是黃花閨女。

結果，薛青虹在一次強姦案發生之後，終於給一個人殺了，那人便是楚雪衣。

許多人都以爲薛青雨很快就會找楚雪衣算帳。

但薛青雨沒有動手。

沒有金子銀子，就沒有理由去殺人。

這是血影殺手的原則。

但現在不同了。

因爲現在只要拿下楚雪衣，無論是死是活，都可以向血雲教收取五萬兩。

也許有人會担心血雲敎食言，不肯付出這五萬兩。

但薛青雨却不担心，他深信只要自己能把楚雪衣殺掉，血雲敎就一定會把五萬兩獎賞如數照付。

楚雪衣看着他，他也牢牢地盯着楚雪衣。

「郭潛的易容術，果然不錯。」薛青雨道：「但是要瞞過薛某，還是差了一點。」

楚雪衣道：「我現在還有那一點像是楚雪衣？」

薛青雨道：「薛某只要知道一件事巳足够了。」

楚雪衣道：「是那一件事？」

薛青雨道：「楚雪衣就是劉大海，劉大海也就是江東楚雪衣。」

楚雪衣道：「你是怎樣知道的？」

薛青雨說道：「閣下離開郭府之際，恰巧給一個人看見，而且那人是個丹青妙手。」

楚雪衣「哦」一聲，道：「原來劉大海這副尊容，巳給人繪成畫像，還落入到尊駕的手中，眞是妙事！妙事！」

薛青雨道：「你認爲很妙？」

楚雪衣道：「就算你今天能砍掉楚某的腦袋，這件事還是妙得很的。」

薛青雨道：「連你也認爲薛某可以砍掉你的腦袋？」

楚雪衣搖搖頭，道：「你絕對沒有這個機會，否則，我也不會在你的眼前出現了。」

薛青雨冷冷一笑：「好大的口氣。」

楚雪衣道：「這並不是楚某口氣大，而是楚某這一戰絕不能敗。」

薛青雨道：「每個人的決戰，都是絕不能敗的。」

楚雪衣道：「不錯，更尤其是我這一戰，因爲這一戰關乎及千千萬萬武林同道的生死安危。」

薛青雨道：「你有信心可以勝得過薛某？」

楚雪衣道：「當然。」

薛青雨道：「你太看得起自己了。」

楚雪衣道：「彼此彼此！」

薛青雨不等他說完，刀巳出鞘。

他的刀並不太快，但招式却極沉穩，也極毒辣。

楚雪衣一聲長嘯，旋身閃開。

薛青雨毫不放鬆，又再緊接上前，片刻間巳連攻十二刀。

楚雪衣也掣劍出鞘，劍勢有如閃電般反擊薛青雨。

他出手遠比薛青雨快，但薛青雨還是可以接住他每一劍。

能接得下楚雪衣十劍的人，他必是高手。

薛青雨巳經連接十劍、二十劍、三十劍。

楚雪衣不由叫了一聲：「好刀法！」劍招一轉，以沉雄氣勢再攻薛青雨。

薛青雨還是守得住，而且還不斷伺機

反擊。

在五十招之內，兩人旗鼓相當，誰也沒有佔到優勢。

倏地，薛青雨奇招突生，竟然以左手兩指把刀刃從刀柄裏抽出。

刹那間，一刀被分爲兩截，一截是刀刃，而另一截却只有刀柄。

刀刃固然是武器，刀柄也是武器，在薛青衣手裏，這刀柄已變成了險招迭生的短兵器。

不但如此，刀柄竟然還暗藏毒針，只要薛青雨按動刀柄上的機括，毒針就會無聲無息地發射出來。

楚雪衣又叫了一聲：「好刀！」

剛才他說「好刀法」，現在却說少了一個字，顯然是在譏諷薛青雨使用這種旁門左道的技倆。

但薛青雨旣不臉紅，也不動怒，臉上的殺氣越來越濃，而楚雪衣却還是淡逸地出招，並未給毒針攻勢逼退。

薛青雨久攻不下，敗象已呈。

楚雪衣忽然收劍，眸子凝注着薛青雨的臉，道：「你走罷。」

薛青雨的眼圈忽然紅了，他吼叫道：「爲什麽不殺我？動手！快動手！我不要你來可憐！」

楚雪衣搖了搖頭，說道：「楚某曾經答應過一個人，別在第一次擊敗你的時候，就把你殺掉。」

薛青雨一怔道：「怎會有這種事？」

楚雪衣道：「偏偏就是有這種事。」

薛青雨道：「你答應誰不殺薛某？」

楚雪衣道：「海燈大師。」

薛青雨的臉色立刻變了：「你……你見過海燈大師？是……在什麽時候？」

楚雪衣道：「就在咱們上一次相遇之前。」

薛青雨沉默下來，額上忽然沁出了汗水。

「海燈大師怎樣說？」

「海燈大師語重深長，他道：『爲善爲惡，只是一念之差。』」

「全是廢話！和尚都是喜歡這樣說話的。」

「不錯，所以世間上每一個高僧，都是備受世人尊敬的，更尤其是海燈大師，他已在海華寺等你很久了。」

「他在海華寺等我？」

「不錯，而且一等就已經等了二十年了。」

「他等我作甚？」

「他等你出家，成爲海華寺的一位高僧！」

「海燈大師一定是瘋了，」薛青雨倏地仰面狂笑，「哈哈！我會出家爲僧？眞是笑話。」

「海燈大師並不是個瘋子，他獨具慧眼，早在很久很久以前，便看出你與佛有緣。」楚雪衣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你就放下屠刀，前往海華寺參見海燈大師好了。」

薛青雨仍在狂笑，他一面笑，一面遠颺而去。

楚雪衣沒有阻攔他，也沒有再說什麽，他知道，海燈大師從來沒有看錯過任何一個人。

（二十年後，海華寺出現了一位得道的高僧，法號智雨，據說正是曾經叱咤風雲，令黑白兩道的高手聞名喪胆之血影殺手。）

上官僻邪前來助陣

楚雪衣與薛青雨之戰，並未有震撼江湖。因爲絕少人知道這一戰的發生。

但不管怎樣，楚雪衣已不能再以劉大海的身份繼續前往險關。

幸好他已掌握不少易容奧秘，不久，他又已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變成了一個白髮老人，臉上的皺紋縱橫交錯，連兩隻手的形狀也大爲改變。

他深信，這一次不會再有人知道自己的眞正身份。

但險關之道仍然很遙遠，他非要格外小心不可。

從高山鎭向東北走，道路相當太平，楚雪衣力求小心，通常都是黑夜趕路，白晝時候才稍作憇息。

五天後，險關終於在望。

險關是一個山峽的名稱，地形相當特別，是易守難攻之所。

但楚雪衣還沒有到險關，就已看到形勢大不尋常。

只見險關之外，人影幢幢，又有人在關峽之外結下帳營。

那是血雲敎的帳營！

顯然，血雲敎已把險關的道路封鎖，目的不問而知，就是不讓楚雪衣有機會把十面風雲璽送到風帝的手上！

但血雲敎也不敢攻入險關。

風帝就在險關之內，除了他之外，自然還有不少親信子弟，心腹高手在他的左右。

這九年以來，雲后一直不敢冒險攻入險關，因爲她還不想孤注一擲。

攻入險關是危險的，但在關外堵住通往險關的道路，却是可以的。

雲后不敢貿然攻入險關，風帝也不敢貿然從險關闖出。

因爲風帝若輕出關外，天地二奴也會隨着被釋放出來。

除了風帝之外，他的手下又有誰可以鎭壓得住天地二奴？所以，風帝只好忍耐着。

但長此下去，終究不是辦法。

這場大戰，勢必一觸即發，問題只是在於怎樣爆發而已。

楚雪衣雖然遠在另一個山坡，已看清楚險關內外的形勢。

如何搶入險關，的確是一件費煞思量的事。

他不能隨便冒險，但是也不能絕不冒險。

就在他左右思量之際，只聽背後有人大喝一聲，「站住！」

楚雪衣乾咳兩下，這聲音也揑造得蒼老異常，他緩緩地轉過頭，道：「老朽本來就是站着的。」

他看見兩個老者，這兩人的年紀，看來都已在六十開外。

楚雪衣看看這兩個老者，這兩個老者也在瞪視着他。



血影殺手與楚雪衣血戰在一起。

這兩個老者，一穿青袍，一穿藍衫，兩人臉上的神態都顯得有點木然。

藍衫老者道：「你是從那裏來的？可知道這是什麽地方？」

楚雪衣道：「老朽來自銅人村，在這裏迷失了路。」

青袍老者兩道灰白眉毛皺了一皺，道：「銅人村距離這裏有多遠？」

楚雪衣道：「二百五十里左右。」

青袍老者道：「你怎會在這裏迷了路的？」

楚雪衣道：「老朽是個郎中，幾天前在侄兒陪同下到處採藥，那知道却在前面的樹林裏失散了。」

青袍老者道：「你和侄兒是不是在野豬林那還失散？」

楚雪衣道：「正是。」

青袍老者道：「瞧你的年紀已不輕，怎麽這次居然這樣不小心。」

楚雪衣搥了搥背，嘆道：「老朽從前做事，的確小心萬分，絕少會出岔子的，但這幾年來，血氣衰老，人也糊塗起來，咳咳……」

藍衫老者忽然開口道：「別担心，咱們帮你找回令侄好了，他有多大年紀，穿什麽衣服，模樣又是怎樣的？還有，你懂不懂輕功？」

楚雪衣道：「老朽的侄兒也四十開外啦，他穿的是粗衣褲，顏色灰灰沉沉，身材不高不矮，樣子普普通通……嗯，甚麽叫輕功？懂得輕功的人，是不是可以飛起來的？」

藍衫老者搖搖頭，道：「天下間沒有人可以飛起來，充其量只能向上拔高，或者是向前疾掠而已，但到底人還是人，並不是鳥兒。」

青袍老者目注着楚雪衣，道：「你若懂得輕功，找尋令侄就會快得多。」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老朽是個沒有什麽本領的人，而且越老越糊塗，眞是害人不淺。」

青袍老者道，「令侄會不會仍然在野豬林？」

楚雪衣道：「老朽怎知道，他也許還在林子裏。但也許已給猛獸吃掉啦！」說到這裏，語聲一轉，顯得甚是悲切。

藍袍老者道：「放心罷，野豬林沒有什麽猛獸，大不了只有幾條毒蛇。」

楚雪衣不由叫苦：「這也是要命的毒物！咳，眞是倒楣！倒楣！」

青袍老者道：「旣然要找令侄，事不宜遲，咱們馬上就去。」藍衫老者也點頭稱是。

但楚雪衣却感到左右爲難了。

他根本就不是迷失了路，也沒有什麽姪兒，他在這裏只是要覷準機會，看着怎樣才能把十面風雲璽送到風帝那裏。

想不到却在這時候遇上了兩個多管閑事的老者。

楚雪衣不怕惡人，遇上再兇惡的人，他也有辦法可以對付。

但這兩個老者一點也不兇惡，這就令楚雪衣感到更加頭疼了。

就在這時候，突然有一對男女走了過來，楚雪衣一見之下，不由心中一怔。

這兩人赫然竟是段世之和梅美黛。

青袍老者看見這兩人，也是大爲詫異，道：「你們到這裏來幹嗎？」

段世之道：「風帝有難，咱們豈可以隔岸觀火？」

青袍老者道：「不隔江觀火，難道要火中取栗不成？你們可知道，這裏有多危險？」

段世之哂然一笑，道，「放眼江湖，此刻又有何處是樂土？」

青袍老者一愕，藍衫老者却點頭如搗蒜，說道：「段公子此言甚是，歸根究底，還是血雲敎的作孽，咱們若再各自爲戰，甚至袖手旁觀，這場武林浩刦就難以避免了。」

段世之道：「齊老前輩所言極是，極是！」目光一轉，盯着已經易容的楚雪衣，又問：「這位老丈是誰？」

青袍老者道：「是一個不懂武功的老

郎中，他在野豬林那裏和侄兒失散也。」

段世之眉毛一揚，道：「何以見得這位老丈不懂武功?」

青袍老者道：「是他自己說的。」

段世之冷冷一笑，道：「這是假話！他的輕功比我和美黛都更厲害！」

藍衫老者眼色一變，說道：「你怎知道?」

段世之道：「這位老丈，的確是從野豬林那邊而來的，那時候，我和美黛也在野豬林裏。」

藍衫老者道：「兩位在野豬林中有什麽事?」

段世之說道：「野豬林易於躲藏，咱們在那裏伺機潛伏，暗中打探血雲教的動靜。」

藍衫老者目中寒芒連閃，道：「查出了什麽沒有。」

段世之道：「發現了一個十分可疑之人。」

藍衫老者吸一口氣，道，「這個人是誰?」

段世之向楚雪衣一指，道，「就是這位老丈，段某懷疑，正人就是秦天才。」

「天才堂總堂主?」

「不錯，若不是血雲教天才堂的總堂主，又怎會有如此輕功。」

「如此輕功！到底是怎樣的輕功?」

「如幽靈，如鬼魅一般的輕功。」

藍衫老者道：「你沒有錯?」

梅美黛插口道：「就算世之看錯，還有我！」

藍衫老者沉吟道：「妳也看見這位老丈的高超輕功了?」

梅美黛道：「正是，世之之言，千眞萬確。」

青袍老者冷冷一笑，轉目瞪視着楚雪衣，道：「你是什麽人?」

楚雪衣嘆道：「老朽是誰，各位還是不要理會。」

段世之冷冷一笑，道：「若在別的地方，別的時勢，咱們決不會多管閒事，但如今形勢吃緊，倘若咱們縱虎歸山，那就大大對不起武林同道了。」

梅美黛說道：「世之說得不錯，這位老丈若不表明眞正來歷，可別怪咱們得罪了。」

楚雪衣「哇」聲大叫，道：「怎麽了?你們要向老朽動武?好，老朽奉陪！奉陪！」

他嘴裏說奉陪，但一轉身，已溜了出去。

他居然是從青袍老者和藍衫老者中間穿出去的。

這是最令人意想不到的退走路徑，而楚雪衣偏偏就能覷準了這一點。

藍衫老者倏地出手，要把楚雪衣抓住，但楚雪衣這一着實在太出人意表，他這一抓結果還是抓了個空。

青袍老者大吼一聲，道：「果然好俊的輕功。」吼聲中，也向楚雪衣背後怒撲過去。

但楚雪衣既已存心一走了之，青袍老者又怎阻攔得住?

楚雪衣終於還是跑掉了，藍衫老者和青袍老者不禁為之相顧駭然。

「這是什麽人?」

「他眞的就是天才堂總堂主?」

× × ×

楚雪衣不能不走。

倘若他不是身懷十面風雲璽，自然是很樂於和段世之，梅美黛在一起的。

但現在，他不能冒這個險。

他始終抱定宗旨——必須單人匹馬，出奇制勝地把十面風雲璽送入險關，送到風帝的手裏。

參與此事的人若多了，反而不妙。

他走得很快，走勢有如流星，藍衫老者和青袍老者瞧得連眼都直了。

他們不知道這「老頭兒」到底是什麽人?

而楚雪衣心中也在尋思：「這兩個老兒是何方神聖?怎麽總是好像有點面熟似的?」

他想了又想，但想來想去，却還是想不出這兩個老者到底是何方神聖。

既然想不出，也就只好索性不想。

觀望形勢，在大白天是不宜輕舉妄動的，要出奇制勝，還是要——等待晚上動身的好。

楚雪衣本是江東狂俠，平時喜歡怎樣幹便怎樣幹，決不理會是大白天還是晚上，但這一次事情非同小可，還是謹愼行事為上。

險關雖已歷歷在望，但楚雪衣不敢繼續向前探路。

他決定暫時躲藏起來，一直等到夜幕低垂後再說。

× × ×

夜色已臨，險關道上，火光熊熊，耀人眼目。

道上有火炬、燈籠、炭盆、銅爐等等，總之，把一條窄長的道路照亮得如同白晝。

這是血雲教的傑作。

當然，風帝是可以從險關殺出來的，但只要風帝一出關，就再也沒有人能拑制得住天地二奴。

楚雪衣正趁着夜色，來到了險關附近，但在沒有想到周全辦法之前，還是不敢過份接近。

血雲教顯然極重視十面風雲璽之得失，所以才冒險在此地佈陣。

越接近險關的，越是武功高強之輩。

「秦天才是否也在這裏?」楚雪衣不禁在想。

但是無論秦天才是否在險關道上，楚雪衣也得闖過去，問題只在於何時動身而已。

就在這時，忽然有一陣蚊吶般細小的聲音在耳邊響起：「老小子，你在這裏鬼鬼祟祟做什麽?」

楚雪衣凜然一驚，正要看看說話的是誰，那聲音又已繼續傳了過來：「別動，你躲在這裏相當不錯，血雲教的狗頭崽子並不容易發覺。」

楚雪衣凝神傾聽着，突然心中一陣驚喜。

那人是用「傳音入密」功夫對自己說話的，初時，楚雪衣還聽不出是誰的聲音，但到了第二次，他已聽得十分清楚。

那是他的授業恩師上官僻邪！

這眞是太意外了，師父不是說要去長安嗎?怎麽却又會在這風起雲湧之地出現呢?

只聽見上官僻邪的聲音又在耳邊響起：「你的師弟阿浪正在長安練功，為師對這裏的事放心不下，所以還是巴巴的趕來了。」

楚雪衣吸一口氣，心中大是奇怪：「師父怎會認得我的?」

上官僻邪似乎已知道他心中所想，又道：「孫悟空七十二變，就是變不掉一條尾巴，料不到你也是一樣，眞是可笑。」

孫悟空的尾巴！

楚雪衣忽然省悟了，他摸摸腰際，很快就摸到了自己的「尾巴」。

那是他的銀劍。

他這把銀劍，一直收藏得很好，但此際一時疏忽，不知如何居然從衣衫旁邊凸露了出來。

楚雪衣不由臉上一熱，上官僻邪又道：「到了這時候，你就算恢復本來面貌也是不要緊的，反正險關道上已滿佈敵人，無論你是個老頭兒也好，是楚雪衣也好，又甚至是一隻蒼蠅也好，想闖入險關也絕非易事，你懂不懂?」

楚雪衣苦笑了一下，只得點了點頭。

但他點了點頭之後，忽然又在搖頭。

上官僻邪冷笑一聲，道：「不必說，為師也很清楚你的脾氣，但你最好想清楚，看清楚眼前形勢才行事。」

楚雪衣又點點頭，示意明白。

其後，上官僻邪就沉默下來。

大地也在沉默，但在這沉默之中又隱隱帶着一股可怕的殺機。

楚雪衣並不着急，他知道，小不忍則亂大謀，在沒有絕對把握之前，決不能貿然行事。

既然連師父也已來了，他老人家就一定會有很好的主意。

× × ×

上官僻邪有甚麽好主意?

楚雪衣不知道，但過了好一會，他居然隱約聽見了一個人的鼻鼾聲。

鼻鼾聲是他師父發出來的。

楚雪衣不禁為之一呆，心想：「在這檔口居然睡得着覺，眞不愧是楚雪衣的師父。」

他也不去理會師父是睡着了覺還是精神奕奕，現在最重要的是怎樣才能闖進險關。

他已經計算過，倘若不顧一切硬闖，憑自己的戰意和武功，是有機會可以成功的。

但也極可能失敗。

而這一戰，却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

所以，他想來想去，還是不能隨便冒險。

但完全不冒險，又怎能把十面風雲璽送到風帝的手裏?

他一面忍耐着，一面靜觀險關前的形勢，只見血雲教佈置森嚴，倘若不知就裏，還會以為這裏就是血雲教的總壇禁地。

也不知過了多久，上官僻邪的聲音又在他耳邊響起：「咦，老夫的乖徒兒，你怎麽還沒有睡?」

楚雪衣搖搖頭。

上官僻邪「嘖嘖」連聲，道：「你搖頭晃腦的是什麽意思?是睡不着覺?還是不想睡?又抑或是心情太緊張之故?」

楚雪衣仍然搖頭。

上官僻邪「哦」了一聲，緩緩道：「為師明白啦，你是不想說話，那也沒關係，反正為師來到這裏，並不是為了要跟你聊天的。」

楚雪衣苦笑了一下，雙目仍然注視着險關那邊。

上官僻邪又道：「雲后那個女人，的確是有兩下子的，相比起來，風帝就未免太呆板了，為了天地二奴，就一直把自己困在險關之內，眞是蠢材！」

楚雪衣暗嘆了一口氣，忖道：「風帝是為了拑制天地二奴，所以才自願困在險關之內的，那是義薄雲天，怎可算是蠢材呢?」

上官僻邪接着又冷冷一笑，道：「義薄雲天的好漢，天下間也不單只是他一個人，只是有些好漢又夠義氣又夠聰明，而他却是好漢中的笨蛋。」

楚雪衣沒有表示什麽，只是繼續靜心傾聽。他知道，師父一定還有話繼續要說的。

果然，過了不久，上官僻邪又接着說道：「要對付天地二奴，其實是用不着武功。」

楚雪衣一怔，忖道：「不用武功又用什麽?總不成施用旁門左道的技倆罷?」

那知心念未已，上官僻邪已繼續說道：「對付豺狼猛獸，可不是兒戲的事，所以應該施用虎狼之藥，雖然聽來霸道一些、狠辣一些，但為了天下武林安危着想，就算用毒攻、火攻、以至其他種種手段，也不是對不起天地良心的事。」

楚雪衣不由吸了一口涼氣，心想：「師父之言，倒也不無道理。」但轉念一想，却又覺得還是以十面風雲璽來降服天地二奴，是最恰當的辦法。

過了一會，上官僻邪的聲音又在他耳邊響起，他這一次，上官僻邪並不是用傳音入密的功夫，而是眞眞正正的在他背後，在他的耳朶旁邊說話。

楚雪衣看着師父，道：「您老人家的臉色很好。」

上官僻邪冷冷一笑，道：「你什麽時候懂得為別人看相了?」

楚雪衣笑着道：「這是與生俱來的本事。」

上官僻邪道：「險關就在前面，你打算什麽時候動手?」

楚雪衣道：「等到血雲教警戒最鬆懈的時候。」

上官僻邪說道：「那到底是在甚麽時候?」

楚雪衣道：「拂曉。」

上官僻邪問道：「為甚麽要等到黎明呢?」

楚雪衣道：「任何人經過整晚的警戒，到了拂曉時份總是特別疲倦的，所以，在那時候動手，對徒兒最為有利。」

上官僻邪却搖頭道：「你這種想法，在別的情況可能是正確的，但對付血雲教，却並不管用，更尤其是在這一役，你能

想得到的事情，難道雲后和秦天才就想不到嗎？」

楚雪衣不由爲之一愣。

因爲師父的話，實在不無道理。

上官僻邪沉吟半晌，又道：「照爲師看，現在動手是最好的。」

楚雪衣一怔：「何以見得？」

上官僻邪道：「因爲爲師剛才睡了一覺，如今正是精神飽滿，大可以護在你身旁，讓你能夠順利闖進險關，把十面風雲璽交給風帝。」

楚雪衣搖搖頭，道：「這樣不好。」

上官僻邪道：「爲甚麽不好？難道你以爲師父現在功力打了個折扣，就再也不能衝鋒陷陣了？」

「不，徒兒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又是他媽的什麽意思？」

「徒兒是不想勞師動衆……」

「吥！只是爲了爲師一個人，又怎算是勞師動衆？況且，爲師也有責任，把十面風雲璽交還給風帝。」上官僻邪正色說道。

楚雪衣沉吟半晌，只得答允下來：「既然師父主意已決，弟子遵命便是。」

上官僻邪道：「照爲師推斷，秦天才一定在險關口附近，此人十分厲害，咱們不可輕視。」

楚雪衣道：「除了秦天才之外，還有雲后。」

上官僻邪說道：「雲后却未必會在那裏。」

楚雪衣道：「怎見得？」

上官僻邪道：「雲后一直不想見風帝，她若在險關口那邊，說不定就會看見風帝。」

楚雪衣問道：「雲后何以不想見到風帝？」

上官僻邪說道：「不想見就是不想見，她也許是心存歉疚，但是也許是有點害羞……」

楚雪衣大奇，不由道：「雲后也會害羞？」

上官僻邪哈哈一笑，說道：「別以爲惡毒的女人就不會害羞，總之，雲后和風帝之間的糾葛，是十分複雜，也十分混帳的。」

楚雪衣「哦」了一聲，道：「弟子明白了。」

上官僻邪瞪視着他，道：「你明白什麽？」

楚雪衣道：「雲后和風帝之間，是既有情緣，復有仇恨，正是愛恨交集，是也不是？」

上官僻邪「唔」一聲，道：「那也差不多了。」

楚雪衣道：「這兩大高手之間的情緣與仇恨，孰輕孰重？」

上官僻邪道：「這一點，別說是咱們局外人，便是風帝和雲后，也是弄不清楚的。」

楚雪衣道：「他倆弄不清楚，那是因爲當局者迷之故，但師父是旁觀者，應該是頭腦清醒，瞧得十分明白的，對不？」

「不對！不對！」上官僻邪搖頭不迭，說道：「爲師的頭腦雖然十分清醒，但清官難斷家務事，這等事爲師是不明不白的。」

楚雪衣道：「風帝和雲后又不是夫婦，『家務』這兩個字是談不上的。」

上官僻邪道：「是『家務』也好，是『情務』也好，爲師是沒有興趣理會的，總之，雲后把中原武林鬧得天翻地覆，這就是罪大惡極，無可饒恕。」

楚雪衣道：「師父所言甚是。」

上官僻邪道：「爲師的說話，自然不會有錯，咱們現在立刻殺過去好了。」

楚雪衣不再執拗，師父怎樣說，他也就只得怎樣照辦。

× × ×

險關內外，形勢異常緊張。

從險關外面望去，險關就像是一個形狀奇特的山洞。

而在險關之內，却又是關中有關，洞中有洞的。

天地二奴，就是被困在險關最後一重山洞裏，這山洞名爲「困關」。

在「困關」之內，雖然別無去路，但却有奇花異果，被困在此地之人，是不愁會被餓死的。

天地二奴已在困關八九年，功力一年比一年更加精進。

所以，風帝要拑制天地二奴，已是一年比一年更加吃力，更加困難！

連他自己都想不出一個眞正妥當的辦法，也許唯一的寄望，就在十面風雲璽之上。

但十面風雲璽會落在風帝手裏嗎？這却是任何人都無法能夠肯定的事。

× × ×

楚雪衣本來打算獨自闖入險關，但現在却反而要跟着上官僻邪走。

上官僻邪是老江湖，甚至是老江湖中的老江湖，無論是誰跟着他走，都是不會吃虧的。

尤其是楚雪衣，他跟着上官僻邪走，在旁人眼中看來，更是順理成章之極。

兩人都是當世武林一等一高手，齊齊在夜色中施展輕功，很快就已到了險關道路附近。

上官僻邪向楚雪衣招了招手，道：「殺！」

楚雪衣道：「遵命。」

兩人一叫一應立刻驚動了險關道上的血雲教高手。

一個手執長矛的黑衣武士倏地喝道：「什麽人在鬼鬼崇崇？」

上官僻邪哈哈一笑，道：「是你家老祖宗的對頭人！」語聲未落，已把那黑衣武士的長矛搶在手中。

那黑衣武士給人搶了手中兵器，一時間還不怎麽相信自己的眼睛。

上官僻邪喝道：「咱們要找風帝算賬，不相干的人都給咱們滾開！」

楚雪衣暗叫「妙計」，也立刻趨着說道：「風帝欠老夫的帳，今天也應該結算了，嗯，這裏怎麽忽然如此熱鬧，你們是風帝的手下？還是風帝的乾兒子。」

兩人一面說，一面向前硬闖。

一般的血雲教武士，就算想阻攔也阻攔不住。

但再向前闖，形勢就不一樣了。

最後，師徒兩人都陷入到一座劍陣裏，而主持這一座劍陣的，就是血雲敎天才堂總堂主——秦天才。

秦天才在陣外冷冷一笑，道：「你們眞的要找風帝算帳嗎？」

上官僻邪道：「關你什麽事？」

秦天才道：「風帝是本敎大敵，兩位若眞的想找此人算賬，本敎自然是無任歡迎的。」

上官僻邪冷笑着道：「旣是無任歡迎，何以却擋住咱們的去路？分明是一派胡言。」

秦天才目光陰冷冷地盯視着楚雪衣，道：「對付一派胡言之輩，咱們又怎能不倍加謹愼？」

上官僻邪兩眼一瞪，道：「誰在一派胡言？你在這裏阻三阻四的，算是什麽意思！」

秦天才道：「老夫奉命在此把守，任何人等，沒經過咱們敎主准許，一律不得經過。」

「敎主？什麽敎主？」

「血雲敎主！」

「呸，老夫又不是要找血雲敎，你們還是讓開一點，何必爲咱們節外生枝。」

秦天才瞳孔收縮，默然良久才道：「兩位若眞的要進險關，除非先讓咱們的人搜上一搜。」

「搜上一搜，搜什麽？」

「十面風雲璽。」

「十面風雲璽？」上官僻邪臉上露出了奇怪的神情，道：「十面風雲璽是什麽東西？是不是皇帝老子的寶貝？」

秦天才冷喝道：「別裝蒜！」

上官僻邪道：「老夫旣不懂得什麽叫十面風雲璽，也不懂得裝蒜，你這個人眞是古怪頂透，簡直是他媽的不可理喩。」

秦天才冷冷道：「少廢話，你們若不敢讓咱們搜身，休想越雷池半步。」

上官僻邪道：「老夫是個賭徒，豈可給別人在身上搜來搜去。」

秦天才乾笑一聲，目注着楚雪衣說道：「這位老丈又怎麽樣？難道你也是一個賭徒了。」

上官僻邪不等楚雪衣開口，已搶着道：「老夫是個賭徒，他更是賭徒中的賭徒，要搜咱們的身子，那是萬萬不能的。」

秦天才嘿嘿一笑，道：「這就大有蹺蹊了，兩位看來不像是風帝的對頭人，倒像是風帝的老朋友。」

上官僻邪「呸」一聲，道：「放屁！你們再不讓開，休怪老夫得罪！」

秦天才冷一笑：「現在就算兩位不想得罪本敎，本敎也不能讓你們離開此地了。」

語聲未落，劍陣已發動了攻勢，上官僻邪和楚雪衣立刻被血雲敎的衆多高手圍攻。

上官僻邪哈哈一笑，道：「好哇，眞的要動手了，且看血雲敎的兔崽子，有什麽眞實本領。」

只見血雲敎的劍陣佈置得極其嚴密，陣勢一經發動，立刻使人有眼花撩亂的感覺。

但上官僻邪根本沒有把這陣法放在眼內。

因爲他居然閉上了眼睛，連看也不去看這些黑衣劍手。

楚雪衣知道這一戰已屬無可避免，而且血雲敎也決不肯輕易放過自己，所以，此刻已是到了應該放手一搏的時候。

與師父聯手對敵，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最少，他倆現在是連成了一氣。

決戰之中，氣勢往往能決定勝負的存亡。

而現在，楚雪衣感到氣勢正盛，就算血雲敎的攻勢再銳厲，亦無足懼。

而在另一方面，秦天才在陣外不免暗自驚詫，他從沒見過上官僻邪的廬山眞面目，更無法一下子就可以想像得到，楚雪衣已經易容變成了一個滿面皺紋的老頭兒了。

但無論怎樣，秦天才已動了極大疑心，他決不能放走陣內二人。

上官僻邪雖然閉上了眼睛，但劍陣對他似乎起不了任何作用，儘管無數利劍從四方八面向他攻至，他還是從容閃避，連衣角也沒有給削去一塊。

他是以靜制動，但楚雪衣却不能太客氣了，否則，師徒二人想衝破劍陣，就會難乎其難！

上官僻邪不出殺手招數，是極其聰明的策略，因爲他自從服下了「壯氣百步丹」之後，功力已然大打折扣，倘若由他來策動反擊，氣勢一定不會太好。

但楚雪衣却不同了，他正是如日方中，由他出手反擊，是最高明的策略。

所以，上官僻邪在劍陣之內，一直避重就輕，他畢竟是武林一代大宗師，他既一味閃避而不反擊，血雲敎中的武士想傷害他一根汗毛就困難極了。

上官僻邪雖然沒有反擊，但却也起了牽制敵人的作用。

正因如此，楚雪衣的反擊也就更加凌厲，不到一盞茶時光，已把血雲敎的武士殺得片甲不留。」

秦天才的臉色倏地變了，直到這時候，他才看清楚楚雪衣手裏的一柄銀劍。

「楚雪衣！」秦天才不由失聲呼叫起來。

他這麽一叫喊，血雲敎每一個人的眼色都變了。

誰敢漠視楚雪衣的劍？同時，在這條險關道上，又有誰能夠不爲了十面風雲璽而動心？

這個滿面皺紋的老頭兒就是楚雪衣，十面風雲璽也一定就在他的身上。

秦天才是個很冷靜的人，但當他知道眼前這個老頭兒就是楚雪衣之後，他的冷靜已無法保持下去。

他要對付楚雪衣，楚雪衣也同樣不能放過這位天才堂的總堂主。

× × ×

秦天才在發怒的時候，臉色是會變黑的，但現在他的臉色並不發黑，發黑的只是他的一雙手。

「黑熊五陰爪！」上官僻邪立刻提醒楚雪衣。

就算他不特意提醒，楚雪衣也知道，秦天才練的是邪門毒爪功。

上官僻邪提醒了楚雪衣之後，就悄悄的退開去。

他也可以出手對付秦天才，但却沒有太大的把握。

若在從前，上官僻邪自然不會把這位天才堂總堂主放在眼內，但他如今已是今非昔比。

楚雪衣比誰都更瞭解師父。

雖然，這對師徒經常會有些執拗，但是在心底裏，楚雪衣是極尊敬自己的師父的。

沒有師父，整個武林的局面都會大不相同。

沒有師父，楚雪衣直到現在，還是個藉藉無名之輩。

師父雖然行事荒誕不經，但他對自己却是全力栽培，也全力維護。

楚雪衣知道，自己能够有一個這樣的師父，那是運氣十足，前生修來的福氣。

阿浪的運氣也不錯，因爲他現在也是上官僻邪門下的弟子了。

當然，藍婆婆的一番苦心，這份功勞更是不可輕易抹煞的。

雖然是在戰陣上，但楚雪衣却還是思潮起伏，假若這裏形勢不是如此兇險吃緊，他說不定會狂歌起來！

上官僻邪看着楚雪衣，就彷彿看見了自己的影子。

在他的眼裏，楚雪衣不啻是他自己的化身。

最少，楚雪衣所使用的武功，也就是上官僻邪的武功。

上官僻邪對自己有信心，對楚雪衣更有信心，所以，他斷定這一戰秦天才非敗不可。

秦天才對自己所練的「黑熊五陰爪」也同樣深具信心，這三十年來，他從未一敗。

屢戰屢勝，對一個練武之士來說，可能是很重要的，但也可能是件不妙的事。

連戰皆北之輩，固然是垂頭喪氣，信心大失，相反地，每戰必勝的人，却極可能會把自信化爲驕傲。

驕兵必敗，古有名訓，秦天才是否也是這樣？

不，秦天才沒有眞的驕傲，因爲他見過無數驕傲的人，敗在自己或者是其他高手手下。

前車可鑑，別人的失敗，是不容忽視的。所以，秦天才從來沒有稍爲鬆懈過一刻，他所練的「黑熊五陰爪」功力是與日俱增的。

他拚命苦練武功，就是因爲不敢驕傲，不敢稍有半點自滿，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在武林中，誰稍弱半分，就會隨時隨地給強敵一口吞掉。

羣豪齊集洛陽城

楚雪衣的劍法，是上官僻邪親自傳授的，招式並不太複雜，但要領悟到劍招和劍意的配合，就不是一件易事。

劍招可以勤練，但劍意就只能全靠個人的悟性。

楚雪衣悟性之聰敏，就連上官僻邪也大大出乎意外，而且，每隔一段時間不見，楚雪衣在劍法上的造詣又會更精進一層，其進度之快，縱使是上官僻邪年輕之際，也是自嘆弗如的。

這一晚，上官僻邪又再目睹楚雪衣的劍法，比一年之前有了更大的進展。

若在一年之前，楚雪衣想擊敗秦天才，最少也得在一百招開外才有機會。

但這一晚，楚雪衣在五十招內，已把銀劍刺入秦天才眉心中央。

秦天才在驚駭、詫異的一瞬間中劍，他呆呆的望住楚雪衣。

楚雪衣却沒有再看他臉上的表情，只是姿勢優雅地把銀劍回插入鞘中。

上官僻邪哈哈一笑，撫掌讚道：「這一招『飛星如雨』，火候已不在爲師之下，不錯！不錯！」

楚雪衣向師父鞠躬，微微笑道：「師父謬獎了。」

師徒二人談談笑笑，終於到了險關之下。

就在這時候，忽聽一人冷冷叫道：「楚大俠，你看看是誰來了？」

楚雪衣猛然回頭。

他一回頭，立刻就看見了一張令他魂牽夢縈的臉孔。

「向蓉！」楚雪衣驚愕住了。

向蓉怎會在這裏出現的？

他很快就知道了答案，因爲在向蓉的身邊還有兩個人。

那是一男一女，男的面目俊俏但眼神邪惡，而女的正是向蓉的表姊方紫秀！

方紫秀的眼神，並不如那個男人般邪惡，但却充滿了恨意。

這對充滿恨意的目光，有如毒蛇般盯着楚雪衣的臉。

楚雪衣的目光也立刻充滿了怒意，那是因爲向蓉已給這對男女脅持着。

向蓉的脖子，是給方紫秀摟住的，而那個眼神邪惡的男人，却用一柄匕首抵在向蓉的腰間。

「楚大俠，你看清楚了沒有？」方紫秀的聲音，聽來比冰還冷。

楚雪衣當然看得很清楚，只要那一柄匕首稍爲用力刺前，向蓉的性命立刻就得報銷。

上官僻邪不禁爲之眉頭大皺，事情顯然又已節外生枝了。

用匕首抵着向蓉腰間的男人，自然就是秦意。

秦天才死了，但這位秦公子還是冷靜得出奇。

楚雪衣臉色下沉，目注着方紫秀，道：「妳怎可以這樣對付自己的表妹？」

方紫秀冷冷道：「爲了武林大局，這是逼不得已之擧，你是應該比誰都更明白的。」

楚雪衣怒道：「妳若眞的爲了武林大局着想，就不該投靠血雲敎！」

方紫秀昂起了臉，道：「能够投身在血雲敎麾下，是莫大的榮幸！」

「廢話！快把蓉兒放了！」

「楚大俠的蓉兒，咱們是可以立刻釋放的，但却得依我一件事。」

「快說！」

「十面風雲璽！」方紫秀道：「只要把十面風雲璽交出，咱們就把蓉兒交還給楚大俠。」

楚雪衣搖搖頭，道：「不行！」

方紫秀嘿嘿一笑，盯住向蓉的臉緩緩道：「表妹，妳聽見了沒有？妳連十面風雲璽也比不上，虧妳還以爲自己是楚大俠的心肝寶貝。」

向蓉沒有回答。

她沒有回答，是因爲她已給點了啞穴，就算有千言萬語也說不出來。

這時候，血雲敎已有不少高手增援而至。

秦意忽然冷酷地一笑：「姓楚的，在下數十下，若還不把十面風雲璽拋過來，向蓉這條性命就算是栽在閣下手中了。」

他的說話，聽來並不是嚇人的。

接着，他開始數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楚雪衣還是筆直地站在那裏，他沒有開腔，甚至連眉頭也不皺一下。

秦意眼中殺意已濃，誰都不必懷疑，他是個極冷靜，也極可怕的殺人者。

但楚雪衣也忽然變得極冷靜，就連秦意已數說到第九下的時候，他看來還是無動於衷。

秦意終於數叫：「十！」

也就在這刹那間，忽然有一支強勁得令人難以置信的利箭，一箭就貫穿過他的咽喉！

這一箭實在來得突然，秦意猝然不防就已中箭。

中箭後，秦意立刻倒下，方紫秀正在驚愕間，忽然又有人向她飛掠而來。

那是楚雪衣。

方紫秀從來沒見過如此快疾的輕功，她甚至沒看見楚雪衣是怎樣飛掠過來的。

只見眼前人影一閃，楚雪衣已在她面前。

她驚上加驚，還想帶走向蓉繼續要脅楚雪衣，但楚雪衣已用閃電般的手法點了她身上五處大穴。

向蓉不能動，方紫秀也不能動，這兩個絕色美人先後給點了穴道，也未嘗不是一件妙事。

向蓉終於獲救了，楚雪衣把她從方紫秀手裏搶救回來，而且很快就爲她解開了穴道。

但扭轉局勢的主要關鍵，還是那一支強勁無匹的利箭。

一看見這支箭，不少人都知道，必然是「神弓霸王」軒轅榮來了。

× × ×

在險關關前一役，「神弓霸王」軒轅榮可說是居功至偉的。

向蓉脫險後，楚雪衣、上官僻邪自然不再遲疑，立刻帶着向蓉進入險關。

軒轅榮也緊緊跟着。

血雲敎雖然高手衆多，但始終還是阻攔不了上官僻邪師徒。

進入險關後，上官僻邪高興得手舞足蹈，大叫：「風帝，老夫來也！」

數人不斷向前摸索，終於來到了「困關」。

「困關」外面，只見一個皮袍中年人坐在一塊大石上，額頭淌着黃豆般大小的汗水。

這人就是風帝。

上官僻邪一看見風帝，便笑吟吟道：「怎麼又弄得渾身是汗了？」

風帝嘆了口氣，道：「上官前輩，你是知道其中原因的，又何苦明知故問？」

上官僻邪笑道：「明知故問，有時候也是很有趣的，否則老夫也不會明知故問了。」

軒轅榮望着風帝，忽然抱拳叫道：「在下軒轅榮，尊駕可就是風帝？」

上官僻邪睨視了他一眼，訝然道：「怎麼，你不知道他就是風帝？」

軒轅榮道：「在下既不知道眼前高人正是風帝，也不知道風帝何以弄得渾身是汗。」

上官僻邪道：「不必問，自然是『困關』內的天地二奴又在作亂。」

風帝緩緩地點了點頭，道：「上官前輩說的不錯，唉，這兩個叛逆的武功修爲，一個月比一個月更加厲害了。」

上官僻邪道：「你也不錯嘛。」

楚雪衣道：「風帝前輩武功再高，也是輸虧在以一敵二。」

軒轅榮道：「險關中不乏其他高手，何以不增加力量對付天地二奴？」

楚雪衣道：「這就得要問問風帝前輩了。」

風帝嘆一口氣，道：「險關中雖有不少本帝的心腹手下，但這些材料，又怎抵敵得住天地二奴？倘若貿然增添援手，只怕還未出招，就已給天地二奴的內家重掌擊殺！」

上官僻邪淡淡一笑，道：「因此之故，這份優差，除了風帝之外，別人是休想指染的。」

風帝苦笑一下，道：「上官前輩別取笑了，唉，也不知道這個局面，何時何日方能了結。」

上官僻邪道：「只要救星一到，你就不必老是守在『困關』左右。」

風帝又苦笑一下，道：「却不知道誰是救星？」

上官僻邪哈哈一笑，道：「劣徒楚雪衣，就是尊駕的救星。」說着，伸手向楚雪衣一指。

楚雪衣忙道：「風帝前輩，師父只是在說笑，晚輩又怎會是什麼救星了。」

風帝搖搖頭，道：「楚大俠，你怎麼稱呼我爲前輩了？」

楚雪衣道：「這又有什麼不對？」

風帝道：「簡直是大大的不對，尊師在武林中輩份極高，本座也得叫他一聲前輩，既然他老人家是我的前輩，楚大俠與本座最多也就只可以平輩相交了。」

楚雪衣連忙說道：「那是萬萬不敢當的……」

上官僻邪眉頭一皺，道：「在這時候還計較什麼，是前輩也好，是平輩也好，反正都只是一句說話，一聲稱呼，再談下去，那便是婆婆媽媽了。」

風帝說道：「上官前輩所言極是！極是！」

上官僻邪看了楚雪衣一眼，道：「你怎麼還不把十面風雲璽交出來？」

風帝驟然聽見「十面風雲璽」這五個字，不禁爲之楞住。

倏地，他只覺眼前一亮，楚雪衣已把收藏得十分愼密的十面風雲璽拿了出來。

他恭恭敬敬地，以雙手把十面風雲璽

送到風帝的手裏。

風帝接過十面風雲璽後，臉上的表情顯得很是激動。

「十面風雲璽！眞的是十面風雲璽！」風帝連聲音都在顫抖。

上官僻邪嘆了口氣，道：「爲了這件寶貝，其間不知歷盡幾許波折，但總算吉人天相，這寶貝終於送到你的手裏！」

風帝深深地吸一口氣，道：「上官前輩，楚大俠，兩位眞是義薄雲天，請受在下一拜！」

上官僻邪立刻用內力相逼，不肯讓他眞的向自己和楚雪衣下拜。

「唉……雖說禮多人不怪，但咱們旣是江湖兒女，就不必計較這些繁文褥節，總之，別的事情少做，先要對付血雲敎再說。」

風帝聞言，只得說道：「上官前輩言之有理，晚輩遵命。」

此時，困關之內忽然吼聲大作。

風帝臉色一變，上官僻邪也不禁面露詫異之色，問道：「這是誰的吼叫聲？是不是天地二奴又在大呼大叫，想向閣下挑衅？」

風帝點點頭，道：「不錯，天地二奴每次要跟在下決戰，事前例必發出這種可怕的吼叫聲。」

上官僻邪冷冷一笑，道：「佛門有奇功『獅子吼』，但吼聲並不是這樣的。」

風帝道：「天地二奴並不曉得使用佛門奇功『獅子吼』，這只是他倆藉着吼叫來發洩內心的憤恨而已。」

上官僻邪道：「這兩個奴才內心最憤恨的人，是否就是風帝閣下？」

風帝道：「那就不得而知了，但天地二奴久困於困關之內，必然越來越是不耐煩。」

上官僻邪道：「旣不耐煩，何以不拚死衝出困關？」

風帝道：「他倆當然是很想衝出困關的，但這兩人天性特別謹愼，雖然心中苦惱，但却從來不敢兵行險着，全力放手一搏。」

上官僻邪道：「倘若二奴全力一搏，形勢將會怎樣？」

風帝苦笑了一下，道：「只怕晚輩很難可以再支撐下去。」

上官僻邪道：「倘若拑制不住二奴，武林局勢就更危殆。」

風帝道：「但目前還算幸運，晚輩每一次都能擊退二奴。」

上官僻邪道：「昔才二奴不是已經和你打了一場嗎？」

風帝點點頭，道：「不錯，就在半個時辰之前。」

上官僻邪眉頭一皺，道：「二奴旣在不久之前搶攻失敗，何以如今又再狂吼不已？」

風帝道：「那是因爲二奴功力已越來越是深厚，所以稍事憩息之後，又要再行出手。」

上官僻邪道：「厲害！厲害！」

楚雪衣眉心一緊，故意問道：「咱們應該怎辦？」

上官僻邪哼的一聲，道：「還要怎辦？當然是把十雲風雲璽亮出來！」

楚雪衣繼續明知故問，說道：「有用嗎？」

上官僻邪臉色一沉：「若沒有用，十面風雲璽也就不是寶貝，而是廢物了。」

就在這時，困關內的狂吼聲又再響起來。

風帝捧起了十面風雲璽，神情凝重地向困關那邊走了過去……

×　×　×

十面風雲璽果然具有不可思議的巨大力量。

被困在困關九年，但一直不肯降服的天地二奴，當這兩人一看見十面風雲璽的時候，兩人的憤恨和怨怒都在一瞬息間完全消除。

——誰擁有十面風雲璽，誰就能够降服天地二奴，甚至可以成爲天地二奴的主人。

這個傳說是絕對不假的。

風帝苦守險關九年，到今天才總算鬆了一口氣。

當然，他很感激上官僻邪和楚雪衣師徒。

但血雲敎的勢力仍在，事情還未能就此解決。

只是，無論怎樣，風帝已取得了一次重大的勝利。

但向蓉却還是憂心忡忡的，因爲她的父親向漸被擒，至今下落不明。

她很担心，楚雪衣知道後，立刻安慰她道：「妳放心好了，我一定把向堡主找回來的。」

向蓉不禁由衷地說：「楚大哥，你對我太好了。」

楚雪衣微微一笑，道：「我若對妳不好，是會給師父責罵的。」

向蓉一怔，道：「上官前輩怎會爲了我而把你責罵？」

楚雪衣還沒有回話，上官僻邪的聲音已在背後響起：「雪衣若敢欺負妳，老夫決不饒他！」

向蓉一聽，立刻連耳根都紅了。

上官僻邪又哈哈一笑，道：「老夫要回長安，看看阿浪的武功練成怎樣，以後的事，就要你們自己努力去幹，記着，雲后不是個尋常的女子，要消滅血雲敎，必須大夥兒齊心協力才行。」

楚雪衣頷首道：「弟子明白了。」

上官僻邪離去後，不久「神弓霸王」軒轅榮又走了過來，問楚雪衣：「血雲敎雖在險關失利，但雲后是絕不會就此罷休的。」

楚雪衣道：「照軒轅兄看，雲后下一步將會怎樣？」

軒轅榮道：「勾結其他邪敎，再與風帝一決高下。」

楚雪衣道：「以雲后性情，這是大有可能的。」

軒轅榮道：「所以，咱們決不能掉以輕心，幸好風帝已掌有十面風雲璽，日後歸附在他麾下的江湖高手也必會越來越多了。」

楚雪衣道：「最重要的還是天地二奴，二奴旣已降服，風帝最少免却了後顧之憂。」

軒轅榮道：「現在，正是風帝雲后各

自重整雄師的時候，楚老弟，你有什麽打算？」

楚雪衣道：「小弟有兩件事非去辦不可。」

軒轅榮道：「兩件怎樣的事？」

楚雪衣說道：「先把向堡主找回來，然後尋找水青蓮和齊展，看看他倆近來怎樣。」

軒轅榮道：「你認爲這兩人都很重要？足以影响今後武林大局？」

楚雪衣緩緩地點點頭，道：「不錯，但能否找到這兩人，小弟可沒有把握，也許，在應該出現的時候，用不着去找尋，這兩人也會出現。」

軒轅榮說道：「但俺却想留在風帝左右。」

楚雪衣微微一笑，道：「這也是很好的，風帝的確很需要軒轅兄這種武林高手的帮助。」

軒轅榮嘆了口氣，道：「局勢多變，俺也只是略盡棉力而已，以後的事，還得靠大家同心協力，免給奸人有機可乘。」

楚雪衣點點頭，說道：「這個小弟曉得了，來日方長，以後的事，以後慢慢再談！」

軒轅榮道：「俺也該同去見風帝，看看他老人家準備怎樣對付血雲敎。」

×　×　×

楚雪衣又再與向蓉並轡江湖，這本是他倆渴望已久的事，但爲了向漸，兩人心中都是難免有所牽掛。

要打探向漸的下落，自然要從血雲敎方面下手，更尤其是方紫秀。

楚雪衣對向蓉說道：「妳這個表姊，眞是可惡！」

向蓉蹙着眉，道：「但我在小時候，她對我是很好的。」

楚雪衣道：「但她現在已心情大變，她不但要害妳，連向堡主也不肯放過。」

向蓉黛眉皺得更緊：「表姊會變成這樣的？」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每個人都會變的，這又何足爲奇？」

向蓉搖搖頭，道：「不，不是每個人都會變的，最少我自己就沒有變過。」

楚雪衣微微一笑，道：「那是因爲你太頑固。」

向蓉小嘴一呶：「誰說我頑固？就連我爹也沒有這樣說過。」

楚雪衣道：「向堡主是很疼愛妳的，自然不捨得這樣說自己的女兒。」

向蓉立刻扭轉了纖腰，不再看他。

楚雪衣「咦」的一聲，道：「怎麽了？妳眞的生氣了？」

背對着他的向蓉搖搖頭，說道：「我沒有生氣，只是想念着爹。」

楚雪衣道：「別担心，我們很快就會找到向堡主，嗯，前面就是洛陽，說不定向堡主就在洛陽城裏……」

洛陽是一個壯麗的城市，但也是三敎九流人物會聚之地。

楚雪衣一進入洛陽，首先就去找「不平神丐」康竹泉，本來，康竹泉是不會在洛陽城出現的，但近來武林局勢動蕩，所以丐帮調遣不少高手進入洛陽，而康竹泉也是其中之一。

康竹泉一看見楚雪衣到來，眞是高興得難以形容：「楚大俠，你怎會來到洛陽的？」

楚雪衣淡淡一笑，道：「風雲際會在今朝，英雄豪傑聚洛陽，晚輩是愛好熱閙之人，又怎會錯失這個湊熱閙的機會？」

康竹泉撫鬚笑道：「楚大俠急公好義，所以才會匆匆趕至，換上那些怕事之徒，早已逃之夭夭，又怎會前來洛陽，爲咱們添增一分降魔衛道的力量？」

楚雪衣沉吟半晌，道：「照康長老看，洛陽城中是否出現了不尋常的變動？」

康竹泉點頭道：「不錯，據咱們的弟兄探知，城中近來有不少來歷不明之輩出沒。」

楚雪衣道：「是血雲敎中人嗎？」

康竹泉道：「有些是，有些不是，但看來都是邪門敎派人物。」

楚雪衣冷冷一笑，道：「雲后果然死心不息，還是要繼續對付風帝。」

康竹泉道：「自從風帝得到十面風雲璽後，雲后的下屬出現了異常情況。」

楚雪衣道：「是否有人要離棄雲后，背叛血雲敎？」

康竹泉道：「不錯，而且其中不乏敎中主要人物。」

楚雪衣道：「對咱們來說，這是件好事。」

康竹泉道：「但這八九年來，血雲敎搜刮刦掠了不少財富，雖然敎中有人叛變，但爲了財帛引誘前來投靠者，也是大不乏人。」

楚雪衣道：「但這些前來投靠之輩，必然不及舊時部屬可靠。」

康竹泉道：「不管怎樣，雲后是居心叵測的，咱們不可不防。」

楚雪衣道：「依康長老之見，咱們該靜觀其變，還是先發制人，方爲上策？」

康竹泉道：「先發制人是高明的策略，但也得看情況而定，照目前情形，與其打草驚蛇，還是不如覷準敵人來勢怎樣，才施以反擊，方爲萬全之策。」

語音略頓，接着又嘆了口氣，道：「其實這也不是什麽萬全之策，但說來話去，還是以靜制動高明一些，未知楚大俠意下如何？」

楚雪衣微微一笑，道：「晚輩心中所想，正與康長老之見不謀而合。」

康竹泉道：「楚大俠旣已到了洛陽，不妨就在這裏歇下來，也許可以在明查暗訪之下，有所重大的發現。」

楚雪衣道：「康長老所言甚是，晚輩只當遵命。」

康竹泉哈哈一笑，說道：「楚大俠越來越客氣了，這眞叫我這個老叫化子吃不消……」

就是這樣，楚雪衣和向蓉留在洛陽，暗中打探血雲敎動靜。

第一天，沒有什麽太大的發現。

第二天，局勢看來也是很平靜的。

但到了第三天，一個哄動洛陽城的消息就傳了開來。

「風帝已進入城內啦！」

「風帝？是不是眞的？」

「怎會不是眞的，除了風帝之外，還有天地二奴……嗯……對了，還有神弓霸

王軒轅榮也來了……」

× × ×

風帝曾經到過洛陽，但那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時候，他還算是年輕的，而且和他一起到洛陽的，還有雲后。

當年的雲后，並不是叫雲后，風帝也不叫風帝。

在一般人的眼裏，這是一對年輕的江湖俠侶，不知羨煞幾許旁人。

但十餘年後，一切都已改變。

其實，風帝和雲后的容貌，並沒有太大的改變，而改變得最大的，是兩人的心境。

江湖爭殺是最可怕，最無情的。

當年，風帝怎樣也想不到，自己會和雲后成爲武林中最備受觸目的對頭人。

風帝知道自己也變了，但這種變化，完全是給雲后逼出來的。

就像這一天，他進入洛陽城，其實也並不是出於自己的意思。

是雲后逼他到洛陽一決高下的！

消息很快傳遍了整個洛陽城，有人憂心忡忡，但也有人暗暗高興，因爲局勢越亂，就越有機會可以混水摸魚。

楚雪衣却是百感交集，一方面，他很高興又可以和風帝、軒轅榮等高手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却又不免爲這一場難以避免的決戰有所担憂。

康竹泉很快就知道風帝在什麽地方投棧。

「是悅華客棧。」他對楚雪衣說道：「那客棧的老闆，是華山派的一個俗家弟子。」

楚雪衣道：「是不是『神力太歲』梁燦？」

「正是梁燦，」康竹泉道：「大俠對洛陽城內的事，倒不陌生。」

楚雪衣道：「梁燦這個人是可靠的，他和血雲敎有大恨深仇。」

康竹泉道：「所以風帝就在悅華客棧裏投店。」

向蓉忽然插口，道：「梁燦也許是很可靠的，但血雲敎在城中也是耳目衆多，難保不會向風帝偷襲。」

楚雪衣微微一笑，道：「雲后是不會向風帝偷襲的。」

向蓉奇道：「你怎曉得？」

楚雪衣道：「雲后可以向任何人偷襲，但却不會向風帝偷襲。她若要偷襲風帝，在這九年每一天都有機會，但她始終還是沒有出手。」

向蓉蹙了蹙眉，問道：「這是什麽緣故？」

楚雪衣道：「這就得要去問一問雲后了。」

康竹泉却道：「不必問雲后，問問向小姐也是一樣的。」

向蓉大奇，道：「怎麽會扯到晚輩身上？」

康竹泉道：「請恕老叫化子口沒遮攔，假若有一天向小姐和楚大俠反目成仇，向小姐會不會偷襲楚大俠？」

向蓉臉上一紅，呆了半晌才道：「不會。」

康竹泉又是哈哈一笑，說道：「這就是了，新仇固然可恨，舊日情義還是存留的。」

向蓉的臉更紅，康竹泉連忙接着說道：「老叫化是說雲后，可不是說你向小姐呀。」

楚雪衣笑道：「康長老就算是說向小姐也沒關係，晚輩決不介懷。」

向蓉睨視着他，道：「康長老取笑我，你自然是不會介懷的。」

康竹泉訕訕一笑，道：「老叫化有點事趕着去辦，暫且失陪！」

康竹泉離去後，向蓉立刻就一拳打在楚雪衣的胸膛上。

× × ×

洛陽城東南五里外，有一爿廣闊田原，這一天，田原上忽然湧現了一大羣黑衣人。

除了這些黑衣人之外，還有十幾個工匠，初時，田原上的農夫，鄉民皆不知發生何事。

但一般農夫鄉民，也不敢上前質問，只好去找朱員外。

那一大爿田原，都是朱員外的田地。朱員外初時不肯說，但經不起衆人再三追問，終於回答：「這些都是血雲敎的好漢。」

「那些工匠呢？」

「是血雲敎僱請的。」

「僱請工匠何用？」

「建造大擂台，召開武林大會。」

衆鄉民聞言，無不相顧愕然，繼而面露驚惶之色。

所謂「武林大會」者，必然是一場可怕的血腥浩刦，而「武林大會」在此地擧行，自然不是一件妙事。

但血雲敎旣已決定如此，衆鄉民也就唯有逆來順受，最上上之策，大概就是遠而避之而已。

翌日，擂台已在田原上建好，而且建造得十分穩固。

鄉民中，有人大惑不解：「武林高手決戰，無處不行，何以這次偏要建造一座偌大的擂台？」

一時間無人能答。

正當衆鄉民面面相覷之際，忽有人乾咳兩下，接着緩緩說道：「建造擂台，可以增添決戰味道，而且在擂台爭殺，總是特別引人觸目的。」

衆鄉民望向那人，只見那人年紀甚老，身穿一襲青袍，而在他旁邊，還有一名藍衫老者。

但衆鄉民都不認識這兩名老者。

兩老者的出現，相當神秘，走的時候也是靜悄悄的。

又過了一天，是日陽光充沛，天色甚好。

大清早，擂台四周已圍滿了人。

這些並不是農夫、鄉民，而是來自四方八面的武林高手，有黑道上、三山五嶽的人馬，也有白道上、正派名門的英雄好漢。

圍在擂台四周的武林高手越來越多，形勢也越來越是緊張、險惡。

在擂台西、北方的，都是血雲敎及若干邪魔外道門派的高手，而擂台東、南方的，則是風帝麾下心腹部屬，及若干血雲

敎的敵對門派。

而這些門派中，又以丐帮人數最多，但江湖中人都曉得，丐帮子弟雖然人多勢衆，但若論武功眞正高強之輩，却還數不出十人。

最備受觸目的高手，自然還是風帝及雲后。

但這兩位主要人物，却遲遲未見出現，於是，有人懷疑，這兩人已易容改裝，混在人羣，暗中策動攻勢。

但也有人認爲，以風帝及雲后的身份而言，兩人遲遲才現身，那是理所當然之事。

這並不是擺架子，只是「理所當然」耳。

若以人數計算，血雲敎似乎是落了下風，但羣雄這一方有不少都是丐帮弟子，一般而言武功並不太高，是以彼此實力如何，尚難估計。

以是有人估計：倘若立刻爆發大戰，將會是旗鼓相當，勢鈞力敵之局。

戰陣之上，越是旗鼓相當勢鈞力敵之局，形勢也就越是凶險。

如不經過一番激烈鏖戰，實在難以分出勝負。

但即使爆發劇戰，也不一定可以分出誰勝誰負，極可能激變成玉石俱焚，兩敗俱傷之悲慘局面。

擂台下，人山人海。

但一直沒有人走上擂台。

於是，又有人在推猜：「第一個跳上擂台的會是何方神聖？」

若在昨天，任誰跳上擂台也沒有關係，但今天却不同了，倘若沒有眞本領眞功夫，貿然跳上擂台，恐怕不到一兩個照面就已給人砸爲肉醬。

最後，終於有人跳上擂台了，但那並不是一個人，而是兩個。

「天地二奴！」人叢中有人失聲叫了出來。

不錯，首先跳上這擂台的，就是曾經被困了八九年的天地二奴。

這八九年來，天地二奴一直和風帝對抗，但十面風雲壐一出現，二奴就完全改變，乖乖地馴服下來。

天地二奴不再是風帝的心腹大患，反而成爲風帝最大的助力，這一點，實在是令人意想不及的。

天地二奴一出，羣邪莫不凜然。

羣雄都忖道：「誰敢和這兩個老怪物一拚？」

也有人這樣想：「說不定血雲敎主雲后親自上擂台把二奴收服，亦未可料。」

但結果却是出人意料的。

向天地二奴迎戰的，是三個瘦骨如柴的道士。

「是『骷髏谷三友』！」康竹泉在擂台下大叫。

衆人一聽，都不禁爲之面色懍然，「骷髏谷三友」向來甚少踏足中原，一直只是在關外肆虐，想不到這一次擂台大會，羣邪中首先出戰的就是這三個妖魔。

但「骷髏谷三友」一上來就胆敢與天地二奴火併，衆人也是爲之愕然的。

有人說：「這三個瘦道士太瞧得起自己了。」

也有人說：「天地二奴八九年還闖不出險關，武功恐怕高明不到什麽地方去。」此人此言一出，立刻給其長輩厲瞪了一眼，只得訕訕一笑，不敢再胡言亂語。

骷髏谷三友與天地二奴之戰，的確是震人心弦的，雙方一動手，就施以全力。

擂台下又有人說道：「早在十五年前，骷髏谷三友就與天地二奴結下了樑子，只是鮮爲外人所知曉而已。」

立刻有人追問：「這五人是怎樣結下樑子的？」

先前說話那人却沒有回答，而且還迅速消失了踪影。

雖然此事後來一直沒有眞正答案，但衆人總算知道，骷髏谷三友甘冒奇險與天地二奴火併，實在是大有原因的。

骷髏谷三友練的是「骷髏魔功」，三人的招式絕不相同，但彼此聯成一氣之下，却成爲了合作無間，緊密異常的邪門奇陣。

若是一般武林人物，只怕很難在這邪門奇陣裏走得上十招八式。

但是天地二奴又豈是一般武林人物可比？

只見骷髏谷三友初時攻勢甚盛，但漸漸地，氣勢就已衰弱下來。

天地二奴雖然少了一人，但兩人久困險關，朝夕苦研武功，功力比起十餘年前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骷髏谷三友敗象漸呈，天地二奴掌上勁力更是有如狂飈般湧至。

驀地，擂台下又閃電般衝出三人，都是血雲敎中一流殺手。

這三個殺手出招不多，每人只出三招，但每一招都是厲害無比之殺着。

羣雄睹狀，不禁爲之譁然。

以三對二，勉強還可以容忍，以六對二，那就未免太不公平了。

天地二奴倒是全無懼色，這兩人一上擂台，臉上就再也沒有任何表情。

在擂台上，無論流露任何表情都是多餘的，最重要的還是武功！

只要上了擂台，武功就是決定勝負的主要關鍵，再擅於演戲的人，到了擂台上就再無「用表情」之地了。

擂台就是擂台，它和舞台、戲台並不一樣。

這三個血雲敎殺手，兩個使刀，一個用鏈子槍，三個人總共向天地二奴攻出九招。

九招都是殺着，但九招全都落空。

天地二奴還是天地二奴，他這三個殺手却在連攻九招之後，全都躺了下去。

他們向天地二奴攻出九招，而天地二奴兩人加起來只是還擊了三掌。

三掌已分勝負，也決定了生死。

骷髏谷三友的臉色變得更難看，明眼人早已看出，這三個妖孽已經準備打退堂鼓。

但天地二奴緊逼之下，三人就算想一走了之，也是大不容易。

擂台下有人淡淡一笑，說道：「這就叫勢成騎虎，可不是好玩的。」

擂台上勝負之數已很明顯，眼看骷髏谷三友立刻就要死在二奴掌下，但就在這時，擂台西北方忽然傳來一陣琴音。

琴音肅殺，令人聽得爲之心寒。

天地二奴的掌法隨即變了，變得緩慢，勁勢減弱。

琴音陣陣傳來，音調越來越是肅殺無情，擂台下有人怒叫：「是雲后在奏妖琴，他媽的……」這人才罵了兩句，聲音已減弱下來。

一個老太婆接着說道：「天竺奪魂琴，原來已在雲后手裏。」這老太婆在江湖中甚少人認得，但却名頭極之响亮，乃中原武林十大高手之一的「紫笛神嫗」穪六婆。

穪六婆見多識廣，兼且精通韻律，她的說話，自然可信。

立刻有人問穪六婆：「婆婆何不用紫笛之音，對抗雲后之妖琴？」

穪六婆道：「老身的彩雲紫笛，已於十年前轉贈他人。」

「如此寶貝，怎會送給別人的？」

「乃因一時高興，其後雖然後悔，却已無可奈何。」

「婆婆把紫笛送給了誰？」

「風帝。」

問者不禁爲之愕然，而就在此時，一陣柔和笛聲嬝嬝傳來。

吹笛者並非別人，正是風帝。

擂台上，天地二奴已離去。

二奴並未殺骷髏三友，因爲琴聲一起，二奴已無心戀戰，幸而骷髏谷三友比二奴更不濟事，否則極有可能趁機反撲，把二奴擊殺於擂台之上。

倘幸風帝也有對抗雲后琴音之法，他此刻所吹奏之笛，正是「紫笛神嫗」穪六婆所贈之彩雲紫笛。

笛音對抗琴音，雙方較量的並不單是音律，還有內勁。

琴音越是肅殺，雲后的臉色也越是煞白。

她煞白的臉孔上，漸漸淌出了汗水。

風帝額前沒有淌汗，但頭頂之上却冒出了一縷縷白烟，臉上神情有說不出的凝重。

擂台四周的人紛紛散去，剩下極少數內力深厚之輩在抗衡着。

穪六婆也是其中之一，她把紫笛贈給風帝，似乎是早有先見之明。

琴、笛兩音交戰中，擂台下忽然有人狂叫一聲，接着七竅流血倒下。

那是血雲敎的一個分舵舵主，此人向來自視極高，雖然明知眼前形勢凶險，但仍咬緊牙關不走，結果落得慘淡收場。

穪六婆的臉色也越來越蒼白了，身上甚至有點搖搖欲墜。

風帝若能在此際開口說話，必然會首先勸喩穪六婆遠離此地，但縱使如此，穪六婆也是決不肯走的。

不少武林人都是倔強的，而且還倔強得不可理喩，穪六婆就是這一種人。

風帝與雲后這一戰，本來是和她完全無關痛癢的。

但爲了要看看彩雲紫笛能否可以抵敵得住奪魂琴，她却寧願冒險不走。

琴音和笛音越來越是激烈，眼看遲早會拚個兩敗俱傷，但就在這時，又有另一種音調响起。

那是柔和的簫聲。

簫聲是從東北方傳來的，初時，這簫聲只是隱約可聞，但漸漸地，它逼近了過來。

除了東北方之外，東南方也有簫聲緩緩地吹奏起來。

這簫聲和東北方的簫聲聽來似乎大同小異，但實際上却是大有分別的。

不懂音律的人，自然不懂得其中竅妙，但像穪六婆那樣的大行家，却是一聽便懂。

她越聽越是出神，也越是爲之驚嘆不已。

最令她驚嘆的，就是這兩道簫聲一响起，琴音和笛音的殺氣也就立刻減弱了下來。

這簫聲彷彿有着一種奇異的力量，可以把戾氣化爲祥和。

在擂台遠處，楚雪衣正和向蓉在一起，靜觀擂台四周的變化。

楚雪衣內力遠比向蓉深厚，他是不會畏懼雲后的琴音的。

但在這時候，他不能拋開向蓉，而且就算他在擂台附近，也是沒有用處的。

所以，在康竹泉等人的勸喩下，楚雪衣和向蓉暫時遠離擂台。

這時候，楚雪衣看見了兩個老者，這兩個老者一穿青袍，一穿藍衫，正是曾經在險關附近遇上的兩人。

而那兩道簫聲，就是這兩個老者所吹奏的。

楚雪衣忽然明白了。

這兩個老者，根本不是什麽老者。

當日，楚雪衣易容變成一個老人，而這兩個老者也是假扮的。

他倆並非別人，乃是江南水青蓮，和關外的大漠飛鷹齊展！

× × ×

水青蓮和齊展，爲了要完成「天地譜」，兩人都花盡了不少腦筋。

除了「天地譜」之外，他倆還得要爲金龍天簫和池月銀簫而努力。

經過不少艱險，天龍金簫和池月銀簫總算是落在他倆手裏了。

兩人能夠得到天龍金簫和池月銀簫，楚雪衣的功勞絕對不容輕易抹煞。

「天地譜」再加上天龍金簫和池月銀簫，就成爲了天下間最不可思議的武功。

這種不可思議的武功，既可以殺人，也可以救人。

楚雪衣知道，水青蓮和齊展現在並不想用「天地譜」的簫音來殺人。

他倆只是希望能夠化干戈爲玉帛。

這是菩薩心腸，但也是一件很冒險的事。

但無論怎樣，簫聲一起，風帝和雲后的比拚就不能繼續下去了。

倏地，琴音中斷，風帝也把彩雲紫笛輕輕放下，然後交還給穪六婆。

穪六婆接過了紫笛，整個人都呆楞楞的。

她從來沒有聽過如此美妙的樂聲，她忽然讚嘆了一句：「是天地譜，一定是聞名已久的天地譜！」

風帝緩緩地點頭，道：「是的。」

這時候，雲后忽然伏在琴上痛哭了起來。

誰也想不到，像雲后那樣的女人，也居然會在此時此地哭了起來。

風帝嘆了口氣，緩緩地向雲后走了過去。

若在平時，一定會有人極力勸阻，但這時候，全場鴉雀無聲，只有天地二奴脚步虛浮地在風帝背後緊緊地跟隨着。

風帝來到了雲后面前。

雲后哭聲已止，風帝忽然伸出了右手，輕輕地說一句：「咱們走罷。」

雲后終於緩緩地抬起了臉。

她在這短短一刻間蒼老了，不是蒼老了一兩年，而是彷彿又蒼老了十年，甚至是二十年。

但這並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她的心境。

她年輕的時候，心境從來沒有一刻眞正平靜過。

她有太多的慾望，有太多野心，爲了要得到心中所渴望的一切，她也同時失去了許多應該擁有的一切。

一得一失，冥冥中自有上天主宰，越是強求得到更多，往往反而會失去了最寶貴的東西。

雲后從前並未想到這一點，但就在這一刻間，她忽然明白了。

她無法解釋，也不想解釋。

也根本不必向任何人解釋。

因爲她知道，風帝是明白的，只要風帝明白，別人明白不明白，又有什麽相干呢？

就是這樣，風帝在衆目睽睽之下帶走了雲后，除了天地二奴跟着之外，沒有任何人上前說半句什麽。

簫聲依然是那樣的柔和。

祥和的簫聲，也是一種武功，而且它的力量比任何武功更加不可思議。

× × ×

風帝在祥和的簫聲中帶走了雲后，就是這一次武林大會的結局。

這結局是每一個武林人都無法想像的，就連水青蓮和齊展也是一樣。

事後，水青蓮問楚雪衣：「楚大俠，這是不是一件錯事？」

「錯？誰說的？」楚雪衣瞪大了眼睛，道：「這是好事！一件好得不能再好的好事！」

康竹泉笑嘻嘻地走了過來，道：「當然是好事，而且楚大俠和向小姐也已好事近了。」

楚雪衣笑而不答，向蓉却輕輕的嘆了口氣。

楚雪衣知道，她是在爲向漸的安危而担心。

但突然間，康竹泉的背後閃出了一個人，此人正是向漸。

「爹！」向蓉大喜過望，立刻撲進向漸的懷裏，說道：「爹，你怎麽會在這裏的？」

向漸吃吃一笑，道：「是自己救自己，從一個牢籠裏逃出來的。」

「是眞的？」

「唉，是假的。」

「爹，究竟是怎樣的？」

「罷了，妳爹說實話便是。」

「快說嘛，是誰救了你出來？」

「是方紫秀，妳的表姊！」

「表姊？」

「不錯，她已後悔跟隨雲后，現在說不定已經跑上峨嵋山。」

「上峨嵋山幹嗎？」

「那自然是加入峨嵋派，去做一個尼姑，誠心向佛懺悔嘛！」向漸似假似眞地說着。

× × ×

武林風雲，此起彼落。

血雲敎的事雖然暫告一段落，但將來還是會有無數紛爭捲起的。

但不管怎樣，武林中人如今總算是可以鬆了一口氣。

隨着雲后的豹隱，血雲敎瓦解了，「武林第一侯」段世之也得到了解藥，不必再担心「年年有餘」的蠱毒。

上官僻邪仍然本着他的一貫作風，帶着阿浪東奔西走，過着「老遊俠」般的生活。

楚雪衣和向蓉終於成親了。

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婚宴之日，到賀的武林朋友少說也有二三千。

場面很熱鬧，不少人在婚宴中喝得酩酊大醉。

在這種高興的日子裏，新郎倌也極可能會陪着人客喝醉的。

事實上，楚雪衣的確喝了不少酒，但他沒有醉，直至進入新房的時候，腦子還是清醒得很。

不少人都覺得很奇怪。

「厲害！厲害！」

「什麽厲害？」

「當然是酒量厲害。」

「嘿嘿，少說廢話，瞧瞧你自己的腿，連走路都歪歪曲曲的，還敢說自己酒量厲害！」

「老兄，你誤會啦。」

「誤會？什麽意思？難道你是說俺酒量厲害？」

「當然不是，你老兄比俺還差勁……呃……呃……呃……眞是不怕笑掉別人的大牙……」

「少廢話，你到底是在說誰的酒量厲害？」

「當然是說新郎倌。」

「哈，這又有什麽值得奇怪，新郎倌是楚雪衣，他的酒量向來不錯。」

「但……但他今天喝了很多很多，居然還是沒有半點醉意，這就有點大不尋常了吧。」

「對！老兄說得對，他怎麽會變得這麽厲害的？呃……對了，準是吃了一種藥丸。」

「什麽藥丸？」

「自然是解酒的藥丸，而且還是當世武林三大神醫之一『邪神妙手』許我行所配製的。」

「你怎會知道得這樣清楚？」

「哈哈，你眞是飯桶，俺不就是許我行嗎？」

「是眞的？」

「當然！」

「哈哈！」

「哈哈哈哈哈……」

（全文完）

美蘇防衛爭霸戰／羅唐納・文

烈火地獄



中東戰火熊熊高燃，丹尼斯博士隱居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發明一種秘密武器，能把沙漠每一粒沙變成一朵火花，變成烈火地獄，胡局長親自出馬，利用它跟蘇聯的噴氣坦克和飛碟在利比亞沙漠決鬥……

丹尼斯博士拍賣秘密武器

中東的風雲險惡，波斯灣係石油輪出的一個重要港口，運油的巨輪離開「甲巴丹」，沿着波斯灣航行到阿拉伯海，途中隨時有可能被轟炸機炸沉，在空中襲擊的轟炸機由戰機護送，又有可能被地對空的飛彈襲擊，另一方面，在波斯灣兩岸的高山又有隱蔽性的炮台，從岩洞發炮，形勢緊張，美國控制下的一個國家「安曼」顯得十分重要，雖然該地有六萬美軍駐防，還有幾隊戰機，隨時起飛，足以保護波斯灣油輪的安全，美當局仍不放心，由海外情報局負責收集各方面的情報，借此決定美國的政治立場以及軍事動向，十多年前，安曼並不受人重視，現時大不相同，除了大批美軍在那個鐮刀形的國土佈防之外，還有大量美國資金投資在那個國家，協助它開採石油、築公路、建造機場、發展商業，同時開辦學校，設立醫院、教堂，盡量使它透露一些現代化的氣息，出類拔萃。

經過十多年努力開墾，時至今日，安曼已有些規模了，它甚至有力量吸引豪華的遊客蒞臨，看來有如美國放在遠方新的一個州。

只是這句話，已經可以反映出安曼是一個不尋常的國家，隣境「阿拉伯酋長國」顯然是相形見拙了。不過，它也是很重要的，穿過了它，就是中東最富有的國家「沙特阿拉伯」，由於沙特阿拉伯以極優待的方式大量賣出石油給美國，美國答應在軍事方面無限制的支持它，不管那一個國家侵犯它，等於侵犯美國，因此之故，沙特阿拉伯雖然人口不夠一千萬，仍然是穩如鐵塔。

爲了使回教徒對沙特阿拉伯發生好感

，每一年度從各處湧往阿拉伯回教聖城「麥加」的進香客，受到最妥善的保安措施，沿途由國王薩特派人大量供應食物和水，進香客在十一月上旬集結在麥加城外，超過一百萬人，供應食物已不容易，更加困難的還是水的供應，回教進香客不單是每天要喝很多的水，甚至需要更多的水洗臉沐浴，沙特阿拉伯王也得到美國用巨輪從阿拉斯加把堅冰分批送達，有冰就有水，解決當地的困難。

從這方面看，一般普羅大衆的回教徒如果是進香客，必然感激國王薩特款待的盛情，不會提出抗議，可是，它的隣邦「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高層人上，却不滿意，因爲他們係許多個少數回教民族的酋長，自命不凡，渴望掌握所有回教國家的控制權，不肯屈居人下。

那些酋長有二十多個，最有權力的一個酋長是摩毛族酋長「卡多摩」，他隨時可以召喚十萬之衆，越過阿拉伯沙漠的邊緣，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特」進攻，一句話說，這個滿臉濃鬍子加上長而密頭髮的卡多摩酋長，係薩特王心腹之患，薩特王雖然不會無緣無故的派出刺客收拾他，仍是極端留心他的動向，派出一小隊特務不分朝夕的跟踪他，隨時報告他的行踪，假如薩特王沒有力量處理跟他有所牽涉的困難，另行派入直接通知美國聯邦統計調查局的局長胡谷，由胡局長來決定怎樣做。

那晚從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特」派去紐約謁見胡局長的特務頭子「薩能」，跟對方見面後，逕交密函、照片以及薩特王講述的錄音帶，懇求胡局長作主，他告退之後，胡局長在翌日的晚上進入白宮晋謁列根總統，把「薩能」的心聲轉達，同時呈上各種證物，包括密函證件照片以及薩特王的錄音帶，向總統請示。

列根總統一向很是注意中東的局勢，當然不會敷衍幾句算數，他很細心的閱讀和傾聽錄音帶的語聲之後，沉思了一會說：「照薩特王所述，那一場沙漠大戰即將上演了，無疑我們站在他的一邊，問題在這裏，如果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一些科學家倘若眞的擁有最新型秘密武器，不問情由襲擊隣邦，可以在一天之內毀滅整個沙特阿拉伯，到時我們出兵相助，爲時已晚，反過來說，對方沒有發動攻勢之前，我們當然不能夠派出空軍從安曼機場起飛，狂炸卡多摩的營地，進退兩難，你認爲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胡谷說：「根據薩特王告密的錄音帶和密函指出，卡多摩已經控制了國內最出色的科學家，深入研究，發明了使沙漠上面每一粒沙變成一朵火的秘密武器，可以不費一兵一卒，令到沙特阿拉伯全國燒個清光，包括石油產地的禁區在內，雖然薩特王已經拍攝了從許多個角度攝影的照片，證實沙上的火焰確有其事，我們仍是半信半疑，我認爲站在我們的立場，必須先行瞭解這種火燄是否眞有其事，才可以決定怎樣做，假如我們突然命令安曼的空軍基地整批美國空軍出擊，濫炸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那是不妙的，萬一薩特王揑造事實，希望美國消滅卡多摩的勢力，瞎說一頓，一粒沙變成一朵火，根本上絕無其事，豈非糟透？我的意見就是盡快調查眞相，除了直接派遣在安曼的海外情報員出動之外，還請總統挑選保密局旗下最優秀的特務殺手出擊，打聽清楚，再行定奪，你的意思怎樣呢？」

列根總統很快決定，說：「這一次那個特務出擊的地方是中東沙漠區最熱的地方，故此被派遣的人一定要耐勞，捱得起熱浪的襲擊，且又熟識沙漠地形，你抓住這些要點去選擇適當的人選好了，不必問我。」

胡谷翌日便即回報，找到了一個很有份量的青年，肌肉如鐵，叫做雷風，列根叫他立刻出動，任由他在經濟方面喜歡花多少錢就花多少。

雷風奉命出動，看來他是個體力旺盛的人，屬於急進份子，事實上剛剛相反，只是他抓緊了目標，然後像頭黑豹出擊般快速撲攻，沒有找到目標之前，他是慢吞吞的，盡量掩飾他是第一級的特務殺手。

假如這個任務只是爲了調查眞相那麼簡單，不必派遣殺手，他是最機警而且擅長掩飾眞面目的殺手，幹得很兇猛，胡谷並非派遣別人，只是派遣他一個，他隱約地感覺到此行極有可能大開殺戒了，假如沙上的火焰只是一種宣傳的手法，根本沒有這種東西那就一切不必多說了，反之，眞有這種秘密武器，他可能奉命把製造它的科學家殺掉，甚至有可能隻身闖入虎穴，把製造秘密武器的人殺個片甲不留，故此他這一次的任務十分沉重，不過，他雖然略有所悟，胡谷沒有進一步的指示之前，他當然是不會輕舉妄動的，特別是他還沒有調查清楚「烈火地獄」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之前，更加不會蠻幹一頓。

憑着他的智慧和經驗，他知道想打聽一宗奇異的事情，必須找到一條路，決不能夠在黑暗中摸索，爲了達成任務，他抵達中東，索性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首都「阿布扎比」機場降落，走出機場的時候，看來有如一個很是熟悉當地情況的遊客，換言之，他穿了白色長袍，頭上纏了白布，有如虔誠的回教徒，而且是一個身份相當高貴的進香客。

他離開機場，仍用雷風這個名字在一間高級酒店登記，只是一個人歇宿，要了一個套房，充份表現了他是經濟充裕的嘉賓。

他知道這樣子的遊客必然引起當地旅遊人士的注意，只是那一間「金神酒店」的公關先生已經想跟他聯絡，問他遠道而來，想看一些甚麼或者需要一些甚麼，竭力籠絡他，故此他很樂意擺出這種姿態。

果然不出所料，他只是在金神酒店歇宿了一晚，翌日他剛剛起床，還沒有走出戶外，已經有人求見。

雷風開門讓他進來，走進房間的人叫做查禮士，美國人，担任公關主任的職位，進門打個招呼之後，道出來意，說：「雷先生，從住客登記芳名表上面，看見你是美國人，却打扮成回教的進香客，這個模樣的遊客是很少見的，金神酒店有七個公關主任，分別協助十幾個國家的遊客，我是美國人，負責協助本國的人，希望你眞的有些困難，我願意傾全力相助，你可否把此行眞正的目的說出來嗎？」

雷風想了想，說：「既然你如此關照美國的僑胞，我只好開門見山的講述此行目標了，我並非回教的信徒，如此打扮，只是想適合這個國家的環境，那一種裝束並不重要，我還是談及此行的目標吧，我是加州許多間夜總會推舉出來的，希望找到一個偉大的魔術師，能夠在夜總會裏玩弄跟火燄有關的魔術表演，夜總會老闆認爲中東的魔術師或者印度魔術師都是擅長玩火的，碰巧前兩三個月有人在沙漠表演過一場偉大而又可怖的魔術表演，叫做烈火地獄，哄動全世界，夜總會老闆認爲找中東的魔術師到加州表演，勝過找印度同等級數的魔術師，故此我遠道而來，此行的目標十分簡單，只是想付出高價聘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首席玩火魔術師，希望你認識魔術表演的專家，介紹我選擇最有份量的一個，至於你的佣金，我必然加倍付給，決不食言。」

查禮士大概四十五歲，看來他十分熟悉當地情況，可是，說到魔術師，這種人才是比較特殊的，他未必懂得很清楚，對他來說，委實有些困難，既然他是公關主任，不會推卸責任，他稍爲想想，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玩火魔術師能夠吞火吐火，在燒紅的炭上面行走，又可以口吞熔錫，這一類魔術表演我看過許多次了，不過，你想找的是首席魔術師，還說他在兩三個月前曾經做過一場哄動全球的玩火魔術表演，我對此却沒有獲悉，眞是慚愧！爲了使我更進一步的替你查訪這一位魔術師，你可否說出他的姓名或綽號呢？最好你能夠把他表演的魔術描寫出來，盡量指示。」

圖爲丹尼斯父子，未來是研究太陽能的專家，隱居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發明秘密武器，萬拉沙變成萬點火，叫做「烈火地獄」。

雷風很快回答：「坦白點說，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是否另有一綽號，我所知的是這一點，有一晚，他曾經當衆表演一場精采絕倫的魔術，只是把魔術棒一揮，黑暗的天空立刻聽到雷聲隆隆，沒有電光，空中出現一個巨大的火球，驚心動魄，跟着火球凌空而墜，在沙漠上面消失，化爲萬點火光，他在事前很自得的對記者說知，那一晚他的表演可以使一粒沙變成一朵火，萬粒沙就是萬點火，果然兌現，我想找的人就是他！」

「當晚在那個地方表演呢？」

「我不知道，據我所知，該區像沙漠邊緣，欣賞表演的嘉賓當中有幾位知名的大人物在座，包括國內最有權威的卡多摩酋長！」

查禮士歡呼了一聲，說：「卡多摩酋長嗎？現時國內決定國家大事的酋長團當中，他是團長，等於美國總統的身份，假如他也有機會欣賞那一場精采表演，這件事情令到美國人也哄動起來，我怎會不知情呢，眞是古怪！」

雷風說：「你貴人事忙，兼且你一向不是很注意魔術表演的，不知道有這件事情發生，不足爲奇，我現時把當晚有人拍攝到的空中出現火球那個景象的照片拿出來給你看看，證實這裏眞的發生這件事，你就不會不相信了。」

說完，雷風拿出了兩張照片，放在枱上。

查禮士拿起照片看看，說：「雷先生，你的照片十分出色，也可說是十分珍貴，我可否暫時借用，憑着它調查你說的魔術師是誰嗎？」

「當然可以，你拿去吧，它只是副本，菲林在我的手上，失落了它也不要緊，假如你答應替我調查，省得我親自出馬，再好也沒有了，我可以趁這機會，暢遊當地的古蹟名勝，希望你在三天之內有佳音賜告。」

「雷先生，你放心好了，我必然盡力而爲。」查禮士很愼重的說，隨即分手。

第三天的晚上，查禮士站在酒店房間外面，按動門鈴，雷風開門給他。

他臉露笑容，說：「這件事情有些眉目了，兩個魔術師已經上了年紀，六十多歲，頭髮斑白，有點衰老，叫做丹尼斯，意大利人，他的兒子小丹尼，以前是個科學家，專心研究日蝕，以及關於太陽的各種變化，不知道怎樣，變成了魔術師，聽說他們二人是避免仇家狙擊然後隱居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我今天拜訪他，已經向他說出你的來意，他相當高興，答應我把你帶去郊區的高級住宅區，見面談談，如果你肯遷就，最好今晚就去，並且由我立刻打電話給他。」

「好極了，查禮士先生，你辦事端的十分敏捷，佩服之至！」雷風很是興奮，說完，打個手勢，請他隨意打電話。

查禮士跟對方接洽過，轉身向雷風說知，不過一會，雷風就乘坐查禮士的汽車，到郊區望雲街第七號園林別墅，透過一個幾乎可以說是老翁的看門人引路，走過花圃，進入大廳，落坐片刻，內進有人走出

來，向他們二人打個招呼，查禮士替他介紹，說：「丹尼斯博士」，略談幾句，小丹尼也走出來見客。

查禮士很知趣，說：「兩位志同道合，俱是喜歡玩魔術的朋友，我對魔術一竅不通，不必留下來，今晚我還有別的事情要做，請恕我先走一步，大概丹尼斯父子會邀請這位嘉賓留下來喝酒細談的，雷風先生，不必客氣，想走的時候只要開口，丹尼斯博士自然有人駕車送客。」

說完，他就告辭。

相當奇怪，他走開之後，丹尼斯博士立刻開門見山的說：「雷先生，我在魔術界棲身，只是無可奈何，其實我跟小兒俱是研究太陽能的科學家，去年我們在沙漠邊緣進行各種研究工作之際，無意中發現一件奇事，原來沙漠中的任何一粒沙俱是可以燃燒的，只要設法把它的核子擊碎，就會火光熊熊高燃，不單是在地面的沙丘燃燒，還有力量使空中出現火球，十分壯觀。

「當時我們險些死在烈焰之下，事後我們父子二人立刻想像得到，如此壯觀的一場大火，並非魔術表演那麼簡單，它簡直是一種秘密武器，立刻抓住它再三研究，最後一次把沙漠變成烈火地獄的一天，確是兩三個月前的事，查禮士給我看的照片，確是千眞萬確的，相信你也明白，既然它不是魔術表演而是秘密武器，那就有討價還價的情况出現，假如你是爲了購買這種秘密武器而來，不妨說出一個價錢，也許我們可以進行這個交易，反之，你此行的目的只是想找一個魔術師到加州的夜總會做一些吞火吐火之類的魔術表演，那就請你另聘高明，把烈火地獄這件事情忘得乾乾淨淨。」

整個沙漠都是火，空中冒着火光。

雷風早有心理準備，說道：「既然兩位如此爽快，把眞相說出來，我不妨很爽快的對你們說知，此行確是想購買這種秘密武器，你們可否先行回答我的幾個問題嗎？」

「可以，雷先生，甚麼問題我都可以根據事實回答你，請你把它說出來吧。」

「好，我先想知道構成遍地火焰的一種秘密武器，究竟是用噴射器噴出來呢，抑或派出戰機在空中拋下炸彈，使它爆炸呢？」

「對不起，我們還沒有達成這一宗交易，這個問題不能夠答覆你，坦白點說，美國未必是顧客，例如我把它賣給蘇聯，將來美蘇爆發大戰，美國預先知道它如何弄到沙漠變成烈火地獄，在戰場上面預先防範，那就不公平。」

「好，請兩位再回答我另外一個問題，直到現時爲止，究竟有若干國家的情報員知道你們已經發明了烈火地獄這種秘密武器，打算派人收購呢？」

「直到目前爲止，只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以及美國知情。」

「你們是否打算暗中通知美國的國防部長到來出價，等於軍火拍賣，價高者得呢？」

「正是如此。」

「你們沒有國家觀念，我不會埋怨你們，不過，純粹爲了交易的公平着想，我們出價之後，如果得到製造它的秘方，憑甚麼保證你們不會在第一次成交之後暗中把秘方賣給別的國家呢？」

「這個問題，我們巳經在事前充份考慮過，認爲有一種途徑可以解決這個困難，任何一個國家眞眞正正出高價買這一條秘方，我們可以協助它製造，假如製造失敗，我們被判死刑，此外，製造成功之後，我們獲得幾億美元那麼多的錢，此後一生住在那個國家的領土之內，要是發覺我們暗中把它賣給別人，可以立刻把我們殺掉，如此安排，顧客可以一萬個放心。照事論事，假如我們父子二人能夠獲得三億美元過外的現欵，當然不會冒險把秘方多次出賣，招致殺身之禍。」

「照此看來，大概兩位打算在公開標價拍賣的時候，預先確定了底價是三億美元，是也不是呢？」

「雷先生，你眞是聰明！」

看來這一次談話即將結束了，分手之前，雷風仍要多問一句：「丹尼斯博士，你說知道這一點，這一條秘方沒有公開拍賣之前，是否世界上只有你們兩父子知曉呢？」

「當然是只有我們兩人知曉，它是我們隱居沙漠邊緣研究出來的，不見得世界上還有別的科學家自行研究出來，跟我們發明出來的烈火地獄完全相同。」

看來丹尼斯把這一條秘方作爲致富的賭注，他們決不會在拍賣成功之前胡亂向陌生人透露半句，雷風認爲那句話可靠，便不再問。

丹尼斯叫兒子小丹尼駕車送客，那一輛汽車離開了園林別墅，在黑暗中穿過長長的一條公路，雷風把附近地形緊記在心

，在心裏密的盤算，沒有人知道他想些甚麼。

雷風夜探虎穴勇闖三關

雷風回到金神酒店，立刻透過酒店搭綫，打長途電話到紐約，找一間賣瓷器的出入口商，跟胡經理交談。

對方就是胡谷，在電話哪邊問：「雷風，你這個長途電話是否從阿拉伯首都聯合酋長國打出來的？」

「是的，我正在想向你報告關於古代瓷器的市價，我已經查探得清清楚楚，確有那一批貨，可惜索價太昂。」

「已經有了價錢嗎？很好，對方索價多少呢？」

「他親自對我說知，將會指定一個日期，公開拍賣，那一批古瓷的底價是三億美元，現時已經有人肯出這個價錢了，它正是阿拉伯酋長卡多摩，倘若我們想要那一批貨，必須付出更高的價錢，你的意思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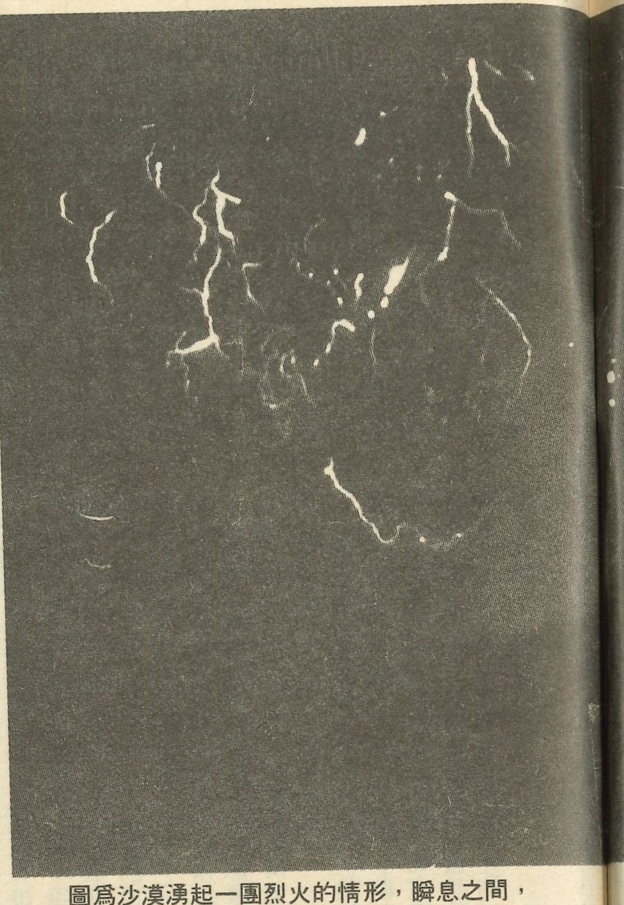
「我沒有主意，你的主意怎樣？」

「我認爲它的標價太高了，任由它自行發展吧，必要時一拍兩散！」

「一拍兩散」是一句隱語，暗指發明這種秘密武器的科學家如果被人謀殺，等於世界上沒有它，因此之故，雷風說出這句話已經有所表示，胡谷聽了，很快回答：「瓷器很容易打碎，我們決不會付出天頂似的高價購買，正如你所說，讓它一拍兩散吧，辦妥了這件事，你趕快回來。」

「萬一我覺得有些困難，不容易辦妥，找誰商量呢？」

「你可以到安曼找哈密叔叔，他也是賣瓷器的。」



圖爲沙漠湧起一團烈火的情形，瞬息之間，

胡谷說了這一句，便即結束那一次長途電話。

「哈密叔叔」係安曼的海外情報局長，除非必要，雷風不會找他帮忙。

對雷風來說，潛入一座園林別墅企圖刺殺兩個毫無戰鬥力的人，並不困難，他當然不會邀請任何人拔刀相助，他在電話交談之際隨口說說，只是想知道萬一他被當局警方通緝應該投靠那一個人吧了，他已經下了決心，單人匹馬，闖入龍潭虎穴，當然不會改變主意。

翌日的晚上，他租了一輛汽車，在午夜出擊，車廂之內，只有他一個。他把汽車停放在公路旁邊的一處空地，離開大路只有五十碼，改穿黑色衣裳，作夜行人打扮，腰間除了準備爬牆的飛抓「五爪金龍」之外，還有兩條短柄三叉，七把飛刀以及一柄手槍。

普通的三叉係鋼鐵鑄造的，他所用的三叉却是橡膠製造，剛中帶柔，兼可避免觸電，脚下所穿的鞋子，當然是膠鞋了，快要離開車廂，他還把一塊好像香口膠似的「乾水炸彈」貼在司機位之下，一小時後，它已乾透，跟空氣中的氧氣接觸，便即爆炸。

他認爲此行決不會超過一個鐘頭，故此作出這樣安排。

零時二十五分，他向第七號園林別墅飛奔。

途中，沒有聽到狗吠聲响。

他覺得那座園林別墅一定有些堅强的戰士在夜間担任守衛的工作，那些人比大狼狗更兇，故此不必養狗。

這樣一想，他加倍提高警惕，步步留神。

奔走了一千碼，他接近那一座園林別墅，他懷疑那堵牆在晚上通過電流，不想接觸它，牆內牆外都有大樹，特別是牆外的樹，更加粗壯，他很敏捷的爬到樹上，拋出飛抓，抓住牆內另外一株大樹，便可飛躍，凌空飛入花圃。

他很順利的闖過這一關，收回飛抓之後，匐伏在地，運用壁虎功，在草地上面逐步爬行。

他跟園中的大屋距離拉近了，就快接觸大門，突然聽到一陣沉重的脚步聲，抬頭看時，有一個黑人模樣的物體已擋住去路。

由於那種脚步聲十分沉重，他不必思索也可以確定前面站着不動的黑色物體並非黑人，是機械人，雙手向下一按，整體向前飛躍，那雙脚落地的時候，兩柄膠製三叉已經從腰間拔出來。

照他所知，舊式機械人係一塊鋼鐵，只是伸出鐵臂抓人，我的機械人整體通電，剛剛出擊，全身有電，敵人碰上它就會觸電身亡，唯一可以尅制它的武器就是膠製三叉，這種武器，他已苦練多時，剛剛交手，機械人伸出兩條鋼臂，他就用三叉仰攻，分別叉住對方兩隻手，使勁收緊，機械人被他整個托起來，向空中拋擲，很快就戰勝了它。

出乎意外的，那個機械人被拋到雙脚離地，留在空中的一瞬，竟然會連聲慘叫，彷彿人類垂死的哀鳴，跟着看見它跌落鐵製花架，轟隆一聲，不單是撞跌了花架

，還有一陣火光映眼，發出許多耀目的火花。

看來那個機械人必然是渾身透着電流了，它已毀滅，不足爲懼，可是，它的哀鳴聲音以及黑暗中湧現的火光，却是變相的警鈴，令到屋裏各人知道園中有人闖入，可能展開極週密的攻勢，如此一想，雷風就覺得心上一沉，加緊脚步，飛奔到大門那邊。

他早已料到大門必然在內加鎖，無法攻入，改向玻璃窗那邊偷襲，先用膠叉出擊，然後用拳頭撞擊，玻璃紋風不動，顯然是裝上了防盜玻璃，他的心冷了半截，趕快拋出飛抓，抓住屋簷，打算從屋頂找個地方潛入。

作爲一個夜行人，十居其九是準備扳登一座建築物絕頂，然後想辦法潛入，他也不會例外。

他雖然有些困難，仍然克服它，沿着外牆抓緊繩索扳登屋頂。

大多數園林別墅只有兩層，屋頂是傾斜的，用綠色闊瓦舖上去，遠望過去，紅牆綠瓦，相當華麗，可是，雷風扳登的一座別墅却異乎尋常，它有三層，屋頂是平天台，另有一個方形的烟囪。

他正在考慮怎樣走下去，突然聽到一陣陣撞擊聲，天台的鐵門打開，有三隻大狼狗搶先衝出來。

牠沒有吠，目露兇光，快得就像一陣風。

雷風無暇思索，閃電般飛出腰間的飛刀。

三隻大狼狗已經凌空飛躍，突然被飛刀插入，那種刀的刀鋒浸過毒液，見血封喉，又在空中跌下來，奇怪的是牠們像啞狗，到死仍是一聲不响。

啞狗比較吠聲响亮的狗更加可怕，因爲牠的行動感捷，沒有聲响，防不勝防。

四隻狗分別從鐵門衝出來，雷風逼於拋出另外幾柄飛刀殺了牠，預防屋裏還有更多的大狼狗飛躍而出，他一個箭步衝向鐵門旁邊，先行關上它，再把外邊的橫門塞住，然後放心。

暫時沒有大狼狗向他攻擊了，他想走進屋裏，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沿着烟囪走下去。

他走到了烟囪那邊，俯首看看，發覺下面的壁爐並沒有火光，也沒有烟，畧爲放心，他沒有選擇，唯有利用飛抓去抓緊烟囪頂端的紅磚，逐步把自己的身子沉下去。

地面的壁爐雖然沒有火光，却有燈光透出來，他懷疑客廳裏面有人坐着，沿着繩索沉到二樓，發覺它有出口，外面黑沉沉，大概沒有人，認爲它是最理想的出路，趕快收回飛抓，離開烟囪。

他太過疏忽了，只是走出烟囪兩三步，置身於二樓的大廳，突然聽到一聲鐵器碰撞之聲，那個出口被一塊鋼鐵從高處落下，緊緊的封閉，同時燈光明亮。

他看見那個大廳沒有半件傢俬，吊燈離地十呎，無論如何，沒法接觸它，即使他抓住吊燈也是沒用，因爲吊燈上面是天花板，無路可逃，至於牆壁那邊，雖然有幾個玻璃窗，一望就知道它是防盜玻璃，沒法擊破，插翼難飛。

更糟的是他整個身體顯現在吊燈發出的一團光氣之下，無所遁形，他突然醒悟，這個地方一定是預先安排的，假如有人十分英勇，夜間偷襲，連闖幾關，毀滅機械人，殺退大狼狗，唯一的逃生之路就是烟囪，這傢伙沿着烟囪之內垂下來，必然在二樓的一個出口走出去，到時只要大壁爐那邊的出口用鋼板封住。那個人就變成了籠中獸。

他的處境正是如此，初時他還有一綫生機，希望大廳的另一邊有出口，也有一扇門，可以通到走廊，走近看看，他就心上一震。

那個大廳四面牆壁俱是光溜溜的，沒有牆紙，也沒有門，有时只是用防盜玻璃裝嵌的大窗，還有個出口，它也可以說是出口，既然它已封閉，他百份之百沒法逃生了，只能聽從命運的安排。

迷惘中，有一個頗爲熟悉的語聲，從壁爐那邊飛出來，好像烟囪之內有人向他講話。

他沉住氣從記憶中搜索，終於分辨出那種語聲是前晚跟他交談過的科學家丹尼斯的口音，不由自主的嘆息了一聲。

丹尼斯絕不理會他有甚麼反應，自管自的說：「雷先生，你的武功眞是天下無雙，佩服之至！從來沒有人能够在夜間潛入這一座園林別墅，可以安然走進二樓的大廳，你的確是第一個。

「你能夠避開電牆，毀滅機械人，獨力殺退大狼狗，絲毫沒有損傷，確實有資格做沙漠區眼中所見的第一名勇士，我决不會加害於你，只是盼望你記得起在愚人節那天駕臨這個地方參加拍賣的盛會而已，記得這個數字，底價是三億美元，我的話已經說完了，請你依照原路離開這一座別墅吧。」

語音剛剛停止，封住壁爐的鋼板向上提升，顯然是對方放他一馬，他不敢怠慢，把一切心事拋開，鑽出了壁爐，仍是利用飛抓，從烟囪攀登，越過天台，再度利用飛抓，走到下邊去。

他對那一堵短牆仍然有懷疑，依照他進入園林別墅的方法，越過了它，收回飛抓，向公路那邊飛奔。

那一輛租來的黑色汽車，仍然停留在路邊，由於丹尼斯太過客氣，懂得清清楚楚，知道他的來意不善，貪夜潛到別墅，仍然放走他，担心這一頭老狐狸預先在車廂放下炸彈，任何人拉開車廂的門，立刻爆炸，他咬一咬牙，决心拋棄它，仍是穿了黑色衣裳，沿着郊區公路進入市區，召喚的士回到金神酒店。

他知道那一輛汽車在一個鐘頭之後自然爆炸，同時察覺到他穿了黑色衣裳作夜行人打扮，殘夜走回酒店，有些碍眼，不過，這一切不如意事件只是枝枝節節，沒有嚴重傷害，懶得理會它，走進酒店房間，立刻更衣睡覺。

顯然他碰上一個堅强的對手了，他認爲自己的行踪敗露，留下來沒有意思，翌日賠償租用的汽車在郊外焚毁的損失，便即匆匆離去。

胡谷似乎預先知道他必有困難，吩咐他發生困難就到安曼找哈密叔叔，他走投無路，只好這樣做。

五名高手傷亡慘重

「安曼」這個國家比較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繁榮得多，首都「馬斯喀特」街巷整潔，還有一簇簇的大厦，晚上燈火如虹，頗具氣勢，市中心還有三間健身院，由美國人開設，他就是「哈密芝根」，認識他的人都尊稱他做哈密叔叔。

他除了開健身院，還有瓷器店，古董店以及頗有規模的餐廳，外貌慈祥，沒有人猜得到他是美國海外的情報局的站長，當地特務工作人員都把他看做局長了，他確是很有勢力的一個風雲人物，胡谷派遣高級特務殺手雷風到中東的同一時間，叫他找四名高手秘密查探關於「烈火地獄」的眞相，這件事情，雷風略有所聞，因此他離開金神酒店，乘搭航機前往安曼首都，在哈密健身院找到哈密叔叔之後，進入地下室，他首先向對方提及的一件事情就是那幾個人的下落。

哈密叔叔拉長了臉孔，有點黯然，說：「我不止是派出四名高手潛入隣境搜索烈火地獄的眞相，還有一個人，比較他們更加有頭腦，叫做沙漠之鷹，原名龍洛，五個人去，只有一個人歸來，但已身受重傷，其餘四個當中，有兩人證實身歸黃土，他們的碑石屹立，另外兩個在沙漠上面



圖爲蘇聯製造的兩種秘密武器，分別在沙漠地面及空中噴出熱力，使任何武器熔化，碰上了烈火地獄，全部毀滅。

失了蹤，凶多吉少，你單刀赴會，居然活着回來，沒有絲毫損傷，佩服之至！雷風，你可以把經過情形詳細告訴我嗎？」

「當然可以，我不單是把它和盤托出，還想接受你的差遣，盡力撲滅烈火地獄的兇焰。」

雷風把他的遭遇毫無保留的說出來，哈密叔叔呆了一呆，說：「你闖入了虎穴，仍然活着走出來，可謂喜事，爲甚麼對方沒有加害你呢？」

「別人的心事我自問無法猜得中，可能丹尼斯博士不想我死在他的屋內，預先在汽車箱內放置炸彈，希望我拉開車門就會炸死，亦有可能他保留我一個活口，希望我說服美當局最有權力的人，願意付欵買他的秘密武器，我正是感到自己才疏學淺，沒法猜得透他的想法，然後，向你求助，希望你指點迷津。」

哈密叔叔苦笑一聲說：「雷風，你是局中人，你還猜不透，我更加猜不透了，我只能對你說知，丹尼斯博士係意大利的科學家，他隱居異域，居然有辦法一再研究秘密武器，必然得到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事前適當的安排，可能是當局授意他這樣優待你，反過來說，由我派出去直接偵查烈火地獄的特務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們非死即傷，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想辦法對付丹尼斯博士以及手握大權的卡多摩酋長，否則，中東必有一場大戰爆發，到時禍魁一定是卡多摩，被挑戰的國家可能是沙特阿拉伯，現時局勢越來越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勢力逐漸膨脹，究竟有沒有蘇聯的幕後支持呢？這是一個謎，我認爲應該把局勢向胡局長很詳細的報告，因爲它太過複雜，不宜在電話交談，我想你在這幾天之內回到美國述職，向它請的一切，你示意思怎樣？」

雷風說：「哈密叔叔，你的說話，就是命令，何必徵求我的意見呢？我當然是遵命辦理的，我沒有啓程之前，很想見見沙漠之鷹龍洛，你可否帶我去見他呢？」

「當然可以，他現時仍然躺在安曼空軍醫院的病床上面，一雙眼睛一直是又紅又腫，彷彿兩個核桃，不過，他的神志仍是相當清醒，他知道你是自己人，跟他走同一的路，一定很樂意接見。明天我就帶你去見見他，今晚如果有空，我還想把四個遭遇不幸的朋友所發生的慘劇講述，使你徹底明瞭烈火地獄的眞相。你雖然跟丹尼斯父子接觸過，仍未眞眞實實的接觸滿眼是火的地方，我覺得你對那種秘密武器懂得越多越好，今晚我可能打電話給你，你暫時多找時間留在酒店房間好嗎？」

雷風一口答應。

那晚靠近午夜，哈密叔叔打電話給他，叫他立刻搭的士到白天去過的健身院晤敍。雷風依約前往哈密健身院，有人帶他進入秘窟，他看見哈密叔叔早已在座，很是高興。

哈密叔叔已經準備了酒肉和水菓，跟他小酌，隨意談談。

牆上有一幅十二呎闊的掛圖，地圖上面所顯示的國家只是阿拉伯沙漠這邊牽涉到的國土，沒有涉及非洲的撒哈拉沙漠。

地圖相當大，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哈密叔叔伸手向大地圖指了指，說：「凡是

沙漠，必然是遠遠的離開海岸，安曼只有一邊是沙漠的邊緣，阿拉伯酋長聯合國，大部份是沙漠邊緣了，它跟沙特阿拉伯的回教聖城麥加之間有千里之遙，如果拉成一條直綫，中間必須穿過沙漠的核心，由於沙漠核心一百年也沒有一滴雨，它極度乾旱，比較別的地方更加適合作爲研究烈火地獄的塲地方我們總據一些靠得住的情報員透露消息，他指出在沙漠核心稱做乾海的地方，往往突然看見一些火光，有時火光在空中閃過，有時在沙漠上出現，我派出兩名很有經驗的特務到那裏去，爲了掩人耳目，他們扮成考古家。

「事實上沙漠核心有時出現古城的遺址，吸引了一些考古家冒險前往，這兩個陌生人闖入禁地之後，每週必有一些關於他的工作的報告，最後的一篇報告仍是以函信方式寄出，有一段報告涉及烈火地獄如此報道：『我們越是接近沙漠的核心，越加感到恐懼，因爲那些地方沒有水，也沒有指路標，生存的人只靠駱駝，失去了牠，他們就變成迷途的羔羊，在沙漠流浪，不出旬日，不是活活的晒死就是缺水喪生，因此之故，租出或賣出駱駝的人，在沙漠區有很高的地位，我們能夠進入烈火地獄，全靠那些駱駝人的帮忙。

「相當奇怪，駱駝人多次看見叫做乾海的沙漠核心，發生火光，他們毫不畏懼，認爲那是神的啓示，火光像一種警告，叫世人行善，惡人必受天誅，遲早給地獄之火燒到骨離肉散，整個人化作飛灰。

「我們想盡辦法在很短暫的時間之內聯絡一個駱駝人，他叫做阿北，答應帶我們去看看地獄之火，不過，今晚我們所看到的景象巳經是驚心動魄了，沙漠遍地是火，空中也是火，相信沒有一種秘密武器能夠逃出烈火地獄。

「明天我們打算去更加遙遠的沙漠核心，如果此行沒法歸來，這封信就是我們最後的報告。」

哈密叔叔讓雷風看完了它，沉住氣說：「阿圖以及阿博這兩個人就此一去無踪，假如有一天有人在沙漠上面看見他們，所看到的只是一堆白骨。」

「另外兩名高手呢？」

「他們二人死於特務的槍下，對方把屍體放在貨車之內，送到我的健身院門口，我沒法可想，只好把遺體安葬，他們是負責刺探卡多摩行踪而死的，我一定替他們報仇。」

「我還想多問一句，哈密叔叔，你是怎樣斷定這兩個人死於特務的手上呢？」

「因爲死者唇片變藍，體內各有一粒極細的子彈，只是特務殺手才使用的那種毒彈。」

「我沒甚麼話要問的了，假如你有空，我想明天到醫院探望沙漠之鷹龍洛。」

最後，雷風很冷靜的說。

沙漠之鷹變成瞎子

在安曼空軍醫院裏面，第一級的病房，只有一個病人居留，等於普通私家醫院的頭等病房，有一個雙目失明的青年躺在床上，聽到脚步聲，慢慢的坐起來，他就是龍洛。龍洛一向被譽爲沙漠之鷹，那時他巳經變成瞎子，等於半個死人，當然是哀傷欲絕，極度沉痛之際，聽到脚步聲自遠而近，知道有人探望他，仍是很高興的，他向走進來的人說：「如果我沒有聽錯，進來的人是兩位朋友，一位是哈密叔叔，另外一位是誰？」

哈密叔叔說：「龍洛，你的聽覺如此敏銳，反映出你的健康越來越好，不久就可復元，你決不會一直做瞎子的，不要担心，今天我把一個朋友帶來看你，他叫做雷風，也許你沒有聽見過他的名字，我却相當熟悉他，他是美國胡局長的親信，可以說是唯一能夠替你報仇的人，你不妨把深入禁區調查得到的資料告訴他，同時把你怎樣變成瞎子的情況對他說知，使他知道怎樣避免這種傷害。」

雷風湊近一點，說：「龍洛，你不愧稱做沙漠之鷹，很少人像你的意志那麼堅定，你是否碰上了空氣中發生變動影响視覺的？」

「可以這樣說，我想說得更加準確一點，凡是沙漠遍地是火的地方，必有很强的輻射綫，千萬不要睜開一雙眼，我太過樂觀，以爲使用紅外光的眼鏡就可以避免輻射綫的傷害，結果就是如此，太過悲惨了，希望你記住我所講的這一句話，盡量保護自己的一雙眼，即使將來美國買了這種秘密武器，使用它之前，仍要專家研究怎樣避免輻射綫的傷害，另一方面，我想把潛入禁區的路綫對你說知，既然現在巳經證實眞的有這種秘密武器，不必再去探索了，還是集中力量對付它吧，能夠買入這種秘密武器，那是最理想的，不然的話，趕快撲滅製造它的科學家，免得那些武器殺害人類，還有輻射綫遺留。」

他叫雷風走近一點，把他的悲惨遭遇講述，最重要的是進入禁區那些途徑，認爲他絕對不能夠太過樂觀，以爲駱駝可以行走的地方，人也可以走，因爲駱駝的抵抗力比較强，牠瞎了一雙眼，仍然可以憑着本身的記憶在沙漠上面走動，不會走錯路。

那些話俱是很重要的，雷風頻頻向他道謝，分手前，雷風還想出一句希望他聽得進耳的話，說：「據我所知，加州工廠之內有些技工是因爲製造甚麼產品的時候被輻射綫灼傷暫時失明，美當局現時巳經由專家負責研究治療它的藥物，總有一天發明出來的，到時你的病也可以治癒。」

龍洛聽了，裂嘴一笑。

他當然知道那句話只是說出來安慰病人的，難以置信，儘管如此，他還是感到有點高興，很久他沒有發笑了，臉上露出了一個可愛的笑容。

那一朶微笑上面配合一雙腫大到有如核桃的眼睛，更加看出那個受創的病人怎樣傷心，雷風走出醫院之後，對哈密叔叔說：「我一定要奮不顧身的消滅丹尼斯父子，照情形看，列根總統決不會付出三億美元去買這種秘密武器，充其量它只是變相的原子彈！我急於替這一位勇敢而又不幸的朋友報仇，返美之行暫時取消了，橫豎胡局長在長途電話當中巳經叫我必要時把對方撲滅，如果你沒有異議，我們索性合作，由我引路，由你來發動攻勢，派出十個八個的兄弟，回到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襲擊他的巢穴。」

哈密叔叔沉思了一會，說：「這個計劃不錯，但我巳上了年紀，首都那邊有很多人認識我，如果我參加一脚，反而累事，還是由你做主帥好了，一切開支由我負責。」

雷風再三推辭做主帥，並不成功，只好毅然接受這個任務，臨行之際，他很鄭重的說：「哈密叔叔，如果我的此行發生兩種不同的結果，一種結果是全軍覆沒，對方丹尼斯父子也死個清光，另外一種結果是我們發覺對方守衛太過嚴密，不敢進攻，白走一塲，十一個人很安全的歸來，包括我在內，你想看見那一種結果呢？」

這番話頗有意思，哈密叔叔想了想很格威嚴的道：「雷風，如果你一定要我回答這問題，我想看見的是第一種結果。」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此決定我們進攻的原則，我所需要的武器包括手榴彈、燃燒彈、噴火手槍、機槍，應有盡有，請你依時送進指定地點，另外給我三萬美元以及十個最有骨氣的兄弟。」

「好，一切照做。」哈密叔叔跟着講出他們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首都的秘窟，雷風相當興奮。

他們一共十一個人，分別扮成商人、農民、教授以及拳師之類的特殊人物以遊客方式乘搭航機到隣邦去，走出機場後各人佯作互不相識，分別找尋歇宿的地方，到了第三天的晚上然後到指定地點會合。

那個秘密基地是一座小教堂，現巳荒廢，只要他們沒有亮燈，同時不會大聲講話，決不會受人注意。

他們還沒有抵達秘窟，雷風需要的軍火巳經送達，整批放置在地窖的一角，雷風知道送軍火的人必然留在附近，用望遠鏡眺望，看見自己人走進小教堂的遺址，然後離去，雙方不會見面。

一切辦妥，立刻依計行事，雷風召集各人在地窖交談，低聲說：「現時我把複印的地圖交給你們，每人一份，第七號園林別墅內外的交通要道巳經寫得很清楚，雖然屋裏有啞狗以及機械人守衛，那是不重要的，因爲我們此行只是想毀滅丹尼斯一家人，並非準備入屋搏鬥。

「記得這一點，切勿零星出擊，聽到我連續吹口哨的聲响，然後展開攻勢，主要的武器是手榴彈，機槍只是掩護，那種手榴彈含有燃燒彈的成份，爆炸力十分强大，肯定可以澈底焚毀它，屋裏有人奔走出來，不分男女老幼，格殺勿論。我們還要準備逃走必須的交通工具，此外，我還要在白天到該處附近看看，認爲丹尼斯一家人仍在那個地方居住才動手，因此今晚不能出擊，決定明天的午夜出擊，你們必須在明天午夜之前到這個地窖齊集。」

雷風擺出了主帥的身份，向十個隊員指示，隨後他還吩咐明晚之前的幾個鐘頭，切勿喝酒，然後解散。

離開安曼之前，雷風給他們每人一千美元，只是停步一兩天，料想夠用了，剩下來的鈔票，充作許多種用途，一切由他支配，到了次日的午夜，他們在地窖見面，再度密密的計議一番，然後出動。

照雷風估計，事前沒有走漏風聲，此行一定是很順利的，何況他在白天曾經在遠處用望遠鏡眺望，證實屋內有人居住，他更加放心，料不到凌晨一時出擊，乘坐一輛大貨車抵達最爲接近它的一段路，停車走出來，爬上最高的樹用望遠鏡細看，却情況有異，那座房屋所有大廳細房沒有半點燈光，照他所知，丹尼斯等人並非習慣早睡，即使早睡，走廊的壁燈也是發亮的，怎會全屋黑沉沉呢？

一看再看，疑心大起，他立即傳令各人分別留在小樹林中，不時用望遠鏡眺望，他決心單獨潛入屋內看看，到時用燈光明暗的次數表示，或去或留，又或展開全面攻勢，仍是由他決定。

他的說話就是命令，吩咐完畢，他隻身以急行姿態走向那座園林別墅，上次他隨身帶備的武器仍在身上，他用飛抓超越圍牆入屋，一切景象跟以前完全相同，唯一的分別就是沒有機械人向他襲擊。

機械人到了那裏去，他的疑念越盛，終於他沉住氣爬行到正屋的大門，先行用測電器驗出那扇鋼門沒有透電，然後伸手推它。眞料不到，那扇鋼門只是輕輕的一推，便即推開。它是虛掩的。

雷風鼓足勇氣走進去，突然燈光明亮，他置身於客廳裏面，鋼門自動封閉。

顯然是個陷阱！

上次他也是一時大意而被人軟禁在二樓的，那時他的處境相似，他不覺心上一沉。

他還沒有任何一種活動之前，忽然聽到笑聲和脚步聲，有一個人從內進的客廳那邊走出來，滿臉笑容，向他打招呼，看來毫無惡意，此人正是他要消滅的科學家丹尼斯。

丹尼斯博士巳經是花甲之年，且又單人走動，假如發生戰鬥，他才拔槍，仍未爲遲，因此他很冷靜的打個手勢，表示他們仍然是好朋友。

百忙中，他想出了一個理由去掩飾貪夜入屋，說：「今晚我駕車駛近，偶然發覺屋裏黑沉沉，花圃那邊有一條異影閃過，索性入屋看看，我只是想查明是否有人潛入府上作不軌的活動，通知你一聲，後來，我發覺鋼門打開了三份一，索性走進來，怎料那扇門自動關上，你突然出現，你不會懷疑我是刺客吧？」

「我怎會疑心你是刺客呢？美國有的是錢，想要製造烈火地獄的秘密武器，列根總統拿出支票簿簽個名字，那就夠了，何必行刺？況且小兒到了工塲那邊，即使你殺了我，他也會製造這種秘密武器，還替我報仇，如此一想，我更加放心，決不會懷疑你想加害於我，你認爲花圃那邊可能有些匪徒走動，不必爲我們担心，放出機械人，由他收拾那些敗類好了。」說完，他拍了幾拍掌，掌聲剛剛飛出來，立刻就有一個機械人緩步走出，等候命令。

他向機械人說：「阿曹，你到園內看看是否有人走動，如果找到陌生人，把他殺掉！」

機械人奉命走開，走近鋼門，只見那扇門自動打開，他走了出去，鋼門復閉。

形勢比人强，雷風無話可說，只好胡說找些閒話交談幾句，便即告辭。

分手之前，丹尼斯很鄭重的說：「雷先生，上次你走開了不久，我聽到公路上

面有一個相當强大的爆炸聲，翌日閱讀報紙，才知道它是一輛汽車爆炸，不知道它是否你的汽車，如果眞是那麼湊巧，我就要向你道歉，並且要向你多講一句，我決不會在你的汽車放下炸彈，因爲我必須讓你活着，回到美國向列根總統述職，同時盼望你在總統面前多說幾句好話，協助我們這一宗交易成功，假如你發覺我有甚麼過失，敬請海量汪涵！」

這番話相當婉轉，說完，他還很誠懇請雷風喝酒，雷風那裏肯依呢？他很謙恭的告辭。

十一個人死剩他一個

丹尼斯沒有挽留他，仍然親自送客，看見他從圍牆當中的鐵閘出入口走出去，然後轉身走開。

雷風急急忙忙的走出去，發脚飛奔，他仍然担心自己離開隊友的時間太長，沒有任何燈色表示，可能令到隊友發生誤會，大擧進攻，一口氣疾走到那個小崗，看見地面有人，另外有些人靠着樹幹坐着，然後放心，可是，他繼續走近，伸手向他們打個招呼，由於對方毫無反應，他的疑心驟起，伸手摸摸，坐着的人竟然倒下來，才知道隊友已遭不測。

他竭力壓抑自己的情緒，亮了電筒照射，到處看看，終於發覺所有人全部罹難，頸子有小洞，鮮血仍然沁出來，死者的唇片俱是變藍色，顯然是中了毒彈喪命。

十一個人死剩他一個，怎樣辦呢？他細心檢視，發覺那些人的軍火全部去得無影無踪，必然是它被人拿走了，越想越加氣憤，却又無可奈何。

他把丹尼斯博士估計得太低了，看來這個局面一定是他離開隊友之後，進入第七號園林別墅，丹尼斯纏住他絮絮交談，對方的特務趁着這個空隙走到土崗殺人，他還想像到那些特務必然是先行噴射一種令人吸入立刻昏睡的氣體，好像臭氣之類，那些特務然後逐個行兇，隨即沒收所有軍火。

難道丹尼斯是個活神仙嗎？除非自己人當中有人做內奸，否則，對方決不會幹得那麼乾乾淨淨，如果他不是偶然走開，他也喪命，做內奸的人太過可怕了！

雷風一定要想清楚然後決定怎樣做，苦苦的思索一番，他終於找到一個結論，只有一個人對這一隊十人團的行踪懂得清清楚楚，此人就是留在安曼的情報站長哈密叔叔！

雷風的主觀很强，進一步他還想像到這一宗慘劇發生之前已經有四人喪命，最勇敢的人受了無可醫治的重傷，變成瞎子，一切意外傷亡事件全是哈密叔叔幹的，雖然他沒法猜得出哈密叔叔吃裏扒外的動機，最低限度，他要向局長親自報告這件事，主意打定了，他就飄然而去，繞道走回酒店，不再走向小敎堂地窖，免得在該處碰着伏兵。

他花掉半小時之久，穿回普通遊客的衣裳，立刻搭的士到機場，購黎明的航機票離開首都，然後在該機降落的地點改乘另外一班航機直飛紐約，以最快速的方法返美。

抵步之後，他就跟胡局長聯絡，當晚走進保密局謁見，把他奉命出動所發生的一切奇怪遭遇說出來，還加上他本人的判斷，說到哈密叔叔，他很沉痛的說：「我雖然沒有直接證據指控他佈局殺人，而且沒法找得出他的犯罪動機，可是，依照偵探學經常運用的手法，抓住幾個疑點，作爲情況證據，我已經有足夠的資料指控他佈局謀殺，前後殺了十四個人，還有一個人變成瞎子！」

雷風說得十分激動，胡谷傾聽一會，說：「雷風，這件事情十分嚴重，絕對不能夠開玩笑，你應該知道，剛才你說的一番話等於把你的命運看做賭注，向哈密叔叔挑戰！

「你必須懂得這一點，如果哈密叔叔失敗，你戰勝了他，他必然被判死刑，反之，失敗的是你，到時你犯了瀰天大罪，違反紀律，無緣無故控訴長官佈局殺人，兼且你本人擅離職守，你的判罪不輕，起碼坐牢十年，言盡於此了，你是否仍想指控他犯罪呢？」

雷風傲然說：「局長，你說對了，即使我失敗的時候判終身監禁，甚至判死刑，我仍要指控哈密叔叔勾結外人，殘殺自己人，兼且叛國，形同間諜！」

他說得那麼堅定，胡局長對哈密叔叔的看法有些動搖，說：「這件事情對各方面牽涉很大，我必須愼重處理，看看哈密叔叔的報告再行定奪，你暫時不能夠在公衆場所露臉，萬一你被哈密叔叔的爪牙暗殺，死人不會開口，沒有目擊證人，到時哈密叔叔就會逍遙法外，防患於未然，你還是找個十分隱藏的地方躲起來好些。」

「我必定依照局長的吩咐去做，我找到理想的暫時隱居的地點，然後才向你報告。」

「好的，關於哈密叔叔方面的事情，暫時按下，我想跟你徹底研究烈火地獄的眞相，你認爲是否眞有其事呢？」

「我認爲眞有這種秘密武器。」

「雷風，你沒有看見過它，爲甚麼你說得這樣肯定呢？」

「因爲我親自到安曼空軍醫院探望龍洛，他是受害人之一，一雙眼已經瞎了，向我講述關於烈火地獄的眞相，我認爲他決不會向我說謊。」

「好的，雷風，翌日的晚上我帶你進入白宮，到時由你解答列根總統提出來的問題。」胡谷很鄭重的說。

翌日的深夜，胡谷帶雷風進入白宮，列根總統在機密室接見。

他很悠閒的說：「雷風，你的成績很好，充份表現出你是很有才幹，能夠獨當一面，我很是欣賞在沙漠上面噴火的秘密武器，你不是說過丹尼斯父子願意把它出售嗎？他怎樣說呢？」

「我只能夠把我的所見所聞一字不漏的說出來，它是否會有陰謀在內呢？我實在沒有本領推測。」

雷風把丹尼斯博士多次講述的情況說出來，還說父子兩人打算在他們居住的一座園林別墅進行拍賣，底價是三億美元，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派人參加，價高者得，那一天是四月一日，即是愚人節。

列根總統說：「假如我們買了它，是否由他親自出馬，才可以施展它的功能呢？抑或我們獲悉製造它的秘方，即時可以施展出來，把沙漠變成火海呢？你有沒有跟他徹底談論過？」

雷風說：「我無權代表總統講話，故此我只是傾聽他說的一切，如果總統認爲這件事情必須進一步的跟他磋商，最好另派一個有資格的高級人士到那邊去。關於這點，我有一句話補充，我認爲安曼的美國海外情報站長哈密先生靠不住，如果你派人到那邊商量，最好直接由紐約或華盛頓飛往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首都，不必驚動他。」

「好的，我接納你的意見，現時我立刻決定，派胡局長到中東去，由你引見，他代表我跟丹尼斯博士磋商關於這種秘密武器的買賣，如果你們沒有甚麼問題需要拖延，最好明天啓程。」

列根總統說完，把視綫投在兩人的臉上。

胡谷初時有點驚奇，很快他就冷靜下來，說：「好的，總統，我這一方面完全沒有困難，隨時可以動身，相信雷風也和我一樣，能夠隨時啓程，就此決定好了，不過，啓程之前，我很想獲悉總統爲甚麼決定得這樣快，似乎想付出三億美元那麼高的代價收購它。」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這個秘密遲早要對你說知，現時我就把它說出來吧，雷風是你一個得力助手，不必走開，現時我開始講述這個秘密了，根據太空總署這方面所得的秘密情報，利比亞這個國家斗胆向美國挑戰，態度强硬，因爲它的狂人總裁獲得蘇聯在背後支持，除了經濟以及糧食之外，還有最新的秘密武器，那些武器包括了能夠發射熱力熔解對方武器的坦克以及好像飛碟似的飛行物體，它沒有定名，也是倚賴噴射熱浪取勝的，根本上沙漠本身或者沙漠附近地區的氣溫已經十分灼熱，還有極熱的一股氣流分別在地面及在空中出現，氣溫超過華氏表二百度，這種武器現時已經在非洲利比亞的境內製造，它要是製造成功，必然找個藉口向埃及進攻，到時美國的處境就相當尷尬，即使我們派出空軍到戰場去，仍然是沒用的，因爲空氣變成熱浪，戰機剛剛闖入它的隱形大網之內，便即自動跌下來，此外，還担心到在沙漠作戰的時候，對方的坦克佔盡了上風，美國如果袖手旁觀，利比亞極有可能會吃掉埃及，威脅以色列，誰都知道，以色列是美國派遣到中東豎起來的一個橋頭堡，假如埃及鬥不過它，以色列也不是它的敵手，那時利比亞就會控制非洲以及中東，亦即蘇聯的爪牙控制大局，我們如果沒有一種比較噴出熱力的武器更加犀利的另外一些秘密武器，實在不容易應付這種困難，爲了控制大局，我願意在美國國防部的經費款項下撥出三億美元購買它。」

雷風說：「總統，丹尼斯博士並非說三億美元就可以買它，只是說它的底價是三億，想要買它的話，先要經過拍賣的程序。」

列根想了想，說：「拍賣秘密武器？太過出奇了，事不宜遲，現時還沒有進入三月份，也許他不肯賣出，如果他執意把它拍賣，你可以向他租三幾天，甚至由他押陣，前往埃及應戰，代價不拘。」

胡谷聽了，說：「現時埃及跟利比亞沒有打仗，爲甚麼你說必要時可以帶他押陣到戰場去呢？」

列根總統傲然說：「如果那些秘密武器確是有效，不必由他們進攻，我們可以向它挑戰。我再講一句，現時利比亞支持乍得的叛軍，結集在乍得的邊境，如果我們想挑戰，索性由乍得的大軍攻入利比亞，向它挑戰。」

「那一場戰役跟埃及無關了，是也不是呢？」

「當然跟埃及無關，你放手去處理這個局勢好了，記得這一點，我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去消滅蘇聯放在利比亞的秘密武器。」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了，相信雷風也很明白，如果你沒有更進一步的指示，我們就此告退。」

最後，胡谷很恭敬的說。

噴氣坦克毀於烈火之下

胡谷跟雷風靜悄悄的乘搭航機前往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隨意找一間酒店居住，由雷風打電話給丹尼斯博士，確定他在家，然後駕車到那邊去。

那一輛汽車是租來的，車內只有胡谷一個，雷風做司機。

汽車駛到那一座園林別墅的戶外，按動門鈴，有人出迎，雷風先走一步，胡谷跟着入內，有一個人從客廳走出來，打個招呼，臉露微笑，看來一團和氣，雷風看了，稍爲放心。

落座後，雷風替胡谷介紹一番，很鄭重的說道：「上次我們曾經晤談，你說過很想跟美國交易，我並非交易的對手，現時我把一個很有份量的人物帶來，他可以代表列根總統講話，你已知道他是誰了，現時請你們二人很坦白的交談，我想迴避一會，走到花圃欣賞那些出色的名花。」

說完，他站起來鞠躬而退。

他走開之後，胡谷笑了笑，說：「丹尼斯博士，你大概知道美國的太空總署不斷研究各種秘密武器了，不過，我們的科學家傾全力研究的武器只是側重於太空方面，因此之故，戰場上面使用的武器反而忽略，既然你發明一種可以使每一粒沙變成一朵火花的武器，省得我們研究，再好也沒有了，坦白點說，我們想得到它，唯一的戰鬥目標就是對付蘇聯，我首先講清楚這個立場，再談其他的，你不會發生反感吧？」

「我也是討厭蘇聯的，當然不會發生反感，關於烈火地獄這種秘密武器，我也要申述我的立場，我只是想把它高價出售，並非說它只是賣三億美元，四月一日那一天我當衆拍賣，價高者得，因此之故，即使你現時肯付出三億美元給我，我也不會賣出去。」

「這樣安排也好，到時我必然參加，出價購買，現時我有一個請求，不知道你肯不肯接受，我的意思就是想看看你的秘密武器是否眞的有效，再行定奪。」

（以下轉入第82頁）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四

徐玉珊・編繪

青龍山（二）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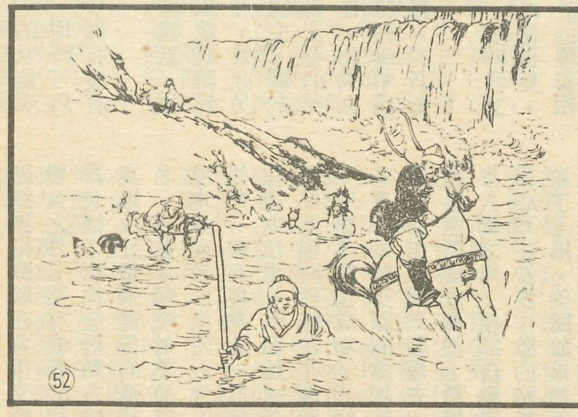
49　大火越燒越旺，火箭火炮越來越多。銅先文郎保住粘罕從小路逃去。粘罕見前面有條溪水，連忙下令往河邊撤兵，渡過河水再整頓人馬。



50　那些從大火裏逃出來的金兵雖然得了活命，可也已經是口乾舌燥，缺鬚短眉了。大家都爭先恐後往河邊搶奔，頃刻間就站滿了河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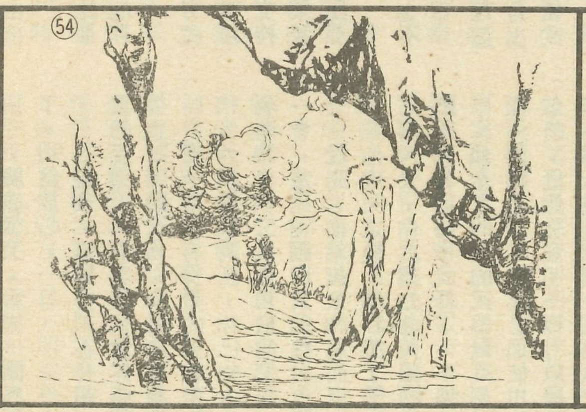
51　山澗上的一百宋兵看見，立刻攔開沙土口袋，澗水早已憋足，澗口一開，就像塌了天河一樣直冲直灌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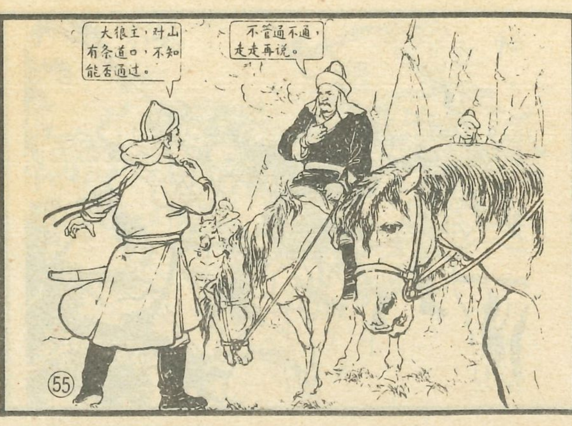
52　大水冲到河裏，立刻漲滿河槽，淹沒河岸，把河邊澗旁的金兵人馬都捲進了河心，少數躲得快的，只得往谷口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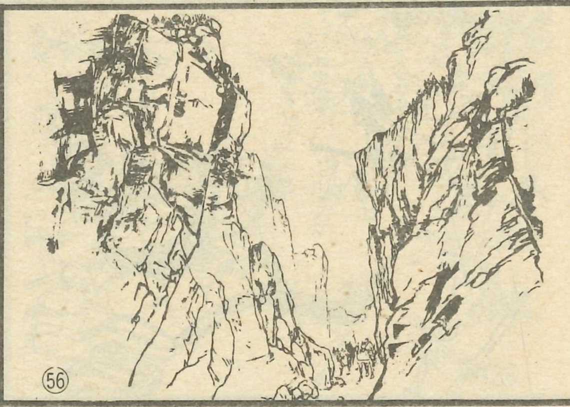
53　粘罕費了很大力氣才把馬勒住，掉過馬頭第二次傳令回兵。已經逃散了的金兵，誰還顧得上回兵進兵，銅先文郎好不容易收集了一些殘兵敗將。



54　銅先文郎保着粘罕，帶領這些殘兵敗將找尋退路，但前有洪水，後有大火，越過山澗又有高山阻攔，找來找去，無路可走。



55　這時一個番將發現左邊有一條小路，立刻報告給粘罕。粘罕慌不擇路，領了衆兵將就向左邊夾山道逃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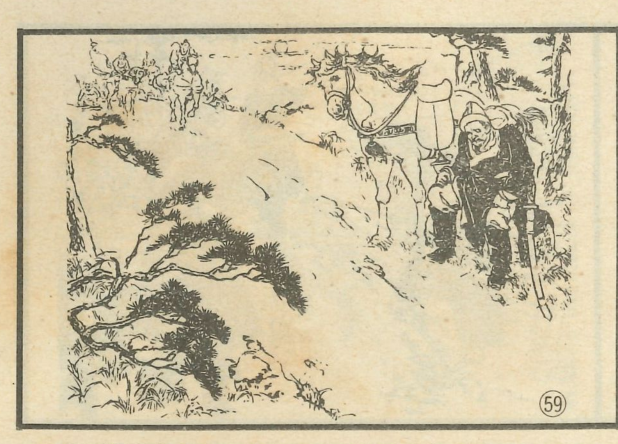
56　粘罕哪裏知道，夾山道兩旁山上埋伏的宋軍在等着他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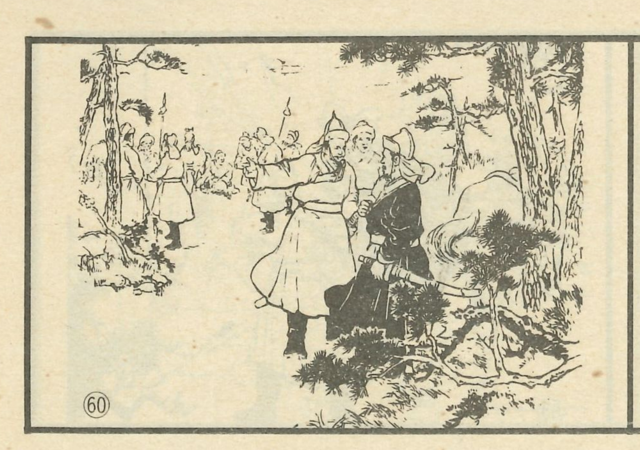
57　金兵人馬剛走進山道，石塊如雨一般打了下來。殘兵敗將被打得頭破血流，手折脚斷。



58　粘罕嚇得胆顫心驚，丟下平章、元帥，打馬就逃。



59　粘罕跑出夾山道口，只見前面橫着一條大路，這時天色昏黑，看來四下空曠無人，便下馬休息。隨後，銅先文郎也跑到這裏。



60　數了數人馬，只有幾十個了。



61　銅先文郎對粘罕說："想不到連宋兵人馬都未看見就吃了這樣大虧。"誰想粘罕聽了反而哈哈大笑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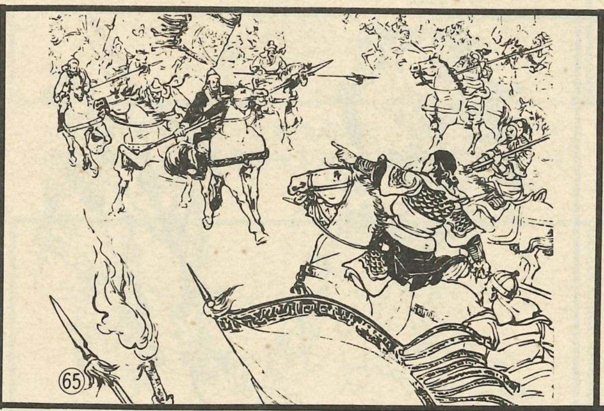
62　粘罕指着大路說："我笑那岳飛用兵也不過平常，如果在這裏放上一支人馬，你我都跑不了。如今，我們還可興兵報仇雪恨！"



63　話未說完，只聽一聲炮响，大路對面突然出現了許多火把燈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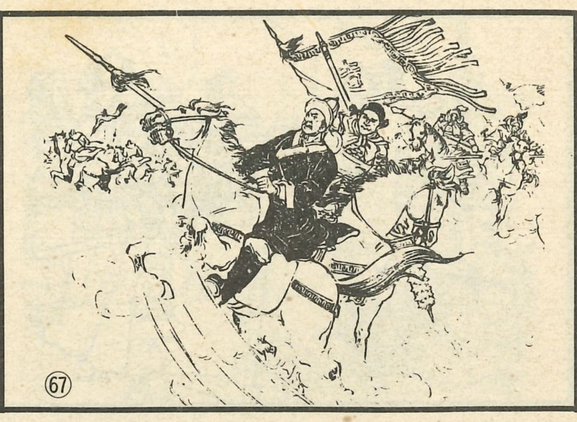
64　粘罕萬想不到岳飛佈置得如此嚴密，眼看火把越逼越近，想打又無力氣，想跑又怕被認出來。最後只得和銅先文郎互換甲衣，由銅先文郎假扮粘罕帶隊，以防萬一被捉。



65　再說吉青領了將令以後，便把岳飛所說粘罕的穿着打扮牢牢記住。他在火光中看見是粘罕，便縱馬上前，向銅先文郎道："粘罕快快下馬受死。"



66　吉青對准銅先文郎舉棒就打，銅先文郎舉錘招架。旁邊的粘罕見吉青已把銅先文郎認做自己，就趁亂拚命竄出重圍。



67　吉青和銅先文郎戰不到一個回合，伸手一把就將銅先文郎捉過馬來。那些殘兵敗將大半被宋兵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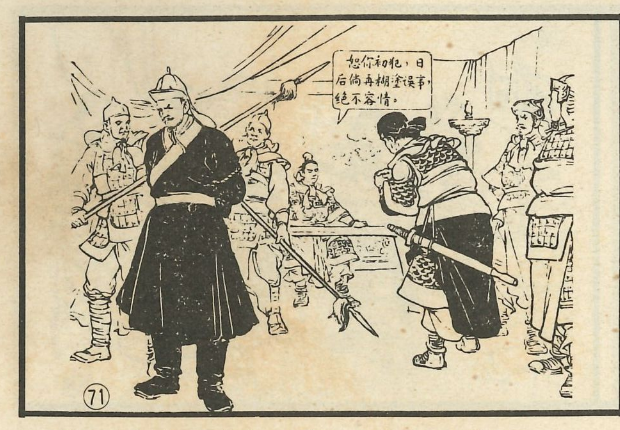
68　青龍山的戰鬥，直打到第二日天明才結束。岳飛看見各路埋伏都已成功，坐在帳裏等候詳細戰報，一面下令收集擄獲的金兵和軍器馬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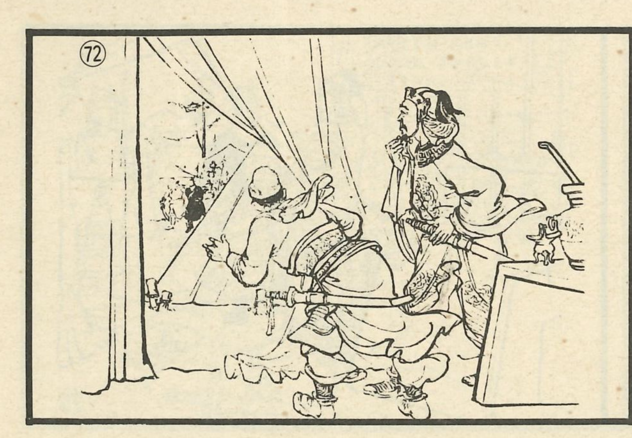
69　這一夜的戰鬥，把胡先看得眼花繚亂。他抱了一夜樹幹，手足都麻木了。但是他看到了真實情況，心裏很高興，急忙趕回大營報告。



70　吉青押解銅先文郎回營繳令，說是捉住了粘罕。岳飛一看，拍案大叫，責備吉青中了粘罕金蟬脫殼之計。銅先文郎聽了一驚，暗想：這岳飛果然厲害。他不敢說謊，請求饒命。



71　吉青聽了銅先文郎的供詞，才曉得自己捉的是假粘罕，連忙向岳飛請罪。



72　岳飛記下各路軍兵的功勞，派吉青押解銅先文郎和戰利品去大營報功，吉青路過後隊，小校連忙報告劉豫，請他查點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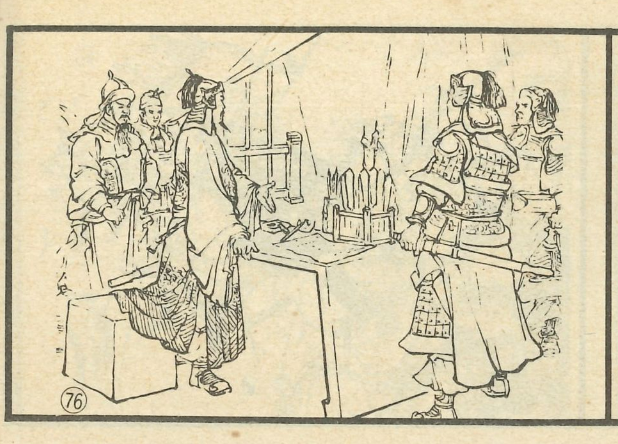
73　劉豫絕沒料到岳飛竟以八百多宋兵戰敗金兵十萬。他想岳飛建立如此奇功，封賞一定在自己以上，便決定二次施展冒功的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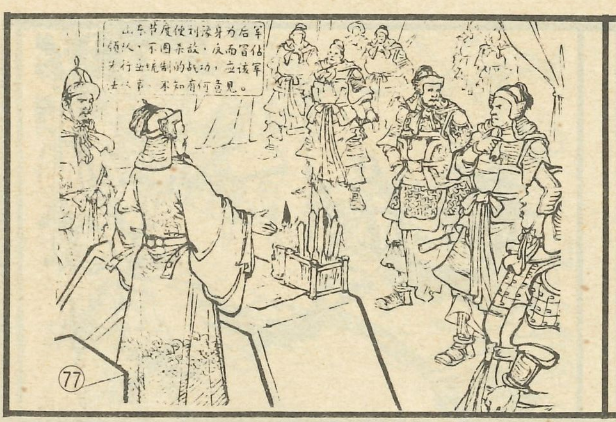
74　劉豫主意已定，出帳假意奉承吉青，說這回戰功不小，朝廷一定有封賞。不過大營路遠，往返費時，恐金兵再來，無人抵擋，報功的事，不如由他差人去。幾句話便把吉青騙住。



75　吉青走後，劉豫吩咐旗牌將已寫好的冒功文書送往大營，並一再吩咐旗牌小心對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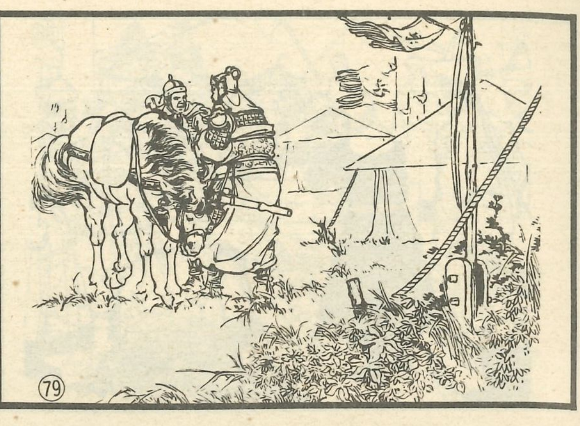
76　冒功文書送到大營時，元帥張所早從胡先口中了解到真實情況。拆開文書，見劉豫又冒佔了功勞，拍案大怒，立刻召集部將進帳商議。



77　各路節度使聞知元帥升帳議事，紛紛趕來。大家見張所怒容滿面，都不知為了何事，一個個恭敬地站在兩旁。張所把劉豫兩次冒功的事向大家說了，徵求大家意見。



78　各路節度使聽了，都很氣憤，主張將劉豫捉來問罪。胡先又從元帥背後走出，主張先穩住劉豫，不要張弓驚鳥。



79　兩淮節度使曹榮是劉豫的兒女親家，也是一個自私自利的小人。當時聽說張所要捉拿劉豫治罪，趕忙溜出帳外，派了心腹家將給劉豫通風報信。



80　劉豫聽了密報，大驚失色，重賞了曹榮家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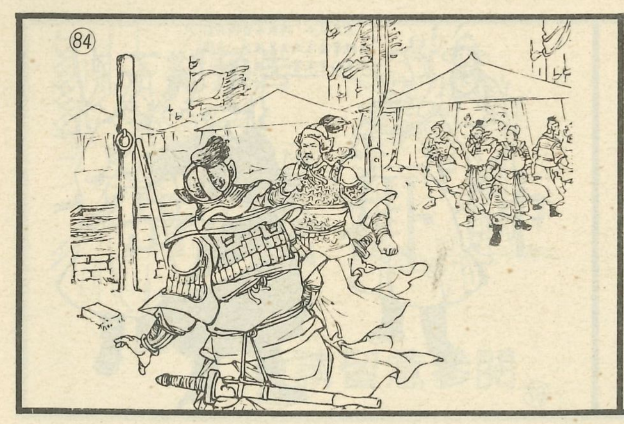
81　劉豫和心腹商議叛宋降金，並立即把銅先文郎從囚營放出，請入大帳。劉豫假說立意降金已久。銅先文郎得了性命，自然答應在金主面前保薦。



82　叛賊一見勾結成功，馬上召集部下，威嚇利誘衆兵將與他一同降金。



83　這一番話並未打動愛國將士，大家立刻鼓噪起來。



84　出乎劉豫意料之外，哄的一聲，衆將走了個乾乾淨淨。有的急奔張所大營去報告，有的各回本鄉。



85　劉豫恐被張所發覺，慌忙和銅先文郎上馬，帶着同黨，躲過岳飛前營，抄小路向金營逃走。



86　再說粘罕自從青龍山得了活命，連夜奔回河間來見兀朮。兀朮見十萬兵馬只逃回粘罕和數十殘兵，吃驚不小，連問是什麼原故。



87　粘罕就把岳飛獨自踹營和用水用火夾攻的事細細說了一遍。兀朮聽了又驚又怒，咬牙切齒，立誓要將岳飛捉住，報仇雪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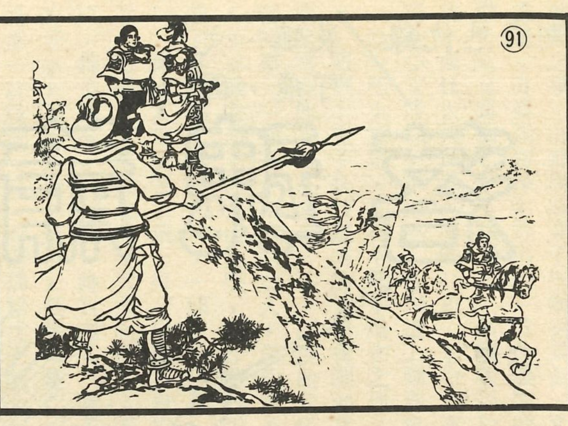
88　金兀朮正在傳令調兵，銅先文郎引劉豫來降。軍師哈迷蚩見叛賊劉豫可以利用，請兀朮封他為齊王，以便日後用他勾結宋朝奸臣。



89　中軍胡先探清劉豫投敵以後，回報張所。張所聽了大怒，將這事寫入本章奏報高宗，並將岳飛功績奏明，請加封岳飛為都統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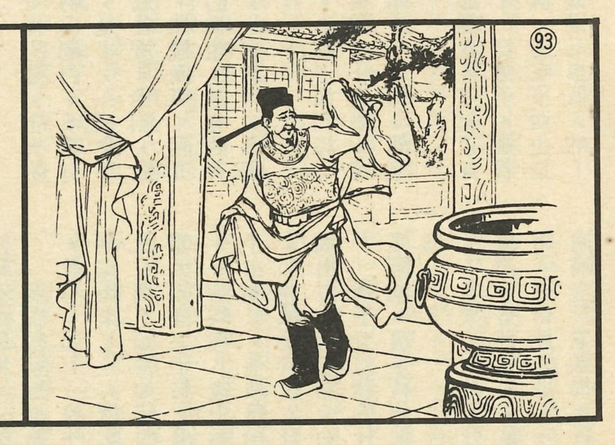
90　岳飛兩次大獲全勝，消息傳遍黃河兩岸。百姓狂歡，懸燈結彩慶祝，軍民同心保衛國土，抵抗金兵。



91　宋軍開到黃河，張所命部下在各處堅守。岳飛、吉青向北扎下營寨，守住南岸。張所自領大軍前往收復汴梁。



92　自從宋兵南退、金兵北撤以後，汴梁就變成了無兵把守的空城，只有徽宗和曹皇后和少數臣子留在城中。張所領兵到了汴梁，守城軍士開城門迎接。



93　投降金兵、留在汴梁的張邦昌，見宋兵入城，非常恐慌，便逃入曹皇后內宮。



94　張邦昌見了曹皇后，猛然想起一條妙計。他向皇后騙去傳國玉璽，隨後收拾家中珠寶，帶了家小，黑夜逃出汴梁，到南京去投奔高宗。



95　果然，一直担心帝位不穩的宋高宗，見了玉璽，比聽了岳飛兩次大勝的消息還要高興，不但赦了張邦昌的罪，還給他加官。張邦昌鞏固了自己的地位，繼續作着禍國殃民的勾當。　　　　（本段完）

下期預告

岳飛掛帥

敬請留意參閱

湖海恩仇錄／展鵬·文
可飛·圖

落魂簫

一個懶散客

一座破廟，當然因爲無人照料，而弄得衰敗不堪。山徑却長着一叢叢野草，如果由廟下山徑，轉個彎，哈，有一條山溪冲積的小河。

今天，天氣不壞。一抹斜陽，照耀着這座以破廟爲主的地方。即使是破廟，依然反射出一點金光。奇怪，那來的蹄聲！聽來是懶洋洋，敲擊着山石，馬從山徑一角轉出來，看得出是匹倒霉的馬。至少，牠沒投着個好東家。沒替牠梳毛打理，因此，看來有些垂頭喪氣。

但是，你若是個行家，你會看出來，這不是一匹劣馬，這實在是萬中選一的好馬。

有馬必須有主人，奇怪的是，主人不露面。啊……如果眼光轉向廟內，不是有些烟火起？順烟火而看，是了，一個身穿黑袍的少年客，不知在煨什麼。半晌，他有些不耐煩了，倒下來，曲肱而臥。陽光照射，令這本來已瘦黃的面色，越發的黃；黃得有些怕人！看來，此君有病，否則，那會如此憔悴、懶散！

天、漸漸的在轉黑。正應了那句詩：「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是的，夕陽一下山，四週就變得暗、暗、暗。然後是黑幕籠罩一切。

有些焦味，總算將那黑衣人逼起了身。在火光餘燼中，揀出了一隻兔子。撕着，吃着，唉，看來眞可憐，連吃東西也是懶洋洋的，眞懷疑他，懶得不想做人吶！

引來惡天王

風中傳來一聲馬嘶，嘔，黑衣客竟然如被刺激般，一躍起身……半晌，蹄聲越走越近，又一聲馬嘶，想必是那匹倒霉馬在叫，叫得並不令人順耳。

很快的，有人下馬，有人進廟門！

「是虎子吧！有什麼好消息！」黑衣人在問。

後來的是個十五六歲的青少年，一臉機靈，可帶着七分驚惶色：「龍大爺，快走，有麻煩，有對頭馬上趕到。」

「我那裏來的對頭，這分明是你闖了禍！」

「龍大爺，就算我闖禍，咱們走吧。好鞋不踹爛狗屎，您說是吧！」

黑衣客算是讓那虎子半勸半拉出了門。還有，馬上一聲呼哨，那匹甩頭甩腦的倒霉馬來了。大概吃夠了野草，飲足了溪水，倒不顯得如何的飢餓之態。小虎子將龍大爺推上了馬，兩騎馬跑得比兔子還快，一瞬時沒入後山而去。走了一大陣，虎子在喘氣，他以爲脫離了危境，唉，其實，他倆祇要還在這野馬嶺，就是說，還沒脫出對方的包圍，除非，你不闖禍。

虎子到底闖的什麼禍？可憐，這那兒是闖禍，這是行俠仗義，一時不憤而出手傷人。

本來，他是下野馬嶺去找些消息，不想嶺下是野馬鎮，是個東來北往的要衝地帶。更奇怪的是；一個不大起眼的小鎮，可有着三家鏢局。這三家鏢局是專門承担

轉鏢之事。由野馬鎮穿子午鎮過秦嶺，又或者，由秦嶺轉保至野馬鎮。爲什麼這麼做？這是秦嶺七十三嶺寨主，恭敬隱居於此，退任大鏢頭過天星的心意，黑白兩道可全心甘情願，本來嗎，江湖道上講義氣，這一些小意思，那有不順手送去之理？

照例：虎子是打聽人的，那會闖禍？壞就壞在他年輕不懂事。不，該說他太好管閒事，一個五十來歲的女人，與你虎子人面不識肉面，她哭由她哭，問什麼冬瓜茄子蘿蔔菜？不問尤可，一問，出了事。

那婦人當街哭，鎮上可沒半個人肯靠近。而婦人，本來也祇是哭哭而已——不問，她也回去了。你問，她實在有一肚子的苦水，不論是老，是小，是男，是女。她都一吐爲快。好，非但講給虎子聽，還領虎子去看。

一間破頽的房子。灶冷碗空，沒床沒榥。祇有一領破蓆，看得出有水跡滲出。上面却蜷縮着個白髮老婦……虎子以爲是個沒人照顧的老人。他正想掏出些銀子來救濟救濟，可那婦人却在說：「你看，你看，天下竟然有這種人，這位周大娘，她不是沒兒沒女，而且，兒女可以說是鎮上有名財主……靠誰？還不靠他倆的娘，將好的全分給了子女，而今，她……祇落得這樣個模樣……」

「你與她是親？」虎子祇有十五六歲，難免挺天眞，他以爲不沾親，不沾戚，她那會管這種閒事？其實不對。這位馬大娘是個隣居。自己也是個窮中打滾的人。可是爲了一點人心，她毫無條件的，來帮這位周媽媽的忙。周媽媽半身不遂，不少時，她來代周媽媽洗拆縫補，甚至於帶些吃食給她，苟延殘喘。並且，一而再的向他兒子求告，向她女兒訴情。得到的答覆是：要你多管什麼閒事……

虎子血氣方剛，他能受得住這樣個忤逆畜生？他想去見識見識這一對忤逆兒女。嗨嗨，你不去，他倒反而來了。馬大娘不禁面色大變……當他看到有人在破屋門外叫時，她抖抖索索的，走出破屋，蠻好，門前可有不少人。爲人一個生得蛇頭鼠眼，兩撇鼠鬚，左右分開，可如此猥瑣的人，聲氣可不小：「周大爺已再三關照你，別多管閒事，別多管閒事，你偏要與大爺作對。好，現在，大爺說，一勞永逸，葬了他的娘，還有四個陪葬的……」

馬大娘嚇得面色轉青。爲什麼？她可聽出來，四個陪葬，自己家不就有三個孩子……什麼？他們把自己一家來個墊屍底？這可有天道情理？再一看，不錯，十三歲的土根，十一歲的木根，連九歲的女兒也上了綁……

鼠鬚大爺又在命令，把那個老太婆扛出來……

「你們積些德，你們積些德，別難爲馬大娘一家。我死，我甘願死……可別害隣居，好人……」周大媽是邊哭邊叫。有些人性的，眞不忍聽下去，有不少人，是連看也不看，急脚走過……

天下有這種畜牲？試問：小虎子他能忍得住這口氣嗎？他排衆而出，對鼠鬚大爺冷冷一笑道：「哼！閣下是此地官尹當差……」

「喂！你九成九不是本地人。」鼠鬚大爺在說。

「不錯，外來的！」

「好，好尹太君積個德，你，小伙子，記得六個字，飯多吃，事少管。否則，沒你的好處。本來，他們不至於早死，全是你成全了她。她講給你聽，大事破壞咱大爺的名譽。這就一勞永逸，以免越傳越不成話，明白了沒有？」

好啊！原來是自己害了她們。小虎子再也忍不住這口氣，一個大咀巴，直打得那位鼠鬚尹大爺，狠跌了幾個觔斗。好，這就亂了窩。在野馬鎮有誰敢打周天王的手下，這還得了。姓尹的雖然祇帶來八個人，八個人那個不帶刀，不備兵刃。你出手，他們能就此算，「殺，殺了他滅口！」姓尹的在怪叫。八件兵刃可向小虎子身上招呼了……

小虎子是大俠手下。他決不是個泛泛之輩。祇見他身法展開，出手快，而且快得有些詭異。既不是擒拿法，也不是小八岔。嗨，捱打的就此讓個小虎子打成八個樣，動也不能動。並且，他還喜歡開玩笑，一邊四個，就像城隍廟中的八個小鬼。

別看小虎子年紀輕，他可心中有經絡。反正自己身上帶得是金子，此地又有車馬行，他明知打了人，一時也不至於傳到那個什麼周大爺耳中，現在，救人要緊，問清了馬大娘的娘家在橫山壩。再說，有金子也會引出幾個好心人來，兩輛大車，載了馬大娘家人，還有半身不遂的周媽媽走了！

小虎子給她們的金子，至少可維持一年之生計，一年中，總歸有些別的生理作後繼。因此，他是放了心。然後，虎子！你該走了，該問訊就問訊，該回去應該回去……唉，咱們的虎爺是非闖大禍不可，竟然直闖天王府。

有些本事，年紀又輕，天賦又佳，那就是闖禍的本錢。他決不考慮到，自己祇有一個人。一馬直奔天王府，鎮比城小，能有多大迴旋之地。也不必東打聽，西問訊，一闖就到。

周天王即使得訊慢，總該聽到了，他在這野馬鎮上是三霸之一，能容承一個不知來歷的小子下他的台？現在，更且敢親自上門……南天王城府極深，爲人陰沉猛鷙！聽說人到，他是早已擺下毒計，迎接小虎子。

周家大門外，立着個錦衣綉履的少年，面容瘦削。人言面無四兩肉，此人當之可無愧。可是，生就一對暴眼，面色微帶青色。雙手攏在袖中，可看不出手形，小虎子見祇有一個人，他立即加了幾分小心——尚幸他加幾分小心，否則，性命可能留在此地。

「你是周天王！」小虎子憤憤然的問着。

「在下周清仲。小英雄尊姓大名。」多有禮貌。根本不像個逆子惡霸嘛……

「我叫于仲虎！」

「于仲虎！」周清仲可在想，江湖上幾時有過這樣個小混旦。橫算豎算，沒有這一號人，莫非是假名？嗯，問一問師承，就可逼其顯出原形！對，因此，他是微微一笑：「請問令師是那位仙長？」

「我可沒有什麼師父、仙長，我祇有

一個大哥！」

喏，周天王也犯了個太倉猝之誤，以爲一個大哥，那麼，也不見得有什大不了！老實說：姓于的頭路好手，少之又少。邊疆有個姓于的，可是個老得將死的人了。其他，那來什好手？既然如此，不將他抓住後，抽筋剝皮，儘情消遣，也有負我天王之稱！因此，他是「嘿嘿」一聲怪笑。或者，又是什麼暗號吧。一張大網，宛如一片玄雲般，向小虎子兜頭兜腦罩來，

上文說過，他一來天王府，一見周清仲，就怕有什麼暗算機關。別看他人小，可是騎術極精，馬又是萬中選一的好馬。這烏雲網落下不算慢，可惜。網軟隨風，而虎子騎術好，一看空中有朵烏雲飄來，他不向前衝，僅是一叩馬腹。這匹馬竟然能倒退疾走，烏雲網可以顧全四方，但是，決想不到馬步如此之大，一落一個空。小虎子的彎刀已出了手，但見一道金虹，如電如光，既快又捷，首先，將八個按網者，斷臂折肱。有幾個甚至於胸開肩削！八個人，八個傷口，避得快，受傷較輕。稍慢就重。再是遲鈍點，一命嗚呼。

周清仲幾時見過這種刀法？一發號令，而他雙手的鍊子軟槍，首先雙龍出海的，向虎子點到。而街頭巷尾，立即有人助戰出手。最可怕的是：屋面上出現了一批弓箭手。個個强弓硬箭，射法奇準的。向小虎子四馬射來。

射人先射馬，這是武林道上不變之規例。現在，可好，羣鬥不算，再來這一套，小虎子即使刀法如龍，也難免照顧不戰。眞所謂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守，不能守時，祇有一走了之。周天王是吃了人多勢衆的虧，如果，他以一對一，甚至以三對一，加上屋面的箭陣，虎子非吃大虧不可。現在，虎子是仗刀快馬捷，好，讓其殺出重圍……

虎子有疑心，天王也有疑心，因爲，虎子之刀法極佳，不容懷疑，但是，自己的天王神槍，有幾招明明可以在虎子無暇照顧下，爲其快槍所中，可是，虎子突然像見了鬼的，一個不可轉折之處，轉了個彎，非但解除了槍招，而且，刀槍相架，自己雙臂，隱隱發痠……

這是個心腹之患。因此，周天王一聲追，就聞一片馬蹄聲中，向小虎子追來。可惜，你們這批江湖客之騎術，那裏是他的對手。祇見他幾個推逼，將那批人遠遠的拋在後邊了。若不是有馬蹄印可循，簡直找不到虎子的踪影。

虎子見了他的恩兄，說完前情，細觀他的面色情形，祇見他是冷冷的，一言不發，垂頭喪氣的。走，走，走。早已說過不離開野馬嶺，你是永遠翻不出人多勢衆周天王的追踪，虎子是萬分的担心。但是，事已如此，他也祇有跟了他，踱他的方步。

面前已來了一羣人，有燈籠火把，虎子是眼尖，看出周天王不在。分明，他們是在四處兜捕，小虎子不禁對他的黑衣客話話了：「龍大爺，我說，好鞋不踩臭狗屎……」

「虎子，你已說了二遍了。但是，說說，能打發他們走了？不見得吧，實在，我已不想打，也厭倦江湖事。走吧……我不信他們非要找死不可——」

虎子不說道了。因爲，他發現龍大爺又有些神經失常了。江湖道上，有時是萬分的講道義，可有時候，簡直是無理可講的……

咦，爲什麼他們不過來了？難道，他們眞的讓龍大爺說中了，他們也不想找死……那好，教訓了人，又殺傷了幾個，此事看來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不對，虎子耳尖，他聽出有車輛聲，他們在攪什麼鬼？難道用火攻，這倒不可不防。車輛中裝火藥，這可防不勝防。此地山徑曲折……草長豐盛，一着火，糟了大糕，眞能被火活活燒死。人不死，兩匹龍駒是保不住啦……

「想不到還有一個助拳的！」是周天王的陰惻惻語聲！

正主兒來了，後文不能不熱鬧了。

也不對，人馬也紛紛讓開。啊，虎子幾乎大聲叫出來……是兩輛大車推了出來，馬大娘被倒吊在車廂邊，另一邊是她的兒子，另一輛是那個可憐的老太，還有是車伕……現在看清了，駕車的，是另有其人！

「讓你們看個新鮮活巴戲……我一聲令下，這七個人立即長索垂地，一催車輛，不必半個時辰，他們，全變成個不可辨認的屍身……哈哈哈……」

「龍大爺！」虎子在極叫了。可是龍大爺是冷冷一笑道：「此人是誰？」脫脫空空的一句話，問誰啊！

「小子，你問人也得有個規——」矩字未出口，咦！什麼一會事，這個開口訓斥的打手，莫明其妙的摔下了馬背。

「閣下是誰？」周天王有些發毛了。因爲，這個看來垂頭聾耳，倒霉鬼也似的黑衣客，看來比虎子更難鬥。因此，他是縮在人後，問了一聲。

「是我問你，掛在車廂的人是誰？」

「這個……此事與閣下無干！」

「哈哈哈哈！」一聲宛如龍吟的長笑，令在場人個個有心驚肉跳之感。這還不稀奇，祇聽見馬蹄聲，眼前人影一掠而過，這一來，令那些打手、護院，全嚇了個心魂俱冒。爲什麼？祇見他們的東家周天王已不知什麼的，爲那黑衣客挾在手彎中。並且，還立在老地方，有些人，直疑此君有仙法。人之中，那有這種神速快捷的手法之人和馬。

「替我解下那些人！」黑衣客是冷冷的說着！

那些打手也眞死心眼，到現在，沒有主人之命令，他們可不敢自作主張。他們那想到，這一來，可令周天王吃了大苦。

黑衣客根本看不出他用什麼手法，而周天王一聲淒厲呼叫已震動全場，然後是抖戰着的一個字：「放！」到了這個地步，誰還敢討價還價！很快將倒掛的人放了下來。其實，即使現在放下來，可憐啊，這幾個人已痛得死去又活來。人言倒懸苦，眞可說：苦不堪言。祇要看他們，那幾個人，半晌不能甦醒，就可知其痛苦之一斑。

黑衣客也不知從那裏取來的絲絲，更不知他七纏八繞的打的什麼結？然後，一聲冷笑道：「讓你也嘗嘗倒掛的滋味！」言隨身起，剛好有一棵大松樹，蠻好，將他掛在上面，這一來，周天王可是痛得比殺豬更嚎得悽慘。

「有誰敢上去解他下來！」黑衣客在問，可無人敢回答：「你不能？」

「我……大俠，我當然不敢！」

黑衣客點點頭，又問一個，更好，他也不敢解。

「早就知道這小子是該得報應——」一個人開了頭，其他人一個接一個的說周天王的不是……不孝啦，陰狠啦，自命不凡啦！殘忍啦……總之沒有一樣是好的。可憐，掛在松樹上的周天王幾乎活活的氣死……

「住口！」黑衣客本來冷然的面，立轉嚴肅。「想不到有如此無耻之徒，食人之飯，受人之祿，主人不好，平時不動不說，更且助紂爲虐，勢頭一變，立即倒戈相向！我不想再見你這般畜生，也不希望你們再見我！」但見一條黑影，宛如鬼魅般在衆人面前一轉，但聞得一聲接一聲之悽叫，黑衣客是又穩坐在馬鞍上。但是，這些打手們可苦了。祇見個個面上有兩條血痕。啊……黑衣客的一個人旋轉，竟然將那些天王打手，個個掃瞎了雙眼。

「至於你，周天王，你不會餓死。三日後，我的結會自動解開，不過，你的一身功夫，可就毀了……」

「你是誰？」

「我，何必講給你聽。你既無人性，又無人情，根本是個廢物，我犯得着爲個廢物說出自己姓名？將來，你可能碰到個老江湖，見過我的無情結，他們自然會知道我是誰。」黑衣客說到這兒，慢慢的跑到了大車前，下馬，用雙手按撫那些受苦者之穴道。當他將那個可憐母親按摸妥善後。背後，突來勁風，黑衣客是何等樣人，一個翻身，已將來襲之人扔開。但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當他一回身，以前作後，本來的後背是突襲的，而現在，後背是一變讓給了那個老太婆。不好，「至至」「靈樞」兩重穴已被一股陰力扣住。「喋喋」一陣笑聲，分明是那個老太婆啊……黑衣客是心靈快巧之人，曉得中了計了。

佈下惡圈套　龍虎雙遇險

本來，這個機關是有不少破綻。唉，全是小虎子缺乏閱歷啊……

至於小虎子，他看到了目前的變境，他愕然了。他簡直想引刀自殺。現在，是她們佔了上風，黑衣客之重穴被扣，可以說，一無還架之力。但是，他想來想去，這兒，那會有冤家在？

「現在，龍先生，要我廢你的四肢呢，還是一對招子，我知道你是爽快人，快說。」

「要我招子可以，要我四肢更不賴，尙幸，你們還有一個人在我手中……」

「誰？」

「周天王啊……」

「哈哈哈！我們可不理他殘廢或死！我們費盡心計，要的是你的寶貝，當然，我們可以自由自在的取你寶貝。不毀你，眞怕你來尋仇！放漂亮些講要那一樣？」

「我毀了你們那多人的眼睛，是報應，該毀我眼睛！不過，我得請問你們的姓名來歷！讓我也有個明白。」

「龍震宇，你難道忘了十三年前掌斃魏氏五雄之事？」

突然，黑衣人想起了這五個人，記得他們自稱一天王四金剛！怪不得還有人稱天王。不過不姓周……唉，分明是改名換姓、至於馬大娘，根本也是他們的親戚，自己怎會七衝八撞的到此地來。而小虎子又會冒冒失失的中這鬼計？再一想，唉，自古本來了無生趣，死就死……至於自己的三經一尺，是決不能胡亂傳人——想到這裏，他是微微一笑道：「現在，我大穴被扣，我無法可以自裁，你們要毀我雙目也好，四肢也罷。祇要大穴一鬆，我立即可以歸天，想我來教你們的經文古解，對不起，那是永辨不到之事。現在，你們下手吧！」

最年輕，也是第一個出手偷襲的少女道：「你想死，沒有如此方便，告訴你，爲了你，我們更向木長老借來枯木籐，鎖住你全身功筋穴脈……哈哈哈……」那少女是笑得萬分歡暢，不想就在此時，一彎金虹向少女削到。少女自然而然的，讓來招。但是此刀削你是假，直劈老太婆是眞。刀是好刀，人又拚命。這一個猝然而來的橫變，將個老太婆弄得手忙脚亂。老太婆，你那可手忙脚亂？你連一口勁也不能鬆。他才一疏神，龍震宇之兩大穴，立有內外力爍，哈哈一笑，龍震宇已經長身而起。這一來，宛如猛虎脫柙，還能扣得住他？不過，小虎子却已讓馬大娘挾住了。

馬大娘是鐵臂觀音，一爲其雙臂圍住，別說掙，她眞能有挾死對手之神力。

「先將木籐圈扣住這小鬼！然後再對付龍震宇！」馬大娘一聲吼，果然，大小姐是手法神速的，代小虎子之頭，手腕，脚腕，扣上五個木籐圈。這一來，苦了小虎子，非但週身無力，並且，頭及四腕簡直有五條毒蛇咬噬。小虎子中木籐圈的人，還不深切知道此圈之厲害。龍震宇却十分清楚。木藤圈是木長老的獨門之寶，陰毒無比，別說上五圈，一個圈也可以令你非傷即殘。而且，越叫越滾，見效越快。因此，龍震宇他是大吼一聲：「虎子，是男子不可叫痛！」這是激將之法，可憐，小虎子已痛暈過去了。

嗥，木籐圈最怕將人痛暈，一暈木籐圈無外力之牽料，就不能發揮它的陰毒之性。實在，小虎子身子骨不太强，所以，他會一痛即暈！

現在，龍震宇是動了眞怒，碧靈玉龍尺出了手！此尺一出，說明了，他要開殺戒了……最近，他精神萎靡，有時連睡眠也不注意，吃食更不按時，眞可以說是神昏顚倒，稀里糊塗。目前，小虎子這一受傷，他恨極這個圈套。所以，將江湖誅魔第一利器碧靈玉龍尺取出。一道碧白相交之精虹中，馬大娘首先被擊中。而那位大小姐更慘，她自以爲是聰敏，事事躲在人後出手暗算。那想到這玉龍尺別具妙用，在龍口之內，暗藏十三枚玄靈針。一扣一枚，又快又無影。中者初時並無感覺，其實氣門已爲此針所破，非但眞氣漸漸消失，時間一長，針循血脈，直攻心臟而亡。

龍震宇一針打中大小姐，他却先開了口：

「滋味如何？」

老實說：大小姐是根本不知，但是其母卻是老江湖，她老眼不花，祇見玄影一掠，打中女兒。曉得不妙，現在老太婆明知是一敗塗地，她決不能令一對子女，再有什麼不對……天王即使會殘廢，不致於送命，如果女兒為玄靈針所傷；因傷而亡，那可太不值！討饒、服軟，她深知龍震宇為人吃軟不吃硬，好，先解了小虎子的木籐圈，然後，她淚流滿面的道：「龍大俠，你大可殺我解恨，此計，老身已設計了十幾年，也追踪你三年……」

原來如此，此老是故意的引人同情，小虎子那有不上當之理……常言道：「殺人不過頭落地。」馬大娘中了一尺，其命難保，至於大小姐，她氣門已破，再想練功，已無可能。反正木籐圈已脫，小虎子不久可醒來，大不了修養幾日，讓他以後，也可多一閱歷，其他……突然，他又有一陣愴然之感，襲上心頭，苦笑了笑，用玉龍尺之龍尾，將枚玄靈針吸出，提着彎刀，抱起小虎子，他騎在自己馬上，牽住了小虎那只馬的韁繩，悠悠然，黯黯然走了，後面卻傳來了不少人的哭聲！他苦笑一聲，自言自語道：「我死了，又不知有誰來哭我——」

三日後，小虎子可開口了：「龍大爺，那個木長老，是個什麼樣的鬼東西？」

「我沒見過，可不能說他是神，抑或是鬼。」

「我說他是鬼，娘的，這鬼東西勒得我好痛！」

「是你自己討來的，與他何干？」

「我自己討來的？」

「少管閑事，少自認英雄，不是沒事，不出事那會中了木籐圈？唉——」

「你少嘆氣成不成？什麼？我們眞的往那鬼地方去？」

「我早已說過，你不想去，大可以不去。我一個人走，反而輕鬆，逍遙。」

「肚子餓了，能不能找個地方吃些東西？」

「我是無可無不可……」

這兒正是陝西，甘肅交界之處，剛有個小山店。別看小，打掃得清清爽爽，乾乾淨淨。還有一個奇處，當櫃坐着一位十八九歲的少女，生得又美又媚，開口說話，和易親近……首先將個小虎子說得不好意思不進門。

早已說過，龍震宇是有些神昏顛倒。這兩天更加好，連髮也不梳，鬚也不剃，人，本來豐個神儻的人，一變變成個于思滿面的落拓客，小虎子是將他拖了進去，他勉强的走了進去，那位美姑娘，他是一眼也未看。

也不知是什麼原故，自從他倆進門後，巧了，客似雲來了……一個又一個。但是，這位俏姑娘越來越忙，面對那些個客人是一無好面色。可也眞怪，姑娘越是不理，那些人越是使酒裝瘋。地方小，酒又潑來洒去，好，這下可就潑到了小虎子那一桌。

龍震宇可根本不當一回事，小虎子可忍不住了，想發作，可讓龍震宇制住了。

越來越不像樣了，有幾個好像鏢頭、武師的人在調戲俏姑娘了。並且，將個姑娘給逼到了個小壁角落，姑娘當然隨着武師們的笑聲而變色。裏面走出個老頭子，看來，是個當廚的，聽語氣，是姑娘的祖父。

「各位，各位，咱小孫女可憐，從小沒父沒母，祇有我，和他的奶奶……開爿小山店，圖個糊口而已。我們實在不是那些不正經人……」

「我也不是個不正經的人啊……」

哄笑聲中，有人說：「你們人手太少麼，也該招個女婿，帮帮手……如果有那麼個好彩數，明年，也能多個小曾孫，這不是你老的天大福氣？」

老人與孫女又氣又苦又說不出話，正在此時，一聲斷喝，嗯，是個新進門的客人：「快快與我散開了！」

這幾個實在是保鏢的，而且是皋蘭飛馬大鏢局的鏢師。他們來去此地，也不止一次，見這位姑娘更不是三次五次，並且，他們心中可有個想法，這妞兒可就越長越漂亮，而思撚指之心，與時俱增，今日，他們發作了！

但是，好看的女子，誰不愛？誰不想佔為己有？你飛馬大鏢局有鏢師，皋蘭乾坤鏢局更有個大鏢頭呢？好，自古以來，男人為女人而爭風呷醋，最起勁，也最拚命。這新進門的大鏢頭喝聲「散開了！」能聽你話？三言二語，陰陽怪調，這還有什麼好事的，打，先在店中打，地方太小，施展不開手脚，到外面去打！姑娘是哭着逃進去了。外面一片廣地上，乾坤鏢局與飛馬鏢局打了半天，不分勝負，掌想說幾句狠話，呀，不好了，鏢旗不見了。

大凡保鏢的，別的全不怕，怕的是生死相拚！怕的是失鏢而追不回！還有，就是讓人拔了鏢旗。別小看這小小一面鏢旗，其實，可有關整個鏢局的聲譽。

現在，鏢旗不見了，那會不見的？不知道。

誰搶走了鏢旗？亦不知道，那更該死，為什麼？因為有個主，還有追討。連個盜主也不知，請問該怎辦？下邊的事不好做啊……

乾坤鏢局大鏢頭，金刀銀鞭祁伯峯，到底是大鏢頭，富閱歷，一看情形。哦，小店內還有兩個人，一個黑袍客，一個小伙子、多半是會家子。他心中明白，越是這種人，越難打發。但是，事逼於此，不能不好聲好氣的，請教，求教，最後是請求他倆交出鏢旗來。

黑衣客看來萬分厭煩他的打擾，祇讓小伙子代回了幾句話：「不知道，也沒有看見有什麼人取鏢旗……」

這算什麼江湖朋友？這分明是半吊子。不能，一定得擠兌他出來了事！因為；所謂「士急馬行田」，又道是：「沒匹駱駝拉匹馬。」充充數……好，這一來他們的說話，可越說越不好聽，看來眞能打起架來。黑衣客到這個時候，他雙眼一瞪，好，本來，病懨懨，愁煩煩的人，可以說毫無光采之可言。現在這一瞪眼，宛如小店內裝上兩個明燈，光華逼人。人一起立，祁伯峯算是識貨，此人那會是個劣貨。

「你們爭風，你們呷醋，你們侮辱人家好好的姑娘，我因心事在身，這才讓你們胡鬧亂哄。依我脾氣，一個接一個擲出去算了！現在，我本想一走了事！容我眼不見為淨。可是，你們卻好意思來問我要鏢旗。慢說不是我拿，即使是我拿了，你們又有何辦法拿回去！」

啊！怎麼，說了半天，你是嫌我們侮辱人家的姑娘，不是鏢旗之事。眞他娘想罵出口：「她是你妹子，她是你老婆？你他媽媽……」

祁伯峯極冷靜的問了一聲：「是你拿的！」

「算是我拿的，又如何？」

「向你要啊！」

「有本事祇管來。」

祁伯峯也還不想鬧出大事來，因此，他的金刀銀鞭不出手，自以為憑自己的混元手還不能拾奪你這病懨懨的小子下台？因此，身形一動，人已向黑衣客撲到。別看祁伯峯身材高大，可是混元手卻可小開門，小轉小彎，小打小擊……小圍困。就這樣，將個黑衣客圍住了。並且，一出手就是一套。所謂一套是七十二手。由於出手快，七十二手如狂風驟雨般，向黑衣客連續擊打。

本來，這混元手，快如雨點，閃避、躲避還得靠功夫。還手，勢必等他一套已完二套未來之時，在中間着手，才是正理。不想，祁伯峯才打出三掌，不知怎麼一來，不對，那會手腕子麻？更不對，人，那會似騰雲駕霧……可憐，這高這大的人，就如一隻紙鳶般，向店中直飛而出。慢慢的，才跌出地下。又是一個奇怪，祁伯峯人雖高大魁梧，輕身功夫也不弱，被人截手擲出，他是想用輕功「廻風柳」，慢慢的下地，至少，還可扳一些面子過來。哈，廻風柳祇用得半招，壞了，中間的眞氣好似被刀割一般，斷了。而他，也祇好摔了個狠的。更可憐是出手人陰損，在他面向下時割斷眞氣。那你想，一個倒葱般摔下，這張臉與山石比賽硬度，能成嗎？自以為英挺不凡的大臉膛，跌了個五花八門——他半痛半氣的，暈了過去。

在場的那些鏢頭啊，鏢師啊，祇有呆看的份。誰也不想面容開花，有的假裝扶起祁伯峯，有的假裝料理祁伯峯，問候祁伯峯，全忘了剛才為了俏姑娘，鬧得不可開交——嗱，當時打，也全靠是分高低，比武藝，不是拚性命。否則，眞能死傷幾個人吶。

黑袍客見事已了，他面色又變成厭煩煩，愁戚戚，眼睛似睜非睜，小店中立即無光采。小伙子祇有伴了發愁的份。

「你可吃飽了！」黑袍客在問。

「算飽了，可你，龍大爺，空肚子飲了些酒，能成嗎？叫他們來碗麵！」

「你也太嚕嗦了！」

「不，一些不嚕嗦，不麻煩……」說話是那個老人。在客人面前又搖手，又阻攔的，老人後面是那個俏姑娘。低下了頭，好像不敢看人。其實，她那似星的眸子，時不時在偷看黑袍客。

「我們不是本地人，因此，我們的刀削麵，決不會輸給麵兒姜。眞，我孫女和麵更有一套，麵性發得好，有個咬勁。客人，你寬坐，馬上，我們做一碗來給你嘗嘗……」

「一碗夠了嗎？老蘇，我也要一碗呢，難得如娃兒和麵啊……是不是？」一邊說，有個老人走進了店。唉呀，這個吵啊，哄叫呀，外面可眞亂了套。為什麼？這個老頭又瘦又小，又矮又乾，穿一副老黃色長袍，有些褪了色，不是丐帮人，也是個落魄的文士……

但是，他臂彎中挾了不少旗——是鏢旗啊！

「還我，還我！」

有幾個比較精靈的，說道：「老人家，我們聚個百來兩銀子給你——換，咱們算換……」

「那也好，反正，我老頭子正缺一百兩銀子用。拿銀子來，換旗子去……」

果然，這交易傾刻即成。連那個暈過去的祁伯峯也醒了，立刻下令去——不想那老頭子卻在說：「越慢越好，最好，避過秦嶺廟兒沿。」

可是，這批人可能是嚇破了個胆，也可能趕路心急，老頭的話，他們一句也沒聽見。反是幾個趟子手是聽清了。但是，奇怪，趟子手走鏢行的前鋒，他們可知道，路綫的遠近快慢，該在何處下脚，該在那兒落宿，全有個規矩。而廟兒沿就是一個落宿處。廟兒沿是條直路，容易去，而且：在這個地方，有身份的人多，有錢財王更不少。又是出秦嶺的要衝地，要避過廟兒沿，那就得越過沙嶺，馬脖子嶺！全是荒凉地，別說財主，人們全是住窰洞，叫那些大鏢頭能住嗎？那不是個笑話？

反正，你說你的，我聽我的！走了再說。

老頭兒又如何，他飛身上樹，看了半晌，搖了搖頭，下樹，進店，不開口了，祇是對老蘇，店主東說着半瘋話。

「今天，你看見我腰中有錢了吧，能把那烤鷄、燻鴨子，羊舌簽，風鹿脯拿出來了吧！」

「不賣，不賣。」

「這又為什麼，老蘇……」

「任何人想吃，我賣，唯獨你——」

說到這裏，祇見那個小伙子來到矮老頭面前，恭恭敬敬的說道：「前輩，家主有請！希前輩光臨！」

「為什麼他自己不來，要你來？看不起我老頭子，我就不去——」一邊說，一邊還翻怪眼！

「好，你擺架子？蠻好，別說羊舌簽，風鹿脯，連麵也不讓你舐一條！」

「你敢！你敢，你個可惡的老蘇……」一邊說，可比引鬼的招魂幡更靈，黃袍老頭已跟了小伙子到了黑袍客龍震宇面前。其實，龍震宇面色鄭重，顯得他對黃袍老頭萬分恭敬。老頭子一見這情形，他這大年紀，可脾性眞像個孩子呢。見龍震宇對他尊敬時，他笑了。坐下，一看這桌上的菜，他又翻怪眼了：「什麼？原來大名鼎鼎的玉面孟嘗，這麼小家氣，吃這些東西，你不怕傳出去，讓人笑話？」

黑袍客龍震宇是毫不在乎：「既然前輩賞面，我請店主東添菜。飲、食之道，但求飽腹可也。當然，也可吃些精品細器……店主東——」

老蘇來了，他是滿面怒容：「客官，別上騙子當！」

「事實，我一日內連上三次當啦！」

此言一出，全店默然。「想不到我未出生之時，就巳威名震臯蘭的兩位大俠，我幾乎當面錯過，如果不是這羊舌簽三字，那能引起我的思潮……」一邊說，這位小輩一條龍的龍震宇，竟然躬身下拜。老蘇又罵了一聲：「死饞鬼！」一面又高叫老伴上排門，表示今日歇業不開市了。

這位老婆子可依然不脫其豐韻。眉清目秀，除了稍有皺紋外，眞是不顯老態。

「老妖怪，你那能不會老的啊！莫非你是夏姬托生？」

這句話可惹惱了這位老太婆。也不見她如何出手，而且，龍震宇如此江湖名家，也會看不出她，那會出手能轉彎。尙幸黃袍老頭之出手更可人，也可能對老太婆之出手素有心得，因此，他的每一招、每一式，恰恰好的迎個正着。快是快得萬分，一轉眼之間，兩人已對了廿來招。還有一點令龍震宇佩服的是：兩人的脚步根本沒移動半步。可是，地下山石，分明已顯出了四隻脚印……

「爺爺，奶奶，別顧顯示功夫啦，麵都快糊啦……」是那俏姑娘已端出一個高托盤，盤中有三碗麵……黃袍客老頭一見麵，他可疏了神，「啪」的一聲，捱了個大嘴巴！

龍震宇不由大驚，他的眞正功力游龍手展開，好快，並且，在對桌邊，轉到了那桌邊，人已極快的隔在中間。果然，他也連中二下。並且，他出盡辦法也無能避過。龍震宇不由心中大震，自己枉自稱爲游龍子，其實，自己該將這招牌抛在茅坑中才是。

「奶奶，你打錯人啦！你的火氣總是這麼大……」俏姑娘在埋怨她奶奶了。而老太婆可說：「鬼叫這貧嘴說我是夏姬托生，我是淫婦，我是老騷婦，我眞像打他三個連環嘴巴，打得他從今以後不再胡說。我那會想到他出現，而且又快又迅厲：：在我是以進爲退，而他，不知爲什麼，我這枯老頭挨了兩下——」

「不是麵來，我能捱你打？貧嘴是假，你老公說我饞嘴，這倒不錯。好啦，打也打過了，該吃麵了，一冷變漿糊啦！」一邊說，他可眞殷勤，一碗一碗放好，連小伙子也有一碗，就是主人沒有。

龍震宇一聞這香味，他不禁心中一凜。自己可說是吃盡山珍海味。但是，這樣一碗普普通通的麵，麵清、湯清，而幾片血紅肉片，幾葉山蔬，已有如此引人食慾之功。不過，他們說而主人不伴，不對，龍震宇是個十分懂禮知禮之人，他那能如此就吃……一定得請主人同坐。

「好吧，恭敬不如從命，祇是孫女兒，你去準備那些羊舌簽、風鹿脯、烤鷄、燻鴨……」

「我早巳備妥了！」

「啊！啊吖，我的好如姑娘啊，你眞是鹿老頭的知己也……唉，也祇有你啊，我會甘心挨個嘴巴……」

「如果鹿公公以後對我奶奶尊敬些，我會更感謝你！」姑娘的說話是溫婉得體，令在座人個個暗暗喝聲好。姑娘進去了，很快的，一個大托盤中，已擺了六隻大碟，還有一個火鍋。有些是山筍、野菌，有些鷄、鴨、火腿。其中還有一盤熊掌！

這是極化功夫的菜，那會這快做好？龍震宇不禁留了些神。

龍震宇是讓姑娘讓進了頭座，不過，難道她是有心的？早已備好了菜餚？事到如今，他也不理其他，反正已吃了，而且，不論一餚、一蔬，甚或一碗麵，那一樣不是精美絕倫，龍震宇從記憶挖刨，搖搖頭，他從來沒吃過有比這更好的菜式。

小虎子是吃得高興，越來越不顧禮儀。本來，他與龍震宇不是主僕之關係。現在，他苦了那麼多幾個月，除了看龍大爺的愁眉苦臉，甚或點點珠淚外，他可從來沒今天那麼興緻淋漓。何況；那位如姑娘是一匙又一匙的敬他，他那個高興啊，簡直言語不可形容。

至於龍震宇，自有如姑娘的奶奶在招呼。因爲，她一個失手，連打了龍震宇兩下，心中過意不去，她滿面佈笑容，更說明鹿脯如何封法，山筍如何保存，熊掌之收漿該如何……其實，講這些烹調經有什麼用？可憐的是！她除了這些，還能講些什麼？

鹿老頭大概是說得酒醉麵飽了，嗯，老朋友到底是老朋友，一接口，立即令氣氛大變。先說自己捱打，然後講出他們淳于家的獨門絕技，九曲十三彎，控鶴制虎功。更說明老太婆就是當年獨闖黑獄宮，一刀誅七閻王的英雄事蹟來。

龍震宇不由想起當年一位好友蘇伯佳來。功力有勝過自己之處，本想向他請求授藝，增加游龍之功力。突然，他失了踪，後來有人傳說，他爲天河丈人收爲女婿……不知什麼一來，天河丈人坐化了。魔震宮大亂，蘇伯佳不知去向……難道，蘇伯佳是蘇老頭的兒子？

「前輩是大連環掌蘇之半？」

「嗯……就怪我改錯了個名，之半，子半，唉……連一個兒子也保不住！他死了——」

龍震宇倏然的酒盃一滑，人，就此直僵僵的倒在地下。是山石地啊，這一跤，跌得他後腦破，血淋漓……

蘇之半看出不對。當然，也更看出此龍有股獨腹心神。現在，他將龍震宇救醒，而蘇如愚姑娘可嚇了個面色蒼白！男女還有些授受不親，她明明有極好的療傷手法，她又細心，又體貼，可她不敢接管龍震宇。

至於黃袍老人鹿不飛却按住了龍震宇之「寸關尺」脈，半晌，半晌才道：「抑積於心，神志頹沉，引致脈滑而浮，此謂之陰尅陽。一路來與人交手，好似中過人暗算！再加風雨交侵，現在，痛結於心，唉……如此好的人才，也難抵受了。可惜，可惜！」

「鹿老兒，別做張做智，我問你，孩子有沒有大碍？」

「唉，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啊！」

「什麼，自命神醫閻王懼的鹿不飛，難道眞的老了？不能飛，飛不動了？」

「老太婆，別用激將法。我，祇憑脈理，也沒人理。我總得問個清楚，病從何處來？心神爲何抑……不清楚人理、脈理，焉能對症下藥……唉，看來，好姑娘啊，可眞有你的忙呢！」

如姑娘誠如其名如愚；扮傻作愚。不過，她笑不出來了！本來，如姑娘一見龍震宇，她的笑靨沒停過 現在，她的焦慮，她的心煩，比任何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惜，她說不出口。現在，先問小虎子——當小虎子一說前情——

啊，什麼？龍震宇是爲一個極難看的女子神魂顚倒。而那女子是自願不配，避之而去。聽說，她巳出玉門關，進入沙漠地。總以爲，這樣，龍震宇可以死心了。那想到龍震宇是個死心眼人，不見了這位醜姑娘，起先幾日，宛如發了狂。什麼事也不順眼，更不順心，然後，他走了，說得好聽，出外游俠。其實，他是擺脫不下那位醜姑娘！

在江湖上，有時候，他可以三日夜不開口。愁容滿面。有時候，他可興奮萬狀，又殺土豪，又誅劣紳。有時候，他住在上好的酒家中，莫如其妙的，在深夜時分唱其男高音。也有些時候，行到那裏，睡到那裏，不論野廟枯寺，不論茅屋村舍，你說他神經失常，他比清醒人更精明。你說他正常，小虎子搖了搖頭說：「說不暈，我永不說，實在，他比不正常的人還要不正常——」

「那你爲什麼跟住他不放？」如姑娘莫明其妙的挿了一句。不過，誰也聽得出，她是在斥責小虎子。

「因爲他救過我全家，自己幾乎死，還是在火窟中，將我的小妹救了出來！—

「這樣的好人，你還好意思說他不正常！依我看，你才是眞正的不正常。」姑娘是氣呢！

可不能在這個時候你吵我爭！先得把他救醒再說。鹿不飛嘀咕了一聲：「這病難醫！」

淳于璉問：「爲什麼？」

「豈不聞心病還須心藥醫……」

淳于璉不禁點了點頭。可是，心中却有一陣茫然之感。本來，她可眞的將龍震宇當作了未來嬌客。老實說，現在，黑衣客即使于思滿面，愁意蕭索。但是，他的神采，他的眼神，他的行動，他的出手，在在顯示是個江湖小輩中難得的人才……想不到他有個醜八怪作心上人。而且死心一片，毫不動搖，這可令人感動，也實令人敬佩！

龍震宇是一時之被激，心中痛極。他才痛暈過去，爲人救醒，又敷了金瘡藥，該無大事。可是，他一醒，竟然慟哭起來。誰也聽得出，他這哭是眞正的痛心的哭。爲什麼？因爲蘇伯佳是他最佩服之人，以爲憑他的機智本領，總該脫出此危，不料死了！

現在的龍震宇又清楚如常了，他看到如姑娘，對，蘇伯佳既然是天河丈人之婿，那麼，如姑娘的母親呢？

「也死了，而且，憑仗伯佳之力，故佈疑陣，放走我那苦命媳婦。可惜，她中的魔毒太重，雖然，當時憑我夫婦之力，還是可以救她活命。不想她一念殉夫！而今，祇留下這個孤女——」

聞得如此經過，上文說過龍震宇是個至性至情之人，也可說是大癲大胏之人。他突的起身，將酒壺團團的斟了一輪酒。然後說：「伯佳前輩，天何不公？地何不平？人何不等，君今去後，我其誰從。我飲此酒，君其鑒我……」說到這裏，一仰頸子，酒乾了，他是奮力一擲，木排門巳上了啊，他可不理，說擲就擲，他這功力，摘葉可傷人，這酒盃擲出，直穿木門而去，不知去所！

蘇如愚姑娘，從來沒聽過如斯深情動人之祭文。現在，龍震宇說一個字，她芳心一跳。再看震宇飲酒擲盃，是如此的激昂，也是如此的眞誠，不由自主，她跪下來，算是領祭。然後，再親自奉酒！

說龍震宇清醒，他實在清醒，他奉伯佳爲前輩，他那會眞愛其酒？因此，他也跪下受酒，「蘇家妹子！令尊英雄，今當節烈，蘇氏一門英俠，但求天滅魔頭。」

「不，我要手刄仇人……」

「好，有志氣，若有用我之處，我決不推搪！」

「可惜，君將遠赴關外，找你那心上人……」

「啊！」龍震宇不再語言了！他祇是對小虎子看，可是小虎子却來個背向他。其他，他不聞！

龍震宇廢然長嘆道：「妹子，我給你三個月時間，助你殺上大震宮——！」說完話，他站起了身，蘇半之、淳于璉這一對威震江湖的大英雄，這大年紀，也會讓龍震宇的慷慨豪爽之風格，引出了眼淚。

鹿不飛突然向龍震宇道：「你體伏病根，我眞怕你帮忙，帮忙，將自己條命帮掉了！」

蘇姑娘正想斥責這個沒有尊卑老少禮節的老前輩。不料，她聞得龍震宇豪然的笑聲：「人生數十年，得一知己難。伯佳前輩對我錯愛有加，有些功夫，還是由他把手敎出來的。爲他而死，死得其值。」

「但是，玉門關外，白龍堆中，還有你的知心人在啊，你忘了！」

「大丈夫可以爲知己心上人憔悴，抉不能爲知心人有誤道義之所爲！」此言一出，個個不由更加敬愛此人。但是，龍震宇啊，你這樣一來，可又害苦了一個人。誰？蘇如愚姑娘，從此之後，她對你一片痴心！男的對女的，尙有改變之一個轉彎，至於女的對男的，唉，要嘛不理不睬，如果她看中了，付出了，那等於蠶絲般纏……纏不住你？她就會纏住了自己！

唉！情啊！有多少男女讓你這個毫不起眼的一個字，鬧了個血淚交迸——

途經廟兒沿　驚聞落魂簫

暫時不提他們這些人的你敬我愛，得提說那些大鏢頭了，不是說過，鹿不飛要他們避過廟兒沿的麼？可是他們是走慣了鏢，也可以說享慣了福！廟兒沿有的是大酒家。還有，聽說最近來往鏢師提說，有不少粉頭，挺有些意思。既然在小山店中吃了虧，好吧，就到此地來找補。因此，即使有二個老趟子手，想避開廟兒沿，能行麼？這兩家大鏢局的廿九輛鏢車，浩浩蕩蕩的進入廟兒沿，找到了大客棧。可怪，小二是垂頭喪氣，老闆是沒精打彩。不過，招呼還算好，開出來酒菜，眞不壞；酒是好酒，菜是好菜。叫粉頭，依然來，但是，看來，總是有些不得勁！

祁伯峯自命老江湖，他不得不叫來個

小二，問個清楚明白：可惜，一問三不知。祁伯峯看出不用强是逼不出什麼眞正事實來。好，用强再加銀子，雙管齊下，總可問出些名堂來了吧！

不想，小二一見銀子，他笑了，笑得很怪，並且，還說了一聲：「試問：將死的人，要這個幹什麼？」

喔，大概小二患了不治之症，在等死，那也不能怪他，不過，不對啊，那些粉頭啊！帳房啊，他們又如何？好，問一個，是一個死。有個較好心的帳房先生說：「有你們的吃，有你們的住，要玩，儘量玩，時辰一到，大家歸去。」然後，又是挺怪的笑聲——

有幾個鏢師、鏢頭，簡直在罵他媽的，你罵你的，他們，誰也不理會你們。

最後，祁伯峯可想通了，管他娘的，明天，咱們一走了之，天未亮，鏢行規矩，起得早的驢馬手。因爲，他們得服侍驢車，套上案架，然後拖出鏢車。第二批起身的是一般性的普通鏢師，然後是大鏢頭。待到大鏢頭上馬，趟子手手捧鏢旗喊：「我武維揚！」這就是規矩。趟子手在前，鏢師在後隨，然後是鏢車，最後是押鏢的大鏢頭……

今天，奇怪，該結賬，他們死不肯收。祇說一聲：「後會有期！」

什麼？後會有期能當銀子用？祁伯峯也保了十來年的鏢，他可想不到，也想不出，這兒，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總不成他們一下子全變成了君子？

可是，無論如何，該走啦，對，趟子手在前，大鏢頭在後，浩浩蕩蕩的，都走了……

廟兒沿，是沿山徑成立的城鎮。這就是說，祇有一個進口，也祇有一個出口。飛馬鏢局、乾坤鏢局是合併在一起，向這個鎮出口走去。到了出口，就出事。莫明其妙，人不見，影不見，一個鏢師倒撞下馬。趟子手馬上下馬過來，其他也有人比較與他交情好些的，看看他是中暑，還是昨夜房事過度暈了！

一看，他們全一嚇，祇見那鏢師面上帶笑，這笑、笑得有些詭異。還有這面色，黃得發光！「中毒！」其中有個鏢師，莫明其妙的叫出來。你一叫中毒，這羣車馬驢隊全亂套。個個要來看個明白，誰想，你們不下馬還好，一下馬，祇聽見羣馬嘶叫，發了瘋的向四面奔走。並且，走得眞怪，一碰就轉彎，越到後來，那些馬簡直在團團轉，做馬戲。祁伯峯到此地步，還有看不出來的道理。馬中了毒，請問；保鏢能沒事嗎？

砰蓬，砰蓬……可憐，祇見一匹又一匹的馬在哀嘶中倒下，倒下後，任是一等一的好趟子手、驢馬手，別想拉得起來！馬嘴中，一股又一股的白沫在噴出來，然後是血。待到噴血，好了，也差不多了，馬該歸天了。

祁伯峯等人百思不得其解，難道是客棧老闆，或者小二——甚或粉頭弄的手脚，正想回去拚命！半空傳來一聲嘹亮的簫聲，奇怪，本來簫聲嘹亮。但是，唯有這簫聲，聽來有說不出的難受。漸漸聽得昏昏欲睡……嗨嗨，不多久，果然，他們一個一個睡了，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醒了。這可看他們的功力了，功力深的，醒得快。如此類推，而一醒來，眼前是一張熟悉的臉。

祁伯峯看見的是那個說「後會有期」的老闆，向他苦 說道：「果然後會有期了！」

「那會這樣的！那會這樣的？」

「有人命令我們，將你們抬回來的！啊！對了，除了鏢車……」

鏢車不見了？這等於是失鏢！這可對鏢局、鏢主如何交待？祁伯峯急得額頭見汗，但是，那位老闆却說：「祁大鏢頭，現在，你們已聽過落魂簫，也不怕講了，你，命也保不住了，還顧全什麼鏢啊槍啊的！等死吧！」

「什麼？等死！」祁伯峯幾乎跳了起來。

老闆可是十分沉着，還笑着，說：「死沒有這麼快，大概，月圓之夜，他們會來！」

「誰會來，來幹什麼？」

「天魔，來殺！」

「殺人！」

「不單單殺人，是活的，全殺。就如以前的屠城，殺個鷄犬不留！」

「啊——」祁伯峯簡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麼？殺人，屠城，鷄犬不留。難怪他們不收銀兩，也難怪酒餚豐富。更難他們什麼也不在乎。死在眼前，還在乎什麼？難道不能反殺！

「唉！不瞞列位說，如果你們不進廟兒沿，他們決不會對付你們。可是，一進廟兒沿，好，算是命已交給了閻王爺了，反，怎麼樣反？」

相互一對口，誰也是這樣的口供，趟子手想起矮瘦黃袍老頭的說話，他在這個時候，可敢對口了：「叫你們越個秦嶺，你們偏他娘的要玩什麼粉頭，好，玩罷，玩到了閻王殿前了。」

「老張，事到如今，埋怨也沒屁用？好在咱們兵刄、暗器俱在，怕什麼，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老闆却苦笑道：「唉！你們忘了落魂簫！」

一提起落魂簫，他們個個面面相覷。對，聽了簫聲就昏昏欲睡，打，打個屁……可是眞的等死嗎，不能，總得設法走出去！

可惜，你想還沒想完，祇聽見砰蓬一聲響，又聞一聲長笑，他們走出去一看，祇見一具屍首在他們眼前。

這具屍首竟然令在場人個個嚇得魂飛魄散，這可有些難解釋了吧！一具二具死人，對走慣江湖，跑慣碼頭的鏢師來說，眞可說是司空見慣，有什麼可怕，而且怕到如此程度？實在，這具屍首與衆不同，面色呈現七彩，而首級與頸，祇連一層軟皮，使其不能脫離，而混身……苦啊！說體無完膚還嫌輕！根本沒寸肉附骨，等於一身衣衫，披在個人骨格上，請教，突然之間，一見之下，能不嚇個半死！

其中有幾個比較與死者接近的，看清了，驚魂方定，開始哭了，開始罵了，罵兇手的親娘老子廿八代，但是，「嗤」的一聲笑，接着「嗤嗤」兩聲，笑聲初起，有幾個自命爲打暗器能手的，又且耳音拉

長，還能不出手？一時間，飛刀、飛蝗，甩手箭，鐵菩提，撒了個滿天花雨，非但不能制住笑聲，或者打中暗中發笑者，反而引來更多，更盛的嗤笑聲，笑得直似在每個人身後附着一般。這一來，那些大鏢師可住了手，而面色越變越可憐了！

實在是可憐，因爲，雖然不是眞正的交手，其實，已可分出勝負。自己幾個有本領的，心中有數，而且又死了一雙，對頭有幾個，不知，最可怕的是嗤笑聲，宛如發自一人，也好像有幾十人，到底有多少？不知道，這分明是敵暗我明，依對付這個同道來看，自己這批人，隨時隨刻可以死。而且：死得似地下躺着的那麼慘。

本來耀武揚威，現在，個個垂頭喪氣，也難怪此地的人，突然變得如此大方，變得如此的坦然，死神已在頭上轉，可還爭些什麼？爭着早向閻王爺報到而已。

好了，太平了。本來什麼鬧酒啊，使氣啊，爭風啊，呷醋啊，現在變得看見那些粉頭也提不起興趣，唉！走吧！走不出個廟兒沿，守吧！難道堂堂大鏢頭，也如此地居民一般等死？

嗨，天下事就有那麼個怪，還有人來投宿，什麼地方不好走，偏向個死地來？不過，自己何嘗又不是？想來此人……唉，還是女的，一看那容貌，平時眞能罵出口，這樣副尊容還隨街走……

其實，此女身材不錯，並且，細看面容，長眉高挑，一對眼也挺有神。祇是滿面生就個肉疙瘩，看來，容易引人作嘔。

看來此女身無長物，祇斜揹了個錦囊，很文靜，挺有禮，進得門來，連道有勞，有勞……早已說過，此時，此地，還有誰嫌痲煩來的？客棧又大又空，好吧，墊墊滿滿讓那批魔王殺人時，可以多少有些人性，放走那麼一二個。

第二天，是十三，大家是越來越緊張。連山神廟中的老道士，廟祝也出來叫苦，並問那批天魔，眞能來不能來？難道就眞的等死……

不料就在此時，半空中傳來一聲極凄厲的語聲：「月圓之夜，開刀祭魔，月圓之夜，開刀祭魔。」

這叫聲是又尖又刺耳，好似不像人的嗓音中發出來的，可是，老道士，廟祝，村中有身份，有家財的人，可就跪了一大片，叩頭，許願，祇求不殺盡……祇求留一脈香烟，其他的，他們什麼也可不理。

「鷄犬不留，鷄犬不留。」

說吧，寂然了，祇剩下一片號哭聲。

然後是說拚命的有，說藏匿的有……

第二天，眞的有志氣的，執起紅纓槍，大砍刀的，聚成了一羣，有些，眞的躲到不知什麼地方了……

亥初時分，半空中又傳來了鬼笑聲：「先把那些藏在洞中的起出來……」語聲才畢，一陣洞簫聲自空而落，一闋尚未奏完，可憐，四面八方，有的從地穴，有的山溝，一個又一個垂頭喪氣的走出來。

「喋喋。」一陣厲笑中：「本來，今日先殺幾個作榜樣，但是，老夫尚有些事須辦，便宜了你們多活一夜！」這語聲比鬼哭更可怖，語意完而語聲畢，今天，月色已開始成圓，一片清光，本來，萬里無雲，實在是個極好的賞月之夜。而今，唯聞家家飲泣聲！

可憐的廟兒沿。

十四之子夜……可憐，目下的人們，他是在扳手指算時間……一到這個時辰，個個祇有等死的份，包括祁伯峯那批自命英雄者，有幾個更不成樣，還在哭呢，說句老實話，死，又有誰不怕？並且，死神限時限刻的下了帖子，人不是活在時間中，簡直活在恐懼中。

半空中，又飄來一陣簫聲，嘗過味道的人，個個知道，這是落魂簫……聽了後，誰也祇能乖乖的等待睡……然後死！不想，突然從這片客棧房中，傳出一片銅箏聲……

箏，有它清雅高尚之音聲，可是，這箏聲別有一股冷冷淵淵的戰鼓聲。箏聲而能奏出戰鼓聲，可謂奇哉怪也之事，不過，更奇怪的是簫聲竟然被受擊而頓了一頓。然後，又有一股極溫和的語聲傳來：「來的可是鐵蠻坳中的同道！你我何必自傷和氣！」

一個女子聲音冷冷的，文靜的說道：「我知道你是大震宮叛徒，自命天陰神魔苟世久。吹簫者：天音神魔蒯靜，但是，我教素不犯人，也素不救人，一直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過，你們七天魔欠我好朋友一筆賬，廿年了吧！我不能不先代他們打個頭陣……龍哥哥，你還看什麼？救人要緊！」

外面傳來一聲欣喜萬分的應聲！「眞的是琪妹！你又回中原了……」

「快救人！」

「是！」這一聲是，立即變得聲清音朗，並且，誰聽了這一個字，誰也會相信，這是一位具深厚功力的大俠，決不是垂頭喪氣，頹唐落拓的窮途末路人。

這位彈箏的却在連聲吩咐，要乾坤、飛馬兩鏢師護住此地左右。這批人本來怕的是落魂簫，現在，他們這一個致命簫聲已有人尅住，他們也不甘心束手就死。拚命，你不說，他們也會拚……

可是，七天魔還帶來不少魔徒，守住在山谷兩頭，希望殺漏網之魚，不料，眞有人來，月光下，祇見一個年才十八九歲的美貌少女，一個黃衣老頭，以爲是漏網魚。而少女生得又實在美，那七個魔徒，首先起了淫心，要殺了老的，擄下女的，然後，覓個隱蔽之處，姦淫作樂，不知道，他們上了大當。

黃衣老頭是老而彌辣，何況，這批人又是大震宮三代的子孫，平日仗師門之餘威，也不知作了多少的惡行劣跡，老人會放過他們？而今，他們再對女的心懷不軌，那更好，蘇如愚亡母，臨死時交托給公婆的魔宮秘物利器：天星珠已打了出來。

這打法看來笨拙得不得了，何況：那只天星珠看來又毫不起眼，更且又大又鈍，七人中的夭魔刀首先出了手。好，你不出手，天星珠本身也在旋變之中，那經得魔宮毒刀之一擊！天星珠是一砸一個大旋轉，人眼根本看不出有什麼變化，七柄夭魔刀却因此一來，出得快，轉得更快，夭魔刀竟然中在七魔之心中，可憐，七個天魔得意門徒，竟然會迸跳，號叫！大魔徒姚建成比較見得事多，發覺不對，戰聲問道：「你是……你……是大震宮中人——

你是——」

「不錯，我父蘇伯佳，我母——」

也不必再說下去，姚建成知道對頭尅星到了，夭魔刀最是陰毒不過，刀者，那怕中正心臟，也不會讓你死個痛快，依然要你受盡剝皮削肉之苦，然後，再死……更可惡的是，世間決無一種解藥，可解此魔刀之毒……

蘇如愚是收回了天星珠，七魔徒是死得不明不白。因爲，他們從來不知魔宮寶庫中，有這樣一件至寶在，他們是連什麼名字也不知道。

黃衣老頭鹿不飛可惱了，他怪蘇如愚姑娘貪功：「就算留一二個魔崽子給我，也可以啊！一個珠子，倒好，一下去了七個。」

蘇姑娘眼蘊淚水，她說道：「鹿公公……我已等了十九年啦，我記得毀我父親的是天陰魔荀世久，毀我娘親者是天音神魔蒯靜！以後，我什麼魔崽子也不殺，我作你呼應，用你的天斧玉掌如何？」

「還得請我吃一大頓九大件，附奉清燉翅一道！」

這個鹿不飛，簡直是個饞得出虫的老不正經。蘇姑娘那會不答應？他倆向前進，可是碰上了第二陣的埋伏，這批埋伏，本領不及第一批，不過，人多而暗器多。人，有十二個，分明是個十二元辰陣，有龍形暗器，有虎牙暗器，有蛇形暗器……十二魔徒見暗器打得兩人簌簌亂抖，以爲是二個誤闖大陣之人，因此第二批暗器不肯打，一批已經成功，再打第二批，豈不是浪費？不料，你們這批魔徒，今夜奉命血洗廟兒沿，就該想到；任何人，決不至於放夜站，放到廟兒沿，因爲此地爲秦嶺餘脈所在，走一個秦嶺，已夠人辛苦，不養足力氣，能來廟兒沿？而且，又在最重要開刀之時，他倆分明有爲而來，第一批七師兄爲何不發魔火警告？這分明已說明，前面發生了不幸事，自己本領不及七師兄，全使暗器取勝，既然如此，能勝過他們……別說一次，十次八次也得放！那怕打得兩人成刺蝟，也得放。你們不放，該你們死了。爲什麼？蘇姑娘有其娘冒死帶出來的大震譜訣，差不多所有大震宮中十七件奇珍異寶，全有了解，見這十二元辰的暗器，她是又將天星珠暗取在手。

天星珠是天河丈人成名時第一件至寶，能發善收，兼具攝取敵人暗器，而反爲己用之道的鎭宮之寶，老人從不顯揚，因此，除了女兒外，根本沒人知道，丈人死，宮中變起倉猝，天音簫，夭魔刀，鐵方尺，赤火球等等……連幾部魔經秘訣，全都失去。如果不是蘇伯佳本身之鐵虁龍功，受了魔宮這多的暗器，可依然能佈下十三道埋伏，最後，與羣魔共亡，將無音雷引發，唉，到底蘇伯佳功力全散，這一拉引綫，雷是發了，可讓七天魔祇受傷而逃，不能來個同歸于盡，他的夫人正是女中丈夫，哭埋了丈夫，趕到蘇半之家中，說明理由，蘇老立即用虁龍護心力，希望救回媳婦一命，不想美魔女凌雪雁，對蘇老夫婦，拜了七拜，竟然用她早已藏在掌中的天魔金叉，刺胸殉情。

所以，現在，這十二元辰的暗器，已爲蘇姑娘暗用天星珠收取，十二妖魔也眞該死，總得看個清楚明白才好，即使現身，也不必十二個一起出來……聽說，他們是十二元辰啊，生尅相從，不能不守望相助。當然，說得不好聽，他們根本是互相監視，這一來，苦矣！

鹿不飛是江湖有名五大高手之一，他的流星步法，天下第一，再配合他的天斧玉臂掌法，除非他不相中你，一相中而想從他手底下逃命，眞比登天還難！十二魔徒才一合圍呢，好了，一條黃影起，一聲慘號，這個有相子先被鹿老劈一個頂分兩爿。

羣相交鬨中，暗器再出，完，十二元辰，相生相尅；缺一有相子，牽動了全陣，本來，子去午轉强，不對，午强申宮變得弱，申金弱勢不能引動亥宮水……午火一失馭，如再引動寅，戊兩宮，苦矣，火局一會合，如無水局相壓，豈不亂了套？現在，水局之主，有相子一死，亂局已成，照道理，十二元辰魔又不是不明所以，該走則走，那想到，魔宮人物個個狠殘而無情，想走的，被監視着，而不想走的，各憑魔宮傳授，與鹿不飛，蘇如愚會戰起來。

無相丑因有相子之死，他自然而然變成一行之首，他要求再結陣相待，不想遠處傳來師父之簫聲，這是催他們去助戰之表示，這可怪了，師父之神通，竟然會碰上了勁敵？這可不對頭，魔宮法令極嚴，奉傳即到，遲則有罪。好吧，放過了這兩個不知來歷的傢伙再說，因此，無相丑道聲走，十一元辰鬨然而應，他們想走了。

可憐也矣，不知撞了什麼鬼，明明祇有兩個人啊，那會將十一個人全都牽住了呢？

這就靠蘇如愚姑娘了，她可懂得魔宮技倆，別看她擅於烹調，其實，從懂人事來，她就磨着爺爺奶奶教魔宮經籍，她娘帶出來的是大震宮魔經總綱，孩子又聰敏，又得兩老痛惜，由七歲起，孩子是日夜練功，最艱難的功夫，她可以廢食忘寢的練，練得人脫了人樣，阻無法阻，助無法助，不是蘇老之好友，由關東歸來，送了他一粒人參雪蓮丹，孩子眞能將自己練毀了。

現在，她可大派用場了，有相子一缺，亥、丑兩宮全虛，西方一被牽引，對角東方寅卯辰三宮雖齊，現在，讓鹿老之天斧玉臂又砍死一個，然後，再尅南方、北方，十二元辰之每宮一主者毀了，這十二元辰陣也等於破了。還想奉召即至，簡直是妄想了。

蘇如愚姑娘之牽制引領，實在驚人，十二元辰如果不是在她的指點下，極難全破，如果，讓十二元辰再加七魔徒之奉召而至，即使可獲大勝，而決不能全數破消滅。也別說蘇姑娘，能否手刄親仇，殺了天陰，及天音兩神魔，奪回大震宮了。

至於天陰、天音，發覺形勢不對。爲什麼，落魂簫分明爲玄靈箏所壓，非但不能令人中魔音而昏睡過去，一個不巧，看玄靈箏之弦位，分明有逼自己落魂簫破裂之虞。不吹，自己是魔宮中人，不受魔法之感應，玄靈箏會反擊自己。聽來箏聲如此和諧，自己走的正是剛猛的路子，一個不小心，一定會被箏聲所傷。何況：還有一位俊眉朗目的少年，手中執的正是師父屢尋不得，並說此物一出，大震宮中人，不需遠而避之的玉龍尺。自己七天魔合在一起，大師兄天陰子已連發十三枚龍鬚針，這是魔宮最陰毒的暗器，一等一的老前輩，無不聞名喪胆。可是，祇見碧虹玉影中，有一龍形刻象，由尺中透出，而十三枚龍針鬚就此一晃無影！

這是從來未有之奇！除非射中對手，否則，那會如此？不能再故作大方，祇能來個以人多取勝。奇怪，左右兩路所埋伏之卅六魔徒，那會一個不來？天陰子是何等精靈之人，發覺形勢越發不對，走……

這是他們反叛大震宮以來，從來未有之奇恥大辱。說句老實話，死在他們手下的，也不是一門一戶。而取富戶爲主，聯而殺之的洗屠一村一屯之事，更是從不失手。今天，吃個大跌！好，走，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何況：也不一定得用十年時間。摸清了底，明打不成，暗算還不成？正所謂：「祇有千年做賊，那有千年防賊。」何況：此一去，定可反客爲主。敵明我暗，嘿嘿，再來打過。所以，天陰子是一聲暗號，想走了。

對不起，本來，七天魔與少年黑袍客的打，是探虛實，現在想走，還能客氣？可惜，你不客氣，人家又怎能對你們客氣？最最不應該的是；天陰子自己放的十三枚龍鬚針，他竟然會忘了個乾淨。天玄子剛脫出圍陣，對不起，他的肩部突的一麻，自己人那會不知自己的暗器。這是龍鬚針。一聲鬼叫：「大師兄，你那會亂發龍鬚針！」

此言一出，羣魔哄動，而黑衣客是一個「龍翻身」，好，又有二個人中了針。一個是天象子，一個是天玄子。天陰子曉得不對，他是天魔掌用盡全力，向龍震宇擊去。到現在，可看出來龍震宇他的內傷不輕，照理；天陰子之天魔掌不愧爲武林中煞手，不過，龍震宇的潛龍煞，更是方今武林一絕。決不會讓天陰子天魔掌所傷，可惜，三年來，他睡沒好睡，食無定時，落雨飄雪，酷暑惡熱，他全受了。心病啊！他簡直是在活糟蹋自己啊！就算他功力不弱，管閑事，已令他受了些傷，不算厲害，也是傷啊！前幾日聽說自己敬爲師執的蘇伯佳死，抑郁在心，尙未發消，而今夜爲這魔教中有名的惡掌法所中，假使他用玉龍尺相抵，相劈，決沒事。可是他心高氣傲，以掌還掌，天陰子是爲他雙掌彈出，而龍震宇突覺天旋地轉，一口鮮血噴出，再也支持不住，仰天直跌，跌下屋簷……

邊有人大叫：「龍大爺！」「龍大哥！」「龍賢侄！」最後叫，却又最先出現的是，那個彈箏少女。月光下，越顯得她面容之醜怪。但是，她一揚手，五條紫光，直追五人。本來天陰子已打出一粒金剛丸，尙幸醜女出現得早，出手更快，紫光一撞金剛丸，祇聽見猛烈一聲霹靂，少女却不顧雷火炙熱，因爲她心目中祇有一個龍震宇。

人，全趕到了！

而龍震宇雙目緊閉，手中的玉龍尺依然緊抓不放。醜女一見，不由淚如雨下！

「琪大姊，你到底來啦……」

醜女回頭一看，是小虎子。她苦笑了笑，然後，取出八面錦旗，對小虎子說，每一旗相隔十步，成一環形，困住一女二男……

小虎子驚叫：「那女的是蘇姑娘！」

「我知道，我是助她手刄親仇啊！」

小虎子一聽此話，十分聽話，果然在山谷處，將這八面錦旗佈好。

十二元辰爲鹿不飛所殺。而兩人入市區，蘇姑娘眼尖，已見龍震宇單人戰七魔。出手之瀟洒，而以一圍七，竟然將七個天魔，圍了個無可奈何。當他看見一個翻身，傷了三魔，可是自己與天陰比掌，嘔血而下，不禁大驚。還想搶步上前救援，祇見二個長身魔頭想走，不，該阻住兩人，再見紫光紛飛，爺爺奶奶也出現，不必再顧忌心上人，先除了這個魔頭再說。

「小姑娘，竟然阻我去路！」

「你是誰？」

「我乃天陰神魔！」

「啊，那個手中執簫的，想必是天音神魔了！」蘇姑娘是大爲高興，暗中禱告死去的父母，今日，她要用大震玄訣七十二魔招，對付這兩個殺父母仇人了。

天陰、天音，不是呆鳥啊，現在，當他倆看見谷外有個小虎子在揷旗，饒是雙魔多見多聞，他那裏曉得；這是鐵鸞坳有名魔母所煉的玄魔天蠶陣。平常人，被困在內，祇不過是爲天蠶絲所纏。而魔教中人，入此陣，對不起，東、南、西、北有魔母所煉之魔霧襲人，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則有萬載金蠶絲纏人。一經爲魔霧所中，你的魔功功力，大受削弱，再爲天蠶絲所纏，那你祇有等死的份！因爲，蘇如愚煉的是魔訣，又加有蘇氏兩老之護花連環功相輔，可以不受感應，雙魔則被困絕地尙不知。

「小姑娘，你是誰？」

「我，我是你倆的討命鬼！」

「啊——」天陰，天音幾乎吃了一大驚，到底是天陰心細，一看姑娘之面貌輪廓，不禁想起了教祖之女，玉面魔女……大叫一聲：「你是教祖之外孫女！」

「你倆眼中還有教祖？」

「不，蘇姑娘，寃家宜解不宜結……如今，我們放你一條生路，你看如何？」

要死了，到了這個地步，他倆還自以爲放蘇姑娘一條生路吶！

「畜生，照打！」蘇姑娘可不再你胡說八道，一個翻天印，好，天陰，天音雙魔就知不妙。因爲，他們搜遍整個大震宮，就是不見這部大震宮總訣。以前，他們見過天河丈人施展過「翻天印訣」。憑一個翻天印，自己這批長門弟子，被天河一連摔出七個，並且個個受了不輕的傷。丈人更笑說，如果翻天印出，下面一連八個訣印，別看你們現在功力不弱，可也永不能對付九訣印連環訣，小心了。

總以爲是沒有的事，可是小姑娘出了翻天印，並且，立即有一股倒翻旋風，來裏兩人。避，避不過，硬摔，對不起，雙魔依然讓這股旋風轉了幾轉，才算站住脚！這能摔得下去的？要麼，跑，要麼？將大震宮的暗器，全部打出去，打一條出路來……

蘇如愚的翻天印一出，後面却傳來一

個少女聲音：「用『海旋風』以避雙兇之暗器。」

奇怪，蘇如愚根本沒見過說話的是誰，她會十分聽從的，翻天印下來，本來是靈官訣，現在，一變而爲海旋風。果然，雙兇的魔宮七暗器全出了手。有重有輕，有長有短，有粗有細更有點……不是少女提醒，蘇如愚眞可能吃些小虧……現在，「海旋風」是破暗器的無上妙法，暗器被破，就該乘勝追擊。少女却傳聲：「放他們走，看他們走得多遠！」語畢聲寂。

果然，雙魔向外奔走！可憐，才十丈左右，他倆是走在錦旗之空間。對不起，這錦旗祇要有風，就動，你一入其間，更好，魔霧現，一股股七色彩烟，如爆豆般彈出。不對，兩人如被烈火所烤，那還得了，換一個方向，唉！雙魔啊雙魔，不入陣，是你倆兒，一入陣，眞可以講一聲，你倆是寸步難移。現在，非但外火引燃內火，更厲害的是爲天蠶絲一纏緊，苦矣。雙魔從來想不到，魔法中，竟然會有這種以火引火，以魔煉魔的殺手毒招。而且，這八面六陽神魔旗，還有一個可怖處，魔法越高越强，你受的反應越兇越苦，像天陰，天音雙魔，是目前大震宮的主者，魔功能弱得了？因此，這苦能便宜了他……

「妹子，如果您想手刄親仇，現在，你殺他倆，易如反掌，如果想看個報應，讓他倆在此號叫，你我就便一談如何？」

蘇如愚眞聽少女的話，她急於想見少女的，就此不理雙魔，因爲本身魔法爲天蠶絲所制後，以火引火，不到半個時辰，他倆就得被本身之眞火，燒成灰燼……

小虎子已在引路，並且，一路在拔旗！然後，剛想走時，半空一聲梟鳴，月光簡直讓它遮住一半。小虎子總算避得快，更且蘇如愚之功力不弱，翻天印說來就來，可是一條紫光射到，就聽得「啊」的一聲慘叫，眞可謂來得快時去得捷，大部份人是連個形狀也未看出，別說是面目五官了。而龍震宇却長嘆了一口氣道：「琪兒，如果我沒傷，一玉龍尺，至少可令這老魔婆三年不出山……」

「你啊！還說吶，自己糟蹋自己，若不是元陽未損，這三年的挫損，怕早將你送進了陰曹地府……」

「找不到你，我活着也無趣味……」

「我有什麼好啊！唉，爲了你，我是看了又看，照了又照，你如玉樹臨風，而我實在是顆風吹雨打的臭樹。你神采非凡，我無聲無色。你——總之，龍哥哥你有千樣好，我無一樣是——」

「你的心好，眞，與其要我去服侍一個貴小姐，倒不如和個志同道合者一同走，走遍天涯，走盡海角……救更多的人，也殺更多的不仁者……」

「怕不餓死了你倆個……」

「啊！琪兒，這是我提起過的師執至交蘇伯佳之女。」

「龍哥哥，她很好，眞的……她比我好……」

「你又想走了——又要我東奔西走，南尋北找？總有一天，我會嘔血而亡，你試試看……」

「龍哥哥，我不是再三說過，我師父宮規極嚴，她決不會答允的！與其長痛不如短痛，你我……」

「哈哈哈——」龍震宇站起身來了，「就是爲了師父？如果你師父答允，那就沒事了？你會答應了？好，我這就走。」

「你到那裏去？」奇怪，這位琪姑娘竟然會怕得面無血色。剛才，她對付七天魔，可以說是談笑用兵。可是，一聽到龍震宇有意去見她的師父，她簡直就想哭出來。

「令師到底是那一位？」鹿不飛可忍不住了！老頭子也不相信，天下那會有這樣不通情理之人！

「家師——唉，還是不講的好！」

「我不信聽了還會死盡一家門的，即使死盡一家門，我鹿不飛祇有一個人，年紀活了一大把，死也死得過了。不過，好姑娘，便讓我吃個飽……」

老頭子一打岔，那些刼後餘生，全來向這幾位英雄之士叩謝救命之恩。鹿不飛他也是偶然在樹頂睡野覺，聽得了天魔黨徒講出封閉廟兒沿，這才先叫鏢行中人別走這條路，是因爲；少些包袱。現在，可好了，這些鏢行中人誰也沒有馬，沒有車，唉！看他們怎麼去交帳……

因爲鹿老頭子說吃麼！他們先把老人迎入酒棧，大酒大肉，招待着他……

龍震宇爲琪兒——畢琪琪之靈藥所救，何況：心病必須心藥醫，一見畢琪琪，大病變小病，小病變沒病。現在，他第一個心願，去見畢琪琪的師父！

事實上；畢琪琪何嘗不喜愛龍震宇？三年前爲救黃河水災，她受盡了那些鄉紳父老之凌辱。她毫不在乎，有一個更可惡的何鄉紳，說：「他願出銀一千兩，不過，得看看姑娘裸身……」

有些人在鬨，有些人在鬧，龍震宇剛巧經過此地，也清楚此事，祇見畢琪琪正在開始脫她的衣裙！他不忍，阻住她。問她爲什麼這樣做！她含淚的說：「災民太苦，有多少人賣兒鬻女，有多少個大姑娘輪斤秤，一千兩可救幾千個家……除了有失貞節，她無事不可爲！」

爲此，龍震宇解了圍，立即取出五千兩銀票……還打了一架——因爲，他們看不到大姑娘脫衣！——但是，龍震宇親眼見她一戶一家的奔走。她得了時疫，她反而將丹藥救災民——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他從來沒看見過這樣的俠女。因此，他突的覺得畢琪琪是眞的美。然後，他追上了她。可惜，災情一完，畢琪琪也失了踪。

他拚命的找，四處得找……最後，他找到了臬蘭，再預備出玉門關，向沙漠中去找。因爲，畢琪琪說過，她從玉龍堆來——

正在廟兒沿人慶祝再生之時，龍震宇、小虎子不見了，反而，畢琪琪在，她是在等蘇如愚，因爲；她說過，如果蘇姑娘去，她倆一塊去。蘇如愚那會不想去？說實話，如果避開，而一走了之，那麼，江湖上又會多一個傷心人。蘇如愚比龍震宇更危險，因爲，她是個漂亮的少女，比龍震宇更容易闖禍——

現在，好了，在玉門關外，有四騎馬連轡而行，是龍宇震、小虎子、畢琪琪還有一個蘇如愚——欲知後事如何？請繼續留意下期刊出之「青鋒游龍」故事便知分曉。

（完）

江湖詭異傳奇小說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鬼火魔燈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少虎、丁小翠等入前往天津，希望探查鬼火魔燈的行踪，半路，遇上寒如冰，硬要把丁小翠拉回武當，好在酒肉頭陀適時出現，替丁小翠解了圍，丁小翠和石少虎、周乃武，常谷川繼續趕路，一路上和屈武等人閒聊，屈武說是在天津開了威武武館，這事到來天津後得到證實了，石少虎不疑有他，不料半夜，四條人影竄進石少虎等人居住的房中，周乃武警覺而大呼，其他三人也即時衝出，周乃武却已慘死刀下，石少虎等立斃兩名神秘人，活捉一人，原來竟是屈武武館駕車的刀疤漢子，他們是魔燈教的人，正在盤問時，忽又被刀疤漢子逃去。

痴迷少年郎　邯鄲城逛蕩

十惡婆同樣吃驚不小，怒容滿面，戲謔之心早已收起，語冷如冰的道：「小雜碎，看不透你小小年紀，比你爺爺石破天年輕的時候還要强三分，祖奶奶留你不得，這個鬼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筍一般的十指一抬，屈指如鈎，霎時間變成白蒼蒼的顏色，好像十根枯骨，關節處還發出「卡巴！卡巴！」的聲音，好不嚇人。

十惡婆雙臂平舉，掌心向外，一步一步的衝着石少虎走過去。

石少虎是行家，識得這是十惡婆最拿手的絕活——「玄陰白骨掌」，掌力奇寒，透肌蝕骨，一旦被她擊中，不死也得躺上三個月。

他急忙運起「一陽神功」，先運轉三十六周天，再上七十二層樓，然後蘊集雙掌之上，準備力拚。

隨着二人沉重的脚步聲，空氣馬上進入最緊張的最高潮。

丁小翠、常谷川虎視在側，一刀一劍，一左一右，隨時打算出手接應。

說時遲，那時快，二人的脚步陡地加快了一倍，同時發出石破天驚的一招。

「一陽神功」走的是純陽的路子，「玄陰白骨掌」則爲陰寒的功夫，彼此正好相尅，一冷一熱兩股暗力一撞，立時築起一道氣牆，很快便渦旋成風，震聲大作，如雷鳴九天，地動天搖。

石少虎拿樁不穩，退了十幾步。

十惡婆身子一仰，也退了八九步。

餘威所及，丁小翠、常谷川根本插不上手，被逼退到勁風圈外去。

十惡婆雖略佔上風，但她自視太高，却大爲不滿，格格一聲冷笑，道：「石小子，你們石家的這些家當，果然有點門道，當年祖奶奶曾經吃過石破天的虧，這筆帳少不得應由你這個做孫子的扛下來。」

石少虎昂首言道：「先祖乃俠義中人，一再手下留情，原是想給妳一個自新的機會，早知妳惡性難改，九泉之下亦應悔當初一念之仁。」

「哼，石破天不曉得壞了祖奶奶的多少好事，父債子還，子死孫還，這是天公地道的事。」

「十惡婆，妳說子死孫還？」

「小雜碎，你沒有聽錯。」

「難不成先父是被妳害死的？」

「可惜不是。」

「什麽叫可惜不是？」

「祖奶奶有殺石繼堯之心，可惜被人捷足先登。」

「這個別人是誰？」

「不知道，知道也無可奉告。」

「對外人言，先父是病故，妳旣知實情，當瞭然兇手身份。」

「無可奉告！」

「這是欲蓋彌彰，我看殺人的兇手十九就是妳十惡婆。」

「石小子，隨便你說吧，反正祖奶奶一身是罪，不在乎多加三五條命。」

「在下要查的是事實。」

「事實應該從『霹靂拳』查起。」

十惡婆不但知道石繼堯是遭人暗算，還曉得是死於「霹靂拳」，而「霹靂拳」正是皇甫世家的獨門絕技，如今皇甫長安又巳作古，且係死在上官世家的奪命梭、柳絮掌下，事情錯綜複雜，剪不斷，理還亂……

石少虎乾脆不去想它，怒吼一聲，道：「老惡婆，此事非同小可，牽扯到扶桑松上國陰謀，妳但有三分人性，就應和盤托出，何忍眼見天下大亂，武林遭刧。」

十惡婆無動於衷：「祖奶奶就是唯恐天下不亂！」

聽得丁小翠火冒三丈，正待出口罵人，有一個洪鐘也似的聲音接口說道：「好一個唯恐天下不亂，多年不見，妳那惡性子一點也沒改。」

說話之初人尚在院牆之外，話音未落，人巳越牆而入，是上官白雲。

上官明、上官清、上官倩，還有十幾名高手，接踵而入，將十惡婆團團圍住。

十惡婆眞不愧爲是蓋世大魔頭，強敵壓境，依然面不改色，還是直挺挺的站在那個老地方，連動都沒動一下。

石少虎心中一喜，將離京後的經過說了個大概，道：「世伯來的正是時候，十惡婆很可能就是魔燈敎主，許是她陽壽巳終，合該要在今夜命歸九幽。」

上官白雲掃了十惡婆一眼，道：「十惡婆作惡多端，死有餘辜，但是否魔燈敎主，沒有十足的證據她是不會認帳的。」

丁小翠一揚柳眉兒，道：「這裏是魔燈敎一個鬼火小組的堂口，她巳脫不了關係。」

上官白雲道：「老夫剛剛問過附近的隣居街坊，威武武館兩年前出過命案，後來又鬧鬼，武館的主人不敢住，巳搬出去一年多，他們是鳩佔雀巢，臨時佔用擺場子的。」

丁小翠道：「擺場子也一樣，反正他們是一夥的。」

上官倩道：「小翠姐，我看不見得，我們不久前闖入時，就沒見老巫婆，否則，也不可能順利的殺掉那幾個兔崽子。」

丁小翠道：「許是你們在前院打架，未來後院。」

上官白雲道：「前院後院，我們全仔細搜過，當時皆空無一人。」

十惡婆突然發出一聲夜梟似的尖笑，道：「上官白雲，皇甫長安巳被你害死，可謂名動天下，聲震江湖，今日此來，可是想將石氏世家一脈的這一根幼苗也一併吞下，好去完成你上官世家唯我獨尊的霸業？」

石少虎聞言心頭一懍，完全是一種本能的反射，暗自提聚了一掌眞力。

上官白雲怒冲冲的道：「十惡婆，濁者自濁，清者自清，是非自有公斷，休得含血噴人，三大世家禍福與共，誼深義厚，豈是妳三言兩語可以挑撥了的。」

十惡婆眼波詭秘，露出一臉的奸笑，神秘兮兮的道：「大丈夫宜當機立斷，稱雄道霸的機會稍縱即逝。」

「閉上妳的嘴，我上官白雲豈是追名逐利的小人。」

「算了，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別口是心非，祖奶奶就不信石繼堯，皇甫長安的死你沒有插一手，這樣吧，你如果怕落人口實，老婆子我替你代勞，別忘了分點好處就是。」

「十惡婆，妳越說越不像話了，把我上官白雲看成了什麽人？」

「上官老兒，說了半天，你還是不開竅？」

「哼！」

「好，道不同，不相爲謀，老婆子告辭了。」

「慢着！」

「怎麽了？想通了？改變主意了？」

「哼！正邪不兩立，上官白雲願敬領高招。」

「老小子，你想以多爲勝？」

「咱們一對一。」

「改天吧，祖奶奶今天沒空。」

「這可由不得妳！」

「再見！」

見字出口，人巳縱起，毫不拖泥帶水，只見她麗影「一鶴冲天」，凌空再變「蜻蜓打挺」，輕輕巧巧的落向屋面。

上官白雲眞不愧是一代大宗師，動作快，計算準，十惡婆尚在半空中，巳先一步上了屋面，準備截堵，十惡婆見勢不妙，旋身迴轉，上官白雲及時迎上去，兩個人就在半空中幹上了。

但聞勁風呼嘯，如雨驟風狂，但見掌影飄忽，若千手觀音，高手對決，精采絕妙，石少虎、上官明等人皆看得呆住了。

猛可間，雙掌接實，發出一聲巨震，兩條人影像炸開的山，裂開的浪，一觸即分。

上官白雲落在東廂房上。

十惡婆則落在西廂屋頂。

同一時間，香風一掠，有一條嬌小的倩影也上了西廂，是丁小翠，十惡婆尚未落地，她巳撒下一片劍幕。

「找死！」

「小心！」

「上！」

登時，人影亂竄，喝叱之聲四起，石少虎與上官兄妹當仁不讓，爭先登上西廂房，企圖出手截殺，可惜一步之差，十惡婆巳如一陣烟霧般離去，沒入沉沉夜色之

中。

十惡婆胆大包天，離去的方式叫人拍案叫絕，是在丁小翠的重重劍幕中借力彈縱而去。

丁小翠的表現令人激賞，慌亂中一招「釜底抽薪」，削下了十惡婆的一片衣襟，總算爲自己挽回一些顏面。

上官倩不肯就此罷手，喝道：「咱們追！」

雙臂一抖，就要縱身而去，上官白雲招招手，道：「別追了，十惡婆要是想走，任何人也留不住！」

大家相繼落地，向前院行去，石少虎道：「世伯跑來天津做什麽？」

上官白雲肅穆莊重的道：「皇甫長安之死，疑雲重重，我上官世家又揹了不白之冤，人傑與三通，顯然受制於人，老夫是想在長安兄入土之前，將元兇主犯揪出來，以鮮血人頭祭洒靈前，也不枉我們相交一場。」

「世伯是怎樣發現魔燈敎這個臨時堂口的？」

「說來純屬巧合，我們路過此地，發覺這些人形跡可疑，入內察看，彼此一言不合便動上了手。」

「可是因爲那輛馬車和棺材？」

「先是看見馬車，覺得眼熟，在第二進見到棺材時，更加起疑，那個自稱是武館館主叫屈武的老頭却支吾其詞。」

「世伯是否認爲，這棺材跟馬車很像是皇甫世家的東西？」

「老夫的確是這樣想，照賢侄剛才的說法，那三輛馬車，一輛赴邯鄲，一輛走唐山，一輛來到天津？」

「事情正是如此。」

「這樣看起來，皇甫兄的死因又增了一層疑雲。」

「世伯是懷疑王師古從中搗鬼？」

「有可能，但無法肯定，因爲賢侄並未目睹王師古將馬車交給屈武，另外還有一個關鍵問題，必須先查清楚。」

「什麽關鍵問題？」

「棺材裏的那個活人是誰？」

「對，是什麽人？」

「從體態上看，似曾相識，却想不出在那裏見過。」

「何不直接去跟那個神秘人物談一談呢？」

「愚叔就是準備要和那人直接交談，才起了衝突。」

說到這裏，正經過停放空棺之處，上官白雲停下來，繼道：「老夫到此之時，那人尚在棺內，馬車就在附近，屈武突然抱上車，疾駛而去，我們也立即遭到他手下的截殺，從此地一直打到前院。」

上官明補充道：「這批傢伙眞兇，一個個好像都不要命似的，又有一種可以爆裂出烟霧的怪異暗器作掩護，等到把他們全部解決衝出去時，屈武與另一名手下巳載着那個神秘人物逃走了。」

行至前院，掃視一下魔燈敎橫陳的屍體，丁小翠皺眉道：「逃往何處？」

上官倩道：「本來是往東邊去的，但下去岔路太多，去向不明，只好折回來重新計議。」

石少虎道：「世伯有何打算？」

上官白雲道：「不管這個神秘人物是誰，都有徹底查究的必要，老夫懷疑他們來天津的目的，很可能是想走水路南下，是以先到渡口，作了一番嚴密安排。」

「世伯之言甚是，此處旣非魔燈敎堂口，自無久留之理。」

「當時，愚叔並不知此乃兇宅，返回來原是想從街坊隣居口中探聽一點綫索的，想不到十惡婆會在此出現，與賢侄等巧遇。」

「水路業巳堵死，陸路如何進行？」

「依常情判斷，那人旣是從北方來，自然不會回轉，往東向西的機會較大，愚叔打算知會武林同道，合力截堵，相信不久就會理出一個頭緒來。另外，唐山曲家也應該去一趟，必須查出這一口棺材是從何而來。」

「唐山由小侄去好了，但周大叔陳屍安平客棧，尚請世伯派人代爲料理，設法運回故鄉去。」

「少虎，你放心，乃武的事愚叔自會妥爲料理，去吧。」

×　×　×

曲家，在唐山是大戶，是豪門，深宅廣院，家財萬貫，據說，有一整條街，包括票號、酒樓、綢緞莊都歸曲家所有。

藍衫劍客曲敬人、雙劍何婉玲夫婦巳安葬入土，在曲家正屋的大樓內，僅僅還剩下夫婦倆的兩尊靈位。

兩幅徑尺的畫相，栩栩如生，下面擺設着二人生前喜愛的寶劍故物，靈前香烟繚繞，莊嚴肅穆。

石少虎與丁小翠，在靈前上香默哀，恭恭敬敬的磕了三個響頭，盡了晚輩之禮後，這才隨曲家的長子曲玉青來到花廳。

一番寒暄，幾番慰撫，石少虎很快轉入正題：「小弟此來，一方面是表示對兩位老人家的一點敬意，另方面也有幾件事想請敎曲兄。」

曲玉青一怔，道：「是什麽事？」

「小弟想知道，從北京運棺回來的馬車一共是幾輛？」

「一輛。」

「棺材呢？」

「一副。」

「那令尊，令堂……」

「合裝在一口棺木內。」

「怎麽會這樣的？在皇甫世家時，小弟曾目睹兩位老人家的靈柩抬上兩輛馬車的。」

「來到唐山時，我們只見到一輛馬車，一口棺木。」

「請問，可是府上派人去從青龍鎭接回來？」

「沒錯，我們一共派出去五個人。」

「不知可是當着王總管的面親自交接的？」

「這玉青就不大清楚了。」

「可否請這五個朋友出來一見？」

曲玉青沒言語，領着三人步出花廳，進入另一棟樓。

樓內一字排開，擺着五口棺木。

棺前置有靈牌祭品，香燭高挑。

曲玉青的年齡跟石少虎不相上下，但此刻看來最少老了三五歲，戚容滿面的道：「他們都在這兒。」

這事簡直太出人意表，石少虎半天說不出話來，丁小翠愕然言道：「是怎麼死的？」

曲玉青道：「由於去的太久，超過了預定的時間，家裏的人不放心，小弟親自帶了另一批人前去接應，結果發現他們已經遭了別人的毒手。」

丁小翠道：「在什麼地方？」

「大約是青龍鎮來此的中途。」

「兇手是誰？」

曲玉青將五口棺木一一打開，道：「現在還保持遇難當時原來的樣子，你們自己看吧。」

石少虎、丁小翠，再加上常谷川，三個人逐一審視，死者的身上看不出有任何明顯的外傷，全部臉色發青，舌尖外吐，脖子上有一條勒痕。附有一條粉紅色的絲巾。

丁小翠氣忿忿的道：「又是魔燈教幹的。」

石少虎道：「曲兄，遇害之處是一個什麼地方？」

「一家荒村小客棧。」

「有無再見到別的東西，譬如風鈴鬼火？」

「店家說曾聽到風鈴的聲音。」

「看清楚魔徒的面貌沒有？」

「夜黑風高，店家只知魔徒人數不少，來去匆匆。」

「曲兄這幾位貴屬，會不會武功？」

「莊稼把式，略通拳脚。」

「他們是死在床上吧？」

「嗯。」

「如此看來，他們是在睡夢中被人活活勒死的。」

曲玉青雙眼泛紅，熱淚盈眶，握着拳頭，激動的說：「先父先母業已被他們害死了，為什麼還要殘殺這幾個無辜的人，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激動的情緒無法平息，喊叫的聲音愈來愈大，終至淚下如雨，涕泗交流。

石少虎忙拍拍他的肩膀，截口說道：「這中間可能牽涉到另外一個陰謀，被人殺人滅口。」

「小弟聽不懂石兄的意思。」

「比如兩輛車，兩口棺材，是如何變成一輛車，一口棺材的？知道這個秘密的人就有被滅口的可能。」

一名僕役打扮的中年人，這時進來躬身稟道：「大少爺，皇甫世家的王總管求見。」

石少虎、丁小翠齊感一震，曲玉青向三人招呼一聲，大步行出。

王師古匹馬單槍而來，已通過長廊，行至三丈外的天井，曲玉青緊走幾步，迎上去。

就在一個花圃前，兩人在相距五尺許處停下來，曲玉青首先開口道：「王總管怎麼還沒有回邯鄲？」

王師古展目四下打量一下，道：「老夫本來已經上路了，聽說貴府迎靈的人出了事，所以特來查證一下。」

曲玉青沉重的點點頭，沒有說話。

「全死了嗎？」

「一個不剩！」

「是誰這麼狠心，連幾個無辜的下人都不放過？」

丁小翠已至大樓門外，接口說道：「可能是他們足可為某種陰謀提出見證，故而遭人殺人滅口。」

王師古的臉色接連數變，道：「陰謀？誰有陰謀？」

丁小翠道：「要是知道是誰就好辦了，不過，你王總管可以提供一些綫索。」

王總管指着自己的鼻子道：「王某能提供綫索？」

石少虎道：「應該可以，因為這件事王總管知道的最清楚。」

王師古像摸不到腦袋的丈二和尚：「那件事？」

「請問當初離開皇甫世家時，是幾輛馬車？幾口棺材？」

「三輛馬車，三口棺材呀。」

「一輛去了邯鄲，另外兩輛應該來唐山？」

「對呀，事實本來就是如此。」

「不，來到唐山的事實上只有一輛馬車，一口棺材，兩具遺體。」

「這怎麼可能，車子靈柩是我親自交給曲家的人的。」

「他們已經死了，死無對證。」

「公子可是懷疑王某人在耍花樣？」

「少虎沒有這樣說，但在青龍鎮外，卻有人看見去唐山的只有一輛車，另有一輛車南下去了天津。」

「這是怎麼回事，難道有人刦屍？」

「沒有，曲前輩夫婦共殮一棺，是否在京時就是如此？」

「絕無此事，曲大俠伉儷係為皇甫世家而死，怎會做這種大不敬的事。」

「如果說，有一個更重要的人，想藉此運離北京，則又另當別論，也是一條絕妙好計。」

「石少爺好像是說，另一輛車上載着一個活人？」

「一個活人，一個全身裹着白布，不會說話的活人。」

「是誰？」

「少虎要是知道，就不會請教王總管了。」

「這輛車也許與曲家的靈車風馬牛不相及。」

「倘若來唐山的是兩輛馬車，兩口棺材，這話可以說得通。」

「事實上交給曲家的是兩口棺材，兩輛車，這——」

「問題就在這裏，他們五位又已魂歸西天，開不了口，所以小翠說這是陰謀，主謀者堪稱天才，做的天衣無縫，無形中把王總管也拖下了水。」

從來沒見王師古的臉色這麼難看過，一陣青，一陣白的道：「可不是嗎，我王師古真是倒了八輩子的霉，恐怕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這羣兎崽子要是被老夫逮住，非千刀萬剮不可。」

石少虎道：「為了曲家，為了皇甫世家，更為了你自己，希望王總管能多費點心，從速將事情查清楚，給大家一個明確的交代。」

王師古鄭重異常的道：「我會的，即使拚了這條老命不要，也不能揹黑鍋！」

丁小翠嘴一抿，道：「小翠斗胆建議，要查就要快，而且應該先從你身邊的那幾個人查起。」

「老夫理得！老夫理得！」

× × ×

皇甫長安的喪期到了，由於身份不同，不論遠近，不論親疏，凡是得到消息的武林人物，差不多皆奔來邯鄲，湧入皇甫世家的故居——飛雲堡。

十柳莊的莊主柳長卿到了。

西門堡的堡主西門彪到了。

武當派的掌門人張百愚到了。

少林派的掌門人大智大師到了。

還有酒肉頭陀自在僧、狼人、謝紅梅，以及石少虎、丁小翠、常谷川等人也到了。

上官世家當然不能不到，世交加姻親，送了一份厚禮不算，上官倩還為皇甫長安戴上重孝。

出乎意料，萬花樓主尚小雲也南來邯鄲，躬逢其盛。

更意外的是，萬聖教副教主冷月寒星居然送來一幅輓幛，及一份豐厚的奠儀。

最令喪家感到榮寵，引以為傲的是，皇上頒下諭文，隣近的知州知府亦多親臨憑弔。

飛雲堡一時冠蓋雲集，皇甫長安就在如此盛大隆重的場面下安葬入土。

皇甫長安入土為安，天下武林却擾攘不已，在大家一致的期盼下，羣豪開了一個臨時的英雄大會，共商如何來對付萬聖教，消滅魔燈教。

龍無首不行，第一個課題就是共推一位主持大局的人。

偏偏，一開始就觸了礁。

不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說，上官白雲是當然的最佳人選，奈何由於皇甫長安的死，將上官世家牽扯進去，風風雨雨，是是非非，一些與皇甫世家較為接近，或私底下認為上官白雲涉嫌重大的人倡議反對，而上官白雲亦因避嫌而急流勇退，拒不接受。

論身份，講地位，少林派掌門人大智大師，武當派掌門人張百愚，都是德高望重的武林翹楚，但一則為了尊重上官白雲，再則從此又不便僭越，二人皆謙冲為懷，不肯臨危受命。

於是，臨時英雄大會，就在羣龍無首的情形下，草草收場，僅留下一個加強聯繫，一致團結，決議與萬聖教、魔燈教週旋到底的空殼子，大家隨即風流雲散，各奔西東。

然而，這個趙國故城邯鄲，却有一連串的好戲登場，在大街之上，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出現了第二個皇甫天華，一向受人尊敬的上官白雲，竟不計毀譽，去挖他老朋友皇甫長安的墳。

皇甫長安出喪後的第二天，邯鄲街頭，出現一個身穿翠綠色衣褲，腰裏繫着一條琥珀色的絲帶，配以紫玉流蘇，鵝黃色的逍遙帽，再加上一件大紅披風的少年。

這少年不是別個，正是新近喪父的孝子皇甫天華。

一個孝子，尤其是像皇甫天華這等身份的人，父親新喪，賓客尚未全散，是絕對不應該穿着大紅大綠的衣裳，在街上招搖遊蕩，何況口裏還不停哼着不雅的歌謠小調。

有那趨炎附勢的小人，見到他依然是大少爺長，大少爺短的猛拍馬屁，一些道貌岸然的長者，却嗤之以鼻，甚是鄙夷不屑。

一時，邯鄲城裏議論紛紛，指指點點，幾乎是萬人空巷，引頸以觀，比他老子皇甫長安出殯時還熱鬧。

有人在搖頭歎息：「太不像話了，怎麼可以這樣？」

有人乾脆咒罵出聲：「這簡直是大逆不道，人心大變。」

「不孝！逆子！」

「逆子！不孝！」

邯鄲街上，由於皇甫天華的異常行為，惹來無數閑言閑語。

處處都是人潮。

處處都是議論。

處處也少不了有逢迎拍馬屁的人！

皇甫天華却視如不見，聽如不聞，依舊我行我素，昂着闊步的，哼着小調，逛完東街，逛西街，遊完南街，又遊北街。

這時，時已近午，皇甫天華正行經北大街的「天香樓」，可能是肚子餓了，便一脚踏進去。

「大少爺，裏邊請，請！」

皇甫天華是天香樓的常客，掌櫃的忙不迭的趨迎巴結，親自帶路，親手搬椅子，請他坐在天香樓最好的一副座頭上，低聲下氣的問道：「大少爺，今天想吃些什麼？」

「隨便！」皇甫天華僅冷冷淡淡的說出兩個字。

這兩個字，若是出自平常百姓口中，就是馬馬虎虎的意思，但皇甫天華乃是豪門闊少，意義却自不同，等於是叫天香樓，有什麼拿手的菜式，儘量往上端的同義字。

「是！是！」

掌櫃的不敢多說一句話，哈着腰倒退下去。

很快便傳出許多精美的菜餚來。

石少虎就坐在隣桌，見皇甫天華一直不理不睬，甚覺納罕，端起一杯酒，衝着他晃一下，道：「你好像不認識我了。」

皇甫天華一臉茫然，却頗為友善的道：「在下本來就不認識你。」

一句話將石少虎推進五里雲霧中，彼此是道道地地的老朋友，好兄弟，會不認識？簡直是千古奇談，不禁大為驚異，轉一下椅子，與他對面而坐，又追加了一句：「你不是開玩笑吧？」

「我說的是實話。」

「你不認識我，我可識得你。」

「我是誰？」

「皇甫天華！」

「我眞的是皇甫天華？」

石少虎一聽此言，差點沒把肺給氣炸，再怎麼玩世不恭的人，也不應該在老友的面前開這種無聊的玩笑。

但轉念一想，既然發生了不應該發生的事，個中必有蹊蹺，石少虎已經注意到他的衣着，這不是一個正常人，尤其是孝子應有的正常現象。

再看看他的神態，如臨風玉樹，一派斯文，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分明是受過

良好的家庭教育，看不出有絲毫取笑誆人的痕跡。

不由的多看了幾眼，甚至是掂斤論兩的品頭論足一番。

是皇甫天華 絕對錯不了。

但是，多了一分惆悵。

也多了一分迷惘。

可以這樣說，他具有皇甫天華的外貌，內涵却不盡相同。

因爲眞正的皇甫天華，神采飛揚，意氣風發，沒有惆悵，沒有迷惘。

他只能說是皇甫天華的另一個化身。

或者說是第二個皇甫天華。

天下爲什麽會有兩個外型完全相同的皇甫天華？

不是偶然，也不可能是巧合，其中必定有重重內幕。

可惜，石少虎不知道。

只好就教於對方：「請問這位朋友如何稱呼？」

「我忘了我是誰。」言來肅容滿面，誠誠懇懇。

奇哉怪也，狼人不知道自己是誰，從小由野狼哺育長大，張三通、邋遢青年忘了自己是誰，可能是因爲服食了藥物或中邪使然，現在又出現一個喪失記憶的人，相貌又與皇甫天華完全相同，却不知道原因何在？

邋遢青年、張三通的情形近似白痴低能兒，這位紅衣朋友看來神情自若，眼珠靈活，要輕微得多。

早已引起了丁小翠的興趣，隔着桌子發問道：「朋友打那兒來？」

紅衣少年道：「扶桑。」

「扶桑？你是扶桑人？」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這是什麽話，說了等於沒說。」

「因爲在下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那裏人。」

「你會不會說扶桑話？」

「就是由於不懂扶桑話，才來到中原的。」

「朋友，你把我攪糊塗了，不懂扶桑話，你去扶桑幹什麽？」

「在下是被人騙去的。」

「誰騙你？」

「這正是在下回來後決心查明的急事之一。」

話至此，常谷川也意識到事非等閑，其中必有一個曲折離奇的故事或陰謀，乾脆與丁小翠一齊移到紅衣少年桌上來，道：「朋友，可否將你受騙的經過說出來聽聽？」

紅衣少年思索一會兒，像是回憶許久許久以前的往事般，半晌才說：「三年前，或者更久遠一些，當我從睡夢中醒來，發覺自己置身一條大船上，正在海上航行，也就在這個時候，突然之間，發現自己失去記憶，對過去的事全部記不起來了，包括我是誰，打那兒來，往那兒去，爲何會上船出海。」

石少虎道：「不知往那兒去，怎會到了扶桑？」

紅衣少年道：「是船家告訴我的，還交給我一封信，許多銀子，以及在扶桑的一位富商的姓名住址。」

「可以問船家，他一定知道是誰把你送上船來的。」

「我問了，船家說不認識。」

「信上有署名落欵，白紙黑字，最易辨識。」

「唉，送我上船的人設想週到，知名不具，如何辨識？信中託付那位富商好好的照顧我，如此而已。」

「到扶桑，可以問那位富商呀。」

「問了，那位老人說詞搪塞，不肯吐實。」

「後來你又是如何回到中原來的？」

「語言不通，度日如年，是跟一位中原去的商人偷偷坐船回來的。」

「這是多久前的事？」

「就是最近。」

丁小翠輕挑一下黛眉，道：「你怎麽會跑到邯鄲來？有無特別的原因？」

「回到中原後，不久就發現許多武林人物對我很是敬重，仔細追查，才明白是他們把在下當成皇甫天華。」

「事實上朋友的確跟皇甫天華一模一樣。」

「也就是基於這個原故，才來到邯鄲，想證實一下，豈知入得城來，便遭到連串白眼。」

「這也難怪，皇甫天華的爹死了，你一身大紅大綠，當你踏進天香樓時，我丁小翠還想揍人呢。」

石少虎自報姓名，並且將常谷川介紹給他，道：「去過皇甫世家沒有？」

紅衣少年道：「還沒有。」

石少虎道：「這樣吧，飯畢之後我們陪你去。」

丁小翠另有意見：「我看還是暫時別去爲佳。」

「這是爲何？」

「皇甫前輩新喪，皇甫天華心裏一定不痛快，這位朋友的相貌又與他酷似，貿然造訪，說不定會橫生枝節，我的意思是怕皇甫天華不高興，大家不歡而散。」

「那依妳之見，該當如何？」

「最好先將這位朋友的身世查出一個眉目來，再作計較。」

「怎麽查？」

「可以請教萬花樓主尚小雲，另外，上官倩是皇甫天華的未婚妻，他倆竹馬青梅，相知甚深，應該可以助一臂力。」

「可是，尚樓主驚鴻一瞥，皇甫世伯喪禮之後，好像就沒再見到她。」

常谷川道：「尚小雲仍在邯鄲，聽說還在城隍廟裏擺了一個攤子，專門爲人測字，生意還不惡呢。」

石少虎聞言甚喜，於徵得紅衣少年的同意之後，當即與常谷川結伴離開了天香樓。

丁小翠則獨自往尋上官倩，彼此約定在天香樓見。

× × ×

邯鄲的城隍廟很大，神機妙算奇女子尚小雲的測字攤，則是設在殿側的一個小房間裏。

尚小雲輕裝簡從，身邊僅帶着一名侍女。

生意還眞不賴，石少虎到時，還有三個人在排隊。

向石少虎打了一個招呼，尚小雲繼續她的工作，目送那三位客人滿意的離去後，石少虎才開口說道：「尚樓主眞是有心人，不惜迢迢數百里趕來弔唁，少虎由衷感佩。」

尚小雲盈盈一笑，嬌聲道：「那裏，皇甫前輩功蓋邦國，天人同悼，應該的，應該的。」

「事畢之後，還以爲樓主已北返京都，怎會不嫌簡陋，在此擺起了測字攤？」

「完全是應朋友之邀，感情難却，同時也想藉此機會，往各地走走，藉廣見聞，並一舒胸中鬱悶。」

「這是各地百姓之福，芳踪到處，定可化解不少疑難，姑娘料事如神，屢試不爽，實在高明。」

「石公子客氣了，小女子粗通紫薇斗數，淺涉命相之學，不敢承此謬讚，未知今日可是又有什麽事情需要本樓主效勞的呢？」

石少虎望着紅衣少年，笑道：「石某的事等一下談，先給這位無名公子看一看吧。」說着，照例規，付了十兩銀子的禮金。

尚小雲眼波一揚，不由的楞了一下，說道：「這位公子不是皇甫世家的大少爺嗎？」

紅衣少年（無名公子）上前數步，落坐在萬花樓主對面，苦澀的笑道：「正如石公子所言，我是一個無名之人。」

尚小雲目注石少虎，笑容可掬的道：「又是一位不知自己是誰的人？」

石少虎道：「不，那是狼人，這位公子只是失去記憶，忘記自己是誰。」

尚小雲道：「可有任何能帮助你瞭解自己的東西？」

無名公子（紅衣少年）搖頭道：「一樣也沒有。」

萬花樓主攤開紙，遞給無名公子一支硃筆，道：「那就請公子寫一個字吧。」

無名公子想了想，振筆疾書，端端正正的寫下一個「誆」字。

尚小雲略一端詳，神色莊重的說道：「公子所以忘記自己，是因爲受了別人的騙。」

無名公子駭異不已的道：「姑娘果然高明，就是因爲曾上了別人的惡當，才想到這一個誆字。」

「其實這也是運數使然，一個誆字，公子的身份已略現端倪。」

「我是誰？」

「公子應是帝主之身。」

「帝王之身？別開玩笑。」

「就字論字，你看，匡子裏面不是有一個王嗎？」

「那裏的王？中原還是番邦？」

「東方之王。」

「東方？妳是說扶桑？」

「對，正是扶桑。」

「尚樓主因何作此論斷？」

「也是就字論字，請看，這個匡字向東方完全開放。」

「樓主是說，在下的根在扶桑？」

「理當如此。」

「那我爲何不諳扶桑語？分明是在中原長大的。」

「這本樓主就不清楚了，解字測字，只能知道這麽多。」

「依樓主之見，在下應往何處尋找自己或親人？」

「東方，說不定還可在東方稱王。」

「西方又將如何？」

「大大不吉，可能有殺身之禍。」

「姑娘的根據在那裏？」

「匡字的西邊全部封死，所以此路不通。」

尚小雲的鐵口直斷，石少虎已不止一次得到應驗，頻頻頷首稱讚，無名公子則半信半疑，未置可否。

石少虎道：「尚樓主，且不管這位無名公子是誰，有一件事令石某百思不解，他的相貌爲什麽會與皇甫天華一模一樣，他們之間會不會有血緣關係？」

萬花樓主尚小雲道：「不可能，就字理而言，無名公子乃扶桑帝王後裔，皇甫天華則是武林世家子弟，不應該有任何血緣關係存在。」

「樓主相信，兩個沒有血緣關係的人，會如此酷似？」

「巧合是唯一的解釋。」

「在眞相未弄明白之前，也只能這樣想。」

「石公子，談談你自己的事吧，有何見教？」

石少虎「哦」了一聲，道：「我想找一個人。」

掏出十兩銀子，往桌子上一放，尚小雲不待他的手鬆開，便伸手去推，兩隻手一接觸，都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四隻眼珠子也情不自禁的對上了。

一陣紅暈飛上尚小雲的雙頰，嬌羞不勝的道：「唇齒間事，不敢一再勞公子破費，況且小妹出門在外，未帶法器，尋人之事只能隨口談談，作不得準。」

臉色一整，接又說道：「公子要找那一位？」

這下可把石少虎問住了：「一個全身被白布裹住，可能是受傷，也可能是遭人挾持的人。」

「知道姓名嗎？」

「不知道。」

「路數呢？」

「也不清楚。」

「這就難了，是在那裏失踪的？」

「天津。」

「奇怪，照公子的說話，這似乎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何事相尋？」

「據說這個人可能是魔燈教的最高機密。」

「哦，公子認爲是那一個？」

「石某一片空白。」

「眞對不起，小妹恐怕頂多只能算出此人的生死，以及去留的方向。」

「夠了，只要能夠確知此人的生死去向，也就心意已足。」

神機妙算奇女子尚小雲閉起雙目，用指掐算，良久始睜眼說道：「本樓主能力有限，僅知此人目前尚在人間，將來命運如何則不得而知。」

「被押往何方？」

「南方，但現在似乎尚未行動。」

「是表示尚留在北方？」

「唔，可能是風聲太緊，因此待機而動。」

二人只顧談話，許是冷落了無名公子，不知何時，竟悄沒聲息的離開了，石少虎不由一陣錯愕，抱拳道：「謝謝尚樓主指點，石某言盡於此，就此告辭。」

出得城隍廟，沒見到無名公子，追出去兩條街，始見他在一個大雜院的門口看熱鬧。

這個大雜院是個大賭場，石少虎老遠就聽到一個破鑼似的大嗓門在嚷嚷：「他媽的，欠債還錢，這是天公地道的事，妳想溜，哼，也不先打聽打聽大爺是幹什麼的。」

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這位大爺，我不是想溜，只是想出去設法弄點銀子來還債。」

石少虎越衆而入，眼前的景象已一目瞭然，一個三四十歲，生得孔武有力，橫眉豎目的大漢，手裏邊緊緊的扣着一位少女。

少女似是曾經過一陣掙扎，披頭散髮，連面貌都看不清楚，十分狼狽。

在少女的四週，有四名賭場的混混，捲起袖子，打算揍人。

有的賭客視若無睹，繼續呼盧喝雉，有的賭客則圍上來作壁上觀。

孔武有力的大漢目賽銅鈴，聲如狗吠：「出去弄銀子，說的倒好聽，到那兒去弄？老子到那兒去找妳？」

少女道：「可是，你留我在這裏，又生不出銀子來，如何還債？」

「叫妳爹來。」

「我沒有爹！」

「叫妳娘來。」

「也沒有娘！」

「他媽的，沒有爹娘親戚朋友總該有吧。」

「我根本不是邯鄲人。」

「臭婊子，原來是個女光棍！」大漢的聲音越說越大，口沫橫飛：「混蛋王八蛋，什麼樣的角色沒見過，老子就不信治不了妳，拿不出銀子來，大爺就要把妳賣掉。」

少女閉口沒再言語。

大漢大聲喊叫：「各位，這個婊子賣了，當老婆，當小星，當下女，或者弄上床去玩玩，都可以，那一位要，出個價錢吧。」

場中一片靜默，沒人開價。

大漢又道：「各位，是不是怕買回爛貨？不願意穿短鞋？沒有關係，先剝光她的衣服，諸位自己來驗，什麼貨色就出什麼價，朋友不要上當，兄弟也不吃虧就成了。」

「脫！」

一扭頭，大漢馬上下達了剝衣服的命令。

四個混混齊聲應諾，七手八脚眞的要將少女的衣服剝下來。

「住手！」

石少虎路見不平，挺身而出，舉手投足間便將四個混混打得東倒西歪，倉惶而退。

大漢睹狀勃然大怒道：「小子，你想找碴？」

石少虎不慍不火的道：「只想瞭解事實。」

「你什麼東西？」

「不是東西，是人。在下石少虎。」

「管你是小虎還是老虎，犯在老子手裏就叫你頭破血流！」

流字出口，招巳出手，雙臂左右開弓，上取顏面口鼻，下搗心胸要害，外加一記掃膛腿，單攻褲胯私處，倒也乾淨俐落，威猛辛辣無比。

不幸，他的對手是石少虎，合該他霉運當頭，一記「大力金剛掌」，用了不足三成的功力，便將他打倒在地，接連三個元寶大翻身，才灰頭土臉的爬起來。

石少虎微怒道：「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大漢盛氣稍斂道：「這個妞兒欠債不還。」

「是賭債？」

「不是賭債！」

「賭場裏還有什麼債？」

「那些白花花的銀子是我親手借給她的。」

「你是賭場的負責人？」

「正是。」

「是你設局詐賭，故意坑人？」

「絕無此事，她自己當莊，是她貪心不足。」

「一共欠你多少銀子？」

「公子可是想買下這個妞兒？」

「少說廢話，多少？」

「不多，總共一千二百兩。」

少女聞言大怒，理一下散亂的髮絲，嬌聲斥責道：「你放屁，明明向你借了一千整，怎麼又多出二百兩？」

髮絲一開，石少虎這才看清楚，欠賭債的少女嬌艷欲滴，原來是嗜賭如命，曾輸給自在僧爲奴，亦曾替自己智鬥萬聖教的謝紅梅。

石少虎搖頭歎息道：「謝姑娘，妳也眞是的，久賭必輸，何必——」他本想說「何必踐踏自己的尊嚴」，但話到口邊，覺得不妥，又吞下肚去。

謝紅梅自知羞慚，滿臉通紅的道：「石公子有所不知，小妹幼失怙恃，四處飄泊，每以賭窟爲家，久久不克自拔，以致愈陷愈深。」

「一千兩爲數不在少，妳這是在玩火嘛。」

「是上了他們的圈套，鼓勵我當莊，鼓勵我豪賭，還慷慨的借銀子給我。」

「憑姑娘的姿色才華，應是前程似錦，憑姑娘的身手技藝，更何至於受制於幾個市井混混？」

「公子所言甚是，這幾個渾球還沒有放在小妹眼裏，但是常言道得好，欠債還錢，一文錢難倒英雄漢，欠人家銀子，總歸是要還的，打死人還要吃官司呢。」

「說的也是，說的也是。」

石少虎不遑多想，取出一張面額一千兩的銀票來，問那孔武有力的大漢：「這位姑娘欠你一千兩，對不對？」

大漢道：「不對，是一千二百兩。」

謝紅梅怒極而吼道：「那二百兩是怎麼多出來的？」

「是利息。」

（未完・八）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夜探虎穴　險遭毒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南宮靖已恢復了神志，現在他和李小雲繼續探查一座綠色山莊的所在，他們來到江邊，正想找一條船渡江，却見附近的四五家漁民全部被人殺害，而船隻也被人搗毀，看來是有人故意不讓南宮靖李小雲渡江的，此時，忽見丁玉郎走了過來，丁玉郎要南宮靖別渡江了，說是有危險，南宮靖心中懷疑，最後想到上次騙他的人正是丁玉郎……丁玉郎原來是碧綠山莊的二公子，南宮靖制服了丁玉郎，胡叔達等人，逼他們帶路前去碧綠山莊，渡船來到岸邊，南宮靖把丁玉郎等人留在船上，而李小雲易容成丁玉郎的模樣之後，繼續前去查探……

南宮靖憤然道：「他不是我的朋友。」接着果然凝足目力，仔細的朝李小雲臉上打量了一陣，才道：「沒有破綻，至少我一點也看不出來。」

李小雲甜笑道：「那就可以了，我們走吧！」

兩人依照胡叔達所說的方向，展開輕功，一路朝東北奔行，十七八里路程，以他們的脚程，不過頓飯時光，就可以趕到了，但因碧綠山莊似極神秘，外人對他們又一無所知，是以在奔行之際，十分小心，處處留意，現在一片濃蔭般的柳樹巳在面前。

南宮靖輕輕一拉李小雲，兩人就像飛鳥般朝柳林中掠入，就在這一瞬間，兩人口中幾乎輕啊出聲！

原來就在他們掠入之處，相距不過三尺，一左一右站着兩個手持厚背扑刀的黑衣人。

只要看他們站立的情形，可見對方早就料到如果有人掠入柳林，必是從此處闖入，而且連你們掠入柳林，該在何處落地都算得極準。

要知任何一個人，不論你武功有多高，從外面掠入柳林，先是眼前一暗，再則凌空飛掠而來，總要落到地上的，他們就算準了你掠入柳林的遠近，埋伏了兩個刀手，等你落到地上，看到他們的時候，這一左一右兩柄扑刀只怕早巳從你身上劈過了。

當南宮靖發覺柳林中正有兩名刀手距自己不過三尺，心頭猛然一驚，這時別無選擇，只得一吸眞氣，脚下離地數寸，帶着李小雲閃電般往後疾退出去七八尺遠，才行落地。

目光一注，那兩個黑衣大漢依然手持扑刀凜立不動，對自己二人，恍如未覩。

李小雲悄聲道：「大哥，這兩人怎麼會沒看到我們的呢？」

南宮靖也覺得有些古怪，俯身從地上拾起兩顆小石子，左手一揚，兩顆小石子分別朝兩個黑衣人激射過去。

耳中可以聽到噗噗兩聲輕響，小石子擊中兩人身上，但兩人却依然一動不動，有如木偶一般，站在那裏。

南宮靖輕聲道：「這兩人好像被人制住了穴道，我們快過去看看。」

隨着話聲，迅快的掠了過去，落到兩人面前，這兩個黑衣人依然呆立如故。

南宮靖笑道：「看來已經有人先我們進去了，我們快走。」話聲一落，首先朝柳林中走去。

這片柳林，每一棵樹都粗可合抱，又長又細的柳條倒垂如簾，因此進入柳林之中，視綫不能看得太遠。

兩人曲曲折折的穿林而出，幾乎走上十來步，就可發現樹身陰暗之處，一左一右隱伏着兩個手持扑刀的黑衣人，但他們都已被人制住了穴道，原式站立不動，若非走近他們身前，都極不可能想到他們是已被制住了穴道的人。

這一路行來，少也費了兩人不少手脚，偌大一片柳林，簡直如入無人之境，不消一回工夫，就已到達碧綠山莊的左側。

從林中望去，但見圍牆高聳，看不見裏面的情形，至少這片莊院中黑沉沉的沒有一點燈火，靜寂如死。

南宮靖悄悄拉了一下李小雲的衣袖，正待朝莊院後進繞去，突聽嘶的一聲輕響，一道人影從自己兩人頭頂橫掠而過，朝高大的圍牆上撲去。

南宮靖急忙凝目看去，那人已經落到牆頭之上，身形高大，宛如一座寶塔，但身法却輕快無倫，他脚尖只在牆頭上一沾，就倏然隱沒！

李小雲悄聲問道：「這人是誰，好快的身法。」

南宮靖回過頭去，也悄聲說道：「這人就是霍五太爺。」

話聲未已，只聽身後不遠，傳來一陣輕快的脚步聲！

南宮靖趕緊一拉李小雲，悄悄閃到一棵柳樹後面，剛隱好身子，只見一行五人，穿林走來。

當前一個黃衲老僧，正是黃龍寺監寺智光，他身後緊隨着四個青衲僧人，疾快的穿林而出。

快近圍牆，智光脚下一停，目注圍牆，說道：「霍五已經進去了，裏面似乎毫無動靜，你們隨老衲進去。」

當下雙足一點，一道人影嗖的凌空直拔而起，一下登上牆頭，左手大袖向後一揮，四名青衲僧人不待吩咐，同時長身躍起。

這四人久經訓練，動作如一，等他們跟蹤躍上，智光早已往裏躍落，他們也立即跟着往裏縱落。

李小雲說道：「大哥，我們也該進去了。」

南宮靖道：「慢點，方才霍五太爺已經進去了，裏面不聞一點聲息，現在智光和四個和尚也進去了，依然不見一點動靜，事情顯得有些蹊蹺！」

李小雲道：「說不定莊中的人沒有發現。」

南宮靖微微搖頭道：「不然，妳只要看這片柳林中，就佈置了不少暗樁，莊內豈會毫無戒備。」

李小雲偏頭道：「那麼大哥認爲如何呢？」

南宮靖道：「這個我也說不上來，只是師父時常說：事情如果反常，就得小心，這些人進去了，一點動靜也沒有，豈非有反常情？」

李小雲忽然低哦一聲道：「我們穿行柳林，所有的暗樁，不是全被制住了嗎？我看在我們前面，一定已經有能人先進去了，說不定莊中的埋伏，也全被制住了，所以霍五和五個和尚進去，沒入阻攔，自然就聽不到動靜了。」

南宮靖微微搖頭道：「碧綠山莊只怕未必有這般容易闖得。」

李小雲道：「那麼我們該怎麼辦呢？難道不進去嗎？」

南宮靖道：「我們旣然來了，自然要進去，但已經有人進去，我們不妨在這裏稍候，聽聽他們有什麼動靜，然後再作打算。」

李小雲柔聲道：「好嘛，我都聽大哥的就是了。」

兩人立身之處，還是在柳林之內，距離碧綠山莊左首圍牆，尚有五丈來遠，他們隱身在一棵合抱的楊柳樹後面，不慮有人發現，却可以清晰的看到圍牆，也可以諦聽牆內的動靜。

此時差不多二更已過，三更還不到，夜雖不算太深，但萬籟俱寂，就算一二里之內有什麼聲響，也可以聽得到。

兩人等了一回，碧綠山莊依然燈火全無，不聞一點聲響，好像進去的霍五太爺和智光等五個和尚，回到了自己家裏，此刻已經脫衣就寢了。不然，怎麼會有如此寧靜。

這裏當然不是霍五爺和智光的家，他們貪夜趕來，當然是有爲而來，但奇怪的是他們進去了，何以會一點動靜也沒有的呢？

南宮靖心頭止不住暗暗懷疑，道：「難道他們一進去就中了埋伏？」

李小雲早已等得不耐，悄聲道：「大哥，你聽到什麼聲音了嗎？」

南宮靖微微搖了一下頭，說道：「沒有。」

李小雲道：「我看還是進去瞧瞧的好，他們也許正在搜索，等在這裏，要等到幾時去？」

南宮靖道：「好吧，只是我們進去，務必小心，妳跟住我後面，不到萬不得已，千萬不可出手。」

李小雲道：「我知道。」

南宮靖道：「那就上去吧！」

他當先長身縱起，一道人影穿出柳林，橫空掠上牆頭。

李小雲看得一呆，她沒想到大哥的輕功竟有這般高超，趕緊跟着掠出柳林，到得牆下，才縱身拔起，登上圍牆。

這一瞬間，南宮靖已經看清了圍牆內的情形，他站立之處，是大天井的東首，大天井正面，是一個古老的大廳，六扇雕花長門，中正間的兩扇敞開着。

大廳極爲深邃，是以望去黝黑如墨，不聞一點人聲。大廳左右是兩條通往第二進的長廊，也暗影沉沉，不見一點動靜。

剛才越牆進來的霍五太爺和智光等人

，不知是從長廊進去的？還是從大廳進去的？總之，他們都進去了，却聽不到他們有何行動，整座大宅院，竟似久無人住的空宅，闃寂如死！

這一情形，原是南宮靖登上圍牆，在李小雲還沒跟上來的時候，目光一瞥間的事，現在李小雲已經縱身而上，落到他身邊，南宮靖就低喝一聲：「我們下去。」

兩人飄落地面，南宮靖舉步跨上石階，當先朝大廳走了進去。

李小雲跟在他身後，面對這座陰沉而沒有人氣的大廳，連天上的星月也好像黯淡了許多，心頭登時感到有些緊張，手心不禁微微沁出汗來。

南宮靖雖然走在前面，但他始終保持着耳目並用，全神戒備，是以也走得不快，只是一步步的向前踏去。

這時已經踏出了十來步，快走到大廳的中央，在他用心偵察的結果，可以證實這座寬敞的大廳上，確實並沒有人隱伏。

大廳上陳設相當講究，全套酸枝木的像具，古色古香，而且還打掃得一塵不染，這樣子實在不像沒有人住，但却不見一個人影。

這是誘敵？還是和柳林中埋伏的暗樁一樣，全已被人制住了？

南宮靖實在想不通，但是他却沉住了氣，沒有和李小雲說話，只是繼續往裏走去。

大廳上首，是一座鏤刻精細的大屏風，轉過屏風，是一間不很大的穿堂，跨出穿堂，又是一個天井，兩邊是漆黑的走廊，迎面即是後堂，看去也一片漆黑，依然沒有一絲人聲。

剛才進來的霍五太爺和智光和尚等人，到底那裏去了呢？

人就是這麼奇怪，他們前來夜探碧綠山莊，當然希望不要被人家發現，現在他們已經深入到後堂，依然不曾見到一個人，這不是最好嗎？但因偌大一座宅院，沒遇上一個人，沒聽到一點人聲，心裏反而怪怪的，總覺得有着蹊蹺，反而愈來愈感不安。

李小雲跨上一步，伸手拉住了南宮靖的右手，細聲道：「大哥……」

南宮靖握住她纖纖玉手，說道：「快別多說，我們進去。」

後堂，佈置得很雅潔，正中間有一把高背錦披的太師椅，那自然是老夫人的坐椅了。

南宮靖想起那天有一個老婦人盤問自己，很可能就在這裏，但那天自己迷迷糊糊的，根本沒有看得清週遭的景物。

這裏既是老夫人起居的地方，何以仍然不見一個人呢？碧綠山莊的人到那裏去了呢？他拉着李小雲的手繼續往裏走去。

高背錦披椅後面是一座雕刻精緻的「孔雀開屏」屏風，轉過了屏風，後面是幾個房間，緊閉着房門，還是聽不到一絲人聲。

兩人循着一條曲折迴廊走去，長廊盡頭處，已是第三進屋宇。

第三進，依然沒有人影。

李小雲詫異的道：「大哥，這裏的人，莫非已經撤走了？」

南宮靖道：「這不可能，他們並沒有撤走的理由。」

李小雲道：「那麼人呢？」

南宮靖道：「怪就怪在這裏，就算莊中已經沒有人，那麼方才進來的霍五和智光等人，又怎麼也會不見呢？今晚我們既然進來了，好歹總要弄個明白，走！」

說話之時，已經到了後院，一道圍牆橫亙在面前，這就是說碧綠山莊一座大宅院，應該到此爲止了，但在圍牆中間却開了一個圓洞門，門上用清水磚砌成扇面形的橫額，鐫着「別有洞天」四個篆書，圓洞門外樹木葱鬱，夜色之中，隱隱可見亭台樓閣，那是後花園了。

兩人步出圓洞門，但覺清風徐來，一條白石舖成的走道，兩邊是兩排高大的樹木，星月朦朧，夜色極爲清幽！

本來以爲夜探碧綠山莊，定然會有許多驚險，如今却變成了情侶攜手夜遊花園了。

花園佔地極廣，亭台樓閣，掩映在林木花叢之間，頗具巧思，只是依然沒有一點燈火，兩人一路行來，也依然不聞一點人聲，整座花園，好像久無人住，這情形，和前面大宅，幾乎完全一樣！

兩人幾乎穿行了大半個花園，現在快繞到東北角了，那裏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亭……

就在此時，兩人看到了一片昏黃黯淡的燈光！

他們找了半天，沒遇上一個人，現在看到了燈光，有燈光便有人了。

兩人口中同時發出一聲輕咦，李小雲道：「大哥，前面小山下有燈光呢！」

南宮靖緩緩放開牽着她的手，說道：「讓我先過去瞧瞧，妳和我至少保持一丈距離，不可太近。」

李小雲道：「看你，一點燈光，就這樣鄭重其事。」

南宮靖道：「整座大宅，都空無一人，只有這裏透出燈光來，妳說是不是有着極大的古怪？何況……」

李小雲沒待他說下去，就急着問道：「何況什麼呢？」

南宮靖道：「霍五太爺和智光等人，比我們先進來了一步，但我們一路行來，就始終不曾聽到過一聲叱喝，也沒見到什麼地方有過打鬥的迹象，他們幾個人幾乎就像泥牛入海，再也沒有消息，我看多少和這燈光有關，所以我們過去，就要特別小心……」

他不待李小雲開口，接着又道：「我們保持一丈距離，萬一我發現不對，就可以後退……」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正容道：「還有一點，妳必須記住了，如果一旦遇上極强的敵人，妳必須聽我的話，我要妳快走，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妳都不用管我，只要聽我的話，越快離開越好。」

李小雲眨着一雙清澈的眼睛，深情凝注，驚懼的道：「你想到什麼了？」

南宮靖說道：「我見過一個老婆婆，她的一身武功好像極高，還有就是秦總管，穿綠袍的老人，也一定是極頂高手，我叫妳走，就是由我先擋他們一擋，妳先脫身。」

李小雲關切的問道：「那麼你呢？」

南宮靖道：「妳先脫身好了，他們攔不住我的，我自然會隨後趕來，這一點，妳必須記住，到時猶豫不得。」

李小雲道：「我知道了。」

南宮靖把話說清楚了，才舉步朝着燈光走去。

這片燈光昏暗之中帶着些慘綠，看去十分黯淡，因爲是在黑夜裏，四周一片黝黑，這點燈光雖然微弱，却仍能使人老遠就看到。

燈光是從一座小山脚下透出來的。

現在兩人已經循着燈光找到小山脚下，這裏是一座兩層樓的屋宇，兩扇朱漆大門敞開着，燈光就是從大門中射出來的。

兩人走近大門，只見門內站着兩個手持扑刀，身穿墨綠色勁裝的漢子，在黑暗之中，還當他們穿的是黑衣。這兩人面對面站着，一動也不動，顯係被人制住了穴道，這和在柳林中的情形一樣！

大門既然敞開着，兩人自然要從大門進去，但這一走到門口，才發現大門裏面不過兩三步遠，就是一道往下的石級，慘綠黯淡燈光竟是從下面透上來的，門內竟然會是地窖的入口！

難怪一路都沒聽到霍五太爺和智光等人的動靜，原來他們都下去了。

南宮靖脚下一停，回頭看了李小雲一眼，就以「傳音入密」說道：「記住我方才所說的話，一旦發現不對，你要儘速退出……」

李小雲朝他點着頭。南宮靖沒有多說，當先舉步走入大門，朝石級跨下。

李小雲不敢和他太過接近，等他走下十來級，才跟着下去。

石級相當寬闊，少說也有百來級，石級盡頭，豁然開朗，那是一座相當闊廣的大廳，中間圍着八根石柱，每根石柱足有一丈五尺多高，每根石柱上都懸掛了一盞古銅燈檠，燈火熒熒，微見慘綠，是以整座大廳就顯得綠陰陰的十分幽暗，也十分詭秘！

八根石柱是支持這座地底大廳的，因此分作八個方向矗立着，這一來，整座大廳等於分成了中間和四周，中間是八根石柱以內，約有五丈方圓，四周就像廻廊，在八根石柱以外。

入口不遠，面向裏首站着一排人，赫然就是方才進來的霍五太爺和智光等六人，他們就像圍着看熱鬧一般，全神貫注看着廳上，一動也不動。

大廳上八根石柱中間，却坐着許多人，因有霍五太爺、智光等人擋住了視綫，看不十分清楚。

這上面所說的情形，只是南宮靖跨下石級時目光迅速一瞥之間的事，他原是靠着石級右首牆壁下來，看到這一情形，趕緊以背貼壁，左手朝後面的李小雲打了個手勢，迅快朝右首閃去。

李小雲看到大哥的手勢，也立即以背貼壁，脚下加快，跟着向右閃去。

這石級盡頭和霍五太爺、智光等人站立之處，還有三丈多遠，因此，兩人從他們身後閃過，他們並無感覺。

由於他們站在前面，也正好帮了南宮靖兩人一個大忙，那是因爲有他們站在正面兩根石柱中間，遮擋住了大廳上的人的視綫。

南宮靖和李小雲閃到大廳左首，這裏已在石柱的外面，就像廻廊一般，足有三丈來寬，因爲八盞油燈都是掛在石柱的裏首，燈光又黯淡慘綠，僅能照到中間丈許來遠，這廻廊上就一片黝黑，縱然不躲在石柱後面，廳上的人也未必看得到。

南宮靖還是十分小心，左手拉着李小雲，以極輕的步法，躲入一根石柱後面。

一根石柱雖然只有一人合抱的粗，但要隱蔽兩個人，還稍嫌不夠。如果要一個人分隱一根石柱，兩根石柱之間，相距就有五丈來遠，自己兩人深入地底，尚喜沒人發現，但如果一旦被人發現，分開得太遠，就無法照顧得到了。

南宮靖略爲猶豫，就要李小雲貼着石柱站立，自己就站在她身後，這樣就不慮被廳上的人發現了。

大廳上（八根石柱中間），燈光慘綠幽暗，肅靜無譁，好像在開會一般。

南宮靖和李小雲既已隱藏好身形，自然要悄悄探出頭去，看看廳上的情形。

大廳上首正中間，放一張高背錦椅，椅上端坐着一個面罩綠紗，花白頭髮，身穿藍布衣裙的老婦人。她身後左首伺立一個長髮披肩，身穿淺綠衣裙的女子，也以綠紗蒙面，但看去身裁苗條，年紀不會很大。

右首是一個綠衣小鬟，南宮靖一眼就認出她正是自己和丁玉郎同來的那天，給自己送茶和傳達老夫人的話，要丁玉郎進去的那個小鬟。

由此可見坐在中間的老婦人，就是碧綠山莊的老夫人了。

在老夫人前面右首，垂手站着一個綠袍老者，身形矮小，面如古銅，頦下留着一把雪白的山羊鬍子。

這人正是那天在茶亭「請」走終南五老中老三金鞭叟田五常，白虎神暴本仁和皖西三俠的綠袍老者，他當然就是胡叔達口中的「秦總管」了。

這是上首。在老夫人前面，面向老夫人，還有許多人席地而坐，南宮靖目光一掠，這些人他幾乎全都認識！

左首第一個頭戴毡帽的老者是終南五老的老三金鞭叟田五常，第二個頭盤小辮的莊稼老頭，則是金刀門金刀無敵郭東昇（已死在旋風花下）的師叔無形刀邢鏗。第三個則是白虎門掌門人白虎神暴本仁。

坐在他們身後的則是皖西三俠龍眠山莊莊主擎天手李天雲、霍山霍天柱，青山謝東山。

右首是五個老太婆，南宮靖認識的有縫窮婆，賣花婆，劉媒婆三個，其餘兩人不用說是五牙婆和孫虔婆了。

六婆之中，只沒有閻佛婆，那是她一直住在白衣庵，長齋禮佛，早已不在江湖走動，如果還在江湖走動的話，只怕也被「請」來了。

南宮靖看到了，李小雲自然也看到了，爹和二叔、三叔果然都被碧綠山莊「請」來了，一時但覺心頭狂跳，倏地回過頭去，正待開口！

南宮靖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妳不可說話，我們先看看他們在做些什麼，此時千萬衝動不得！」

只聽坐在上首的老夫人，緩緩抬起頭來，說道：「秦總管，你去叫霍五、智光兩人進來。」

她說出來的話，好像有着極大權威，直呼霍五、智光的名字。

站在右首的綠袍老者（秦總管）聞言垂手應「是」舉步走出，朝霍五太爺、智光三人拱拱手，含笑道：「霍五先生，智光大師，老夫人請二位入內相見。」說完，就抬手肅客。

霍五太爺和智光二人果然一言不發，往裏行去。

李小雲附着南宮靖耳朶，悄聲道：「大哥，這兩人是不是被他們制住了呢？」

南宮靖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妳快不可開口說話。」

這時秦總管已領着霍五太爺、智光二人，一直走到老夫人面前，才脚下一停，向右首退後一步，躬着身道：「啓稟老夫人，他們來了。」

老夫人寒電般的目光從蒙面綠紗中透射而出，冷然道：「霍五，方才的事情，你都看到聽到了？」

南宮靖心中暗道：「方才不知有些什麼事？」

霍五太爺點了點頭。

老夫人又道：「金維能是你結義兄弟？」（金維能是神燈教總護法，死於旋風花下）

霍五又點了點頭。

老夫人嚴厲的道：「他是不是該死？你還想替你結義兄弟報仇嗎？」

霍五太爺沒有作聲、

老夫人冷哼一聲道：「憑你這點微末之技，就是想報仇，也還差得遠，你可以去了。」

說到這裏，冷然道：「秦總管，你送霍五出去。」

秦總管恭聲應「是」，轉身抬抬手道：「霍五先生請。」

霍五太爺一言不發，跟着秦總管往外就走。

老夫人目光轉到智光身上，冷聲道：「智光，你和智明（黃龍寺方丈已死於旋風花下）同流合污，謀奪經書，不過老身要把你留下，你服是不服？」

智光低首沒有作聲。

這時秦總管已經送霍五太爺出去，回了進來。

老夫人一抬手道：「秦總管，把他帶下去。」

秦總管朝智光招招手道：「你過來，暫且坐下。」他指指左首地上，命智光坐下。

智光居然毫無反抗，依言在他指定的地方，席地坐下。

老夫人又叫道：「田五常，邢鏗，暴本仁。」

田五常、邢鏗、暴本仁三人聞言，同時站起身來。

老夫人目光一抬，說道：「方才你們都聽清楚了，老身要說的話，也已經都說了，今後可以走了。」接着又道：「秦總管代老身送田長老三位出去。」

秦總管應了聲「是」，朝三ノ連連拱手道：「三位請，請。」

田五常、邢鏗，暴本仁果然舉步往外就走，秦總管是代老夫人送客，跟在三人身後，一路送了出去。

南宮靖心中暗道：「可惜自己遲了一步，方才老夫人定然是和他們在說某一件事了。」

接着只聽老夫人又冷聲叫道：「李天雲、霍天柱、謝東山。」

李小雲一聽到她叫爹的名字，心頭陡的一跳，急忙注目看去。

李天雲、霍天柱、謝東山席地而坐的人聞言立即站了起來。

老夫人嘿然說道：「李天雲，你枉是形意門的名宿，居然也想謀奪經書，六人之中你僥倖躱過旋風花一擊，算你命大，本該把你三人留下，老身念在你們平日還能行俠仗義，姑且網開一面，放你們回去，今後給我好好的去閉門思過，你們都去吧！」

她這番話，只有李小雲聽得懂，她在爹書房裏，偷聽過爹的說話，爹是爲了一册達摩手著的「洗髓經」，才把假南宮靖（侯元）刼到龍眠山莊去的。（事詳前文）只不過這老夫人又是誰？

只聽老夫人又道：「秦總管送他們三人出去。」

秦總管剛把田五常等三人送走，答應一聲，又領着李天雲等三人向外走去。

李小雲眼看老夫人釋放了爹等三人，心上總算放下一塊石頭。

南宮靖心中却暗暗忖道：「老夫人釋放這些人出去，何以每次都要秦總管送他們出去呢？其中不外兩個原因，一是這些人本來已被制住穴道，如今釋放他們出去，是要秦總管替他們解開受制的穴道。

二是明的釋放他們，要秦總管送他們出去之時，用陰手點閉他們某處經穴，讓他們出去了，也變成失去記憶的人，和自己從前一樣。」

就在他思忖之際，突見老夫人從垂臉綠紗透射出來的兩道森冷目光，朝自己兩人隱身之處投來，心頭方自一驚！

老夫人忽然沉笑一聲，緩緩說道：「年輕人，你們已經來了多時，現在可以出來了吧？」

南宮靖聽得大吃一驚，忖道：「原來她早就看到自己兩人了。」

李小雲心頭狂跳，但她急中生智，連忙附着南宮靖的耳朶，悄聲說道：「你快押着我出去，我現在是丁玉郎，有我作人質，你就可以安然出去了。」

南宮靖朗笑一聲道：「老夫人果然好眼力。」一手緊握着李小雲的手肘，推着她舉步走出。

他改變了聲音，是以沒人聽得出來。

老夫人從垂臉綠紗中射出來的眼神，亮若冷電，直注在南宮靖的臉上，冷然道：「年輕人，放開他。」

南宮靖朝她微微一笑道：「老夫人原諒，在下並無難爲這位丁兄之意，只是有這位丁兄作伴，在下似乎比較安全，所以在下暫時還不能放開他。」

老夫人目光之中微含怒意，冷然道：「你以爲有玉兒在你手中，老身就奈何你不得？」

南宮靖傲然道：「在下以爲在下和老

夫人並無恩怨可言，老夫人未必會對在下貿然出手。」

秦總管嘿然道：「年輕人，老夫人叫你放開他，你敢違抗老夫人的金令？」

說話聲中，右手突然淩空朝南宮靖左肩抓來，他這一抓，雖和南宮靖還有丈許距離，但五道尖風，勁直如矢，疾風颯然，銳利無匹！

南宮靖左手扣着李小雲手肘，回頭朝秦總管淡淡一笑，道：「秦總管，在下正在和老夫人說話，你最好稍安毋躁。」

口中說着，右手抬處，虎口向外，朝右首引出，這一記招式極爲簡單，但在他手勢引出之際，忽然生出一股强大的無形吸力，把秦總管抓來的五道尖風，一齊朝右吸引出。

老夫人看得目芒連閃，問道：「年輕人，你叫什麼名字？」

南宮靖道：「在下宮飛鵬。」

老夫人道：「你是少林弟子？」

南宮靖方才使的是「接引神功」，少林七十二藝中名列第七，故而有此一問。

南宮靖道：「不是。」

老夫人又道：「那是何人門下？」

南宮靖道：「在下不在各大門派之中，家師方外之人，也從不在江湖走動，在下說出來了，老夫人也未必會知道。」

老夫人心中不覺一動，問道：「你認不認識南宮靖？」

南宮靖想到自己內功近日似是精進甚多，這就說道：「他是在下師弟，在下就是找他來的。」

這話，老夫人自然相信，頷首道：「這麼說，你也是不滅大師的門下了，唔，南宮靖並不在敝莊，據老身所知，他在龍眠山莊被人救走，從此下落不明。」

南宮靖道：「在下本來以爲是秦總管把他請來了，但看了方才老夫人把請來的人，都已一一釋放回去，才知我師弟不是貴莊請來的了。」

「那很好。」老夫人道：「你放開玉兒，可以走了，老身保證沒有人會攔阻你的。」

南宮靖道：「老夫人一言九鼎，在下自然相信得過，但行走江湖，防人之心不可無，在下想請丁兄送到江邊，丁兄自可回來，還望老夫人垂察才好。」

說完，略一抱拳，一面朝李小雲含笑道：「委曲丁兄，送在下一程吧！」話聲一落，正待舉步往外行去！

突然聽得一個女子聲音尖叫一聲：「娘！」

從左首迴廊暗影中突然衝出一條嬌小人影，朝廳上衝來。

南宮靖聽出這衝出來的正是賣花女祝小青，不由得驀然一驚，要待阻攔已是不及！

只聽秦總管沉喝一聲：「小丫頭還不站住？」一道掌風朝祝小青迎面湧到。

南宮靖右手疾拍，斜刺裏將他掌風攔去，口中叫道：「小青，快後退。」

但聽「蓬」然一聲，在祝小青的身前三尺响起，一直一橫兩道掌風，總算給抵消了。

祝小青堪堪站住，已經驚出一身冷汗，就在此時，只見另一條人影，從右廊竄出，快若飄風，一下落到孫虔婆身側，一言不發，揹起孫虔婆，正待縱起。

老夫人目光一動，冷然道：「今晚闖進碧綠山莊來的人倒是不少。」

秦總管剛接下南宮靖一掌，被震得心頭一凜，忖道：「這姓宮的小子內功居然極强！」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他聽到老夫人的話聲，慌忙躬身道：「老夫人息怒，這小子縱然搶走孫虔婆，也救不了她。」

那揹起孫虔婆的是一個黑衣少年，聽得不覺一怔，忙問道：「你們把我娘怎樣了。」

秦總管陰沉一笑，說道：「小子，你是孫虔婆的兒子？你不會把孫虔婆放下來瞧瞧嗎？」

黑衣少年聽得暗暗一驚，說道：「你們害死了我娘？」

他至到此時才發現揹在背上的娘果然一動不動，不覺一臉俱是仇怒之色，切齒道：「你們如果害死我娘，我就和你們拚了。」

祝小青經他們一說，凝目看去，娘席地坐在那裏，情形也果然不對，心頭又驚又急，尖聲道：「你們把我娘怎麼了？」

秦總管深沉一笑道：「孫虔婆賣花婆都沒有死，只是老夫人另有差遣，才把她們留下來的，你們兩個如果不放心，也可以跟你們娘一同留下。」

祝小青道：「是你們刦持了我娘，我娘未必同意。」

老夫人不耐的道：「秦總管，不用和他們多說，這兩人不能放他們出去。」

祝小青怒聲道：「好啊，原來是妳主使的！」

她身形像陀螺般一個急轉，一陣細碎如雨，瀟瀟洒洒的暗器，朝老夫人激射過去。

這一陣暗器，因爲她心頭又急又怒，把身上所有法寶全使出來了！

南宮靖暗叫一聲：「要糟！」左手迅快放開李小雲，身形閃動，朝祝小青搶了過去。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老夫人坐着的人，連身形也沒移動，口中沉喝一聲：「找死！」左手衣袖突然揮起。

這一揮，她身前數尺宛如起了一陣輕風，激射過去的百十點寒星，經她袖風一拂，宛如風吹柳絲，一齊隨着這陣輕風吹起，朝祝小青反射過來。

差幸南宮靖見機得快，右手向右引出，左手一把抓住祝小青手臂，往後躍退。

那個老夫人袖風吹起反射過來的百十點寒星，回來得比去勢還快，但經南宮靖施展「接引手」，又一古腦兒朝左首迴廊上引出，接着但聽一陣爆豆似的洒洒細响，全數沒入牆中。

老夫人目光朝南宮靖直射過來，冷然道：「宮飛鵬，老身已經答應你離去，你還留在這裏多管閒事嗎？」

南宮靖拱拱手道：「這位祝姑娘和在下原是素識，老夫人揮袖反射，祝姑娘武功不如老夫人遠甚，勢難閃避得開，在下出手救她，也是人之常情……」

老夫人沉笑道：「你以爲這是什麼地方？你能救得了她嗎？」

南宮靖朗笑道：「在下行走江湖，不說祝姑娘原是素識，就是從不相識的之人，也不能見死不救，不錯，這裏是碧綠山莊，在下既敢進來，就……」

「就沒有把碧綠山莊放在眼裏，對不對？」

老夫人沒待他說下來，就盛氣的道：「好，老身那就連你一起留下。」

南宮靖朗朗一笑道：「在下縱然學藝不精，老夫人也未必留得下在下。」

李小雲聽得心頭大急，試想連終南金鞭叟田五常，無形刀邢鏗都是江湖上一等一的高手，都被這位老夫人「請」了來，大哥怎好和她鬧翻？但自己目下假扮丁玉郎，裝作穴道受制，不好開口，只是心裏暗暗焦急。

就在他們說話之際，秦總管已經淩空一指，點了黑衣少年的穴道。

老夫人嘿然道：「很好，琬兒，妳去接他三招。」

侍立她身後的長髮女子躬身領命，飄然行來。

南宮靖道：「老夫人且慢！」

老夫人道：「你還有何說。」

南宮靖說道：「方才是老夫人說的，這裏是碧綠山莊，因此使在下想到了一件事。」

老夫人道：「什麼事。」

南宮靖道：「這裏既是碧綠山莊，老夫人自然有不少手下，在下只有一個人，如何輪流應戰，因此在下倒想和老夫人領教高招！」

他話未說完，老夫人沉哼一聲道：「年輕人好生狂妄，憑你們還不配和老身動手。」

「哈哈！」南宮靖朗笑一聲道：「老夫人之意，在下若勝了這位姑娘，咱們就可以走了。」

老夫人似是極怒，哼道：「你要勝得琬兒，才有資格接老身一招，接得下老身一招，就任你們自去。」

南宮靖道：「看來在下就是接不下也非接不可了。」

在他說話之時，長髮女子已經俏生生走到他面前七八尺遠，停下步來。

南宮靖一指黑衣少年問道：「秦總管，請你把這個小兄弟的穴道解了。」

秦總管道：「他是孫虔婆的兒子，難道和宮少俠也是素識嗎？」

南宮靖朝他笑了笑道：「在下和老夫人下了賭注，輸了連在下都賠進去，赢了自然把這位小兄弟也要帶出去了。」

老夫人道：「秦總管，放開這黑小子吧。」

秦總管答應一聲，揮手一掌，解開了黑衣少年的穴道。

黑衣少年穴道受制，但南宮靖和老夫人說的一番話，他自然都聽到了，此刻穴道一解，目光不覺向南宮靖投來。

南宮靖朝他招招手道：「小兄弟，你過來，在下若是勝了，咱們還能活着走出碧綠山莊，在下若是敗了，咱們就得全留在這裏了。」

黑衣少年果然依言走了過來，抱抱拳說道：「小弟還沒有請教這位大哥尊姓大名？」

南宮靖含笑道：「我叫宮飛鵬。」

黑衣少年道：「小弟孫小乙。」

長髮女子站在南宮靖前面，不耐的道：「你們說完了沒有？」

南宮靖連忙朝她抱抱拳，瀟洒一笑道：「對不起，讓姑娘久候了，在下宮飛鵬，不知姑娘如何稱呼。」

長髮女子被他問得臉上一熱，不，被他笑得心頭一陣亂跳，幽幽的道：「我叫楚琬，宮少俠可以賜教了。」

南宮靖道：「楚姑娘只管請先。」

楚琬在老夫人面前不敢多說，更不敢朝他多看，嬌聲道：「楚少俠那就請接招了。」

身形疾進，一側身，右手倏然翻起，纖纖五指舒展如蘭，朝南宮靖肩頭疾劃過來。

她這一式使的正是「蘭花拂穴手法」，那知上半式堪堪使出，下半招還沒施展，南宮靖左手抬處，三個指頭一下撮住了楚琬的玉腕。

楚琬心頭一急，左手跟着推出。

那知南宮靖比她還快，右手三個指頭又一下撮住了她左手的脈腕。

他連使兩記「拈花手」，扣住楚琬雙腕，出手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楚琬雙手脈腕被人扣住，幾乎掙動不得，一時又羞又急，面頰發赧（她有綠紗蒙面，外人自然看不到），嬌急的道：「快放開我……」

南宮靖朝她瀟洒一笑，說道：「楚姑娘承讓了。」雙手一鬆，放開了她被扣的雙腕。

楚琬急忙一掙，往後疾退了一步，她當着老夫人的面，被人扣住雙腕，自然不肯甘休，口中嬌叱一聲道：「你再接我一掌。」

右掌一立，呼的一聲朝南宮靖當胸劈來。

南宮靖身形斜跨半步，避開了她的一記掌風，連連搖手道：「楚姑娘，你請住手。」

楚琬道：「你怎不還手。」

南宮靖含笑說道：「方才一招之間，楚姑娘的雙手被執，難道在下還不算獲勝嗎？」

楚琬還沒說話，老夫人沉聲道：「琬兒，妳回來。」

楚琬一雙清澈的眼神，從蒙面綠紗中透射出委曲之色，深深注視了南宮靖一眼，口中應着「是」，緩步退下。

南宮靖朗笑一聲，朝上抱抱拳道：「在下現在有資格接老夫人一招了。」

他此話出口，聽得秦總管不由變了臉色。

老夫人似是嫌他太以狂傲，口中沉哼一聲：「好！」

倏地從椅上站起身來，回身朝伺立身後的綠衣小鬟招了招手。

綠衣小鬟立即趨前一步，雙手捧着一柄古劍躬身呈上。

老夫人右手一伸握住劍柄，嗆的一聲掣出一支寒光逼眼的長劍，冷然道：「宮飛鵬，你只要接得下老身一招，你們都可以離去，若是接不下來，只好都給我留下了。」

從她這句話中，就可以聽得出來，她這一招劍法，該是十分凌厲的一擊了。

南宮靖同樣掣出長劍，抱劍當胸，施了一禮道：「老夫人只管請賜招好了。」

老夫人目光如電，冷聲道：「很好，你小心了。」

喝聲甫出，右手長劍突然凌空一振，劍身發出嗡然異聲，就捲起八九道劍光，冷電精芒，如銀蛇亂閃，幾乎令人不辨虛實，莫測高深。

南宮靖和丁玉郞動過手，心知老夫人使的是「分光劍法」，一時那敢怠慢，右手閃電般推出，截住一道劍光，立即劍交左手，順勢推出，又截住了一道劍光，長劍已經回到了右手，劍勢推出，再交左手，這樣把一支長劍倏左倏右，交互發劍，每推出一劍，就截住老夫人一道劍光，也同時響起一聲金鐵大响。

老夫人這一招「分光劍法」，連發九劍，也就接連响起了九聲金鐵狂鳴。

這一段話，說來好像十分簡單，你一劍來，我一劍去，每一劍都把你截住了，但實際上，可並不這麼容易。

因爲老夫人使出來的劍法只有一招，在一招劍法之中，却隱藏了九道劍光，等於說九道劍光是同時出現的，何況老夫人練劍數十年，每一道劍光之中，都含蘊着極强的內力。

南宮靖縱然練成雙手交替的「達摩劍法」，古拙乙中，不快而快，可以針對「分光劍法」每一劍光擋上一下，但若非數日前經沈雪姑施展「太素脈訣」貞女篇「以陰導陽之術」，使他體內眞氣得貞女太陰眞氣之助，調和坎離，玄關自通，功力倍增，就算截住了老夫人的劍勢，也非被老夫人劍上內力震飛出去不可。

輕則內腑受震，踣地不起，重則當場斃命。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李小雲，祝小青，孫小乙三人但見劍光飛洒，耀目如銀，幾乎連南宮靖究竟接下了沒有都沒有看清，只聽到一陣連珠般金鐵狂鳴，震得他們耳中嗡嗡不絕，雙方劍光已倏然盡斂，南宮靖腳下浮動，像是被人推了一把，往後退下了一步。

突聽老夫人沉喝一聲：「什麼人敢在老身面前……」

話未說完，左手呼的一掌凌空朝左側走廊劈了過去。

原來老夫人使出一招九劍，都被南宮靖接住，心頭怒惱已極，口中沉嘿一聲，左手豎立如刀，凌空朝前虛虛一揚。

南宮靖一口氣接下九道劍光，對方每一劍都重逾山岳，幾乎已把雙臂震得隱隱發麻，就在此時，突覺一道無形內勁毫無一點聲息撞到身前，壓力之强，令人息爲之窒。

心頭大吃一驚，此時連想後退都已不及，他右手還執着劍，本能的左手一提，朝前推出。

也就在他堪堪出手之際，突聽耳邊有人低喝一聲：「接不得！」

話聲入耳，已有一道溫和的輕風，從右首（他面向老夫人，因此他的右首也就是左首迴廊了）斜湧而至，把撞到身前的無形內勁截住。

就是如此，南宮靖推出去的左手，還是和那一股無形的內勁接觸上了，南宮靖但覺左掌驟震，震力竟然循臂直上，心神同時爲之一震，腳下不由自主的後退了一步。

這一段情形，李小雲，祝小青和孫小乙三人根本就不知道，只有南宮靖心裏明白，剛才有人在暗中替自己擋了老夫人一掌。

李小雲因自己假扮了丁玉郞，不好開口，祝小青看到南宮靖後退一步，急忙問道：「宮大哥，你沒事吧？」

南宮靖只覺被震得胸口有些悶氣，微微搖頭道：「我沒有什麼。」

老夫人發覺有人在暗中接了她一掌，但她舉掌朝左首迴廊劈去，又杳無徵兆，心頭極是憤怒，厲聲喝道：「宮飛鵬，你還有帮手？」

南宮靖說道：「在下方才說過，是找尋敝師弟來的，只有在下一個人，並無幫手。」

老夫人哼了一聲，把手中長劍遞給綠衣小鬟，就自顧自回身坐下，揮揮手道：「你們可以走了。」

祝小青，孫小乙同聲問道：「那我娘呢？」

老夫人沉笑道：「老身說過不會難爲你們的娘，宮飛鵬爲了你們，才接老身一劍的，你們還不快跟他走？」

一面朝南宮靖道：「宮飛鵬，你還不替玉兒解開穴道？」

南宮靖道：「在下說過，要丁兄送在下一程，在下也說過，絕不會難爲丁兄的，老夫人但請放心。」

說完，朝李小雲含笑道：「有勞丁兄，送兄弟出去。」說完，一手拉着她手臂往外行去。

老夫人坐在椅上，沒有作聲，但兩道冷電般目光透過蒙面輕紗，只是盯注着南宮靖的身後，目送他拾級而上，一面叫道：「秦總管。」

秦總管連忙躬身道：「屬下在。」

老夫人問道：「你看此人究竟是何來歷？」

秦總管道：「老夫人不是說他是不滅大師的門下？」

老夫人輕哼道：「武林中幾時有不滅大師這麼一個人？」

秦總管躬身道：「屬下確是沒有聽說過，方才老夫人試了他一招，不知可曾發現了什麼？」

老夫人微哼一聲道：「他方才施的雖是少林寺視爲鎮山絕技的『達摩劍法』。但其中却又似乎有些相異之處，他能接下老身一招九劍，就全在那些相異之處上，尤其他把一柄長劍，雙手互易發劍，左手所發的劍招，勝過右手，老身懷疑他師父不滅大師，可能是……」

秦總管聽得聳然動容，急急說道：「老夫人認爲他就是昔年因殺孽太重，自動在佛前斷了一臂，離開少林寺的金羅漢天生大師？」

「唔！」老夫人道：「所以老身剛才又試了他一掌，唉……只可惜有人替他接了過去……」

（未完・十五）

烈火地獄

（本文承自第44頁）

「如果你想看看，我可以派人帶你到沙漠核心的工場，讓你看看它。」

「我不想到工場看它，我想你把它放在眞正的戰場上面，施展它的本領，因爲戰場與製造它的工場完全不同。」

「現時沒有大規模的戰爭，你是否叫我把它放在伊拉克以及伊朗的戰場出擊呢？恕我很率直的說，兩伊之戰十分沉悶，這一場戰爭只是胡裏胡塗的打起來，我不想站在任何一邊。」

「不，丹尼斯博士，你恐怕有些誤會了，我並非想利用你打擊伊朗或伊拉克，只是想看看你的秘密武器是否眞正有效而已，我認爲在利比亞沙漠表現它的本領更好，只要我對乍得的巴布將軍講一聲，便可如願以償，它只是試驗性質，乍得沒有派出軍隊參加，到時我們設法把利比亞的坦克引到沙漠去，由你出擊，很快就可以知道它是否有效了，至於利比亞，它所運用的全是蘇製武器，損失兩三輛坦克，毫不在乎。此外，我還對你說知，我們不會叫你毫無代價出擊，我打算送給你一億美元，作爲出動的費用，那些錢大概可以彌補你出擊之時所消耗的物資，你的意思怎樣？」

丹尼斯從心裏發笑，說：「多謝你的賜惠，不過，我仍要講清楚，一億美元只是試驗費，不管成敗，不能追討，它是否賣給你呢？仍要在四月一日當衆拍賣的時候決定。」

「我完全同意這樣做，到了出擊的一天，你需要我們準備甚麼東西呢？」

「你們不需要任何準備，不過，出擊之前，先要在沙漠稍爲整頓一番。」

「好的，一切由你支配好了，中東的美國空軍以及一部份陸軍，全部供給你調動，我只是想看看利比亞誇下海口認爲無堅不摧的噴氣坦克，是否可以從烈火地獄中突圍而出。」

胡谷終於說出他想講的一句。

那時在乍得邊境的一條戰綫之上，兩軍對壘，一邊是叛軍，由利比亞支持，另外一邊是政府軍隊，由法國派出空軍支持，只是偶然發生一些輕微的接觸，胡谷講妥了丹尼斯博士，簽了一張一億美元的支票給他，立刻飛往前綫找政府軍的統帥巴布將軍商量，突然發動攻勢，傾全力搶攻，空中還有美國戰機協助，只是一天功夫，已經把叛軍驅入利比亞，同時乍得大軍也在利比亞沙漠前面紮營。

照情形看，乍得的國勢很弱，兼且十分窮，決不會斗胆向利比亞挑戰，胡谷認爲製造事實之後，利比亞必然反攻，首次使用蘇製的噴氣坦克，同時在空中出動噴出熱浪的飛碟，丹尼斯博士預先在沙漠上面佈防，就有機會取勝，給對方嚴重的打擊，同時使蘇聯知道他的秘密武器並非無堅不摧，這個戰略必須時間脗合，丹尼斯博士在巨額的支票兌現之後，帶了兒子小丹尼以及十多個助手乘坐私人飛機抵達乍得前綫的大本營，由胡谷介紹他跟巴布將軍見面，道達來意，立刻依照原定計劃辦理，先行在沙漠上面準備當做戰場的地點從空中洒下一種無色透明的藥粉，到時乍得的坦克以及美國法國混合作戰的戰機盡量誘敵，佯作戰敗逃走，直到對方的坦克或飛碟進入指定地點之際，然後從遠處發炮射擊，炮彈落地開花，火光四起，整個沙漠有五十哩的範圍之內，地面着火，空中出現一條條烈焰，還有火球，名符其實的是烈火地獄，如此厲害，利比亞那邊出動的噴氣坦克以及噴射熱浪的飛碟，全部毀滅，蘇聯的機師以及神槍手也已死個清光。

打贏了一仗，丹尼斯博士即告退，跟隨他一起出動的人，全部撤退，包括他的兒子小丹尼在內。

本來那一段旅程是很安全的，在空中還有三架美國戰機護送，更加安全了，怎料他協助乍得政府軍作戰的消息洩漏，蘇聯方面憤恨他以「烈火地獄」的戰術，毀了他們的秘密武器，決心報復，地面雷達網偵悉他的飛機朝着南方航行，通知敍利亞的機塲截擊，他們剛剛越過紅海，飛向沙特阿拉伯那邊，敍利亞的戰機已經升空，十多架戰機包圍他們，還有大批空對空的飛彈射擊，他們沒法突圍而出，人機俱亡，護送的三架美國戰機也毀滅在黃沙滾滾的沙漠之上。

對美國來說，這一場戰役協助乍得當局取得勝利，摧毀蘇聯最新的秘密武器，確是值得慶幸，不過，發明烈火地獄的丹尼斯父子就死得十分冤枉了，蛇無頭而不行，父子喪生之後，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沙漠核心的秘密武器製造工場就此結束。

至於安曼情報站的站長哈密叔叔，當他打聽到那一場戰役丹尼斯到中東督戰，沒有通知他，料想胡局長一定發覺他的罪行，可能對他有所不利，趕快潛逃，不知所踪！

事後雷風找到金神酒店的公關主任查禮士，談及此事，感到震驚，雷風說：「我們可以說是局中人，也可以說是局內人，這件事情已成過去了，有一個疑點我始終弄不清楚，丹尼斯父子在境內製造秘密武器，相信阿拉伯酋長聯合國的高層人士決不會毫不知情，他們沒有干涉他，從各種跡象看，好像包庇他，究竟卡多摩酋長有沒有捲入漩渦呢？」

查禮士想了想，說：「看來卡多摩沒有捲入漩渦，根本這個國家兵微將寡，財力單薄，有了秘密武器也不敢向隣邦任何一個國家挑戰，他只是暗中包庇丹尼斯父子進行擄人勒贖的陰謀而已，據我所知，丹尼斯父子揚言在四月一日愚人節拍賣製造烈火地獄的秘密武器，希望各國派出首長級的重要人物參加，到時他把他們每一個人軟禁起來，勒索巨欵，不愁那些國家不肯付欵取贖，這個計劃是丹尼斯想出來的，不管成敗，卡多摩酋長都可以推卸責任，自稱毫不知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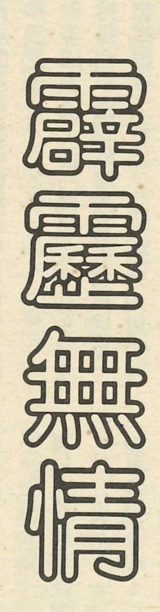
「是否除了丹尼斯之外，沒有人懂得製造那種秘密武器呢？」

「是的，你們放心好了，他決不會向助手洩漏半句。」

查禮士很鄭重的說。

（全文完）

俠義傳奇小說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燕十三等雖然躡踪諸葛胆、金銀甲人的下落，原來又是有燒窰和院落，燒窰冒起黑烟，證明裏面有人生火，燕十三便和衆人潛落谷底，分頭打聽，燕十三闖入莊院，由嚴拾生、盈盈、纖纖在門外接應；長孫無忌和練青霞闖入燒窰內，燒窰非常廣闊，也是窰中有窰，外窰其實用作煉製毒氣之用，除了內窰未到過之外，外窰以前曾到過，現在內窰有火焰在燃燒着，估計是製造瓷球，二人進入外窰潛伏觀察，却發現窰門又被鐵柱封鎖，連燒窰的人都在內，盈盈等救援又被堵截，而外窰的毒氣管道冒烟，長孫無忌練青霞和瓷匠阻止已來不及……

救出窰內人　合力殲頑敵

嚴拾生看在眼內，心一急，脫口大叫：「你們還在糾纏什麽，趕快過去，用寶劍劈開柱子救人！」

纖纖盈盈心裏明白他是心急救人，亂了方寸，胡亂說話，只有苦笑。

嚴拾生隨又大叫：「去啊，你們不過去，難道會天降救星？」

語聲甫落，一條人影便從天而降，一面大呼道：「拿劍來！」

所有人亦皆一怔，纖纖目光及處，當機立斷，將手中寶劍抛了過去。

那個人凌空實劍接下，身形再展開，向燒窰那邊疾掠了過去。

諸葛胆一見急呼：「截住他！」便要抽身追過去。

嚴拾生即時一聲：「那裏走！」振劍追上前，糾纏着諸葛胆不放。

諸葛胆心裏一亂，摺扇的招式亦亂，不由被嚴拾生一劍留下來，那剎那他已經看清楚來人，就是因爲看清楚，不以爲那個人會插手來帮助嚴拾生他們，他的反應才沒有那麽快。

來的也不是別人，正是浪子齊飛，三河口他突然現身，阻擋着長孫無忌燕十三，才讓諸葛胆等人有機會施放烟幕離開。

諸葛胆也所以只以爲這一次他到來又是要找燕十三等人麻煩，到他開口，發覺有問題，要阻止已經來不及。

金銀甲人也是這樣想，看見齊飛將劍接下，身形展開了才想到要追趕，不約而同一齊展身，盈盈看見機會不可錯過，疾掠而上，寶劍貼着地面削去。

金銀甲人耳聽風聲，鐵棒回頭掃出，攔腰掃了一個空，金甲人小腿便當先挨了一劍，護腿鐵甲迎劍裂開，血流如注。

這一劍雖然沒有將他小腿削斷，傷得也不輕，脚步一栽，一個身子險些摔倒地上。

銀甲人也算眼快，鐵棒一沉，總算及時將盈盈跟着刺來的一劍擋住。

那條鐵棒立時被削斷一尺，銀甲人雖則意料之中，仍然不由得一呆，盈盈把握機會，身形急彈而起，揮劍急攻，銀甲人鐵棒既重又長，利遠不利近，給盈盈接近，如何施展得開，一時間也拿不定主意是否該將鐵棒丟掉，好不狼狽。

這片刻，齊飛已然掠到燒窰去，那些在燒窰外手執連弩監視的大漢一心只顧監視着燒窰內的長孫無忌練青霞，所聽到的亦只是燒窰內那些大漢與瓷匠的驚叫聲，並未發覺齊飛接近，到他們發覺，已經太遲了。

齊飛一手鐵笛一手寶劍，鐵笛認穴旣狠且準，寶劍更就是無堅不摧，不過片刻，那些大漢已盡倒在他劍笛之下，無一倖免。

他隨即衝到燒窰的進口，衝着長孫無忌一聲冷笑，寶劍還是劈下。

到底是寶劍，連金銀甲人所持那麽粗大的鐵棒也能够削斷，那些鐵柱又如何不迎劍斷截。

長孫無忌練青霞看見來的是齊飛，當然意外，但看着鐵柱紛紛斷下，死裏逃生，亦難免有一種喜出望外的感覺。

向這邊奔來的那些大漢與瓷匠看在眼內，一呆之下，亦不禁一齊發出了一聲歡呼。

長孫無忌第一個舉步跨出去，練青霞跟着，那些大漢瓷匠待他們出去了才歡呼一湧而出，向谷地的出口奔去，看樣子對諸葛胆等人已完全失望，要趁這個機會一走了之的了。

他們也許都不太聰明，但眼見以自己等人爲餌，不顧自己等人的生死，亦明白到底有多少份量，不再存任何希望。

齊飛橫笛冷冷的只看着長孫無忌，沒有理會那些大漢瓷匠，長孫無忌亦是在齊飛面前停下脚步。

練青霞目光亦落在齊飛面飛，忍不住問：「爲什麽你要救我們？」

齊飛冷冷道：「我救的只是長孫無忌。」

練青霞亦一聲冷笑。「那我是多謝一句也沒有需要的了。」

齊飛道：「三河口我壞了你們的大事，這一次就當作是大家扯平，各不相欠。」

練青霞道：「看不出你還是一個頗有原則的人。」

齊飛道：「歸根到底我也只是不想長孫無忌死在這個燒窰內。」

「你不是一心要他殉死，到黃泉陪伴玉嬌嬌的。」練青霞忍不住問。

齊飛道：「我若是不跟着到來，他怎樣死跟我也沒有關係。」

練青霞奇怪。「那你就是看着他死在燒窰內又有什麽不好？」

「見死不救，玉嬌嬌九泉之下，一定不會原諒我。」齊飛搖頭。「我已經想清楚的了。」

「從今以後你非獨不會迫他尋死或者找機會殺他，而且要保護他？」練青霞試探着問。

齊飛沉聲道：「我是要等他任務完成，了無牽掛之後才動手。」

練青霞一怔，齊飛接道：「那是說，到時候他若是還眷戀人世，不肯殉愛。」

練青霞道：「看來你還要帮助他完成任務哩？」

齊飛道：「我正有這個意思。」

練青霞道：「那我們是平白多了一個助手了，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她說來冷冷的，並不認眞，齊飛若無其事的接道：「總之，由現在開始，我會緊盯着他，一直到這件事解決，這你們也應該很滿足的了。」

練青霞冷笑。「我們是什麽感覺好像跟你沒有什麽關係。」

齊飛也一聲冷笑。「我也是只在乎長孫無忌的感受。」

練青霞目光一轉。「該死，我怎麽跟你說這許多廢話？」身形展開，疾向盈盈纖纖那邊掠去。

長孫無忌身形亦要動，却給齊飛截下。「你還沒有表示意見。」

長孫無忌冷冷道：「你喜歡怎樣便怎樣，難道還有什麽能够阻止。」

齊飛道：「這你是答應任務完成之後殉愛，黃泉下陪伴玉嬌嬌的了。」

長孫無忌道：「你喜歡怎樣做與我喜歡怎樣做可是兩回事。」

齊飛道：「你當然不會答應的，到時候我要怎樣可是怪不得我。」

長孫無忌冷冷的看了他一眼，轉過身子。

「慢着——」齊飛叫住。

「還有什麽事？」長孫無忌沒有轉身回來。

齊飛手中寶劍抛向長孫無忌面前。「這柄劍還給那個女娃子。」

長孫無忌將劍接下，身形展開，疾掠而出，齊飛沒有再阻攔，只是冷冷的看着，一會才轉身，向一旁暗壁掠去。

上了峭壁，他居高臨下，完全是看熱鬧的樣子，以他的經驗，又怎會不看出金銀甲人與諸葛胆絕不是長孫無忌練青霞的對手。

× × ×

諸葛胆一心要阻止齊飛救人，却給嚴拾生糾纏着，但仍然向燒窰那邊移近，到他發現齊飛將鐵柱削斷，仍然存着一絲希望，寄望燒窰內的毒氣已發生作用。

那些大漢瓷匠一湧而出，諸葛胆便完全絕望，連那些人也平安無事，長孫無忌練青霞更不可能出事的了。

「你們來對付這個姓嚴的。」他立即喝令那些從燒窰衝出來的大漢。

那些大漢原是一走了之，諸葛胆一喝，齊都停下來，看着諸葛胆。

「還在呆看什麽？」諸葛胆再喝一聲：「上——」

這一個「上」字出口，他才發覺那些大漢神態有異。

爲首的大漢隨即問：「你以爲我們是什麽東西？」

諸葛胆不覺問，道：「你們是什麽東西？」

「不是什麽東西，是人——」爲首的大漢冷笑。「你這個姓諸葛的也眞的毒的了，竟然不顧我們的生死，以我們爲餌，不惜將我們毒殺在燒窰內？」

諸葛胆一怔。「你這樣跟我說話？」

那個大漢冷笑道：「不是這樣說怎樣說？」

嚴拾生一旁聽得清楚，唯恐天下不亂，冷笑着接道：「對，對這個毒書生用不着客氣，既然他不仁，你們若是還服從他的說話，未免太對不起自己了。」

那個大漢道：「服從？我們現在恨不得將他碎屍萬段！」

「那還等什麽？上——」嚴拾生把劍一揮。

他這一聲「上」比諸葛胆的那一聲有用得多了，那些大漢立即咆哮着揮動手中長刀，衝向諸葛胆。

「你們這是要反了？」諸葛胆喝問。

那些大漢沒有人作答，衝殺上前，長刀揮舞着向諸葛胆刺去，諸葛胆大怒，摺扇展開，一連兩扇，敲斷了兩個大漢的咽喉。

其餘的大漢非獨不驚，反而更瘋狂撲擊，諸葛胆武功雖然在他們之上，亦被他們迫得手忙脚亂，再加上嚴拾生一旁尋隙抵暇，抽冷子一劍一劍的襲來，應付得自然更加吃力。

嚴拾生武功原就比諸葛胆差不了多少，有那些大漢糾纏着諸葛胆，令諸葛胆放不開手脚，對他來說，當然是方便不少，用劍也靈活準確得多。

諸葛胆一個不小心，後背便挨了嚴拾生一劍，這一劍傷得他實在不輕。

「背後暗算，算是什麽大俠？」諸葛胆破口大罵。

「大俠是燕十三，我這個什麽俠也不是。」嚴拾生大笑，抽冷子又給了諸葛胆一劍。

諸葛胆又驚又怒，轉身便要跟嚴拾生算賬，那些大漢却是糾纏着不放。

「對付這種江湖敗類，大家用不着客氣，同心合力幹掉他！」嚴拾生一面說，手中劍不停。

那些大漢武功有限，但奮不顧身之下，要糾纏着諸葛胆却不難，諸葛胆不能不兼顧他們，一兼顧嚴拾生便有可乘之機，他終於後悔，爲什麽還要招惹這些人，爲什麽不讓他們逃出去。

嚴拾生平日所爲倒有點像一個大俠，現在却連想也不再想做大俠應該怎樣，只想如何將諸葛胆弄倒。

他終於找到機會在諸葛胆雙腿各刺了一劍，這兩劍下來，諸葛胆連站也站不穩

，摔倒地上，那些大漢立即一湧而上，亂刀齊下。

諸葛胆掙扎欲起，還未站起半身，亂刀已砍至，他摺扇狂揮，敲斷了三個大漢的脚，身上亦同時吃了四刀，摺扇再也抓不住，脫手飛出。

其餘大漢狂叫衝前，嚴拾生一看這種情形，不由一旁讓開，耳聽諸葛胆慘叫聲出口，連眼也忙着偏過去，不忍卒看。

金銀甲人那邊情形一樣惡劣，銀甲人身形轉動，沒有盈盈的靈活，一條鐵棒又施展不開，已經够狼狽的了，難得找到一個空隙退開，鐵棒再次施展，長孫無忌已衝到，手中寶劍迎向鐵棒斬下。

銀甲人那剎那並未考慮到長孫無忌手中的也是寶劍，只道鐵棒一掃，便將長孫無忌掃飛，到他發覺長孫無忌手中的原來是纖纖所用的寶劍，已經來不及將鐵棒抽回。

長孫無忌的內力遠在纖纖之上，寶劍在他手中，威力自然不同，即使銀甲人全力施爲，棒劍硬碰，亦未必能够將他手中寶劍砸飛，又何況這下子突然而來，銀甲人鐵棒根本來不及盡全力。

棒劍交擊，鐵棒立即斷去，長孫無忌意料中事，乘勢迫前，一劍削向銀甲人的右臂。

銀甲人也算反應敏捷，鐵棒一斷，立即收手，但一隻右腕仍然給寶劍斬下，只痛得慘叫一聲，一個身子不由得打了一個轉。

盈盈一旁乘機衝上，手起劍落，將銀甲人的左臂也斬下來，長孫無忌的一劍同時砍向銀甲人的脖子。

銀甲人連斷兩手，方寸大亂，眼角雖然瞥見劍光飛來，亦已來不及閃避，劍光過處，一個頭顱便離開脖子飛上了半天。

長孫無忌看也不看，轉撲金甲人，盈盈打了一個寒噤，連忙亦轉過身子，銀甲人無頭的屍體也就在這時候「轟」然倒下來。

金甲人傷了足踝，行動不便，纖纖雖然寶劍給了齊飛，但仗着身形靈活，在金甲人前後左右蝴蝶般飛舞穿插，金甲人要傷害她也不容易，練青霞一到，形勢更就完全扭轉過來。

練青霞手中彎刀雖然並未能够削鐵如泥，但事後關節所在，也是厲害，她身形的靈活更就在纖纖之上，展動開來，令金甲人爲之目眩。

他脚步移動雖然不便，鐵棒仍然能够施展，練青霞要接近也不容易，可是這樣下去，體力不停消耗，再加上右脚血流不止，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他心裏明白，眼見諸葛胆倒下，再見銀甲人身首異處，那還有心情再戀戰，手中鐵棒飛舞幾匝，迫退了練青霞纖纖，接一聲大喝，鐵棒脫手，疾擲向奔近而來的長孫無忌與盈盈。

這連串動作他都是全力施爲，勁道十足，練青霞彎刀在手也不敢硬擋，纖纖赤手空拳更就不敢接近，齊被金甲人迫退。

長孫無忌盈盈手執寶劍，但鐵棒被金甲人全力擲來也實在凌厲，盈盈固然不敢硬接，長孫無忌一看來勢劍雖然迎上，都是用巧勁，四兩撥千斤將鐵棒撥過一旁。

那根鐵棒奪地隨即深插入地面，深幾及二尺，附近的土質也相當堅實，鐵棒着地的一端又並非尖銳，一下子竟然入地那麽深，可見力道的強勁。

長孫無忌亦被震退了一步，到他穩定身形準備再撲上，金甲人已然變成了一個圓球。

他其實只是身子曲起來，但身穿的盔甲構造實在奇妙，一合之下，該張開的地方張開，該合上的部份合上，便變得有如一個金球也似着地即滾，疾向谷口滾去。

他脚穿的甲靴原是嵌有鐵輪子，只是右踝受傷，就是鐵輪子彈出來亦難以踩之滑行，現在變成這樣的一個金球，反而可以從容滾動，速度也絕不在鐵輪子滑行之下。

嚴拾生首當其衝，總算他身手敏捷，一躍而起，避過金球的滾擊。

金甲人也無意再攻擊任何人，只想盡快離開這個地方，闖出一條生路，嚴拾生既然擋着去路，便成了他撞擊的第一個對像。

那些大漢與嚴拾生在一起，嚴拾生一躍避過，金球便變了撞擊向他們。

金球的速度未變，他們的身手却沒有嚴拾生的敏捷，尤其是被諸葛胆摺扇敲斷了脚骨的幾個。

驚呼聲中，那些大漢四散，仍然有四個大漢走避不及，被金球撞中，飛摔開去，無不當塲喪命，金球突出的部位尖銳鋒利如刀，一被撞上，無疑被利刀砍削一樣，再加上金球本身的撞力那麽強勁，又豈是那些大漢能够禁受得來。

金球却亦因此而緩下，而且向一旁滾開去，這早已在金甲人意料之內，索性滾向一旁的石壁，企圖借助石壁的反彈前再向谷外滾去。

有一利當然有一弊，金球的結構原就是着重於攻擊方面，利用來逃走固無不可，問題只是球形的東西一遇上阻力，很容易便改變方向，金甲人雖然是身在金球當中，亦不能够隨意立即改變滾動的方向。

當然，他絕對可以立即跳起身來，變回原狀，重新再組成金球，問題却是在他知道長孫無忌練青霞等人在旁虎視眈眈，只要他停下，便會殺奔前來，未必給他有足够的時間再組合，現在他這樣利用石壁的反撞力，肯定是簡單輕鬆得多。

長孫無忌看在眼內，到底是聰明人，已明白金球的長處與弱點，也明白以人力若不借助其他的東西是很難阻止金球的去勢，他當機立斷，寶劍一揮，削斷了插在地上的那條鐵棒，接將寶劍抛回纖纖，騰出的雙手却插着那截鐵棒擲向那個金球。

那截鐵棒雖然也相當重，但他全力而爲，以他的內力仍然不難將之擲出丈外。

金甲人怎也想不到長孫無忌有此一着，撞在石壁上反彈而回，發現那截鐵棒凌空落下，要迴避的時候已經來不及的了。

反彈之力當然強勁，若是沒有那截鐵棒，金球毫無阻碍的滾去，當眞是瞬息百丈，長孫無忌他們就是輕功再好，亦未必能够將之追及，再加上他對地形的熟悉，長孫無忌等人對燕十三的牽掛，一追不及自然放棄，先去追尋燕十三的下落，那他要離開應該絕無問題。

那截鐵棒不幸正好擋住了他的去路，也就在他驚呼聲中，他這個金球正好撞在鐵棒上，「轟」然一聲，鐵棒再飛開，滾落一旁。

金球亦倒撞而囘，未撞到石壁上力道已盡，不由自主停下來。

纖纖盈盈把握機會疾掠而上，雙雙正好落在金球的兩側，一雙寶劍齊出，削向金球的關鍵要害。

金甲人也可謂反應敏銳，再一滾，閃避了雙劍的交擊，那邊長孫無忌已然將鐵棒捧起來，大喝一聲疾撞向金球的正中。

金甲人一側再一滾，一彈而起，不能不回復原狀，大喝聲中，揮拳擊向揮棒再擊來的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立即鬆手，那條鐵棒被金甲人一拳擊飛丈外，若非他及時鬆手，即使沒有被擊得連人帶棒摔飛，亦不難被震得雙臂痳木。

金甲人連環雙拳再擊到，可惜他右脚受傷，遠沒有之前的靈活，長孫無忌的身手又是那麽敏捷，輕易便閃避開去。

長孫無忌劍接出鞘，「嗆啷」聲一响，劍尖已刺向金甲人眼目，拔劍出劍的迅速，難以想像。

金甲人一眼瞥見劍光，立即閃避，長孫無忌劍出不停，一連百劍攻的只是金甲人的眼目。

金甲人全身俱在金甲內，唯一致命的要害可以說就是眼睛部份，這長孫無忌早已看出，但若非金甲人行動不便，要攻擊他的眼睛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用劍用到長孫無忌那麽迅速的也實在不多見，而內力有他那麽強勁的亦少有。

劍未到，劍氣已迫近眉睫，金甲人的眼睛已針刺也似，說不出的難受，大喝聲中，一拳擋在眼前，也擋住了長孫無忌的劍，右拳隨即連忙擊出。

他這邊左拳一遮眼睛，盈盈纖纖便雙雙搶上，雙劍齊出刺向金甲人的要害。

練青霞嚴拾生的刀劍也到了，刀劍刺削在金甲人身上，錚錚作响，雖然刺削不入，予金甲人心理威脅可眞不少。

練青霞這樣做，目的也只是在分散金甲人的注意，嚴拾生却是不管那許多。

到金甲人感覺刺痛，纖纖盈盈的寶劍已刺進他體內，也正刺在要害上，他大聲慘叫，囘身揮拳，纖纖盈盈已抽劍退下，他也就在慘叫聲中倒在地上，「隆」然有聲，整塊地面也爲之震動。

纖纖盈盈看着不由一齊吐了吐舌頭，尤有餘悸的，嚴拾生乾瞪着一雙眼，好一會才走近去，用脚踢踢那個金甲人。

「眞的死了。」然後他說出這句話，好像那個金甲人是不可能死的。

金銀甲人給人的印像實是天神也似。

那些大漢也這下子才發出一聲歡呼，嚴拾生囘頭看看他們，冷笑。「你們還在叫什麽，還不趁這個機會開溜？」

那些大漢一怔，慌忙扶起受傷的同伴，長孫無忌也就在這時候上前。「大家可否告訴我們一件事？」

嚴拾生截道：「有什麽事他們不知道的？」

長孫無忌看着他們問：「你們的頭兒是什麽人？」

為首的大漢應道：「諸葛胆金甲銀甲負責這兒的一切，我們有什麽事也是向他們請示。」

長孫無忌再問道：「他們之上是什麽人？」

為首的搖頭道：「我們可不清楚。」

一個老瓷匠那邊接道：「我們也是不清楚，那個人披着黑袍、黑布幪面。」

長孫無忌目光一轉。「你們在什麽地方見過那個人？」

那個瓷匠手指那邊的莊院。「在那兒大堂，他是召我們進去問及有關瓷球的事情。」

「瓷球的什麽事情？」長孫無忌接問道。

「有關瓷球的煉製過程，問得很詳細。」那個瓷匠沉吟着。「這是在瓷球厚薄不匀，發生破裂之後。」

長孫無忌又問：「由始至終你們都沒有見過他的眞面目？」

那些瓷匠齊皆搖頭，一個隨即道：「但絕無疑問在煉製瓷器方面他有相當認識，除了提供我們變通的辦法，還指點我們有關的技術。」

長孫無忌想想。「據說煉製瓷器也有派別之分。」

那個瓷匠道：「那個人絕無疑問已經融合貫通一切的技術。」

另一個瓷匠接道：「好像這種天才百年難得一見，近數十年來據知就只有一個歐陽天聰。」

「歐陽天聰又是什麽人？」長孫無忌追問。

「聽家父說這個青年人很聰明，立誓要學會所有煉製瓷器的方法，由於他的聰明，觸類旁通，教導他的師傅往往能够從他的身上得到更多更好的技術，所以大都願意有這個寄名弟子。」

旁邊一個瓷匠接道：「這是很多年的事了，之後這個人便不知所踪。」

為首的老瓷匠接道：「有人說他已經掌握了煉製瓷器的所有技術，對這門子學問已完全失去興趣。」

長孫無忌說道：「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只是他既然已掌握所有技術，應該煉製一些足以代表他個人的瓷器面世才會罷手。」

「對，否則有那一個知道他有多大本領？」老瓷匠思索着。「可是像這種瓷器却是到現在還沒有出現。」

另一個瓷匠接道：「有人說他是給皇帝請了去，只煉製給皇帝欣賞。」

練青霞道：「可沒有聽說這種事。」

嚴拾生冷笑。「你有多大年紀，對宮裏的事知道多少？」

練青霞怔住，嚴拾生接道：「好了，即使那個幪面人就是歐陽天聰又怎樣？」

練青霞道：「畢竟有一個答案。」

嚴拾生道：「還是有待證實，對我們來說也沒有什麽關係。」

練青霞道：「怎麽沒有，要知道毒氣這件事……」

「別跟我多說這些。」嚴拾生大搖其頭。「我只知道我們現在最要緊的一件事，是進去那座莊院看看姓燕的到底在幹什麽，爲什麽到現在還不現身。」

所有人齊皆怔住，纖纖盈盈雙雙隨即向莊院那邊掠了過去。

嚴拾生隨即嘆了一口氣。「姓燕的若是有什麽不測，合該命喪的，早便命喪了，若是命不該絕，怎也能够活下來，所以我們什麽時候去找他，其實也沒有什麽關係。」

練青霞悶哼一聲。「你却是說得這麽緊張。」

「那是因爲看見你們太輕鬆了。」嚴拾生又搖頭。「這個時候怎能够這麽多廢話？」

練青霞道：「那不是廢話，只是說得不是時候。」身形展開，追在纖纖盈盈後面。

長孫無忌在練青霞動身之前已動身，這時候已經追上纖纖盈盈。

嚴拾生看着一再搖頭。「若是他們趕去正好是時候，看你姓燕的事後又怎樣報答我。」

練青霞聽說不覺應一句。「請他暫時退出江湖，由你代替他替天行道好了。」

「好主意。」嚴拾生仗劍追前，一面問：「齊飛那個小子怎樣了？」

「你該問長孫無忌才是。」練青霞身形再快。

嚴拾生奇怪。「你這麽接近，也不知道齊飛打的是什麽主意？」

練青霞沒有回答，身形開展，更加迅速，追上了纖纖盈盈．嚴拾生一口眞氣運行，身形亦快了很多，一面追一面又問：

「我要清楚知道的你們不告訴我，萬一又出了什麽事叫我如何是好，那個齊飛現在到底是敵是友。」

「若是敵人也不會忽然出現將我們救出險境了。」

「就是這件事我不明白。」

「他是補償我們在三河口的損失。」

「我們在三河口其實也沒有什麽損失，否則也不能够找到這裏。」嚴拾生再問：「那以後又是怎樣？」

「長孫無忌多了一個保鏢，誰要傷害他，得先問許齊飛。」練青霞接說道：「他是要等到事情完結之後才找長孫無忌算賬。」

「還是要他殉愛，到黃泉下侍候玉嬌嬌？」

「你以爲他會改變主意？」

「那以後我大可以少担心長孫無忌一個，將他完全交給齊飛了。」

「他本來就不用你担心。」練青霞一笑。

嚴拾生回頭一望。「現在倒是要希望姓燕的多少有些痳煩，並未能够這麽快就將那個頭兒找出來。」

「你又在打什麽主意？」練青霞有些奇怪。

嚴拾生亦有些奇怪的。「現在我有些懷疑你這個十三省總捕頭的職位是怎樣混來的了。」

「你說什麽？混？」

嚴拾生大笑。「否則以你的經驗，沒有理由想不透姓燕的若是現在將那個頭兒找出來，長孫無忌便責任完成，逃不過今天。」

練青霞一怔。「你是說這件事。」

嚴拾生接道：「但站在我的立塲，當然是希望姓燕的平安無事，反正姓齊的雖然有一身好本領，要殺長孫無忌也沒有這麽容易。」

練青霞說道：「而且你也不會袖手不管？」

「你也許不會，我可是說不定。」

「難道你不將長孫無忌當作朋友。」

「這可是私人恩怨。」嚴拾生打了一個哈哈。「以我看還是由他們兩個解决的好。」

練青霞沉吟着。「似乎應該就是這樣，但姓齊的實有些蠻不講理。」

「他可是沒有這種感覺。」

「否則他也不會這樣做，我們却都是這種感覺，便似乎不該袖手旁觀。」

「這是錯覺，有機會我總要問清楚姓齊的，也許是他也有他的道理，而且很正確。」

練青霞不由問道：「你到底是那方面的？」

「那方面有道理便是那方面。」嚴拾生這句話出口連忙又補上一句。「當然，有時候也會例外。」

「廢話——」練青霞身形一快，已搶在纖纖盈盈之前。

非獨長孫無忌，他們這時候亦已一一翻過高牆，掠進那座莊院內。

沒有人現身阻擋，什麽阻碍也沒有。

× × ×

燕十三進入莊院的時候，也是毫無阻碍，他臥伏在高牆上等了好一會仍然不見有人現身，周圍花木也不像藏有人的樣子，但仍然很小心的躍下。

來到了大堂門前，還是那麽平靜，他傾耳細聽，亦聽不到什麽聲响，很自然的伸手將門推開。

大堂內亮着長明燈，他清楚看到掛在大堂內的繩子，却看不出有什麽用處。

那個漆黑的大甕仍然放在大堂正中石壇那個檀木座子上，陰沉的語聲也就在這時候在大甕內傳出來，問：「來的可是燕十三？」

燕十三實在有些意外。「藏在甕內的是那一位？」

甕中人笑應。「不愧是江湖上的名俠，就是這一份鎭定已不是一般人可比。」

「那完全是因爲閣下藏身的大甕足以將一個人藏起來，否則，面對一個會說話的甕子，任何人都難免大嚇一跳。」

甕中人笑接。「我原是可以選擇一個小甕子的，但既然大甕子舒服，爲什麽不揀舒服的坐？」

燕十三道：「不坐在甕子内豈不是更舒服？」

「可惜我沒有選擇的餘地，」甕中人歎息。「我複姓歐陽，雙名天聰。」

燕十三想想。「恕我孤陋寡聞。」

「你若是造瓷器的就不會陌生了。」

燕十三難免奇怪，道：「你是一個瓷匠？」

「曾經是。」甕中人洋洋得意的。「當時有些瓷匠認爲若是我繼續在瓷器方面發展，以我的天聰，很快便會成爲一個絕世的高手，能人所不能，名動天下。」

（未完・十七）

金縷甲·秋水寒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賈老二當上了大會的總管，大會前夕，賈老二、滕傳忠、辛有恆等人來到山腹石窟中，對孟婆婆說是史神君的命令，要帶白靈君到神君的靜室，孟婆婆不信，賈老二等趁其不備把孟婆婆擊斃了她，接着由阿桂帶路，去把白靈君和飛瓊救出……祝壽的客人已陸續到齊，在絲竹管絃的合奏聲中，一批貴賓進入大廳，其中有白骨門的大莊主白元規、雲南藍家藍啓天等，隨後壽星公史其川出現，史其川先在會上完成徐少華和史琬的婚禮，介紹萬仙姑是他的續絃夫人，接又由衆人推舉史其川爲武林盟主……

脅迫選盟主　獨手難遮天

站在上面的史其川雙眉微揚，沉聲道：「諸位道兄不用驚慌，大家仍請坐下。」一面目光一抬，拱拱手沉笑道：「施展無形毒的可是紀老哥嗎？閣下既已光臨會場，怎不請來一敍，這般暗下毒手，豈不辱沒了你紀老哥的名頭？」

大家聽說飛天神鷹敖如海婁子和等人中的竟然是「無形毒」，又稱下毒的人爲「紀老哥」，莫非此人會是千毒谷主紀千里？

「哈哈！」大廳前的天井上空，響起一聲沉鬱如雷的大笑，接着就見一道人影瀉落在大天井中央。此時快近响午，日正當中，人站在溫煦的陽光之下，自然看得特別清楚！這人身材不高，黑袍蒼髯，三角濃眉，雙顴凸出，目光深邃，看去頗有威儀。衆人雖然沒有見過千毒谷主紀千里，但一望而知此人準是紀千里無疑，因爲江湖上的一方雄主，縱會有懾人氣燄，却很少有他這樣逼人的威勢！

他左手携着一個十八九歲的青衫少年，長得丰神俊秀，當然是他掌上明珠紀若男。這兩人剛在大天井中現身，接着又是一陣刷刷之聲，隨着飛落六個黑衣漢子，那是千毒谷的總護法和五方護法。

紀千里笑聲一落，深沉的道：「老夫只是看不慣這些應聲蟲，只知阿諛奉承，所以給他們一點教訓，要他們知道江湖之大，人才之衆，選武林盟主，那有這樣選法的？」

史其川拱拱手道：「紀老哥既已現身，怎不到廳上來奉茶？」

紀千里哼道：「老夫並不是來參加你們大會的，廳上奉茶，那就免了吧！」

「哈哈！」史其川也發出一聲嘹亮的大笑，說道：「紀老哥身爲千毒谷主，是普天之下以用毒出名第一人，兄弟又不會使毒，就算會使毒，在你老哥面前，也是班門弄斧，大廳上少說也有一二十位各門各派的掌門人，他們都不怕兄弟做什麽手脚，紀老哥又怕什麽呢，連大廳都不敢進來。」

這話說得相當技巧，既捧又激，有一二十位各門各派的掌門人在廳上，也就是說，當着武林各大門派的人，你若不敢進來，以後就不用再在江湖上稱雄了。

千毒谷主紀千里果然被他這幾句話激動了，仰首沉笑道：「普天之下，還沒有老夫不敢進去的地方，洪澤湖區區一座大廳也未必是龍潭虎穴。」說到這裏，回頭道：「總護法，你隨我進去，他們五個就留在外面好了。」

祖東權躬身應「是」，朝身旁五方護法一抬手道：「你們就停在簷前好了。」

史其川笑道：「廳上那會是龍潭虎穴？兄弟只是因爲紀老哥賢父女遠來，請到廳上來喝杯茶而已！」

紀千里在他說話之時，已經手携愛女大踏步跨入大廳，祖東權緊跟着他父女身後走入。

紀千里目光一動，看了仆臥地上的這些人一眼，嘿然道：「總護法，你去讓他們醒過來吧！」

祖東權答應一聲，舉步走了過去。他連手也沒抬一下，只是從這些人身邊快速的走了一圈，等他回到紀千里父女身旁，飛天神鷹敖如海，婁子和以及來賓席上的二三十個人果然紛紛醒轉，站了起來。

飛天神鷹敖如海站起身，目光閃動，咦道：「兄弟怎麽會昏倒的？」

史其川微微一笑，從容說道：「諸位道兄的突然昏倒，和此刻一齊清醒過來，都拜千毒谷紀老哥之賜，他是在向兄弟示威……但不管如何，紀老哥總是兄弟的來賓，此事和諸位無關，還望諸位道兄給兄弟一個面子，有什麽事待會再說，先讓兄弟聽聽紀老哥的來意。」

說完，就朝紀千里拱拱手道：「紀老哥遠來，必有見敎，兄弟洗耳恭聆。」

「哈哈！」紀千里打了個哈哈，點頭道：「老夫要請敎的，是史老哥關起門來，在這裏選武林盟主，算不算是武林同道大家的意思？」

「紀老哥此言差矣！」史其川含笑朝左右兩邊抬了下手，才道：「這裏乃是洪澤湖鳳尾帮的總舵，並非兄弟住所絕塵山莊，在座各位武林同道，也都是由少林南派仲掌門人，太極門杜掌門人以及形意、六合、武功、淮揚各派掌門人和黃山萬老哥，鳳尾帮主賀老哥等八位道兄聯合邀約來的，來賓中還有白骨門白大莊主，大洪山主，八卦，九宮，丐帮，徽帮等帮主和各地前來赴會的武林同道，可說集當今武林各大門派於一堂，並非史某的私黨，至於推選武林盟主，也是方才經在座同道提議，大家一致通過的，怎能說是史某關起門來選武林盟主？」

紀千里哼道：「那麽老夫算不算是武林中的人？」

史其川笑了笑，道：「紀老哥乃是千毒谷主，武林一代宗師，自然是武林中人，只因紀老哥的千毒谷，江湖上只聞其名，沒有一個人說得出究在何處？以致今天這一大會，沒有人可以把請柬送達，這一點，兄弟深感遺憾，現在紀老哥已經來了，那是最好也沒有了，兄弟除了向老哥深致歉意外，也要請你老哥對推舉武林盟主，多多提供寶貴意見，紀老哥不吝指敎才好。」

「史老哥說得好。」紀千里微哂道：「老夫並不是競選武林盟主來的，老夫原是要向你史老哥討個公道，但既然遇上了推舉武林盟主這檔事，老夫身爲武林中人，自是不能不表示意見……」

史其川拱手道：「紀老哥請說。」

「第一，你史老哥籌劃競選武林盟主，自是已非一日了！」紀千里道：「三個月前刼持老夫，大概也是基於此一理由，怕老夫和你作對，却沒料到老夫會脫困而去……」

史其川微笑道：「那是賈總管把你救出去的。」

紀千里道：「你更沒想到的是老夫雙腿會恢復得這般快吧？咱們這筆帳，總該仔細算算吧？」

「可以！」史其川含笑道：「紀老哥要兄弟如何賠罪，兄弟無不從命，你老哥還有什麽意見？」

「自然有，除了你我之間的私怨之外，現在可以談談關於推舉武林盟主這檔事了。」

史其川道：「紀老哥請說。」

紀千里說道：「江湖上沒有舉行武林盟主的選舉，雖然已有數十年之久，但昔年推舉盟主的三項基本原則，大家總不至於遺忘，第一，必須是某一門派的掌門人，或該派所推舉的代表；第二，必須江湖上對他有相當的認識；第三、必須是武功出衆，能技壓當場，這三點，老夫沒說錯吧？」

史其川頷首道：「紀老哥說的一點不錯。」

「哈哈！」紀千里仰首大笑一聲道：「那麽老夫要請敎史老哥，這三個基本條件，不知閣下是否全俱備了？」

史其川平靜的淡淡一笑道：「兄弟方才當衆替小女主持婚禮，俗務已了，本來就打算偕同拙荊歸隱名山，從此不再問塵事……」

他話聲未落，突見大洪山主蓋天鵬站起身來，洪笑一聲道：「方才史神君確是當衆說出要歸隱名山，不問世事，是蓋某和天台山人孫道兄相勸，大家才提出推舉盟主的意見來，因此這件事，也可以說是大家的意思，但絕非史神君有此意圖，這一點，蓋某要特別向紀谷主澄清的。」

他口氣微微一頓，目光掠過全廳，接着又道：「至於紀谷主方才所提的盟主候選人三點基本條件，蓋某願意向紀谷主答覆……」

史其川含笑搖手道：「蓋山主，兄弟來歷不提也罷！」

這廳上許多來賓，知道史其川來歷的，可說絕無僅有，因爲大家的目光不期而然齊向大洪山主投去。

「不，兄弟非說不可！」蓋天鵬道：「因爲兄弟若是不說出來，有些人不知道史神君的來歷，還以爲兄弟和孫道兄因咱們有幾十年私交，才徇私推舉你史神君的了。」

雲台山人孫豹人道：「蓋山主說得極是。」

蓋天鵬目光同向紀千里，洪聲道：「這位史神君，出身崑崙派，是昔年名震武

林，羣魔喪胆的崑崙名宿乙大先生的師弟，只是他生性淡泊，一向隱居絕塵山莊，很少在江湖走動而已！」

說到這裏，回身朝史神君拱拱手道：「史神君，兄弟既然說出來了，你老哥就把崑崙派昔年號令江湖武林的狻猊玉印取出來讓大家開開眼界吧！」

他此話一出，不但全個大廳的人都暗暗哦了一聲，忖着：「原來史神君還是崑崙派的掌門人！」

這一點，就是連史神君的掌上明珠史琬都一直沒聽爹說過。徐少華更是聽得大出意外，本來從種種迹象看來，史伯父可能有着某種企圖，賈老二才會一直在暗中佈置，也好像是針對着他來的，但沒想到史伯父竟曾是乙老人家的師弟，那麽算起來他應該是自己的師叔了！

史其川到了此時，碍着大洪山主的面子，迫不得已，只好淡淡一笑，從懷中取出一隻錦盒，隨手打開盒蓋，取出一方三寸高，羊脂白玉雕琢的狻猊玉印，緩緩放到長案之上。

玉狻猊發出柔和而晶瑩的光輝，大廳上每一個人，每一雙眼睛都可以看得很清晰！

大家雖然聽說過這方玉印的故事，却誰也沒有看到過這方玉印，但至少可以看出這方玉印上這個印紐——蹲着的狻猊，雕刻精細，栩栩如生，這方白玉，是世上罕見的珍品！於是大家又紛紛鼓起掌來。

雲台山人孫豹人赫然詭笑道：「紀谷主，剛才蓋山主已經介紹了史神君的來歷，現在推擧盟主的三個基本條件，至少第一、第二兩點，已經沒有問題了，至於第三點，武功出衆，技壓當場，大家都沒有見過，你紀谷主如果有角逐盟主的意思，不妨向史神君挑戰，按照昔年擧行武林盟主選擧的規章，只要有人挑戰，被推擧的候選人是不能推辭的，史神君既被大家公推出來，自然也不會推辭的了。」

這話說得好像很公正，骨子裏却惡毒得很，史神君不會推辭，你紀千里也推辭不了！反正你進入了大廳，就不會讓你輕易走得出去，這自然是有人授意他這樣說的了。

「不錯！」紀千里嘿然冷笑道：「老夫三個月前，被我吃裏扒外的奸人暗算，遭到刦持，把老夫囚禁在一處山窟石室，達三月之久，這筆帳自然要算，所以老夫也非向史老哥挑戰不可，只不知咱們這場比試，勝如何？負又如何？史老哥似乎在動手之前，該有個說明吧？」

大洪山主蓋天鵬洪笑一聲道：「這個蓋某可以回答紀谷主。」

紀千里道：「蓋山主請說說看？」

蓋天鵬道：「方才紀谷主未來之前，咱們這裏已公擧史神君爲盟主候選人，而且也沒有第二個門派再推擧別的候選人出來，現在只有紀谷主一人向史神君挑戰，這就很簡單了，因爲沒有第三者逐鹿，只要誰勝了，誰就是咱們今天選出來的盟主了。」

紀千里聽得有些意外，目中精芒飛閃，說道：「史老哥同意嗎？」

史其川溫文一笑道：「兄弟能不同意嗎？」

紀千里又道：「大家的意思呢？」

蓋天鵬大笑道：「這是昔年各大門派推擧盟主所同共訂定的規章，只要沒有人反對，自然仍照此一規章行事，大家自無話說，一體遵照了。」

「好！」紀千里心頭一陣興奮，自己只要擊敗史其川，就可登上盟主寶座，世上冇有再比這件事更便宜的？口中沉笑一聲「好」，目光一抬，朝史其川道：「史老哥該下場了。」

史其川緩步從長案後面走了下來，一直走到和紀千里相距八尺光景，才行站停，問道：「紀老哥要如何比法？」

他這一走下長案，四名身穿鵝黃衣裙，手捧長劍、銀拂、如意、玉尺的侍女也跟在他身後走出。不用說她們手中捧的定然是史其川日常慣用的兵刃了。

紀千里嘿然笑道：「强龍不壓地頭蛇，這道該由史老哥劃下來就好。」

史其川望着他傲然道：「紀老哥以用毒名馳天下，如果不讓紀老哥用毒，豈不等於化子沒得蛇玩了？因此兄弟認爲咱們這場比試，自不妨各展其長，有什麽使什麽，不知紀老哥意下如何？」

紀千里聽得一怔，心想：「老夫若是使毒，只怕你史其川走不出三招！」一面森笑道：「史老哥之意是拳掌、兵刃、暗器、毒物都可以使嗎？」

「兄弟正是這個意思！」史其川微笑道：「不然，不論那一方輸了，心中難免仍有不服。」

「好！」紀千里忽然洪笑着應了聲「好」，點頭道：「史老哥既然如此說了，老夫自當尊重主人的意見。」接着回頭朝紀若男道：「若男，妳和總護法站到後邊上去，至少也要離爲父三丈以外，不可太近，妨碍了史老哥和爲父的手脚。」

大廳中間，少說也有五六丈見方的一塊空地，已足夠兩人動手，但大家久聞千毒谷主之名，他要女兒至少離他三丈，左右兩旁，方才已有不少人嚐過他無形之毒的厲害，這時紛紛離座，往後退下。這一來，中間就空出了將近七八丈方圓。

紀若男和祖東權也依言後退，站到了離廳門不遠的左首。那四名侍女却並未退下，依然站在史其川身後兩丈來遠處。

史其川依然若無其事的站在紀千里面前，看去毫無戒備，含笑拱手道：「紀老哥請賜招了。」

紀千里雙目注視着史其川，一霎不霎，沉聲道：「老夫那就有僭。」左手抬處，朝前推來。

這一場不但是盟主之爭，兩人之間，似乎還有怨隙，史其川雖然表現得雍容大度，但一旦動上了手，就未必會客氣。

現在所有在場的人，都已知道他是崑崙派的高手，紀千里來者不善，這兩人的武功大家都沒見過，此番交手，自是龍爭虎鬥，十分激烈，誰也都想仔細瞧瞧，因此在這一瞬間，除了所有目光悉數投注到兩人身上，偌大一座大廳，登時靜得墮針可聞！

史其川眼看紀千里推出左掌，他也左手半屈，朝前推去。

兩人在第一掌上，好像都沒用上力氣，只是隨便推出，掌勢出手，不帶絲毫風

聲，但在雙方手掌遙遙相對，無形暗勁乍然一接之際，紀千里和史其川不約而同左足斜移，各自橫跨了一步。

這一招，外人雖然看不出端倪，但動手的兩人各自心裏有數，對方和自己幾乎功力悉敵，不可輕估，是以在這輕描淡寫的朝前推出一掌之後，就凝立相峙，誰也沒有出手。

觀戰的人，和看人下棋一樣，兩人只是拈着棋子，久久不走一步，自然覺得沉悶。

但場中兩人，雖然沒有出手，雙方四道熠熠眼神，注視着對方，可不敢稍懈，正在各自盤算着自己該從何處下手，只是看來看去，雙方都各自緊守門戶，無懈可擊。史其川依然淵停嶽峙，身上長袍紋風不動，紀千里身上一襲寬大黑袍，此時却漸漸鼓了起來。

這樣足足對峙了一盞茶的工夫，紀千里突然洪笑一聲，身如離絃之箭，凌空撲起，笑聲未落，人已到了史其川的頭頂，左掌一記「泰山壓頂」，直劈而下，身形驟然一沉，右手一隻烏黑手掌同時印上了史其川的前胸。

這一招當眞快逾閃電，廳上有半數以上的人幾乎連看都沒看清楚，史其川好像沒有來得及封架，「砰！」然一聲，當胸挨上了一記「毒煞掌」，左手才往上托起，又是「拍」的一聲接住紀千里下劈的左掌。

這「砰」「拍」兩聲，幾乎是同時響起，紀千里人未落地，已被史其川以上托的掌力反擊，震得凌空飛出尋丈，才沉落地上，擧目看去，史其川依然站立原地，連脚下都未曾移動一步，自己這一記「毒煞掌」明明端端正正印上他前胸，他居然會若無其事！不，自己在撲落之際，已經使出了無形毒，即使這一記「毒煞掌」沒擊上他胸口，他也應該中了無形之毒，他怎會安然無事，難道他會不畏劇毒？這是不可能的事。

這可眞把千毒谷主看得心頭大感驚異，沉笑道：「史老哥果然好功夫！」身形倏然跨進，左手接連拍出三掌，右手同時連發兩掌。

史其川微微一笑，說道：「紀老哥好說！」旋身還擊，雙掌交替，同樣擊出五掌。

這五掌却是硬打硬拚，各不相讓，掌掌交擊，發出擊鼓般五聲蓬蓬大响，兩人脚下各自後退了三步。

紀千里這回不再放鬆，倏退乍進，左掌連翻，緊接着又攻出三掌，右手大袖一展，手中已多了一支三尺長黝黑如墨的闊劍，飛刺而出。

他身法、掌法、和劍勢出手，都快捷如風，史其川出手並沒他快，但推出去的左手還是正好接住對方攻勢。

他左手推出之際，身形忽然微側，右手向後一招。站在他身後的四名黃衣侍女中，手捧長劍的一個立即把劍鞘朝前一抬。她這一抬手，和史其川的向後招手，可說配合得恰到好處，但聽長劍錚然輕鳴，飛出一道劍光，已經到了史其川的手上，又是「噹」的一聲，不遲不速，正好架開紀千里刺來的劍勢。

許多人聽到這聲「噹」，才發現場中兩人已經使上兵刃。

紀千里大喝一聲，闊劍開闔，着着逼攻而上，劍勢飛洒開來，宛如一片墨雲，他一個人就像大雷雨中的雷公，全身雲霧繚繞，不住的在史其川左右前後圍繞攻擊，出沒無常，快速凌厲！

還有，他在這輪快速搶攻之中，左手悄悄戴上了一隻金色的鐵手，五指伸屈自如，尖銳如鈎，尤其這隻金色鐵手，金黃顏色十分刺目，使人有怪異之感，千毒谷主使的東西，自然是極毒之物了。

史其川一支長劍悠然而來，飄然而往，劍勢不徐不疾，任你紀千里繞着他圍攻，他只是隨着你劍勢到東就到東封，到西就西架，反正你搶攻了幾劍，他就接了你幾劍，一劍不多，也一劍不少！

但當紀千里左手忽然戴上金色鐵手，史其川就十分注意，同時右手長劍一揮，刷刷兩劍，截住紀千里的攻勢，身形向後微側，左手掌心向上，五指一動，意思是要身後的人給他什麽？

他身後四名黃衣侍女乃久經訓練，自然懂得他的手勢，手捧如意的侍女立即雙手一抬，把一支黝黑的如意，突然脫手飛出。

史其川一下接到手裏，輕輕一掄，口中大笑道：「紀老哥左手，大概就是『如來老手』了？」手中玄鐵如意隨着朝對方金手砸去。

「如來金手」正是千毒谷主最厲害的近身淬毒利器，除了鐵掌，五個手指可以伸屈自如，旣可抓敵人的兵刃，指甲銳利如鈎，也可以抓敵人身上任何部位，鐵手上塗的金色，乃是天下至毒，別說被它抓破見血，立可封喉，就是給他擊中人身，沾上衣衫，都可以致命。

史其川左手使的這柄玄鐵如意，正是辟毒之物，不怕劇毒沾上，而且也可以近拒遠攻，不讓「如來金手」近身。

兩人這回除了長劍之外，左手又增加了兩件兵刃，一個毒劍如墨，夾雜着一隻金黃刺目的金手，一片烏黑似的劍影之中，時見一隻金手出沒其間，一個劍光繚繞，玄鐵如意不時迎着金手擊出。

劍劍交擊，發出鏘鏘錚錚的劍鳴，有時還雜以砰砰拍拍之聲，當眞各顯神通，愈戰愈烈，看得大廳上的來賓，莫不眼花繚亂，目不暇接。

紀千里劍手齊施，一片急攻，已經使出渾身解數，史其川却攻少守多，似乎稍稍落了下風，但這一情形，只有賈老二看出端倪來了，心中暗暗冷笑：「這位史神君技不止此，他是根本沒有把紀千里放在眼裏，是以不屑施展出眞本領而已！」

兩人又戰了將近五六十個回合，紀千里還是無法佔得半點便宜。心頭不覺怒極，口中大喝一聲，闊劍連展三劍，把史其川逼退了一步，他並未追擊而上，突然身如陀螺，在當地飛轉起來，一身寬大黑袍，因他飛轉如風，也隨着飄飃而起！

大家正奇怪他這般飛身旋轉，目的何在？但轉瞬間就不禁驚「啊」出聲！原來紀千里寬大黑袍隨着飛旋飄飃而起，就有無數點小黑影從他黑袍中飛出，紛紛朝史其川投射過去。

先前大家還以為是紀千里發出來的細小暗器，但凝目看去，這些小黑影竟是數以千計振翅會飛的毒虫！

千毒谷，顧名思義，谷主豢養的毒物，不下千種！

史其川被他逼退了一步，也沒有乘機攻上來，此時眼看紀千里從他毒袍中放出無數會飛的毒虫，當作暗器般撒來，不由呵呵一笑道：「紀老哥終於使出看家本領來了。」

這話是說紀千里的看家本領，不過是施展毒虫而已！

這話雖近於譏笑；但他這回可不敢絲毫大意，左手抬處，把手中玄鐵如意朝身後原先捧如意的侍女飛去。

手指一招，另一個手捧玉拂的侍女立即雙手一抬，把玉拂脫手飛出，朝史其川送去。

史其川一下接住玉拂，就隨手揮起，一蓬三尺長的雪白拂絲，登時化作一片絲絲拂影，上下飛舞，籠罩全身，身外宛如蒙上一層透明的薄紗，那數以千計的毒虫，撲近拂絲，就被紛紛擊落。

片刻之間，就被擊落了將近四分之一。史其川洪笑道：「紀老哥，你再不收回去，難道忍令牠們被兄弟全數擊落嗎？」

紀千里旋轉的身形忽然停住，一雙大袖朝前猛地一揮，沉笑道：「史老哥再試試……哦……呸！」

他雙袖揮起；又有一大蓬飛虫從他袖中飛出，朝史其川身前投去，這回飛出去的毒虫，細小如沙，肉眼簡直難以看得清楚。

但他却在毒虫揮出之際，話聲未落，突覺似有一件東西，飛入口中，從喉頭滑落，心頭不由一怔，急忙「呸」了一聲，要待吐出，已是不及，不禁怒聲道：「史其川，你使的什麼？」

史其川看他雙袖揮起，飛出細小毒虫，也及時把長劍返入劍鞘，後退了一步，右手連忙一振，朝外揚起，他這一振衣袖，伸出一隻赤紅如火的手掌，朝外一揚，登時發出一團炙熱無比的勁氣，從身邊湧出。

大廳上的來賓都是武林知名人物，見多識廣，一見他右手赤紅如火，大家都心中暗暗叫了聲：「火燄掌！」同時，每人心頭也止不住深感詫異，史神君既是崑崙派的名宿，怎麼會練旁門左道「火燄掌」的？

「火燄掌」只是旁門火功中極厲害的功夫，一掌出手，尋丈方圓，都在一團烈火般的炙熱勁氣之中，這些細小毒虫，就像飛蛾撲火，如何禁受得起那烈火的烘炙，紛紛墮落在地上，沒有一隻能夠飛回去的。

史其川火功一收，大笑道：「紀老哥，咱們這場比試，誰勝誰負，應該很清楚了，對不？至於你紀老哥吞下去的是什麼東西，紀兄不妨問問拙荊，這是她使出來的，兄弟也不大清楚。」

大家直到此時，才知道紀千里的話剛說到一半，忽然「呸」了起來，原來竟在說話之時，被史夫人暗使手脚，吞下了什麼東西，這當然不會是什麼好東西的了，於是大家的目光不約而同的朝着桃花女投去。

紀千里聽得更是一怔，目光一抬，朝桃花女問道：「是妳使的什麼手脚？」

桃花女嫣然一笑道：「紀谷主，賤妾不會使毒，如是什麼毒物，在紀谷主使毒的大行家面前，豈不是班門弄斧了？賤妾小時候曾在雲貴住過一段時間，學了一點養蠱之術，方才使的乃是『桃花金蠶蠱』，只是想試試紀谷主精於用毒，不知對你老施蠱有沒有效而已，你老不會恥笑賤妾雕蟲小技吧？」

「桃花金蠶蠱」乃是苗疆最厲害的毒蠱了！

紀千里眞想不到自己會在陰溝裏翻船，張口說話之時，竟然嚥下了她的「桃花金蠶蠱」，聞言不禁臉色大變，急忙一個轉身，喝道：「若男、總護法，咱們走！」隨着話聲，人已一步跨到祖東權和紀若男兩人身側，率同兩人，一起急步朝廳門行去。

要知道祖東權原是見多識廣的老江湖，谷主進入大廳，把五名護法安置在大廳門前，沒有隨同谷主入內，就有預留退步之意，因此他和紀若男隨同谷主進入大廳之後，就一直留在廳門不遠，萬一有事，退出了廳門，就可和五名護法會合在一起了。

這時紀千里要兩人隨他走，他們本來就站在離廳門不到一丈來遠，正好轉過身去，就看到七八名迎賓人員已在廳門兩旁閃出，一下攔住了三人去路。

為首兩人正是張猛龍和曹飛虎，一起拱着手，陪笑道：「谷主既然寵臨，怎好拂袖而去，這樣豈不嫌在下兄弟招待不週，得罪貴賓嗎？」

紀千里身中「桃花金蠶蠱」，急於脫身，一見兩人率衆攔路，心頭不由大怒，瞋目喝道：「爾等還不讓開？」

張猛龍依然陪笑道：「谷主原諒，務請留下，等大會之後，用過喜宴，再走不遲。」

紀千里沉聲道：「老夫要走，誰敢阻攔，爾等還不給老夫滾開去？」

曹飛虎冷笑一聲道：「紀谷主，在下兄弟好意留客，你老是武林前輩，怎好口不擇言，在下兄弟若是不滾開去，你老又怎樣？難不成在下兄弟非聽你谷主的號令不可？」

他身後六名迎賓跟着齊聲道：「是呀，沒有史神君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准擅離大廳，紀谷主還是留下來的好。」

張猛龍喝道：「你們不可得罪了紀谷主，要是得罪了紀谷主，他一怒之下，使出毒來，兄弟們吃得消嗎？」

紀千里氣得鬚眉根根直豎，怒聲喝道：「老夫就是不使毒，諒爾等也攔不住老夫。」

曹飛虎忽然陰笑一聲道：「紀谷主就是使毒，在下兄弟也未必怕了。」

祖東權突然跨上一步，說道：「谷主是什麼人，豈屑和諸位較手。諸位若是再不退下，祖某只好出手了。」

紀千里哼道：「總護法，不用和他們嚕唆，只管給老夫殺！」

曹飛虎冷笑道：「紀谷主好大的威風，這裏可不是你的千毒谷，可以關起門來

發威……」

祖東權沒待他說完，喝道：「曹飛虎，你職司迎賓，敢對貴賓如此說話，恕祖某不客氣了。」喝聲出口，揮手一掌向曹飛虎直劈過去。

這一掌他要給對方一個顏色，掌上差不多用了八九成力道，一道掌風，發若狂飇，帶起一陣銳利的嘯聲，像潮水般朝曹飛虎湧撞過去，聲勢凌厲無匹，看得不少來賓大為失色。

曹飛虎豁然大笑，道：「來得好！」他居然不避不讓，右掌起處，迎着劈擊而出！

兩股掌風，乍然一接，就發出蓬然一聲大震，狂飇從兩人中間飛旋排出，呼然有聲，同時把兩人推得後退了一步。

祖東權不禁心頭為之一震，暗自忖道：「此人一身功力，居然不在自己之下！」心念轉動，那還和他客氣，口中又是一聲大喝：「你再接我幾掌試試！」

這回雙掌齊發，右掌甫出，左掌緊接着劈出，右掌一收再發，左掌又跟着劈出，右掌再相繼直劈，一連五掌，一掌快過一掌，也一掌重過一掌，等到第五掌上，幾乎用上了全力，掌勢之强，無與倫比！

曹飛虎身材不高而橫闊，臂力也十分驚人，他看見祖東權揮掌劈來，那肯退讓，口中嘿了一聲，掄起雙掌，記記硬打硬接！

大廳上登時响起拍拍五聲脆响，掌掌接實，在五掌上曹飛虎功力稍遜，被震得臉色發白，連退了兩步，但他却毫不在意，猛吸一口眞氣，身形一側，揉身進招，這回他不再和祖東權硬接，右掌如刀，使的是遊身掌法，左手勾屈，施展大擒拿手法。

祖東權眞沒想到他內力明明不如自己，還奮不顧身，搶先發招，自然也立還顏色，身形隨着對方的遊走轉身，雙掌開闔，以攻還攻。

賈老二站在上面，心頭不禁暗哦了一聲：「看來這些迎賓執事，果然是司徒望訓練的高手了！」

紀千里眼看一個曹飛虎就纏住了祖東權，雙方互相搶攻不休，自是忍耐不住，目光直注張猛龍，沉聲喝道：「看來爾等是逼老夫出手了！」左手大袖驀地朝前揮出。

張猛龍忙道：「紀谷主高抬貴手，在下怎敢和你老動手？」

口中雖然說着不敢，但身子很快的右旋，雙掌輕推，極其巧妙的使了一招「閉門推月」，把紀千里一記袖風從斜刺裏推出，呼然有聲，朝大門外送了出去。

紀千里發覺自己一道掌風居然被張猛龍推出，心頭不由一怔，急忙反手一招，把內勁帶轉，手掌橫拍，朝張猛龍追擊過去。

就在紀千里揮袖之際，站在兩旁的六名迎賓及時散開，身形移動，從旁包抄過來，把紀千里父女兩人圍在中間。

紀千里沉笑道：「你們當眞憨不畏死！」雙袖驀地朝左右一抖，向外揮出。

六名迎賓忙不迭的圍圈遊走，閃避他的袖風，却毫不退縮。

再說站在大廳外的千毒谷五位護法，看到谷主和總護法業已出手，他們站在門外原是準備打接應的，此時不待吩咐，各自掣劍在手，朝廳門衝了進來。

那知人家也早有準備，廳前走廊上站着的四個身穿藍袍的迎賓及時以極快的身法，一閃而至，攔在廳門前面，大聲的說道：「五位請站住，未奉召喚，五位不可進去。」

五名護法看他們身邊未佩兵刃，就大喝一聲：「沒你們的事，還不站開去。」

喝聲中，五柄烏黑長劍業已刺出。

四個迎賓却也了得，右手施展「空手入白刃」，左手五指勾屈，使出擒拏手法，向五人搶攻而上，剎那之間，不但廳門內動上了手，廳門外以四對五，以空手對兵刃，也交上了手。

能夠當上千毒谷護法，武功當然不會差，使毒當然更是行家，但今天他們也眞正遇上了對手，以五敵四，以毒劍對徒手，還是討不到半點便宜，最使他們感到驚詫的，却是連番彈出毒粉，對方四人依然毫無反應，乍似他們絲毫不畏劇毒。

用毒既然無功，只有各憑眞實武功一分勝負，於是這九人的搏鬪就愈見激烈，九條人影，飛旋起落，除了身在戰圈以內的人，可以左右逢源遇上敵人，戰場以外的人，根本已難分敵我人影。

這一場搏鬪，除了搏鬪，沒有人說話，搏鬪雖然激烈，但結束也相當快速，前後不過盞茶工夫，人影倏分，四名穿藍袍的迎賓動作如一，一下就退了開去，依然分左右站到他們原來的崗位上去。

五位千毒谷的護法却依然手持烏黑長劍，怔立當場，一動不動，原來都被制住了穴道，再也動彈不得。

紀千里父女被張猛龍和六個迎賓圍在中間，繞圈疾走，他一雙大袖揮出的兩股內勁，中間還夾雜了「順風散」無形毒，他們竟然絲毫沒事，圍繞如故。

同時目光一瞥，發現五名護法已被人制住，木立在大廳門前，一動不動，心頭自是急怒交加，口中洪喝一聲，一雙大袖再次往外揮起，發出「順風散」無形毒，雙手一振，大袖隨着手肘滑落，露出一雙烏黑的雙掌，一步跨到張猛龍身前，右掌直印對方胸膛，身形一側，左掌向身後逼近的三人橫掃過去。

張猛龍當然不敢和他「毒煞掌」抗衡，急急往後躍退，逼近紀千里身後的三人也不敢和他橫掃過來的掌風硬接，紛紛向後疾退下去。

但紀千里却在這一瞬間，陡覺心頭翻動，喉間作嘔，忍不住「嘔」了一聲，心中方自一驚，忖道：「莫非蠱毒已經發作了？」心念方動，但感頭腦一陣昏脹，上身不由自主的搖晃了一下！

張猛龍和六名迎賓一退即上，依然圍成一圈，圍着他們父女不肯退却。

紀千里因自己蠱毒正在發作，又急又怒，低喝一聲：「若男，咱們衝！」

紀若男手執長劍，遲疑的道：「爹，我們要不要和祖大叔會合？」

紀千里低聲道：「來不及了！」話聲出口，右手黝黑闊劍猛然朝前推出，左手烏黑的「毒煞掌」也同時朝左首三名迎賓掃擊出去。

張猛龍和六名迎賓雖然被他奮起全力的一劍一掌逼得紛紛退避不迭，但紀千里却在發出這一劍一掌之後，脚下驀地一個踉蹌，幾乎傾跌出去。

紀若男心頭吃了一驚，急忙伸手扶住，問道：「爹，你……」

紀千里身軀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抖，沉喝道：「不用多說，快走！」

但他這一耽擱，張猛龍和六名迎賓在一退之後，又迅疾的圍了上來！

紀千里一張臉上，在這一瞬間，就像塗了一層胭脂一般，身軀顫抖得更厲害，幾乎已經邁不開步。

站在大廳中間的史其川方才一直看着他們動手，並沒開口，這時才呵呵一笑道：「紀老哥，你縱能解得天下千種奇毒，也未必能解桃花金蠶蠱，拙荊旣能施蠱，自然也能解蠱，這叫做解鈴還須繫鈴人，你老哥又何用急於離去？」一面抬了下手道：「飛虎，你們住手。」

和祖東權動手的曹飛虎，兩人差不多已打出兩三百招，雙方依然在纏鬥之中，難分勝負，曹飛虎聽到史其川的話，果然立即歛手後退。

紀千里但覺胸口有如萬蟻鑽動，又痛又癢，令人難以忍受，直到此時，已知蠱毒正在發作，看來確實無法闖得出去，聞言沉聲問道：「尊夫人肯解老夫中的蠱毒嗎？」

桃花女格的笑出聲來，說道：「賤妾幾時說過不給你解藥了？是你紀谷主急着要走，連賤妾想和你說句話都來不及，只要谷主肯留下來，賤妾立可奉上解藥。」

紀千里轉身道：「妳此話當眞？」

桃花女嬌笑道：「谷主旣然不相信賤妾的話……迎春，妳把解藥送過去，讓紀谷主服下了。」

一名宮裝使女嬌唷一聲，果然俏生生的走來，玉掌一攤，掌心放着一顆色呈桃紅的藥丸，一直送到紀千里面前，說追：「紀谷主快把藥丸吞下，就可無事了！」

紀千里强自忍耐着顫抖的身軀，伸手接過藥丸，一面抬目問道：「一粒解藥就夠了嗎？」

「不夠！」桃花女笑着應道：「中了桃花金蠶蠱的人，要連服三顆解藥，才能把蠱毒完全消去，但三顆解藥要分三天服用，你今天此時服下第一顆，要到明天此時才能服下第二顆，後天此時再服第三顆，蠱毒始清。」

紀千里點頭道：「好，老夫相信妳。」一手迅快把藥丸納入口中，吞了下去。

只要看他吞得如此急不容緩，就可知道他中了桃花金蠶蠱正在發作，已是如何難以忍受了，不然以千毒谷主的爲人，豈肯如此輕易相信人的？

史其川含笑抬了抬手道：「紀老哥，那就請裏面坐吧！」

紀千里服下那顆藥丸，立時就有感覺，胸頭萬蟻鑽動，又癢又痛的情形，迅即平靜下去，只要這種令人無法承受，無法咬緊牙關就能忍耐得住的痛癢靜止下來，身軀的顫抖也自然好了。

他心頭暗暗切齒，但臉上却絲毫不露，昂昂首，一手携着若男的手，嘿然道：「看來老夫要在這裏住上三天才行。」舉步朝上首走去。

就在此時，突聽大廳前四名迎賓齊聲喝道：「你這位老人家那裏來的？快快站住，廳上正在舉行大會，沒有請柬的人，不能進去。」

「誰說老夫沒有請柬？」一個蒼勁的老人聲音說道：「你們快進去給老夫通報，要史其川出來迎接。」

四名迎賓聽他直呼神君姓名，不覺變了臉色，喝聲問道：「你老是什麼人？要咱們進去給你通報，總得亮亮你的萬兒才是。」

「老夫的萬兒你們還不配聽。」蒼勁老人聲音仰天洪笑一聲道：「史其川，老夫是道賀來的，你親自出來迎接，諒來也是應該的了。」

賈老二慌忙聳着肩趨到史其川身邊，低聲說道：「神君，屬下出去看看，來的是什麼人？」

史其川微微領了下首，賈老二立即扛起雙肩，匆匆往廳門外行去。

四名迎賓聽來人口氣極大，不敢得罪，但也不能讓他闖進去，是以只在階前一排站立，擋着來人去路。此時眼看總管走出來，慌忙分兩邊站開。

賈老二瞇着一雙鼠目，一眼看到階前白髮白眉的老人，連忙拱着手道：「原來是你老來了。」

白髮老人洪笑道：「賈總管旣然認識老夫，還不給老夫帶路？」

「是、是！」賈老二抬抬手，又躬躬腰，說道：「你老請！」他果然急步走在前面帶路。

四個迎賓不知這白髮老人是誰？但看總管對他如此恭敬，諒必來頭極大，自然不敢再阻攔他了。

賈老二一直走到大廳門口，才拉開他尖沙的嗓子，高聲叫道：「白骨門白骨神君白老爺子駕到……」

這一聲吆喝，聽得史其川和所有來賓莫不驀然震驚，就在此時，只見賈老二彎着腰前驅，隨在他後面走進來的正是名震武林的白骨神君白靈君——一個白髮、白髯的白袍老人。

老人後面還跟着一個長髮披肩，面貌韶秀的白衣少女，則是飛瓊。

白骨神君的突然出現，使得史其川心頭感到無比震驚和懷疑，他忍不住回頭朝桃花女望去，意思是說：「難道孟婆婆出了事？」

桃花女依然笑靨如花，只是微微的搖了下頭，表示她對孟婆婆很有信心，絕不會背叛她把白骨神君放出來的。

史其川一時之間想不出白骨神君如何能從重重禁制下脫身的道理，但事巳至此，以白骨神君在武林中的身份來說，應該高過今天所有在塲的貴賓，他不得不從長案走下，迎了上去，拱拱手笑道：「白神君，恕史某有失迎迓。」

白骨神君也拱拱手道：「史神君好說，老夫聽說史神君榮登武林盟主寶座，不能不來道賀，所以不待史神君下令釋放，就從後山幽囚的石窟中破困而出，這一點還望史神君幸勿介意才好！」

當此話一出，聽得廳上衆人不由得又是一怔，聽他口氣，他竟然是被史神君囚

禁在後山石窟之中。

白骨神君進入大廳之時，坐在上首貴賓席上的白元規、白少游父子二人立即趨了上去。

白骨神君一擺手道：「你們先站到邊上去，爲父和史神君還有一筆樑子，總得說說明白。」

史其川心中暗自盤算着白骨神君縱然脫困而出，但他身上所中兩種慢性毒藥，（散功散和飲鴆散）解藥只有自己和桃花女才有，他不可能弄得到，因此依然有恃無恐，諒他也沒有這份能耐和自己翻臉。一面朗笑一聲道：「白神君，事巳過去，咱們依然是好兄弟，你老哥哥就多多包涵些了。」

白骨神君洪笑一聲道：「史其川，你要當武林盟主，只要江湖各門各派的人擁戴，自無話說，但不該使用詭計，刼持老夫，還囚禁了許多同道的家屬，作爲脅迫，此種手段，未免令人齒冷，如今老夫巳把在座各位同道被囚禁的家屬，令人安全護送出去，現在你不妨再問問他們，是否還擁戴你這個不擇手段的盟主？」

史其川沒想到他脫困之後，還把山腹石窟中囚禁的一干人質全救了出去，洪澤湖所有船隻，悉數控制在三個招待區手中，湖面又有巡邏快艇，佈置嚴密，他如何能把這些人運出去呢？心中還有些不敢相信。

但就在白骨神君話聲甫落，坐在左右貴賓席上的雲南藍啓天、太極門掌門人杜浩然、少林南派掌門人仲清和、六合門掌門人陸子暘、武功門掌門人高步雲、淮揚派掌門人宋天壽、八卦門竺天生、黃山萬遠青、形意門祝士愕、聞天聲、丁藥師、丐帮帮主韋凌雲、馬成龍、萬全、藍如風（小珠）、柳飛絮（小玉）等人紛紛離座，和白骨神君、白元規、白少游合在一起，連身穿吉服的新郎徐少華、新娘史琬也一同跟了過去，站到大廳左首。

徐少華和史琬是聽賈老二以「傳音入密」知會他們的：「現在是時候了，你們還不一起過去？不過史姑娘，妳要保持冷靜。」

這一來，貴賓席上只剩下大洪山主蓋天鵬、雲台山人孫豹人、徽帮帮主婁子和黑面龍王賀天錫四個人。

還有九宮雙劍舒元和、孟卓然，他們兩個却是不明內情，不便站起身跟過去，是要看看究竟再說。

最使紀千里感到困擾的是自己中了桃花金蠶蠱，此時很難決定自己該當如何，只好暫且保持中立。

這一來，除了左右兩旁來賓席上的人之外，雙方幾乎已經壁壘分明，這些曾在請柬上具名的人，都被白骨神君幾句話，就改變了主意，可見這些人全是被史其川脅從的了。

不，他們早經聞天聲在大會前暗中告知，人質一清早就巳安全運送出去了，直到此時才站起來，就是要等白骨神君現身之後，才採取一致行動。

史其川忍不住怒笑一聲，點頭道：「好，好，諸位要和神君同流合污，史某並不在乎。」

轉面朝史琬喝道：「琬兒，妳也要和爲父作對嗎？」

賈老二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史姑娘，妳千萬不可作聲，再過一回，就會明白，要相信少莊主，相信我賈老二才是。」

史琬果然低垂着首，一聲不作。

史其川幾乎氣白了臉，連聲說「好」，憤怒的道：「女生外向，就算我史其川沒有妳這個女兒！」

桃花女唷了一聲，嬌柔的道：「神君何用生這大的氣，是你的女兒，誰也搶不走的，就是這些不識時務的人，叛離神君，他們能夠走得出這座大廳嗎？」

史其川口中「唔」了一聲，忽然發出爽朗的笑聲，頷首道：「老夫豈會在乎他們？」

白骨神君也大笑道：「那麼難道老夫在乎你們兩個嗎？」

桃花女嬌笑一聲，說道：「白神君當然不在乎，但這些中途叛離史神君的人，只要離開這座大廳，賤妾保證他們就在乎了。」

少林南派掌門仲清和喝道：「桃花女，是妳在咱們身上下了蠱？」

「這還用說？」桃花女嬌笑道：「古人說得好，防人之心不可無，史神君相信你們，賤妾早就料到你們不可靠的，若不早爲之計，這時候不是眼睜睜的看着你們說叛就叛，說走就走了嗎？」

杜浩然沉聲大喝道：「好個妖女，老夫……」

桃花女截着冷然道：「杜浩然，妳敢出言無狀，我只要抬一下手，就敎你在地上爬，你信不信？」

宋天壽瞋目喝道：「妖婦，有本領只管使出來，妳以爲區區蠱毒，就能唬得倒中原各大門派的人了？」

黃山萬選青道：「史其川脅迫各大門派，如今他盟主巳經當不成了，咱們不用再理他，大家走吧！」

這句話是早就約好了由他說的（當時誰也不知道所有的人都被桃花女下了桃花金蠶蠱，中了蠱，沒取到解藥，自然不能走了），主要就是爲了試試史其川是否另有埋伏？

果然，史其川大笑一聲道：「諸位還想走嗎？」

萬選青目中精芒四射，凜然道：「咱們要走，誰敢阻攔？」

史其川略一回顧，朝賈老二吩咐道：「賈總管，你要他們準備拏人。」

賈老二急忙躬躬身，請示道：「神君說的他們，是指什麼人呢？」

史其川道：「你身爲總管，所有的人都歸你指揮，還有什麼區分嗎？」

「是，是，但，但……」賈老二說了兩個「但」字，才接下去道：「回神君，張猛龍，曹飛虎他們名義上是屬下管的，但他們却不聽屬下指揮，方才屬下要他們迎賓應該站在階前，他們好像不聞不問，逕自走進大廳來了。」

史其川微微領首道：「那是司徒總領指派他們大廳上伺候的，但也應該和你說一聲才對，好，你給老夫傳令，要四堂堂主率領所屬給老夫拏人。」

（未完・卌六）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尉遲紅·文 可飛·圖

緊急追緝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韋雲因爲死於阿秋手下，韋青決定找她算賬，到萬家找奶娘，一方面問清楚大箱子的事，然後潛入阿秋房中，而阿秋已不在，有人暗襲自己，知道事敗，潛逃得萬柔救出，萬、苗聽小葛、小范的唆擺，反而打死自己三名護院，而奶娘收藏好的大箱子又被萬、苗再得到，新來的偵緝隊隊長程光遠和孫大德是韋青這方面的人，韋青就是特派專員，聽到程光遠報告關於盜寶主犯易培基的代理人焦慎初的資料，他和紹興戲班中的名旦小喜子交厚，該班在揚州演出，韋青想趁他看戲時下手捉拿，但小喜子通風報訊被他逃脫，阿秋有意跟踪……

嗲嬌嬌獻媚

傻呼呼作囚

「這話固然有理，但試想一個普通人家的大姑娘就算好奇，有此胆量和身手嗎？」焦慎初說。

「我當然也不是個普通人家的婦女。」阿秋說：「先生，天氣這麼冷，可否到屋內去談？」

焦慎初說：「請進來吧！」

阿秋進入廂房，這工夫焦慎初已亮了燈，下意識地打量她。她能體會到這目光有嚇阻她說謊的作用。

「請坐呀！高小姐，說說妳的眞正身份吧！」

「『紫衣社』先生聽說過？」

焦慎初說：「怎麼？妳會是『紫衣社』的餘孽？」

「這麼說多不好聽？任何帮會應運而生，都有共存在的條件，要垮，也有其必垮的原因。」阿秋說：「我不信因果論和盛極必衰之說，我却以爲『紫衣社』之垮是『師老』所致。」

這段話還眞罩得住，焦慎初也頗欣賞阿秋的深度，事實阿秋唸的書不多，主要是她以前和假瞎子一起，此人有點墨水，以後又進了萬宅，萬里也有點底子，反之，她說不出這種話來。

「可是『紫衣社』中除了盧飛之女盧卿之外，沒聽說有女殺手呀！」

「副頭子倪斌不知先生有沒有聽說過他？」

「當然聽說過。」

「他是我的過房爺……」阿秋說：「這秘密只有盧飛知道，盧、倪二人死後，我就變成了孤魂野鬼，但我發誓要爲他們報仇！」

「仇人是……」

「韋、莊二人，不殺這二人，我絕不離開揚州！」

焦慎初信了二三分，只是他這種世故的人，又豈能根據她片面之詞就完全相信？說道：「高姑娘，把『噴子』交給我如何？」

「當然……」阿秋以二指捏着手鎗鎗

把一丟，乍看是要丟出去，而且已經丟出，但不是丟給焦慎初，而是丟在一尺高之處伸手去接，鎗在半空轉了個身，接個正着。

也就是說，一接住就可以扳機開鎗。十分熟練。似乎任何一個玩鎗的人都要熟練這種敗中求勝的動作，當然要熟也要快。要不，反而會造成殺身之禍。

阿秋接是接住了，但不知何時？焦慎初的一支「五蜂子」已握在手中。這差距雖只有三分之一秒，却是十分可悲的。

鎗手所爭的就是這數分之一秒的時間。這差距往往要苦練一生，甚至一生也練不成。

「已經很不錯了！」焦慎初繳了她的鎗，搜過她的身子，說：「說實話吧！也許我們可以合作！」

「那麼先生你又是誰？」

「我叫焦慎初。是易培基的助手，聽說過吧？」

此人倒也實在，也許他以爲阿秋能成爲他的帮手，他目前需要這麼一個人，或者對阿秋頗感興趣。凡是玩家，對阿秋不感興趣的恐怕不多。

於是阿秋也說了實話；要錢也好，找靠山也好，這都是一個很不錯的對象，包括和劉、萬二人的事也沒保留。

這次焦慎初信了五七分，點頭說：「我們的確可以合作，先賺劉永泰，再賺萬里。」

「可是萬里已知我和——」

「不妨，現在妳去找他認罪，他仍會寵妳。因爲他對妳還不膩。」

「你怎知他對我還不膩？」

「道理非常之簡單，假如我是萬里，也不會膩，我也是男人，我的瞭解自比妳深入一層。這妳就懂了吧？」

「可是我曾經叛過他和劉永泰……」

「不妨，在某一方面來說，正顯示妳具備了吃香喝辣的條件。」

阿秋笑笑，她的笑對大多數男人都能造成一個磁場，她說：「你呢？對我有什麼看法和感想？」

「妳具有迷人的條件，也就是有女人味，對我自然也不例外。只是我有了小喜子，情感方面要向她負責。」

「你如果眞能作到這一點，你就是個了不起的男人。在這世上找不到不好色的男人就像找不到不喜腥的貓一樣。」

焦慎初說：「並非說我對妳不生綺念，而是能有效控制……」

× × ×

萬里在傍晚收到一封信，信封上有「親啓」字樣，拆開一看，最後具名人居然是「竭盡所能向您贖罪的寶貝」！約定見面地點是「老地方」。

萬里的手有點微抖。他的表情肌也在抖。看到「寶貝」二字，耳際好像聽到了吳儂軟語，也好像嗅到了濃郁的肉香。這些日來他一直找不到一個差堪比擬的代用「品」。

萬里當然會來，因爲他已有充分準備。可以說他寧冒三分險也要來。入夜八點左右，別墅左側牆上翻入一條黑影。立刻走向燈火通明的小齋。

她站在門外：「我是寶貝……」

內間的萬里說：「歡迎貝貝回來，不記前嫌！」

阿秋撲入屋中，兩個影子合而爲一。

阿秋說：「你要原諒我，劉永泰以利誘我……」

「有需要爲什麼不向我說？」

「父母都已老邁，他們都需要一筆可觀的養老送終的欵子……」

「他給了妳沒有？」

「還沒有，而我也沒有付出……」

「眞的？眞的還沒有？」

「他不兌現我憑什麼要付出？」

「妳要多少！」

「哎呀！老哥……你何必問我？你能償我多少？」

萬里放開她，就開了張五萬的即期票子。然後立刻證明，她確是「竭盡所能贖罪的寶貝」。

× × ×

劉永泰也在「待月西廂下」，不久阿秋光臨。先熱烈擁抱了一下，他說：「阿秋，我還以爲妳不來了！」

「我爲什麼不來？比年齡你比老傢伙年輕，比『工夫』，你又是上了段的高手。就算比財富，你也不會遜色……」

這話聽起來很舒服。劉永泰抱起她進入浴室……

事後劉永泰也拿出了支票簿。這一次阿秋却拒絕了：「永泰，你以爲我給你是爲了錢。」

「這……好好！有需要妳自管對我說吧。」

「永泰，我總以爲以你來說，不該陷入這個泥潭之中的。那划不來呀！」

劉永泰說：「你是指……」

「好像過去你們二人和萬老頭子維持着起碼的關係，目前連表面化的關係也不維繫了。到底爲了什麼？」

「誰知道？反正揚州不算小，却容不下我們三個人！」

「會不會是因爲章胖子和郝振鵬過去都是萬里的人，如今他們都倒了戈跑到府上來了！」

「他們偶爾來一下，却不住在我這兒，他們住在牛府。」

談了一會就走了。劉永泰對她還沒有啓疑。

× × ×

晚膳時刻一乘小轎來到牛府後門外。門房拿着一封信來找牛經武。牛一看不禁眉飛色舞。立刻命令把小轎抬進他的院落中。

自四姨太呂錦萍和劉有一腿之後，在一千侍妾間建立了權威，誰也不能干與他的行動。

在他的院內，轎伕子退出，牛經武親自撩起轎簾，把她扶了出來，當然，阿秋是經過一番打扮的。

「牛爺，謝謝您！」您不以爲我太……」阿秋說。

「不，不！我以爲妳是聰明人，萬里太狠，汪翠翹的下場如何？良禽擇木而棲呀！快請進屋中。」

丫頭生了火爐，準備了酒菜。牛經武爲她掛起外衣——棉袍。裏面衣服不多，也就亮出了本錢。

這都是一些老玩家，對貨色的品鑑認定，都有過人獨到之處。立刻視爲花中極品。

「老頭子拿人不當人——」阿秋開始抱怨：「前天舍弟到揚州來找我，他說開一家五金行，他是內行，需要十二萬資金，我和萬里一提，他只給五萬，多一毛也免談——」

牛經武心想，這可眞是開門見山。不過大玩家自有他的想法，第一，萬里和他的原配那檔子事，迄今耿耿於懷，這正是反「割」的機會。況且有所謂：能嚐鮮桃一口，不啃爛杏一筐。他的原配可不能和這個尤物比。行家一看，就知道她生了一身媚骨。

這貨色可遇而不可求，何況是送上門來的。只不過牛經武也是精得出油的人物，那會不防她一手。他說：「這點錢也算不了什麼，過兩天我給妳開一張票子……。」「過兩天」也就暗示不見兔子不放鷹之意。

酒席擺上，牛經武殷勤勸酒，斥退使女，以便速戰速決。由眉來眼去而毛手毛脚。有了五七分酒意時，她已坐在他的大腿上了，劉永泰以前向他炫耀過阿秋如何如何地好？男人似乎都差不多。

沒有任何一個男人能抗拒她坐在大腿上那種軟塌塌，肉嘟嘟，形同無骨，搖魂盪魄的感受。

就在這工夫，牛經武經不住她的誘惑，先開了一張五萬的票子，然後……。

牛經武獲得的又豈僅是二手貨？但他卻以爲這眞是不折不扣的極品。不要說今後還會常來常往，就算僅此一次，也值回「票」價。

牛的年紀和萬里差不多，尤其病癒不久，一度銷魂，居然沉沉入睡。阿秋卻匆匆穿衣下床。然後消失在此院之外。其實是她動了手脚的。

本來貼身保鏢潘堯在院外守護，這也不過是虛應故事，他知道主人在演出短打武戲「三岔口」。會有什麼事呢？也該很馬虎了。

阿秋找了不久就找到了她要的人。原來章、郝二人住在同一院中，而且都上了床，熄了燈在屋中低聲交談。郝振鵬說：「胖子，你以爲在此鬼混值得嗎？」

章胖子說：「讓我聽聽不值得的理由如何？」

「胖子，我相信你貼上了牛、劉二人主要是對萬里的一種報復，因爲他只知自己而不知有人。你過去爲他鑑定及仿造贋品古董，他對你卻不夠意思，而且在你受到威脅時，萬里的表現很冷淡。這是因爲已經用不着你的了！你爲他複製了多少贋品？」

「三十五六件左右。」

「在這兒呢？他們又要你幹什麼？」

「還不是重複那一套？」就在這時，兩人相繼打了幾個呵欠，不久沉沉入睡。三個人一閃入屋，爲首的當然是阿秋。後面二漢正是轎伕子。他們當然都是焦慎初的人，自非庸手。

兩個轎伕子一人扛一個，由阿秋在前帶路，掩掩藏藏，返回牛經武的院中，把二人塞入轎中。

然後，二轎夫潛回院外，卻聞阿秋在院內說：「抬轎子的，回去啦……」

兩個轎伕子向潘堯打了個招呼，這工夫院門開了，阿秋已不見，潘堯探頭向院內瞄了一眼又縮回頭去，這工夫轎子已抬起。

這小轎內塞了二人，尤其章胖子一個頂兩個人的重量，郝振鵬瘦小，就算半個人好了，也等於兩個半人的重量。轎杆被壓彎，若非二人墊起足尖，轎底一定過不去門檻。

尚幸潘堯未注意，竟順利地抬出了大門以外。

不久，阿秋和轎子都在焦慎初的住處院中了。焦慎初撩開轎簾一看，向阿秋豎起了大拇指：「了不起！」

阿秋說：「如果不是你的計劃了不起，我也不敢去！」

則人相視而笑，阿秋雖精，卻看不出焦慎初笑中的詭異神色。

焦慎初揮揮手，二漢取出了三條鐵鍊。把章、郝二人鎖了起來。這二人夠聰明也夠滑溜的了，他們作夢也想不到會栽得如此之慘，人類的聰明是不可恃的。

正是所謂：「眞廉無廉名，立名者正所以爲貪；大巧無巧術，用術者乃所以爲拙。」

鎖起章、郝二人還多餘一條鐵鍊，當焦慎初的目光由這根鍊上移向阿秋臉上時，阿秋心尖上像陡然間刺滿了一些蒺藜似的。

兎死狗烹，鳥盡弓藏。她現在才知這兩句名言的辛辣味道。焦慎初如不比狐狸還精，韋、莊等人爲什麼迄未得手？

阿秋已開始後悔，她全力一竄，堪堪上了牆頭。一陣猛烈的衣袂聲已到了牆頭，焦慎初一隻手在牆上一按，另一手就去抓她的右足。快！實在不足以形容這個高級動作。

阿秋一縮脚落在牆下。正要反擊尚未落下的焦慎初，忽然背後一隻手揑在她的頸左邊大動脈上。

如果人家指甲上一用力，大動脈就會被抓裂。動作之俐落疾速，韋青也未必能作得到。她冷冷地說：「焦爺，這算不算忘恩負義，過橋抽板？」

焦慎初說：「對付忘恩負義的人，沒有更好的辦法？」示意部下把她鎖上了。

「焦爺要黑吃黑然後殺了我？」

「錯！姓焦的沒有那麼毒，只是以爲妳太隨便，也就量材而用。我一生中最厭惡的就是朝秦暮楚，水性楊花的女人。」

「你是說不會殺我？」

「當然，妳不在乎這個，我才予以利用……」由於二漢把她拴在章、郝二人一起，阿秋明白了：「你要利用章九如複製贋品暴富，怕他們不專心，生活枯燥，就把我當作他們的『玩具』，爲他們解決問題？」

「這麼說就不大好聽了。」焦慎初說：「妳既然不能長久沒有男人，這正是兩全其美。工作完成後一定放了妳。由於他們整天作枯燥的工作，需要調節，這也是人之常情……」

正好這工夫章、郝二人醒來，聞言再看看腿上的鐵鍊，自是猛吃一驚。郝振鵬

吶吶說：「你……你是焦慎初對不對？」

「不錯。」

「我郝振鵬又能爲你作什麼事？」

焦慎初笑笑：「郝隊長，你太客氣，在這圈中摸魚的人，以韋青的學歷最高，你屬第二，專科畢業，多才多藝。你在校中就愛好丹青，在上海會防局任職時，你還開過一次小型書展，仿『八大』頗有可觀。所以由章兄指導你複製『八大』及唐伯虎和文徵明的畫，應可亂眞。」

郝振鵬氣結，人家對他在求學時的底細都弄清楚了，還有什麼話說？

「這個小女會是萬里及牛、劉的禁臠，不同凡俗，一試便知。反正兩位工作期間一切所需，焦某全部供應。」焦慎初踱着說：「不過醜話可要說在前頭，要是怠工或者不能全力以赴，以致未能使那襲製品及贋品足以亂眞的話，那就視同二位對此行的厭倦，每弄壞一件事，斷你們一指，三件以上……」

這工夫，屋中一漢子正在放着梅蘭芳的唱片，只是音量很低，焦慎初說道：「二位一定不是外行，必能聽出這是什麼戲吧？」

章胖子說：「是不是『祭江』？」「說出之後，臉上的血色消失。但郝振鵬卻說：「各位請出去一下，我們現在就要用……」阿秋大驚，立刻大叫起來。

× × ×

小葛和小范的消息傳來，章、郝二人失踪了。

這件事會造成了牛、劉二人的誤會，劉永泰以爲，人在牛府，兩個一齊失踪，卻未損兵折將，這理由說不過去。以爲牛經武想一脚踢開他吃獨食。

當然，牛經武仔細思攷，以爲阿秋那夜送上門來，有點邪門，而且辦過事之後，他昏昏沉沉地睡了兩個多小時。待第二天發現章、郝二人失踪，一問錢莊，開給阿秋那張五萬的票子已被兌現提走了。

當然，提走的是焦慎初而不是阿秋。只是焦答應代她暫時保管着，將來一定奉還。

這消息韋青等人知道之後，立刻展開緝捕行動，韋青以爲，焦慎初和小喜子不可能不幽會，只是會特別小心而已。

要逮捕焦慎初，必須盯牢小喜子。

小八子兄弟盯住了「聽簫客棧」，可以說寸步不離。晚上散了戲卸了裝返回客棧，已是十一點半左右，不久，一乘小轎停在「聽簫客棧」前門外。

大約十分鐘後，一個盛裝年輕女人上了轎，由于轎子是搭在門前台階上，人進轎在側面監視的人，只能驚鴻一瞥。

然後小轎離去，小八子暗暗跟上。小六子怕弟弟太孤，也跟着去了。這正好中計。

此刻在這客棧後院屋中，一對男女正在「鴛鴦戲水」。焦慎初三十六歲，正當盛年，小喜子二十四，花信年華，鑽木尚能取火，何況鑽的不是木頭，而是易燃的硫磺。焦慎初對阿秋不屑一顧，可見二人交情之深，這和小喜子在台上丟紙球示警，同樣顯示了這份執着。

這個把戲說穿了非常簡單，小八子兄弟以爲小轎如飛而來，必是空轎來接小喜子到別處去幽會的。其實焦慎初就在轎中，當一年輕盛裝女人進轎，而轎門幾乎緊緊卡在門口時，轎中的焦慎初和這女人交臂而過。男的進門，女的進了轎。然後抬走。

上轎的只是聯昇班的二路花旦丁香，進門的卻是不折不扣的焦慎初。

能騙人的把戲不一定很複雜，而複雜的把戲卻不一定能騙得了人。

雲收雨霽後不久，焦慎初憐愛地又耕吻着小喜子的酥胸，說：「寡人這就要走了！」紹興戲道白。

小喜子說：「臣妾恭送皇上……」也是道白。

焦慎初說：「外面天冷，梓童不送也罷……」已穿上了衣衫。這工夫窗外有人退了下去，焦慎初一出屋就吃了一驚，說：「韋青你剛才在竊春？」

「竊春談不上的，只是聽了一片段戲詞兒和道白。」韋青說：「焦先生枉駕跟我走一趟如何？」

「去那裏？」

「蝸居。」

「看來這個障眼法未能瞞過方家。」

韋青「方家不敢當。焦先生，我們走吧！放心！在那兒你一定有賓至如歸的感受！」

「那要看看韋先生的份量够不够——」凌空撲上時，刀子已在手，寒芒劃着不規則的線，像亂針繡似想把韋青密密地縫起來。

韋青輕敵之念一掃而光，此人的底子絕不遜于佚七。這就難怪他敢來此處幽會了。

而焦慎初也不由心頭凉凉地，以前以爲他來揚州七八個月，任何一方面的人都找不到他，不免自負，看來自己也許只是走運。如果他是韋青，四面受敵。也未必有他這麼輕鬆。

「唰」地一聲，韋青的衣袖被挑破，他卻就勢上步一把抓住了焦慎初的肩衣，焦全力一抖肩疾退一丈，轉身疾射上了牆頭。

韋青追出，已遲了一步，返回時，屋中的小喜子說：「雖然我們算是敵對，但聽說你是君子……」

韋青說：「汪老闆，請妳轉告焦先生，他不是主犯，不該繼續沉淪下去的。」

小喜子冷冷地說道：「韋先生，我很不喜歡有人干擾我們的。不管你是什麼身份。」

雙方是隔着一道紙牕說話，韋青說：「汪老闆，我的干擾也只是煞風景而已，要是換了別人……」

「還有誰呀？」

「例如萬里，牛、劉以及……」他要說出盧卿但打住了，因爲對她說也是白說，韋青說：「汪老闆，我不妨再嘮叨幾句，有一天焦先生也許會有無法抽身拔腿的可能。那時候就算要我干擾也無能爲力了……」說完他就走了。

× × ×

萬里出現于苗玉堂的臥室門外。苗玉堂自然未想到是他，他伸手摸到枕下的鎗且上了頂門火。

「玉堂，是我……」萬里已走了進來

了。

「萬爺，是您！」苗玉堂急忙披衣要下床，萬里按他的肩頭，說：「躺下，天冷，不用客氣！」

苗玉堂未躺下，披着衣服坐在床上：「萬爺一定有事？」

萬里說：「玉堂，我知道你喜歡奶娘，而她實在也成不了大氣候。但是，她既能更換大箱子，燒掉假的，藏起眞的，就足以證明她知道些什麼！」

「萬爺是說……」

「玉堂，我也不免爲你難過……」

「萬爺，你這是什麼話？這些年來，要不是您的提拔，我那有這麼風光？」他匆匆下床整衣：「我這就去辦這件事。」

「玉堂，由于翠翹的事，那老嫗和一個漢子在橋月門外出我的洋相，足見那件事作得雖秘密，却仍然洩了密。所以要特別謹愼。」萬里說：「現在眞的大箱子終于一炬成灰，大事本已擺平，但也不希望再留下什麼尾巴。」

「不會的，萬爺，我把她弄到外面去處理掉。您儘管放心！」

萬里當然相信，以苗玉堂的老練處理這件事，一定不會拖泥帶水的。

苗玉堂找到奶娘時，她在洗澡。過去這種情況是有的。只不過今夜奶娘却不以爲他是爲了色慾而來。

奶娘丟了大箱子，她只想死，主母臨終的囑託，已由這箱子的毀滅而化成泡影。所以她恨自己，爲什麼不拖些時日再告訴韋青？

可惜，她就是想和他同歸于盡都辦不到。

苗玉堂帶着色迷迷的笑走近池邊，說：「妳反不反對鴛鴦戲水。」

奶娘說：「下池吧！」

苗玉堂的毒眼在奶娘那溜光水滑的胴體上梭溜了兩眼，他當然想來一次「臨別紀念」，但萬里的話言猶在耳，加上上次疏忽的殷鑑，他只好收起色心，一掌劈昏了她。

不論他怎麼狠，二人畢竟有過無數次肌膚之親，此刻總是不免良心有愧，可是這種愧怍往往不是名韁利鎖的敵手，他匆匆爲她穿上衣服弄出宅外。

此刻大約是午夜十二點稍過，他順着宅後通往萬家祠堂的夾蔭甬道往後走，準備把她丟下祠堂後崖下的激流中。

那下面有些巉岩，水並不深，死後雖然隨波而去。他放下奶娘似乎是歇一歇待她醒來作別！那知他剛坐下，「砰砰」兩鎗，似乎都自耳邊劃過。

苗玉堂就地一滾，就滾到一丈以外大石之後。他向後打量却看不到人，因爲這兒有不少的岩石。他以爲此人不是高明的鎗手，但也不是沒玩過鎗的人，如是高手，他今夜必然濺血于此。

這工夫奶娘剛剛醒來，她是被鎗聲震醒的。正好看到苗玉堂滾到丈外大石之後，她再看看四周，知道自己正在鬼門關處徘徊。

奶娘反應不慢，此刻不逃那還有機會？正好那邊又向苗玉堂射擊，苗玉堂並未還擊，他是老油子，知道還擊會曝露身形，他希望逮住這個蹩脚貨。就在苗玉堂全神貫注時，奶娘爬起就跑。

奶娘對這一帶並不陌生，因爲過去她常到祠堂來，對祠堂後面的地形頗熟，此處有一陡崖下臨小河激流有十丈高度，但只要直往左邊兩三百步，崖就不陡，還可以順着小徑下去到達小河邊，而那邊小河也很淺，只有大腿那麼深。

奶娘在小徑上摔了好幾跤，但他知道，一旦苗玉堂擊退那狙擊者或擊斃他，必然立刻來追她。

她當然不會以爲苗玉堂把她擊昏是到此幽會的。

她涉水過河，又摔倒水中兩三次，腿下多處皮破血出，過了小河，在鵝卵石河灘上奔行，又摔倒一次。

這時回頭望出去，忽見小河對面小徑上奔下一人，距離約兩百公尺看不清楚是誰，猜想必是苗玉堂。

奶娘想爬起來，但雙腿一軟又跪了下去。她恐懼而惶急，她不是怕死，而是對不起主母。她必須逃出此魔的手掌。

她爬起來，左小腿又抽了筋，因爲水太凉而又奔了一段太崎嶇難行的路，且全身濕透。她此刻簡直絕望了。相信逃不出苗玉堂的魔掌，回頭望去，苗玉堂已在小河邊正要涉水。

就在這時，忽然發覺有個人在她身後：「誰？」奶娘的心幾乎自喉頭彈出來。

「是我，江笠！快點，快點！我來揹妳……」

「江笠，你不是死了？」

「差一點！快，苗玉堂來了……」江笠蹲下，用他的獨臂把她弄到背上，站起來疾奔。

「江笠，你住在什麼地方？」

「不太遠的鄕下。」

「要不是這麼巧被你遇上，我……」

「不是巧合，」江笠說：「我偶爾會化裝到鎭上來，偶爾也會潛進萬宅去探探，知道家父要到祠堂去看門，今夜我是打算到祠堂去探家父的，正好遇上妳。是怎麼回事？他和妳不是……」

「江笠，我是爲了主母臨終遺言，忍辱負重……」她說了一切：「江笠，我對不起主母，眞的大箱子丟了，主母及主人的血海深仇永久也不能報了。」

江笠不出聲，他內心更恨更悲絕，雖說他的一臂切去是由于生骨癌，但在當舖中，被殺成重傷的犧牲，就完全沒有義意了。

在七里外一個小村中，江笠租了三間小屋，他安頓了奶娘，剛才在崖上向苗玉堂開鎗爲奶娘製造機會的自然是萬柔了。

× × ×

蕭瑤不在家，小腰風寒發燒。韋青立刻爲她處方，去抓了藥回來煎好餵她服下，且爲她拔火罐。

這種拔火罐的方法有時很管用。上衣褪下，在背上拔。服下藥好了些。霍小腰說：「韋青，近來你很少來看我。」

「妳和大嬸住在一起，我絕不能天天來串門子。」

「我娘也沒有表示過不歡迎你來。」

「可是，大嬸有一次說了這麼幾句說話……」

「什麼話？快說呀！」

韋青說：「算了！小腰，妳有病，好了再談！」

「不不，我不管！你一定要現在告訴我！」

韋青想了一下，說：「我們郝家過去是剪綹世家，說得明白些就是作賊的。不管是義賊也好，惡賊也好，反正總是作無本生意的，所以我想自小腰這一代起，來一個大轉變，她一定要嫁個殷實大戶。因爲『窮』才是作賊的基本導因。殷實大戶到處受人尊敬……」

霍小腰愣了一陣：「我娘眞的這樣說過？」

韋青點點頭。霍小腰說：「我娘有未說她有沒有找到什麼殷實大戶？」

「她說揚州就有好幾家。」韋青說：「進一步的話她未說，我也沒有問。我以爲大嬸說的沒有什麼不對！人往高處去，水往低處流……」

「錯！你在奉承我娘，你虛僞！」霍小腰大聲的說：「我貴而人奉之，奉此峨冠大帶也；我賤人而侮之，侮此布衣草履也。」

韋青笑笑說道。「小腰，我們不談這個……」

霍小腰說：「爲什麼不談？是不是又有了新寵？」

韋青說：「妳應該知道我的爲人，自到揚州，有沒有殷實大戶向妳表示過願金屋藏之？」

「那可以憑你的想像去猜！」

「那當然有。有幾個臭錢的男人，要是不能經常更換女人，那才是他們不够體面的事。可能大嬸指的是殷實大戶的下一代。這就無可厚非！有沒有這一類的大少爺向妳表示過……」

「沒……沒有……」霍小腰回答得有點勉強。

在此同時，蕭瑤和莊前柳在一起，她說：「老莊，牛、劉二人目前和你們的關係有沒有改善？」

「有。」莊前柳說道：「由于牛經武得過傷寒，我爲他治好了病，硬要和我結拜。劉永泰的身胚也不怎麼好，自然也向我討好，所以這檔口，他們不敢和韋青作對。」

蕭瑤說道：「你看，劉永泰這個人如何？」

「怎麼？妳動了凡心要嫁給他？」

「去你的！」蕭瑤說：「我要嫁也要找個年紀相當的人。」

「這麼說我還有希望囉！」

蕭瑤沒搭腔，反問說：「劉永泰有個兒子？」

「是啊！有點寶里寶氣地……」莊前柳說：「莫非妳要爲小腰找個金龜婿？這件事妳還是省點力氣吧！妳不是不知道，她和韋青二人的情感。」

「老莊，你要是對我好，我會把你的好意放在心上……」雖然「身上」或「心上」是音同字不同，聽起來，却難以分辨。莊前柳對蕭瑤確是有點意思，不由心動。

不論是多麼好的人，都會有點私心。莊前柳以爲，他對韋青已經够好。可是韋青並未付出相對的。比喻說，女兒娟娟固然有點偏激走樣，但他們過去口頭上有過一次來開玩笑的承諾，韋青似已推翻。

爲了協助韋青，也有幾次出生入死，差點送了老命。現在蕭瑤已在作強烈的暗示，只要助她一臂，玉成此事，她可能投懷送抱……

他們很久以前就相識，莊前柳一直未對她表示過。而她這種女人，說的話一定算數。莊前柳握握她的手，稍後她才收回手去。

這位徐娘的少許羞澀之態，不禁使老莊心花朶朶。中年以上的人一旦動了情慾是更強烈的，這是因爲中年以上的人比較不容易動情慾。

「蕭大妹子，妳的事我也會放在心上，只不過——」

蕭瑤立刻打斷了他的話道：「怕對不起韋青是不？其實有很多少女任他來選，小金魚是排隊最早的一個。盧卿雖和他敵對，老實說情仇已大過親仇，只要韋青假以詞色，她們會投懷送抱的。當然，萬柔也許是對他有情的第一人，他之所以不選萬柔，大概是怕將來這份仇無法解決，徒留悵恨。另外，你能說牛如蘭那小妮子沒有後來居上的雄心。至于阿酥，要不是她稍大了三四歲，恐怕也是競爭者之一吧？老莊，你不必看三國掉眼淚，替人担憂，韋青只要點點看，女人有的是！」

莊前柳不能不否認她說的一篇大道理，只不過男女之間的事，不能以多來解決，篩情人的篩孔很細很小，千百個之中未必有幾個經得住篩釋攷驗的。

× × ×

莊前柳在別府看病。莊在爲劉永泰鍼灸風痛。

在未取鍼之前，劉永泰居然沉沉入睡。莊前柳踱出外間，正好劉志超在院中探進頭來：「是莊先生吧？」

「正是。」

「莊先生見過霍小腰沒有？」

「當然見過。」

「不，我是說她離開風月場中以後的時候。」

莊前柳說：「你以爲她在那兒是下海作生意的？」

「至少她是賣藝不賣身的，這個我信。」劉志超說：「難道說她在那種地方另有目的？」

莊前柳說：「當然，只不過目前還不便說穿……。」

「莊先生知不知道她現在在何處？」

「志超，我告訴了你，你能守口如瓶嗎？」

「一定能，莊大叔，而且我會感激終生的。」

「你眞的喜歡她？非她不可？」

「莊大叔，我可以發誓。」

莊前柳說：「聽說你也喜歡牛如蘭和萬柔對不？」

劉志超搖搖頭：「大叔，喜歡，可以隨興而至，但愛則不同，也只有愛才能產生非某某不可的情感。」

聽這口氣，不像個流里流氣的人。劉志超又低聲說：「像家父和大叔對女人都只限于『喜歡』，所以可有可無。設若小侄也像家父和牛大叔一樣，到現在可能我

有三四個老婆，我爸絕不會反對，因爲他以爲，每個女人爲我生一個兒子，他就有三四個孫子了！那會樂懷了老爸。可是我沒有！」

莊前柳點點頭，說：「我可以告訴你這個地方，但不要說是我告訴你的。」

「謝謝大叔！小侄會好好地謝你……」莊說了地址，又叮囑他：「去找她要十分秘密，因爲她住在那兒算是避仇。」

劉志超說：「是，大叔，小侄一定會小心的……」

莊前柳返屋爲劉永泰取下鍼，他忽然下床就要跪下，老莊立刻拉住他：「劉先生，你這是幹什麼？」

「莊兄，犬子說的不錯．我太巴望有個孫子了．雖然我比牛只好些，有個兒子，但這小子硬是不肯結婚。說是除非是他有眞正愛的女人。眞是年頭變了，整天把個『愛』字掛在嘴皮子上。」劉永泰說：「我知道，他以前喜歡過萬柔，但萬柔似乎對他的興趣不大，他也喜歡過牛如蘭，這都不能當眞，但是，自他見過霍姑娘之後，發誓沒有她今生絕不成家。莊兄，這小子成不成家關係我們劉家的香烟絕續，莊兄，無論如何你要救我……」

「劉兄，問題哪有這麼嚴重？」

「不不！問題是眞的嚴重，志超已經二十六了，人家結婚早的人，孩子都快十歲，讀小學三年級了。莊兄，只要此事能成，小弟一定會重重地謝你，如果言不由衷，叫我不得好死！」

「言重！」莊前柳拍拍他的肩胛：「讓我試試看……」

臨去劉永泰塞入他衣袋一張票子，說是事成還會奉上三倍，莊前柳絕非貪婪之輩，且曾推拒。但在途中掏出一看，竟是五萬大洋，而事成再加三倍，湊起來整整是二十萬。

二十萬現大洋能派多大的用場，大約可以在一個大鎮甸上置一幢四合院，以及置一百畝地。在鄉間擁有百畝良田，一幢四合院的人家，也眞是一個財主了。

莊前柳在車內楞了半天。錢的魔力畢竟很大，黃金鋪地，老少折腰，這話一點不錯。況且，他以爲目前牛、劉雙方和韋青不再敵對，他接受這筆錢不算過份。兩袖清風一輩子，他應該爲下一代留點什麼了……

× × ×

入夜八點左右，有人敲門，正好蕭瑤不在家。

「哪一位？」小腰在門內詢問。韋青才不會敲門哩。

「是我，霍姑娘，我是劉志超，仰慕姑娘已久，特來拜訪！」

「抱歉！太晚了！不大方便！」

「霍姑娘，請信任我，在姑娘面前，絕對不會失態，人格保證！」

「你怎麼會知道這兒的地址？」

「是荘大叔親自告訴我的！」他是貼在門縫上低聲說的。

霍小腰一楞，莊伯伯爲什麼這樣作？他不是和韋青好像穿一條褲子，她說：「儘管如此，亦是不大方便。」

「霍姑娘，我碰了釘子無所謂，可是下人抬來一點小禮物，要是再讓他們原封抬回去，一來不好看，二來也過於招搖。而姑娘閉門不納，我也不便回頭，在門外乾耗，這恐怕也不大好吧？」

霍小腰忿然說：「你在威脅我？」

「絕對不敢！」劉志超說：「我是說，這麼多的人在門外守候，被人看到實在是很不方便的……」

霍小腰只好放他們進來，因爲在門縫中可以看到有四個漢子抬了很多禮物來，是否還有更多未看的，不得而知。

開了門，劉志超先叫伙計把禮物抬進來，最後他掩上門。霍小腰見過劉志超兩次，自然認識。但最近蕭瑤和他閒聊，往往會在有意無意之間暗示，窮困是一切不幸之源，如有可能成爲富足的人，就沒有理由錯過。

霍小腰以「爲濁富不若爲清貧，以憂生不若以樂死」的道理駁斥過，蕭瑤說那是高調。所謂高調，他以爲就是所謂「以理殺人」。

霍小腰焦急的說：「劉先生，你這是幹什麼？」

「霍姑娘，這實在算不了什麼！無法表達我的景慕之心於萬一。」

「劉先生，這些東西在我娘回來以前要原封抬回，無功不受祿嘛！」

「霍姑娘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劉志超說：「姑娘就讓我站在院子裏！」他揮揮手要下人們先回去。

「慢着！」霍小腰說：「要回去就順便抬回去，老實說，我不能收下這些禮物的。」

就在這時蕭瑤回來了，她自屋中走出來，自然是自後牆越入的，說：「小腰，什麼事？」

霍小腰說：「娘，劉先生送了這些東西來，我當然是不能收，叫他們抬回去，他却……」

劉志超深深一躬，說：「霍伯母，這些東西一部份是送給霍小姐，另外一部份是孝敬伯母的，好歹是小侄一份孝心，伯母您要是也不收……」

蕭瑤說：「劉先生又何必這樣？要交個朋友，有空可以來坐坐，這麼重的禮我們可不能收。」

「伯母不收，那就是厭惡小侄。」劉志超說：「家父也許是激小侄，以爲我萬萬難以辦到，他說只要我能交上霍姑娘這個朋友，日本箱根一幢別墅和紐約一處山莊都立刻送給小侄……」別看這小子有時有點流氣，還眞懂得打鐵趁熱的道理。

霍小腰還要拒絕，蕭瑤說：「劉先生，看在你一片摯情份上，不好意思使你難堪，就下不爲例吧！」

「娘，我們不能收嘛！」

「小腰，作人總不能太過份，再說劉先生很誠懇，要是讓人家原封抬回去，也未免太……」

就這樣，算是爲小腰和劉永泰的友誼開了一扇門。劉永泰自然喜極。却不知道是人家掛上餌藥他上鈎的。

霍小腰表面上不便峻拒，怕令母親難堪，却下定了決心，自己不會被其財富所動搖……。

（未完·十六）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黑太陽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安妮爲了一宗案件而獨自去偵查，當她得到一些有用的資料之後，立即駕着一輛紅色跑車急逃，但半路上，她被人追踪、襲擊，她雖然和S組人員阿輝聯絡過，要求援助，但因兩者距離太遠，所以阿輝不能即時相救，而阿輝也盡快地趕到一個山坡去接應安妮，安妮憑自己的機智與毅力，終於逃離了追踪者的追擊，接近了安全地帶，聽到了阿輝的聲音，她正在慶幸自己的好運，忽然跑車神秘燃燒起來，化爲灰燼，在場人員一陣驚愕，誰也無法解釋跑車是如何毀掉的，S組負責人認爲把調查此事的任務，交給司馬洛辦理……

切腹自盡　保住機密

那個洞好像是用炮彈轟成的。很古怪，因爲這裏並不是刦後的戰場，而是刦後的火場，牆壁怎會開了一個大洞的呢？

「這不是消防員劈開的嗎？」司馬洛問。

「這個並不是消防員劈開的，」老莫撫着那個洞的邊緣，對司馬洛說：「看這旁邊！」

司馬洛正在看，而且眼睛張得很大在看，他看見，那堵牆壁有點像塑膠，他之所以覺得像塑膠，乃是因爲，那個洞的邊緣，有一部份的磚石是熔化掉之後再凝結起來的，有點像火燒後的塑膠。

他的手也摸上去了，很明顯地，那是磚石，而不是塑膠。「這裏——不是熔掉過的嗎？」司馬洛說。

「正是。」老莫點點頭，「要不要我找個消防官來給你一點意見？」

「用不着。」司馬洛說：「我也可以告訴你的，這樣一場大火之中，火場內的磚石及若干種金屬，也是可能會發生氧化的現象的，那是因爲火場中心的溫度實在太高了，但這種情形並不多見，尤其是這一場小火，燒的只是窗簾，窗簾燒起來的火，是絕對不能使磚石熔化的！」

「這就是問題了，」老莫說：「這可使你想起了什麼嗎？司馬洛？」

「安妮！」司馬洛馬上說。

「這件事，顯然和安妮那一件事有關的。」老莫說着走到門口，對外邊一個人揮揮手說：「現在可以把他叫進來了！」

「誰？」司馬洛問。

那人已經給叫了進來，一個衣衫襤褸的人，一個流浪漢，也就是昨夜在對面凝視着火場的那個流浪漢了。

老莫說：「昨夜你是看着火的，現在，請你告訴我們起火的情形吧！」

那人聳聳肩，說：「我也不清楚發生了什麼，我只是突然看到，那牆壁紅了起來，就像——就像——」

「火爐裏的一塊煤？」司馬洛問。

那人點着頭：「對了，對了，正是這樣。」

「說下去。」司馬洛凝視着他，「說下去！」

那人一攤雙手：「就是這樣了，紅了之後，跟着就是起火了！」

「然後？」司馬洛問。

「然後？」那人瞪着眼睛，「然後的事情，你們已經知道了！」

「再說一次！」司馬洛道。

「以後的事，你已經知道了！」那人再說一次。

對着那些形似警探的人，那人先就已經心慌慌的了，所以也根本不明白司馬洛的意思。

司馬洛不耐煩地扭扭頭：「不！我不是說這個，我是叫你從頭再說一次！」

那個人只好從頭再說了一次，還是一樣的。老莫在旁邊說：「我已經問了他許多次了，沒有分別！」

「這是沒有道理的，」司馬洛說：「

怎麽牆壁無緣無故會忽然之間起火，而且燒得那麽猛？」

「兩件完全沒有道理的事情，却相繼發生了！」老莫說道。

「要不要我再說一遍？」那人問。

「不必了！」司馬洛不耐煩地揮揮手，又轉對老莫說：「我沒有什麽再問他的了！」

那人也轉向老莫：「那麽，我可以走了嗎？」

「你走吧！」老莫說。

那個人却沒有走，還是在那裏遲疑着，司馬洛看着他，說：「你還有什麽話要說嗎？」

「呃——我——幇了你們這個忙，有奬金嗎？」那人問。

「奬金？」司馬洛笑了起來。「你又不是捉了一個大罪犯，這件事也沒有懸賞的！」

「但——起碼有一頓飯吃吧！這樣子一間酒店。」

司馬洛沒好氣地瞪了他一眼，聳聳肩，從衣袋裏取出了一張鈔票，交給他，說道：「你自己去吃吧！」

「多謝，多謝！」那人歡喜地說，把鈔票接了，「你眞個是好人！」

司馬洛看着那人走了，嘆了一口氣說：「我也但願我和他一樣簡單的。」

老莫也聳聳肩：「如果這個世界上的人都是和他一樣簡單，那就沒有這許多煩惱了。這件事，你看怎麽樣？」指指那燒焦了的牆洞。

「這間公司的人，你調查過了沒有？」司馬洛問。

老莫點頭：「沒有什麽古怪！他們全部都是正當商人，當然也不會是什麽好人，他們也是用合法手段巧取豪奪的那種人，你知道．在股票場中操縱，用大魚吃小魚的方式把較小的公司吃掉之類，沒有一個人是有可疑之處，他們是乾淨的。」

「那爲什麽這件事情會發生在他們的身上呢？」

老莫攤攤兩手：「你告訴我吧。這一場火，對他們也沒有造成什麽實際的損失，燒的並不是一個甚麽重要的地方，只是窻簾燒掉，牆壁破了而已，沒有文件方面的損失，只是，弄得那些大員們很尷尬，有兩位太太要提出離婚了，就此而已。」

「你是說，這不是對公司的敵意行動了？」司馬洛說。

「不像，」老莫搖搖頭，「這倒像是——像是一種示威行動。」

「誰的示威行動？」司馬洛問，「是誰示威？」

「不知道是誰在攪鬼。」老莫說，「但，也許示威的對象是我們，你知道，安妮去查他們的行動——他們一定知道了安妮是什麽人！」

「你是說，本田在對我們示威了。」司馬洛說道：「叫我們不要再提這件事情嗎？」

「你以爲呢？」

司馬洛搔着後腦：「這是不大合邏輯的！如果本田知道我們是什麽組織，他們就一定知道，我們這個組織是恐嚇不到的。他們只可以逃避，而不能對我們恐嚇，無緣無故這樣一燒，不是等於叫我們加緊的去偵查他們嗎？」

「你也說得有點道理！」老莫說：「那麽，這是爲了什麽呢？」

「我所奇怪的是，」司馬洛仍然搔着後腦，「這火是怎會燒起來的？不是爆炸，這一點巳是肯定了。如果是爆炸，這會場中的人一定都死掉了！」

老莫對此又是不加置評，最後，司馬洛又說：「總之，答案只有一個的，那就是，把這個本田找出來！」

「你不是正在做這件事的嗎？」老莫說，「你巳經動手了沒有？」

「還沒有，」司馬洛說：「不過，今天的事，却使我想到了一個進行的方針，那就是，他們示威，我也來示威一下。」

× × ×

那個日本人叫松鶴，一個四十多歲的人，身體很壯健，但是身高只有五呎。在戰後，無可否認地，日本人的身高標準是大大提高了，軒昂高大的日本人多的是，但是，身裁矮小的日本人仍然很多。

松鶴的上唇蓄着仁丹式的小鬚，兩隻眼睛凸了出來，透着凶焰。他的身上現在是穿着一件白色V胸的袍子，腰間束一條黑帶，他正在二十個學生的面前擺好了姿勢，對着面前地上的一疊砂磚，運着力氣，一隻手掌擧了起來，在這樣的時候，他眼中的兇焰是更盛了。他的敵人現在就是那堆砂磚，他要用掌把這些砂磚打碎。

這裏是一間空手道館，而在他周圍的二十個年輕人就是他的學生。

松鶴刺耳地喝叫一聲，上前一步，手掌擧了起來，就要向那堆砂磚擊下去。

「等一等。」另一把和他同樣刺耳的聲音在門口喝道。

松鶴的手掌在空中停住了。他和他的二十個學生都轉過頭去，望向門口。

門口站着一個穿黑色衣服，神采飄逸的年青男人。也不太年青了，巳經超過三十歲，不過大概因爲保養得好，而且那套西服是那麽新，那麽適體，而領帶的顏色配襯得那麽好，所以看起來是很有青春氣息的。他的樣貌英俊，有點像法國電影小生阿倫．狄龍，不過身裁高得多了，而且他是一個中國人。

「什麽事？」松鶴問，他很不高興有人打擾他在他的學生面前所作的表演。

「對不起。」那人說道：「我有點事情，打擾你一下。」

「你是來報名的？」松鶴忽然露出一個奉承的微笑，大概他是很希望他的學生的數目增加的。

「不。」那人微笑，「我是來兜生意的。」

「你——要賣什麽東西？」松鶴皺起眉頭。不是來付錢，而是來賺錢的，他就不甚歡迎了，「我這裏沒有什麽需要買的，我們需要的東西，是從日本直接訂回來的。」

「包括這些藥水砂磚嗎？」那人說。

松鶴的眉毛跳了一跳：「什麽藥水砂磚？」

「這些用藥水浸透的砂磚。」那人說，「用藥水浸得又鬆又化，好像餅乾一樣，小孩子也打得碎的。」

這使那些學生們都禁不住笑了起來，松鶴的臉憤怒地脹紅着．「別胡說．朋友，你究竟想賣什麽？」

「我叫司馬洛。」那人說。

松鶴皺眉想了一想：「我沒有聽過這個名字，你要報名的話．就得等一等。」

「我不是來報名的。」司馬洛重申，「我是來兜生意的，我所賣的，你是不能從日本訂回來的．我是看相算命的。」

「我不要算命。」松鶴說：「我不相信這一套。」

「你以爲是迷信的事嗎？」司馬洛冷笑着搖頭。「那你是太孤陋寡聞了！相命是一種科學．每一個人的人生都由命理和掌相的尅，看人的命和時辰八字，就可以推算出人的過去未來！」

「滾出去！」松鶴說：「不然我叫警察來抓你！」

「哦？叫警察？不是用空手道打走我嗎？」

「我怕出手太重，你受不起。」松鶴冷冷地說：「我不想鬧出人命！」

「哈哈！」司馬洛拍起手掌來，「你的江湖口吻，居然比我還了得呢，但是坦白說一句，我這並不是江湖騙人的戲法，我這是眞正的學問；讓我先來贈你兩句吧！譬如，看你的相，你的出身就不大好，你一定是在孤兒院裏長大的，沒有見過自己的父母！」

松鶴的臉由紅轉青。他沉着聲音說：「小子，你再不走，我就不客氣了！」

「我看你坐過兩次牢，一次是誤殺，一次是毆打警員，那是在三藩市的時候，那一次是在馬來西亞怡保！」

松鶴忽然呆在那裏，張着嘴巴，說不出話來。他的學生們反而爲他不平起來了，奇怪他們的師父怎麽還不撲前去，一掌一脚把這個狂妄的司馬洛打得吐血身亡。

接着松鶴又說：「我給你十秒鐘時間滾出去！」他的聲音有些發抖，顯然是極力自制着。

「但你不敢打死我的。」司馬洛夷然地說：「以你這樣的案底，再鬧上警局，你就麻煩了！」

松鶴深吸一口氣。如果他是有心臟病的話，現在可是非發作不可的。

「而且，」司馬洛又說：「我所說的話，也全部都沒有錯的。」

「我知道你究竟想怎樣。」松鶴說：「但這一次，我不會和你客氣了！」他說着，又作起姿勢來，他的對象，現在不是那些砂磚，而是司馬洛了。

司馬洛一跳而前，喝一聲，一掌向那堆砂磚上劈了下去，「嘩啦」一聲，那堆砂礫，竟然就這樣碎掉了一半，那沙粉揚起來，沾了司馬洛一身，在那套黑色西服上面是特別顯眼的。

「看。」司馬洛道：「我老早巳經說過了，這是藥水浸的砂磚，小孩子也打得破的！」

他的話，和他的證明行動，在那些學生們的心中佈下了疑惑的種子。司馬洛的外表，那麽文質彬彬的，看來像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花花公子，他也能把那堆砂磚打碎，那麽，這堆砂磚就的確頗有可疑的地方了。

只有松鶴本人知道，那堆砂磚是眞眞正正的砂磚。而且，他內行的眼光看上去就知道，司馬洛那一劈的姿勢是十分正宗，而且蘊含內勁的。顯然，這個不速之客，是大有來頭的了。

再加上司馬洛那番能知過去未來的話——那些全都是眞的。松鶴仍然不相信那是什麽相命學，這個人一定是不知從何處查出了他過去的事。

但是現在，他是下不了台的。司馬洛巳在他的學生面前傷了他的面子，現在，就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挽回面子了。

「混蛋！」松鶴喝道：「你來找麻煩，你是找到了！但是你不留下一條腿一條臂，你也休想離開！」

「也許！」司馬洛說：「我帶走一兩條手臂也說不定，怎樣了，松鶴大師，我是來替你看相算命的，你有沒有光顧！」

松鶴翻動着雙掌：「如果你問過了我這雙好朋友，他們說肯，我就光顧你好了！」這是每一本武俠小說都必然有的對白了，但在這個情形之下，也似乎只有這一句對白是適用的。

「別在我的面前耀武揚威！」司馬洛冷笑，「你以爲你是什麽了不起的大俠嗎？你那些不過是騙人的花拳綉腿，眞個打起來是不行的！」

松鶴的頭筋暴現着，眼中的兇焰，發揮到了極點。他大喝一聲，就一連兩脚向司馬洛襲了過去。這兩脚踢得很高，踢向司馬洛的頭胸部份，而且是勁風虎虎的，就是給輕輕擊中，司馬洛也會有很大的麻煩。

但是司馬洛却閃得很靈活，他輕輕一轉，就轉到了松鶴的右邊，松鶴的兩隻脚，却踢空了。

松鶴連續地吆喝着，轉右邊，又踢出了一脚。司馬洛一閃閃到了他的左邊，那一脚又落空。事實上，司馬洛這一閃，就差不多閃到了松鶴的背後去。

松鶴再發出下一脚，就要作一個近乎三百六十度的大轉身。他就作一個三百六十度大轉身、又向司馬洛發出了一脚。司馬洛又是向右一閃，閃到了他的背後。

松鶴一連發出了幾脚，都毫無功效，實在很不服氣，因此他咬緊牙齒，還是要在脚上逞能，又轉過身去，又向司馬洛發出一脚。

司馬洛還是同樣地閃到了他的身後，並未還擊。

松鶴這樣發出了差不多十脚，司馬洛都採取同樣的戰術，總是閃到他的身後去，引誘松鶴一連轉了十轉，松鶴就不免脚步浮動，有着天旋地轉之感了。

第十一脚，他不再轉了，司馬洛再到了他的背後，他就只是把腿一抬，向後面撐了出去。

司馬洛哈哈一笑，一側身，用手一撥，松鶴那一脚就從他的肩上的空間飛了過去，同一時候，司馬洛的右脚就閃電般飛了起來。

這隻脚尖落到了他的兩腿之間，準確地踢中了那隻軟軟的，敏感的小囊，並沒有用盡力氣踢過去，只是這樣輕輕一觸，巳經夠了。

松鶴發出來的那一些叫聲，就像是一隻豬給一把刀子刺進了身體裏面，他撲向前去，蹲了下來，兩隻手按着胯下，就只是這樣蹲在那裏。

有兩個學生笑出了一聲，又連忙忍住了，到底，這是他們的師父。

松鶴慢慢地轉了過來，臉上的五官都緊縮在一起，而那臉上的顏色就像那堆砂礫一樣，只不過更深一點。

「——這是犯規的！」他吶吶着，以他當時的情形，就是說話也會加深胯下的痛苦的。

「犯規？」司馬洛冷笑道：「打架也有規矩的嗎？我這並不是花拳綉腿，我這是實用的手脚，如果你有興趣，倒可以教你幾招的！」

松鶴想要站直身子，以保持敎頭的尊嚴，但是仍然辦不到。

「我看，你命裏帶小人，所以有人找你麻煩，不好，你叫你的學生們回家去，讓我們詳細談談命理，我給你提供一些消災解難的辦法吧！」

司馬洛這個提議，倒是很受松鶴歡迎的，他現在已差不多完全失去了抵抗力，司馬洛要在他的學生面前怎樣凌辱他都可以的。

松鶴勉強在地上改變了姿勢，成爲了一個日本式的坐姿，兩腿交加在身前，對他的學生們揮揮手：「好了，你們今天先回去吧，明天再補課，我要和這位先生談談。」

那些學生們都感到失望，他們都以爲，他們的敎師是會與這個司馬洛再來一番龍爭虎鬥，顯顯眞功夫的，却想不到就這樣草草了事，不過他們對松鶴的命令，倒是絕對服從的，松鶴叫他們走，他們就走了，他們一個一個都進了裏面去換衣服。

松鶴坐在那裏等着學生們離開，司馬洛則在那裏走來走去，看着武館周圍牆壁上掛着那些照片。那些照片當然都是紀錄着松鶴的威風史的照片了，司馬洛看着，却只是頻頻地冷笑。

松鶴狠狠地瞪着他。松鶴是仍然不服氣的，他仍然認爲，司馬洛剛才那一脚是犯規的，只是取巧的一着，勝之不武。

最後一個學生也離開了，司馬洛轉向松鶴，松鶴站起來，他已站得起來了，只是還有一點點近似腹痛的感覺。

「對不起，在你的學生們的面前丟了你的臉！」司馬洛笑着，「不過，我實在也算是很客氣的了！」

「哼！我要殺死你！」松鶴低低地咆哮道。

「哦！你還是不服輸！」司馬洛吃吃地笑。

「你用卑鄙手段，算不得是什麽英雄！」松鶴一挺胸膛，氣沖牛斗，疼痛已忘記了。

「你似乎認爲你自己就是一流的英雄人物了？」司馬洛冷笑，「難道你就是不會應用卑鄙手段的？」

「這一次，我要把你殺掉！」松鶴作出了攻擊之勢，「然後我把你的屍體放在這裏，明天等我的學生來看看！」

「很好，」司馬洛說：「你一定要玩下去，我也可以奉陪的，不過怕就只怕，明天一身都貼滿了膠布，那時更見不得人了。」

松鶴不再和他說話了，他的兩隻手好像在捲揑着空中一團看不見的麵粉似的。他是正在兩隻手上揮動，接着，他就大喝一聲，一掌向司馬洛的胸前插了過去，他不是用脚，司馬洛是不能够轉到他的身後去了。

司馬洛却有另一個方法對付。這一次，司馬洛的動作則是軟綿綿的伸手在松鶴手上一搭，那隻手看似是軟綿綿的，實在却是蘊含內勁。

司馬洛的手輕輕一撩，他這一掌便溜開了，刺不中司馬洛的身體，他的另一隻手掌，則緊跟着攔腰橫掃過去。

司馬洛仍然是十分之柔軟的手法一撩，他這一隻手，也一樣溜開了。他的左掌溜向了左邊，右掌滑向了右邊，中路便大開，司馬洛提起脚來，蹴向他的腹部，這一脚却是一點不軟，而是十分之硬朗的，虎虎有威地，挾着強大的勁風。

松鶴連忙向後一仰，倒翻了一個跟斗，總算避過了，再站直的時候，他不禁心中暗暗吃驚。司馬洛這究竟是那門的功夫，他可是從未見過的。

實在，司馬洛亦並非于那一門那一派，一定要分派的話，就只能稱他爲「鷄尾派」了，因爲，他對每一門每一派的技擊都有過深入的研究，棄短取長，把每一派的長處取出來，棄掉短處，混合使用，如果單叫他演出一派的招式來，他就縛手縛脚的了，比方說，要他使用空手道與松鶴搏鬥，他就可能全敗下陣來的。

但是，他的混合武功，却是實用而犀利的。

「來呀！」司馬洛伸起了一個手指頭，對松鶴指着手，松鶴又來了，他的兩隻手，又在揑着空中那團看不見的麵粉。

接着他的右手就疾伸出去，兩隻手就像鷄咀似的向司馬洛的兩隻眼睛啄下去，司馬洛側頭閃過，松鶴的另一隻手又來了，好像鐵鏟似的向他肋骨一鏟，司馬洛轉側身子，讓這隻手在空前經過了，但松鶴的攻勢還是未了，他一轉身，兩隻手肘，就連環地撞向司馬洛的身上。

但司馬洛仍然沒有爲他所算，司馬洛是早就料到了會有此一着的，他對空手道的認識並不淺，他知道練空手道的人的幾件天然武器就是手指，手掌，手肘，膝蓋及脚掌，有些甚至頭頂練得像個鐵球似的，每當他們進攻時，他們總是離不開用這幾種天然武器的。

這一連串的手肘撞過來，司馬洛都是用旋轉的身法去躲避，左邊手肘來時，他就轉向松鶴的左邊閃避，右邊手肘來時，他則躲到了松鶴的右邊去閃避。這樣，就是使松鶴的連環攻勢沒有施展得那麽容易了。

如果司馬洛直綫退後，他就可以迅速地連環進攻，但司馬洛這樣採取之字路綫閃避，松鶴就得多轉許多次身了。

同時松鶴的膝蓋，也因而不能同時施用了，司馬洛站的位置，總是不尷不尬的，使他無法暢爲施展。

松鶴雖然開設武館，又是一個敎頭，但他似乎却不是一個一流高手，只是這樣

幾下，他的招式就好像已經用盡了，又要重覆了。

那就是說：他的飛脚又來了。

大喝一聲，他又一脚飛起，踢向司馬洛的面部，司馬洛仍然是用轉圈的方法去應付，松鶴一連發出了三脚，就也一連轉了三圈個子，再這樣轉下去，他是勢必又轉到發暈的。

第四脚，他就不同了，他喝得更響，而整個人都躍了起來，雙脚齊飛地蹴向司馬洛的頭部。

司馬洛好像忽然一漏脚似的，就向後面倒去，躺到地上。但他實在不是失足，而是有意如此的，他一躺到了地上之後，就可以證明這一點了，因爲他的雙脚向上一伸，就撐住了松鶴的屁股。

他也不需要怎樣用力，只是這樣用脚一攔就行了。松鶴本來是預算自己落地的，給這樣一攔，不但大失預算，而且也失去了平衡，就這樣狼狽地在地蓆一摔，發出「隆」的一聲。

這樣毫無準備地摔下來，總是摔得很重的。

他摔在他上，全身的骨頭也像散開了似的，不能够爭取第一時間爬起身來。

司馬洛却很有武士道精神地站在他的旁邊等他起來，當松鶴一站了起身來的時候，司馬洛的拳頭就晃了一晃，松鶴下意識和揮掌撥開，同時另一掌就向他當胸擂了過去。

司馬洛的手柔軟如烟地向他的手掌搭了上去，纏住，一壓，一拖，再一壓，松鶴便失去了平衡，又翻了一個觔斗，「隆」一聲摔在地蓆上。

司馬洛的手法實在難測的，他不屬於那一門派，因此也很難預知他要用一些甚麽招式了。

松鶴給他摔得兩眼翻白，在那裏喘着氣。

「這一次，」司馬洛冷笑着說：「幸而你的學生不在場，不然他們要收回學費了。」

一提起他的學生，松鶴又怒從心起了，他大叫一聲，又跳起身，向司馬洛撲過來，雙掌亂揮，擊向司馬洛，這時他是已經亂了方寸，兩隻手掌，是眞的在亂揮的了。

司馬洛站得很近，他人縮短了距離，使他的手掌施展不出足够的氣力，而他每一掌擊過來，司馬洛是用手掌斜斜地架上了，使他的手掌滑開，就像雨水在雨衣上滑開似的。

這樣撐開了幾掌，司馬洛就覷了一個空，右拳低低的，「蓬」松鶴的腹部中了重重的一拳，眼珠就像要從眼眶跳出來似的，一連退後了兩步，腹部的痛苦使他要把腰身彎下，但他仍極力保持着直立，又擺起了一個防禦的姿勢。

「現在，我不和你說了，」司馬洛說，忽然靈活地跳躍起來。好像一個西洋拳師似的，事實上，現在，他是一變而爲採用西洋拳的方式了，正如上面說過，他是鷄尾派，在搏鬥起來的時候，他是多采多姿的，他的招法可以靈活變化。

松鶴已經有點頭暈眼花，司馬洛跳躍繞着他轉來轉去，他也只好跟着轉，他是必須與司馬洛保持着面對面的，如果用背脊朝着司馬洛，他就會吃更大的虧。

司馬洛跳着跳着，忽然閃電般擊出了一記左鈎拳，這一記的勁力，也許遠遜於世界拳王阿里，但姿勢及步法的美妙，却長得上七分。

「啪！」這一記鈎拳狠而準地擊中了松鶴的右耳，松鶴向左仆出了兩步，膝蓋開始發軟了，連司馬洛在何處也看不清楚了。

他仍然作着招架的架式，但那是沒有用的，司馬洛一跳又跳近了，右拳又擊中了松鶴的腹部，松鶴彎腰，司馬洛左拳掀上去，擊中了他的下頷。

松鶴打着轉，撞到了他的演武廳的一個角落，嘴角淌着血，耳朵也淌着血，他是已經處於必敗的地位了，完全沒有反抗機會，但他仍然不肯放棄，他仍然勉強地爬了起來。

司馬洛跳躍着上前，等他一站起，拳頭又揮過去。

松鶴已經不知道拳頭是從何而來的，只是覺得一大團黑色擊中了他的眼睛，他又打了一個轉，仆倒在地上，這一次是像一隻烏龜似的仆在那裏。

他看見司馬洛那雙發亮的皮鞋又走近了他的面前來，那隻皮鞋提後。

「不——」松鶴叫道：「我——我不要！」

如果司馬洛那隻堅硬的皮鞋尖再在他的臉上踢一脚，那他可眞是吃不消了。

司馬洛那隻皮鞋放回地上，吃吃笑：

「我是一向慈善爲懷的，人家求我，我就網開一面，只要你肯求就行了。」

松鶴慢慢地翻轉過來，他像一隻烏龜一樣痛苦地翻轉過來，坐了起身，朝着司馬洛，中拳的那隻眼睛，變得又藍又黑，起碼兩個星期之內，他不會有面目對他的學生了。

「司馬洛……」松鶴喘着氣：「你……和我究竟有什麽過不去？」

「現在，你大概不會有心情說謊了，」司馬洛說：「很好，讓我告訴你吧，松鶴，我本人和你沒有什麽過不去，我只是想找本田，松鶴，我要你告訴我，本田他在那裏？」

「本田？」松鶴惘惘然地看着他，「誰是本田？」

「媽的，」司馬洛狠狠地瞪着他：「你又不說老實話了！哼！我不高興人家不老實。」

松鶴震了一震，他很害怕司馬洛會再來一脚一拳。

「本田在那裏？」司馬洛問。

「我——我不知道，」松鶴苦着臉，「我——已經和他脫離了，我已經許久沒有見他，我——也不知道他現在是在幹什麽。」

「你倒很會說話，」司馬洛說：「一切都推得乾乾淨淨了。」

「這是眞的。」

「你現在就只是以敎空手道爲生了，」司馬洛皺着眉頭：「這不合邏輯的，這也算是一門正當職業了，但是你却不是做正當職業那種人。」

「眞的，」松鶴哀鳴道：「我已經改

邪歸正了。」

司馬洛仰天大笑了起來說：「你眞會講笑話，你改邪歸正？」

「這是眞的。」

司馬洛回頭望了一眼演武廳一邊牆壁上掛着的那隻大鐘，搖搖頭。「你是在浪費你自己的時間，松鶴，我只預備了十分鐘時間問你，如果十分鐘滿了，我仍然不知道本田的下落，那麽——現在已經差不多五分鐘了。」

松鶴又顫慄了起來：「我是眞的不知道！」

「你以前是他手下的得力份子，」司馬洛說：「我知道本田有一種特別的習慣，就是鄉土觀念很重，他喜歡任用日本人，我也知道，他現在是正在進行一件大事，我不知道是什麽事，總之是一件大事，當他做大事的時候，他總是用日本人爲主角，你能告訴我，你沒有份兒嗎？」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麽？」

「本田以前失敗也就是失敗在這裏，」司馬洛說：「他只信用日本人，人家要注意他，只要注意日本人就行，目標太明顯了。」

「我……和他已經脫離了關係。」松鶴說。

「我有辦法使你說話的，」司馬洛說：「你在這裏不說，我可以抓你同去！」

「你到底是什麽人，警探？」松鶴恐懼地問。

「說我是警探，這是一種侮辱，」司馬洛說：「我比警探大一點，警探做事常常需要依法律行事，我就不需要，譬如，一個警探不能像我剛才那樣打你，我却是能的，此刻，我們還有一種針藥，注射了之後，你會把你所知的一切說出來，但這之後，你的神經就完全壞掉了，你會變成一個白痴！」

「不要——」松鶴哀鳴着。

其實司馬洛那一句也不是眞話，那種什麽藥的確是有的，但他們C組並沒有應用過，除了這是太不人道之外，也因爲並沒有絕對把握，不同的人體質，對藥品的反應也是不同的，這個人在接受注射了之後，很可能沒有機會說出心中的機密，就變成了一個白痴，這樣，就失去了一個活口了，但用來嚇人，倒是很有份量的。

「總之，」司馬洛說道：「我對你的答覆很不滿意，本田開空手道館，你也是開空手道館，這其間一定是有着很密切的關連。」

松鶴沉默着，頭低了下去，也許，他現在是正在作着愼重的的考慮了。

「時間已經不多了。」司馬洛指指那隻大鐘，「紅針再走兩圈，我就去打個電話叫人來。」

松鶴這個人，也許做壞事做得太多了，以爲任何人都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得出來的，他居然深信，司馬洛是會把他帶同去，給他注射那種針藥的。

他也看着那隻大鐘，注視着那支紅色秒針的移動，考慮了一番，終於嘆了一口氣，道：「好吧！司馬洛，我給你看一點東西。」

松鶴這樣容易屈服，這倒使司馬洛覺得有點意外，他以爲他是起碼還要再在他的身上花上半個鐘頭的，而他也預備花這半個鐘頭。

松鶴向他的演武廳那道連內部的門口走去，一面說：「你在這裏等我。」

「不，」司馬洛搖了搖頭，笑了起來，「我和你一起進去好了，現在，我們的關係已經是很密切，我們是應該形影不離的。」

松鶴聳聳肩，繼續前行，司馬洛跟着他，但是跟得不太遠，只是跟在他的後面三兩步。

因此，當松鶴閃電般從門口旁邊那兵器架上抽出了一把短劍時，司馬洛仍然有時間跳後。

那是一把寒光閃閃，極其鋒利的日本短劍，大約有一呎長，司馬洛奇怪，松鶴怎麽不把一把長的劍抽出來呢？」

那座兵器架上還有好幾把較長的劍，有些還是劍鋒長達三呎的東洋劍，如果拔出一把這樣長的劍來，威脅力不是比較大嗎？」

總之，無論是長劍好，短劍好，那都是無力威脅司馬洛的了，因爲現在，司馬洛的手中已經出現了一把手槍，這把手槍，好像魔術一般出現在他的手中，拔出來拔得很快，只見他的手在衣服下面一閃，槍便出來了。

司馬洛冷冷地說：「你還要玩嗎？朋友，可惜我却沒有心情和你玩了。」

松鶴的劍無論多麽快，多麽犀利，也敵不過他的手指在槍機上一扳的。

但松鶴並不是和他玩，松鶴的距離玩的字遠得多了。他的行動，是大出司馬洛的意料之外的，他的劍在手中倒轉了，變成刀尖朝着自己，嘴巴裏用日文叫喊了一連串不知什麽。

接着，他的刀子就迅速地在自己的腹部做了幾個動作，鮮血直噴，噴得那麽多，簡直像是假的一樣。

然後，松鶴就向前仆倒了。

「我的天！」司馬洛低聲叫着，呆在那裏了。

松鶴仆在地上，眼睛仍然睜起來，怒目看着司馬洛，而血繼續在他的身下散開，就像開了水喉似的。

「我的天，」司馬洛再說，一時，他只是站在那裏不能動，因爲，他必須極力忍耐着不嘔吐出來，如果他動，他可能要嘔吐了。

松鶴的咀角也有血流出來，然後，他露出一個慘淡的微笑，說：「司馬洛，現在，你不能逼我了。」

司馬洛不錯是不能夠再逼他了，人已經快死了，還有什麽好逼的，而且他拿着槍也是沒有用的，他怎能夠制止一個人自殺呢？

他知道日本人有切腹的傳統，但那是古代日本武士的作風了，他怎能想得到，現在也還有人做這種事情，豈有此理的日本人，他們的一切都日新月異，趕得上時代，有很多舊東西也願意摒棄，就是那不值一錢的武士道精神，仍然拚命保留着。

天殺的本田，他喜歡任用日本人倒不是沒有好處的，日本人會拚命爲他守秘密，現在，秘密要隨松鶴而逝了，而司馬洛却是毫無辦法的。

松鶴還想說些什麽，已經說不出來，他的眼睛一翻白，便死去了。

司馬洛搖了搖頭，說道：「你們這些傻瓜。」

他並不想殺松鶴，也絕對不希望松鶴死掉的，但是松鶴已經死掉了，他看了松鶴一眼，聳聳肩，匆匆走到門口去，把大門的門閂下了，他並不是趕着離開，而是不想再有人進來。

他在這裏，是還有一些事情要做的，松鶴還有一些值得利用的地方，人雖死了，但他仍有東西遺下來的，這裏是他的家，他一定有些遺物，也許，這些遺物可以代替他說出他說不出來的話。

司馬洛關好門，就進入了松鶴想進去的那個走廊門口。

裏面果然就是松鶴的睡房了。

松鶴是一個獨身漢，從他房中堆着的那些凌亂的衣服就可以看出來了，而且，那間房並沒有什麽女人的東西，而且，司馬洛也知道，他是沒有女人的，也許有情婦在外面，但是這裏却沒有女人的。

案頭有一大叠文件，都是用鷄皮紙袋裝着的，司馬洛自然就首先搜這一叠文件了，但是，當他把第一隻信封打開着的時候，他却有點失望了，因爲，那隻信封裏面裝着的，並不是什麽重要文件，而是一本雜誌，那種男人和女人一起糾纏不清，而衣服穿得很少的雜誌，有些人，找到了這樣一本書，也許會感到如獲至寶，但是司馬洛却並不是如此，他並不是來找尋消遣的，他是要找一些有價値的資料，而目前，這些對他來說並不是有價値的資料，他再打開下一隻鷄皮紙袋。

這隻鷄皮紙袋裏面並不是一本雜誌，而是一叠照片，也是同一類的照片。

以下那些其他的紙袋裏也是如此，松鶴顯然是一個好此道者，然而這樣一搜，却花去了司馬洛不少時間，終於，他把那些鷄皮紙袋都查遍了，並沒有找到什麽。

接着，司馬洛那靈敏的耳朶，聽到了外面的演武廳中傳來了一點異聲，好像是偷偷摸摸的脚步聲。

他停下來，傾耳而聽，那聲音又沒有了，司馬洛頸項上的汗毛豎了起來，他知道這必然不是松鶴發出來的聲音，因爲松鶴已經死了，死人司馬洛見過不少，他知道松鶴這樣子的死人 再活過來的機會是相當微的。

那麽，那是誰在外面？

司馬洛一閃身，悄悄地走了走廊中，他頸背上的汗毛，此時就豎得更直了。因爲剛才，那度浴室的門是半掩着的，而現在却已完全打開了。他的記憶力極好，他是不會記錯的。

很明顯地，剛才是有一個人在浴室裏的，而當司馬洛在松鶴的睡房裏搜索的時候，這個人就離開了睡房，到了外面的演武廳中去。

這也即是說，那人是曾經經過松鶴的睡房門口的，這就是使司馬洛頸背上汗毛豎起來的原因了，這個人既然曾經經過門口，那是可以向他暗算的。

司馬洛一跳跳出演武廳中。

一個女人就在演武廳中，正在企圖把那門閂拉開，一個很美麗很年輕的女人，美麗得使司馬洛感到意外，他想不到在這個場合裏也會出現一個這樣的美人。

她的身上穿着一套很新潮的套裝，一件無袖短褸，一條寬脚的牛仔褲，那種料子，也是時下最流行的料子，那種起毛的牛仔布，有點像麖絨的那一種，顏色是墨綠色的。很合身，很緊窄，充份地顯出她有一副好身裁的，尤其是當她由背面向着他的時候，更可以看到她的臀部却是彈性而渾圓的，有點像兩隻皮球。

她正在盡可能悄悄地要拉開那門閂，並不知道司馬洛已經出來了。

直至司馬洛柔聲地說：「你要到那裏去？」

她簡直跳起了二呎高，一隻手中拿着百貨公司的膠袋，則丟到撞着天花板了。

她用背抵着大門，臉上的顏色，變成了和她身上那一套衣服差不多了，那即是說，變成了綠色。她全身都在發抖着，但她仍然很美麗。

「不……不……」她在哀鳴着：「不要……」

「不要什麽？」司馬洛問着，一面上下打量着她，很美麗，頭髮長長的，有一雙很大的眼睛，睫毛不長但是很鬈曲，腰很細，胸部高高地挺起着。似曾相識，不過司馬洛却又馬上可以肯定，他是並不認識她的。

她瞥了松鶴的屍體一眼，當然她的意思就是，不要殺死她。

「但我並沒有殺死他。」司馬洛說。

「請……請讓我走吧，」她哀求着，「我……我又沒有犯你！」

司馬洛微笑：「我倒很有興趣跟你談談，松鶴已經死了，不能和我談，只剩下你了。」他向她走前一步。

「不要，」，她又叫着，一隻手伸到後面去要把門閂拔開，但是在慌亂中，她的手一點也不聽話，她的手指，就像已完全無力了。

司馬洛走前兩步。

她放棄了拔門閂，轉了過來，對着司馬洛，擺出了一個迎敵的姿勢，一個柔道的還敵姿勢！

司馬洛笑了起來：「很好，你想玩玩，我就和你玩玩好了，希望你比松鶴更高明。」

他再走前一步，她就出擊了，一掌向他當胸擊過了，免不了跟着一聲大叫，但她叫得不夠勁，而那一掌也擊得不夠勁，她並不是一個比松鶴高明的高手！

司馬洛向旁邊走了一步，那一掌就給他閃過了，跟着又是一脚向面部踢過來，和松鶴一模一樣的招式。

司馬洛的手一伸，就把她的脚踝抓住了，她這一脚踢了上去，就收不回來了，司馬洛的手好像鐵鉗一樣鉗住了她這隻脚，不論她怎樣用力，都拔不回來，這使她急得連眼淚也淌出來了。

但她的奮鬥心也倒眞強，跟着，她嬌叱一聲，另一隻脚也飛了起來，再向他踢過來。

這時，司馬洛却放她了，把先前那一隻脚輕輕一托，就放了手，這樣，她的第二隻脚根本就沒有機會踢到，她的身子失去了平衡，打了一個轉，便「隆」一聲摔

在蓆子上。

這下，她的眼淚是眞的淌出來了，全身的骨頭像都散開了似的，動也不能動。

「你——究竟想怎樣？」她哭着問。

「我已經說過了，我要跟你談談，你却動手打我。」司馬洛仍然微笑着：「現在你還打不打，沒有興趣打，我們就談談吧！」

她只是哭，而沒有做聲，她當然是沒有能力再打的了。

「好了，」司馬洛說道：「現在先告訴我，你是誰吧？」

「我是——馬新心——」

「很好聽的名字。」司馬洛說：「馬新心是誰？你是松鶴的女朋友嗎？」他問着，帶幾分羨慕的，如果這個是松鶴的女朋友，松鶴眞是艷福不淺了，有這樣的女朋友也肯切腹自殺，他的勇氣眞是可嘉之至。

「不是！」馬新心連忙否認，「我只是他的一個學生。」

司馬洛忽然記起了，不錯，她就是剛才那二十個男女學生的其中一個，剛才每一個都是穿着那種白色制服，所以不大注意，但他是有點印象的。

現在一個人，印象就深刻一點了。

他走過去把她那隻膠袋拿起來，裏面果然是裝着一套白色的空手道制服，練過武之後她就把制服換下，裝在膠袋裏拿走的，大家都是這樣。

膠袋裏還有她的錢包，錢包裏有她的身份證。

她的身份證上的名字也是一樣的，馬新心，二十一歲，剛剛是自主的年齡。

司馬洛有點兒失望，但是接着又皺起了眉頭看着她。「馬新心，」他說：「人人都走了，你還留下來幹什麼？」

馬新心還想爬起來，但還是爬不起身，她吶吶着：「我——我只是好奇心，想看看究竟發生甚麼事，所以我換了衣服之後就躲在浴室裏，沒有跟他們走。」

「唔，」司馬洛說：「你的好奇心可眞重，但是，好奇心重，並不是一種好習慣。」

「我不知道會這樣的。」馬新心用手背揩着眼角的淚，一面也極力忍着，不讓淚水再淌出來，「我——你現在放我走吧，我不想再管這件事了！」看到一個人死了，這個可能從來沒有見過死人的女郎，可怕得要命了。

「現在要走，可沒有那麼容易了。」司馬洛搖着頭說。

馬新心極力忍着的眼淚，又流出來，「你——你究竟想怎樣？」

「我剛才和松鶴說的話，你也聽見了的。」司馬洛說。

「我我——，聽得不大明白！你——想要怎麼？」

「你聽見了的！」司馬洛說：「我是要找一個叫本田的日本人，你可知道，這個本田是在何處嗎？」

「甚麼本田？我根本沒有聽過這個名字，松鶴的事情，我是大不清楚的。」

「你也聽到我說我是甚麼人了吧？」司馬洛問。

「你是——你是一個——一個間諜？」馬新心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忽然，她因爲有機會接觸到一個從間諜小說裏走出來的人物而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了。

「可以這樣說。」司馬洛說：「但我是一個專門對付壞人的間諜！」

「松鶴，他還不算太壞吧！他又不是黑社會，又沒有做過甚麼壞事。」

「最近是沒有的。」司馬洛說：「但是以前，哼，你也聽見剛才我說他的前事的，如果我說的不是眞話，他怎會那麼着慌？」

「唔，」馬新心想了一想，「他倒是顯得很心虛的！」她終於爬了起來，而現在，司馬洛澄清了身份之後，她也沒有那麼害怕了。至少，她知道司馬洛是專門對付壞人的，她不是壞人，就不怕了。

「來，進來。」司馬洛向她招招手，領先走進走廊裏去。

馬新心不得不跟他走進去，由於司馬洛拿着她那隻膠袋，也由於她不想和一個死人在這外面。

他們又進入了松鶴的房門裏，司馬洛指指松鶴的床：「你在這裏坐下來。」

馬新心又有點吃驚了，一個男人，叫她坐在床上，「你——想怎樣？」她吶吶着問。

「我還沒有搜完這個地方，」司馬洛說：「我又不想你走掉。」

「爲——爲甚麼不放我走呢？」

「因爲妳還有用處。」司馬洛說：「一會兒，我還要跟你談談！」

馬新心只好在床邊坐，司馬洛很仔細地搜索那間房間，但是，結果也搜不出甚麼來，松鶴的房間裏連信也沒有一封，因爲他在日本是沒有家人的，只有那種書却是琳瑯滿目。

馬新心好像一直忍着甚麼似的，終於，她忍不住了，說道：「你試試那鏡子後面。」

「甚麼？」司馬洛皺眉看着她。

「唔——鏡子後面可能有點東西的。」馬新心指指牆壁上掛着那一面圓形的鏡子。

司馬洛把鏡子推開，那後面果然是有一隻入牆保險箱的門，他回頭望着她，說：「你怎會知道的？」

馬新心的臉有點紅。「我——我的好奇心重，有一次我上洗手間去時，看見松鶴正在把鏡子推開！」

「唔，」司馬洛說：「你的好奇心，又有沒有使你知道開箱的號碼呢？知道了號碼，就用不着花那麼多的時間。」

馬新心又欲語還休的，但是終於又說：「你去掀掀那案頭日曆看看吧，有一次我看見松鶴弄了一會，又去看看日曆！」

司馬洛過去把那案頭日曆翻了一遍，在最底下的一頁找到一個七個位的數目，他姑且依照這數目字去扭動保險箱上的號碼鎖，保險箱門果然開了。

「幹得不錯。」司馬洛說，就把保險箱門打開了，向裏面窺望一下，裏面放着鈔票，司馬洛把這個取了下來，放在桌上打量了一下，點點頭。「唔，大約有兩萬元。」

「他有這麼多錢？」

「我看這是準備逃亡的盤纏。」司馬

洛解釋着：「這種人，不知道甚麼時候走，要走時到銀行提欵也來不及，所以身邊一定得準備着一些現錢的。」

他把保險箱內另一件東西取出來，那却是一張圖畫，是一張大約丁方二呎的圖畫，是在一幅白色的絹子上，用黑墨，以急勁的綫條畫了一個抽象的太陽，放射形的綫條代表太陽的光綫，而太陽的中間有一張小小的猙獰的臉譜，那則是很工整式的圖案式臉譜，但不是畫上去的，這可以說是一張畫，但也可能是一面旗子。

「這是甚麼？」馬新心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但是，這是某一種標誌，與太陽有關的。」

「太陽？」

「日本人最重視太陽了，」司馬洛說道，「他們的國旗是太陽旗，而他們的國家名字，日本，也即是太陽之本，你明白嗎？」

「哦！」

司馬洛把那幅古怪的圖畫摺好，當手帕似的放進衣袋，那些錢他則放回保險箱內，把保險箱門關好了。

「你——不拿走嗎？」馬新心說。

司馬洛瞪了她一眼，說：「你以爲我是强盜嗎？好了，現在告訴我，還有甚麼秘密地方可以找的嗎？」

馬新心聳聳肩道：「我不知道了。」

「現在，」司馬洛說：「讓我們來談談松鶴的事情吧，譬如，他生前常做些什麼，見些什麼人之類。」

馬新心皺着鼻子：「我們一定要在這裏談嗎。」

「唔，對了。」司馬洛說：「我們到別處去吧，可以找一間咖啡館坐坐。」

「那好得多了。」馬新心說。

× × ×

司馬洛和馬新心就到了街口的一間咖啡館去，在那裏和她一起談了接近一個鐘頭。她所知道的有關松鶴的一切，她都說出來了，可是，她知道得並不太多，她說松鶴的學生是每星期上課一次的，但是每天都有課，因此總共就有六批學生了。

其他的學生她並不認識，很可能其他的學生之中有些可疑的份子也說不定，不過，她這一批學生則全部都是正當人，這一點她可以保證，她是一個好奇心很重的人，所以，她對她的同學們，也知道得比她應該知道的多一點了。

「唔，」司馬洛點着頭，「這間空手道館，可能根本就是一個聯絡的機關，如果有甚麼人需要經常聯絡的話，他們以空手道學生的身份來這裏聚集，那是最好不過的了，」

馬新心只是聳聳肩，在這方面的猜想，她是當然沒有能力去作司馬洛的顧問。

司馬洛又自言自語地說道：「松鶴的身上，一定是有一些相當重要的秘密的，如果不是這樣，他就不會自殺了。」

「但是，」馬新心像是有點可惜之感地，皺起了眉頭看着他，「現在松鶴已經死掉了，你就查不出甚麼來了。」

司馬洛却露出了一個得意的微笑。「這倒不一定，松鶴雖然閉了咀巴不肯說話，他却等于告訴了我一件事情，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馬新心說。

司馬洛聳聳肩道：「很簡單，他如果知道一些重要的事情，那就表示，其他教空手道的日本人，也知道同樣的一些事情了。」

「這個本田還有很多手下都是在教空手道嗎？」馬新心問。

「我知道他的幾個手下都是如此的。」司馬洛說：「我可以去找他們！」

「你又去替他們看相算命？」馬新心做了個鬼臉道。

「可以說是的。」司馬洛微笑。

「你知道的有幾個？」馬新心問。

「例如長谷熊本啦，大木尾啦，等等，」司馬洛說：「不過，他們各人分散在不同的城市，我要找他們，可也要跑得很辛苦。」

「我有一個要求——」馬新心畏縮地，「不過，又不知道你會不會答應——」

「你有甚麼要求？」司馬洛問。

「我要跟你一起去！」馬新心說，她的咀唇，任性地緊閉着。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說：「你怎能放下工作，跟我到處跑？」

「我並沒有工作。」馬新心說。

「那麼，放下學業更不行了。」

「我也沒有唸書。」馬新心又做了一個鬼臉，「大學已經唸完了，沒有甚麼書好唸了。」

「那你在幹什麼？」

「我已經說過了，」馬新心說道，「我並不是在做事！」

「但是，」司馬洛說，「你用不着吃飯嗎？」

馬新心又做了第三個鬼臉：「這個世界上，有些人是不需要爲了吃飯的問題而發愁的，譬如，假如這個人的父親有很多錢，她就不需要担心了。」

「你就是這樣終日無所事事？」

「我就是正在找事做，」馬新心說，「找一些奇怪的，值得做的事情，我要經歷一下人生。」

「你剛才已經經歷得夠多，」司馬洛吃吃笑：「害怕得差不多要進瘋人院！」

「所以我認爲我是值得跟着你走的。」馬新心說：「跟着你，我可以經歷到許多人沒有機會經歷到的事情！」

「不！」司馬洛說。

「難道你說你的工作不算是多姿多采的嗎？」馬新心說。

「別裝傻，」司馬洛嚴肅地道：「我的意思是不行，你不能跟着我。」

「爲什麼？」

「我的工作，不但多姿多采，而且危險性也很大。」司馬洛說，「隨時隨地都可能丟掉性命，只有我這一類能保護自己的人可以做！」

「我也可以保護自己。」馬新心說：「松鶴說我的空手道是班中第一名的。」

「我敢打賭，每一個都是第一名。」司馬洛說：「他是在騙你的學費吧了。」

「但你呢？」馬新心委曲地指着他，「你可以保護我。」

「我不一定有空保護你。」

「就是你沒有空保護我，我也不怪你的。」馬新心按着他的手。（未完・二）

鐵胆傲骨

奪回太極鏡　失去好匕首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上官娥已死去，「恨天姥姥」告訴石中堅，上官娥是被「關外二叟」殺死的，接着「恨天姥姥」又去追趕「關外二叟」……石中堅趕去「草廬」時，只見那老者已危在旦夕，老者拚着最後一口眞氣傳授了石中堅三招絕招，並要求石中堅爲他除去「潛鯨島」島主飛鯨郞君和另二位師侄，但老者才傳授兩招，第三招來不及傳授，便已撒手塵寰；石中堅要爲他安葬，突然被人迅快奪走屍體，那人身法奇快，一閃卽失，石中堅下決心去追趕，突然「飛鯨郞君」和他兩名師弟出現眼前，「飛鯨郞君」逼石中堅交出「雙客迷踪秘笈」，石中堅不依……

這個窮兇極惡的武林高手，在此暫短的一瞬間，已喪命在石中堅由那老者所傳授的獨步武林、詭譎凌厲的秘笈「鬼使神差」的一招之下。

石中堅沒有想到，自己施出這招「鬼使神差」竟如此的厲害，使「勾魂手」會這樣一聲不響地遊魂於掌勢的銳鋒之下。他以爲自己在夢幻之中，不由呆楞地凝望着死狀甚慘的「勾魂手」屍體。

「飛鯨郎君」與「蝕骨居士」此刻，均似駭破了胆一樣，痴痴地瞧着石中堅。

石中堅決定要把他們三人一齊擊斃於此，以了却那老者所托之遺言，他仰首一聲狂笑，右足尖迅快地向外一劃，修長的身軀，突然向「蝕骨居士」停身之處疾欺過去。

倏地，只聽石中堅厲聲喝道：「蝕骨居士，你也去陪葬吧！」

喝話聲中，他猛地手腕一翻，一招「反掌折枝」，拍向「蝕骨居士」胸前的「膻中穴」。

這驟然出手的一招，快如閃電，疾若迅雷，眨眼之間，已然拍至「蝕骨居士」胸前的「膻中穴」一尺之處。

「蝕骨居士」適才被石中堅一招絕學，驚得楞住，驀地裏，只覺一股勁風，逼向身來，他大吃一驚，本能地用手向上迎去。

石中堅見他用手來迎，冷冷一哼，又加重了三成功力，奮力推出，同時，左手食中二指一並戳向「蝕骨居士」的「命門穴」。

這二招簡直配合的天衣無縫，頓聞一聲「悶哼」，「蝕魂居士」整個身子，飛出一丈之外，摔在地上，暈厥過去！

石中堅哈哈一聲狂笑，縱身一躍，飛身撲向「蝕骨居士」倒臥的身子，雙掌平胸，推出一道綿綿掌力，口裏喝道：「蝕骨居士，明年今日即是你的祭日！」

驀在此刻——只聞一聲斷喝，「飛鯨郎君」揚手一掌，遙遙擊來，迎着石中堅推向「蝕骨居士」的掌力撞去——

頓聞「波」的一聲輕響，石中堅的雙肩一陣晃動，但却沒有移動半步，而「飛鯨郎君」在兩掌接實後，也紋風未動，這一下，兩人的功力就分出高下，石中堅確實要比「飛鯨郎君」略遜一籌。

「飛鯨郎君」縱身躍至「蝕骨居士」身側，探手一摸心口，他不由大吃一驚，原來「蝕骨居士」已然氣絕身死了！

「飛鯨郎君」雙目中射出兇燄的煞光，掃了石中堅一眼，厲聲喝道：「小子，今日你連斃我兩位拜弟，老夫定不與你甘休！」

言畢，他怪吼一聲，雙臂畢聚全身功力奮力揮出，但見他雙掌舞起漫天掌影，有若絲網般，交織而出，招招擊向石中堅周身要害。

石中堅如今已學會了那老者所教授的兩招，他見「飛鯨郎君」出手襲擊自己，劍眉倏揚，星目暴出一股冷酷駭人的寒煞，仰首一聲震撼山岳的厲嘯響起！

石中堅嘯聲甫出，雙臂一陣輕拖疾掄，身軀頓時若一團綿絮飄起，只見他上身一傾，投入「飛鯨郎君」發出似海的凌厲勁氣中。

就在投入凌厲的勁氣中的一刹那，他雙手向外遙遙推出一掌，只覺一股綿綿的無形力道脫手而出，他已施出那老者傳授他的第二招。

「嘶！」地一聲輕響。

一縷黯淡的影光，閃電似的，透過對方的勁氣，疾速襲向「飛鯨郎君」的「天樞」重穴。

「飛鯨郎君」，乃當今天下武林的可數高手，武功之高，放眼江湖武林，已難有人能夠與他頡頏。

但是，他一見石中堅又施出此詭譎奇

絕的蓋世秘笈，不禁驟然色變，他的身軀，再不敢緩慢滴溜溜一個曼妙旋轉，便欲飄身出去。

要知這招絕學，乃是東海「潛鯨島」的鎮島之寶，精奧深博，幾乎網羅了天下武學的精華。只是石中堅現在還未全部悟解其中的奧妙之處而已。

雖然，石中堅對此招，還不能巧妙的運用，但此刻施展出來，倒也眞個非同小可。

又是「波」的一聲。「飛鯨郎君」的身軀，吃這一招無形的力道，擊得向後飛出去一丈之遠，體內感到一陣氣血的翻湧，立時張口噴出一道血箭，臉色變得很慘白！

「飛鯨郎君」萬未料到，自己如此迅快的閃避，也不能完全躲過此招。

他此刻濃眉倒豎，煞氣畢露的逼視着石中堅。

石中堅冷冷一哼，冷冷道：「飛鯨郎君，你未想到你也會有今日吧？」

他話說至此，哈哈一陣狂笑，又道：「在你臨死之前，我把話說清楚，我所以要把你們一齊擊斃，這完全是你們師叔托咐於我的，而殺死你們的這兩招，也是他傳授於我來專門對付你們的！」

「飛鯨郎君」只感內腑一陣陣的劇痛，似乎五臟六腑已被擊得離了位置，他知道自己一定沒有救了，率性闔上雙目，不言不語。

石中堅見他這副樣子，冷冷道：「你尙有何遺言，快說吧！」

「飛鯨郎君」隔了半響，倏然一睜雙目，仰天一聲怪嘯，嘯聲顯得淒涼，孤寂，直響雲霄。

嘯音一落，他狠狠道：「老夫情願自殺，也不願死在你這小子的手中。」

石中堅聞言感到一楞，暗暗忖道：「眞不愧爲一島之主，尙頗有志氣！」

他心念之間，終於開口言道：「這樣也好，你快動手吧，在下沒有時間於此久等。」

「飛鯨郎君」輕輕嘆息一聲，右手一揚，朝自己頭上「太陽穴」拍去，頓聞一聲輕微的「悶哼」，他的身軀「噗通」一聲，栽倒於地，一條幽魂，也隨着「勾魂手」，「蝕骨居士」而去。

石中堅望着倒在地上的三條屍體，幽幽地嘆了一口氣，躍身朝前縱去。

這時，黎明的光明，由東方雲層中散出，顯得霞光燦爛無比！

約莫有一盞熱茶工夫——

石中堅感到身軀有着些微的疲困，他不由放慢了脚步，緩緩踱着。

倏然——一聲輕微的哭泣聲由附近傳來，石中堅吃了一驚，心裏暗忖道：「此處一片荒涼，偏僻難尋人跡，何來哭泣之聲？」

心裏疑惑着，但仍然好奇地舉步朝發聲處奔去。

不消半刻，他已來到了一棵大樹之下，他霍然停下步來，凝神靜聽，只聞那哭泣之聲，正發自一丈之外——

他探首望去，只見一個身着黑衫，頭上蒙着一塊黑色紗巾的人，趺坐在一個新築成的墳地前，默默地哭泣着。由於那人背着他，故石中堅看不清他到底是誰，也分不出他是男是女？

石中堅不敢貿然走向前去，只輕輕地隱着身子，留神注意那人的行動！

倏然——那人挺身站起，石中堅駭了一跳，只覺那人的背影似是熟悉，不知在何處見過，此刻，只見那人忽然仰首一聲震撼山岳的清嘯，嘯聲中夾雜着無比的淒涼，悲痛，使人聞之，不知不覺地悲從心起！

那人在嘯音一落之際，雙肩微晃，如一陣清風，一閃即失，身法快得使人難以想像，直若黑夜流星，劃空一掠。

石中堅看得呆住，他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自言自語道：「天下還有這等快速的身法嗎？」

他呆立了半晌，倏地被一聲鳥鳴驚醒，他不由暗自好笑，道：「自己怎麼最近變得如此糊塗，人都走了，還站在這裏發什麼楞！」

思忖間，身形展步，直向那塊新墳瀉去——

他身形奇快絕倫，急速如風，眨眼之間，已來到那墳地之前。

他忙舉目朝石碑上瞧去，使他驚駭不已！

×　　×　　×

原來石碑上寫着：「東海潛鯨島第十代弟子——梅骨羽士之墓」這樣十六個不大不小的字跡！

字跡顯得剛猛有勁，深入石內一寸，清晰異常，顯然是由人用着一種極雄厚的內力貫注於手指尖上，再摻和「金鋼指」法寫下來的。

石中堅不由爲這人功力之深，感到吃驚不已，他暗自忖道：「這人的功力之深，放眼武林江湖，大概已無人能與其頡頏的了！」

倏然，石中堅一雙眼神凝視在「梅骨羽士」四個字上面，他疑惑地道：「這所新墓埋的人，不知是不是傳授自己絕學的那老者，唉！我也眞糊塗，沒有問他的名號……不過，這石碑刻着有『東海潛鯨島』這幾個字，大概這埋在地下的人，就是那老者……」

石中堅愈想愈覺得沒有錯，他不由拱手對墳墓一禮，喃喃自語道：「老前輩，你安息吧！你的遺言，晚輩已然完成，至於青兒，我一定會把他當做師弟一樣看待，晚輩要就此告辭了，等晚輩事情辦完了，一定會再到這裏來陪伴你的……老前輩，再見！」

他說完話，傷心地滾落數滴熱淚，轉身朝前奔去——

此刻，秋陽當頭，晒得人格外感到悶熱不安……

石中堅也覺得有點受不了，他舉目朝四周環顧着，以期發現一些可以用來遮陽之物。

但，四野一片荒僻，僅遍地散佈着野花青草，連一棵稍微大的樹都沒有，要不然，就是光禿禿的沒有葉子。

石中堅心裏有點急了，他脚上一加勁，如飛朝前縱去，就這樣，又約莫過了半盞熱茶工夫。

驀地裏——

半里之外，出現一片蒼林，蒼林中，隱約現出一抹黑影，極目審視，頗似一座寺觀，石中堅心下一看，猛提一口眞氣，雙肩微晃，人已像流星般疾射而出！

不到盞茶光景，那抹黑影，業已清晰地顯露在石中堅的眼前，果然是座寺觀。

石中堅毫不猶疑，脚下墊勁，身形如淡烟一縷，裊裊上升，瞬刻進了院中，原來這是一座曾遭火焚的古廟，祇有前殿完好如故，前殿以後，祇剩下一片瓦礫場。

石中堅滿意地一笑，選了一個清潔地方而坐，雙目一闔，開始運功行氣，以調養氣血。

他這一抱元守一，立時靈台方寸之間，一片白淨，聽覺比平時要靈敏很多，尤其在，此萬般俱寂的氣氛中，可以聽見十丈之遠的聲響。

他打坐調息了一陣，倏然——一陣脚步聲，由遠處遙遙傳來！

石中堅雙目微微睜開，掃顧了四周一眼，心裏暗道：「這些人大概也是爲着找一處陰凉的地方而來。」

他有此一心念，故若無其事地仍然盤膝坐在地上，神情之間，顯得十分的悠閒安靜。

這時，那一陣脚步之聲，愈來愈接近了，由此，可以證明，來人身法是快捷無比……

石中堅並沒有因此而感到吃驚，他心裏此刻存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主意，所以他又重新把雙目閉了起來。

片刻之後，石中堅只覺一陣衣袂飄風聲響，他不由好奇地睜開雙目，只見兩條人影，劃空流矢般，聯袂飛向後院。

但看兩人快速的身法，已知來人身負絕世武功。

石中堅下意識地一翻身，隱入一處比較暗的角落，由牆隙間，望向後院，這一看，使他大吃一驚，忖道：「這兩人不就是在『玄冰潭』欲搶奪『太極金鎖』的『血手眞人』與「六陽神』兩人嗎？」就在他正在驚異中，突然聽「六陽神」冷冷說道：「閣下對那東西準備如何處治？」

「血手眞人」呵呵一聲尖笑，道：「你又何必心急呢？……」

「閣下說話好輕鬆，試想此東西，早在百年前，已瘋狂武林人心，知者誰不想佔有，就閣下來講，不也就是想獨自佔有嗎？」六陽神未待「血手眞人」言畢，巳微微一哼，如此說着。

「血手眞人」人最陰險狠毒，滿腹均是鬼主意，此刻聽「六陽神」如此說，他微微一笑，鎭靜異常地笑道：「老兄所說極是，如果你有此意，在下倒願彼此商議商議！」

「六陽神」陰森森地一笑道：「此方法甚妙，但，不知閣下要商議些什麼？」

「血手眞人」聞言，知道這是「六陽神」明知故問的一句話，不由暗暗罵道：「好個陰險的老兒，老夫若會栽在你的手中，這一生也白混了！」

心忖即畢，哈哈一聲大笑，說道：「現在我們不必明爭暗鬥，以老夫之見，這東西雖然在我的身上，但，沒有開啓之物，這東西就如一塊廢鐵一樣，毫無價値可言……」

話說至此，他望着「六陽神」輕咳一聲，又接道：「所以我們先彼此合作，等待得到那開啓這東西之物後，再作商議，老兄認爲這方法好嗎？」

「六陽神」沉吟了半晌，冷冷道：「老夫不怕你獨吞，這樣辦吧！」

「依閣下的主意，咱們什麼時候動身呢？」

「六陽神」冷冷的答道：「現在時間尙早，咱們不如先在此休息一下，再動身不遲！」

「血手眞人」道：「也好，咱們還可乘此機會調息一番呢！」

說完話，他當先閉起雙目，驀地——

「六陽神」道：「閣下可否把那東西拿出來，讓在下看看？」

「血手眞人」胸有成竹，毫不猶疑地探手入懷，取出一片金光閃閃的鏡子，交給「六陽神」，道：「咱們旣然有約在先，你拿去看看也不妨！」

這時，隱身暗處的石中堅，一見此物，大叫一聲，道：「太極寶鏡！」

隨着叫聲，身形就如一縷青烟，電閃而出，撲向「六陽神」，右手向外一探，迅快絕倫地抓向那「太極寶鏡」。

這突來的變故，使得「血手眞人」與「六陽神」兩人驚駭不已——

「六陽神」在把那「太極寶鏡」接到手的一刹那，就覺得一股勁風，朝握着「太極寶鏡」的左手腕捲來。

他吃驚之下，忙微晃雙臂，朝後縱閃，閃開石中堅這一突襲，但，也感到手臂一陣火辣生痛。

他定神望去，只見突襲他的人，正是「玄冰潭」附近相遇的年靑人，他暗自驚異地道：「這小子功力怎會變得如此深厚，看樣子，似乎不在自己之下！」

這時，「血手眞人」也看清了來人，他厲聲喝道：「這種暗襲，你不認爲有失光明正大嗎？」

石中堅冷冷一哼，叱道：「對付你們這班人，還要講求什麼光明正大！」

「六陽神」暴喝一聲，怒道：「小子，說話可要留意點，再這等出言無肆，嘿嘿……」

石中堅聞言，大怒，喝道：「嘿嘿什麼？」

「六陽神」冷冷道：「你就別想再生離此地！」

石中堅突然臉色一整，肅容地道：「你們趕忙把『太極寶鏡』交還給我，我絕不會再與你們爲難，不然，這就是你們的榜樣！」

一語甫出，大喝一聲！一掌遞出，擊向左側的一片矮牆，頓聞「砰」然一聲，這座矮牆如巨風掠過，被擊得粉碎，散滿在地上。

他這隨手的一掌，竟能產生如此雄厚的勁力；不由使得「血手眞人」與「六陽神」兩人驚得楞住。

但，「六陽神」一向狂傲、自負，怎麼會輕易被石中堅這種行爲所懾，他突然仰天一陣淒厲刺耳長笑，道：「小子少賣狂，有本領就盡量施出來，只要你把老夫擺平，這『太極寶鏡』當歸於你！」

「血手眞人」倏然冷冷一笑，道：「

不過，小子最好也把在下一齊放平，不然，事情大概不會有如此簡單！」

說完話，他仰首哈哈一聲震怒，喝道：「不給你們一點顏色看，好像不知道厲害！」

語音方歇，他口中響起一聲長笑，身形驟閃，欺身搶進至「六陽神」身側，一掌遞出，五指箕張，分襲「六陽神」身上五處要穴，左手猛地一探抓，向那「太極寶鏡」抓去。

石中堅招出如電，一招兩式，聲勢凌厲，五股銳利勁風，帶着「嘶嘶」破空之聲，猝然射至「六陽神」身上。

「六陽神」並非平庸之輩，他在吃驚之下，叫道：「血手眞人，接住！」

隨着叫聲中，他右手腕猛然一翻，那「太極寶鏡」巳飛向「血手眞人」，接着身形微閃，已詭譎絕倫的全然閃了開去。

這一着，大出石中堅意料之外，他猛地一個旋身，捷如鬼魅般，長臂掀動，直朝飛起的「太極寶鏡」抓去——

他這一旋身，長臂掀動，抓向「太極寶鏡」，速度快得就若流星掠過夜空，一閃即至，單這副身手，已是匪夷可思的！

「血手眞人」起初見「太極寶鏡」向他飛來，他忙探手抓去，那裏料到，石中堅在這種形勢之下，竟快速地一旋身，探手抓向「太極寶鏡」。

眼看石中堅的一雙右手，就要抓到那飛在半空中的「太極寶鏡」！

「血手眞人」見狀，暗地一駭，情急之下，左掌一揮，向那「太極寶鏡」拂出一道勁風，正好把「太極寶鏡」打向一丈之外飛去！

石中堅見自己如此速捷的一抓，仍然未能抓到，不由大爲震怒，暴喝一聲，右手向空一揚，一招「天外來雲」，朝「血手眞人」上身遙遙擊去。

同時，他腰軀一扭，整個身子突然旋了九十度，直朝「太極寶鏡」飛落之處，縱身而去。

這二招，確實使「血手眞人」大吃一驚，他見石中堅這掌軟綿綿的掌力，無聲無息地直擊向他身上，他不敢貿然硬接，趕忙右足向外一劃，閃了開去。

但是，就在這一瞬間，石中堅的身子，巳迅快地飛至那「太極寶鏡」墮落之處了！

石中堅心中一喜，右臂一伸，探手抓向那尙未落地的「太極寶鏡」！

倏地——

一聲陰森森怪笑響起——

接着——「噹」的一聲清脆悅耳的響聲響起，只見「太極寶鏡」在石中堅尙未抓到的一瞬間，被一塊拳頭大小的石子打了開去。

原來這正是「六陽神」所爲，他見石中堅身手敏捷，招式詭異，而且又十分機智，「血手眞人」雖然陰惻，也不是石中堅的對手。

此刻，見「太極寶鏡」就要被對方奪去，忽然靈機一動，隨手拾起一塊石子，用百步穿楊的手法，抖手朝「太極寶鏡」打去！

這法果然收效，「太極寶鏡」被擊得斜飛而去，他不由得意地又是一聲陰森森地怪笑，接着，雙手向後一擺，肩頭晃動間，巳朝「太極寶鏡」飛去。

而在另一方面，「血手眞人」也在「六陽神」縱身朝「太極寶鏡」撲去時，大喝一聲，直撲向石中堅，口中喝道：「小子，有種的就接老夫幾招！」

說話間，巳雙掌平胸，一招「狂風暴雨」，擊向石中堅的身後。

他這種作法，自然是爲了「六陽神」能夠很順利地奪到「太極寶鏡」，但，就在他掌發之際，只聞一聲冷哼，一股疾勁狂飆的掌力，若江河倒瀉，滾滾迎向他所擊出的掌力。

他吃驚之下，連忙向旁閃去，但，爲時巳遲，只覺胸中氣血一陣急盪，雙肩不停地晃動，一連退了六七個大步，才拿樁站穩。

他竭力地壓制住翻湧的氣血，定神望去，只見「六陽神」巳手握「太極寶鏡」，退立在八尺之外，而石中堅正睜目怒視地瞪着「六陽神」！

「血手眞人」不由滿意地一笑，他感到他這樣的受傷是値得的。

「六陽神」對於他這一舉動，也感到非常的意外，他不由拋去過去與「血手眞人」的一段過節，朗聲問道：「眞人受傷了嗎？」話聲中，流露着無限的關切之情，使「血手眞人」聽得也不由心震，笑道：「閣下盡請放心！」

他們這一番對話，使得石中堅暗暗驚異，自忖道：「看情形，今日不斃了他們兩人，怕奪不過來那『太極寶鏡』。」

他沉吟了片刻，厲聲對「六陽神」喝道：「快將『太極寶鏡』交給在下，不然你們兩人就休想生離此地！」

「六陽神」聞言，口中響起一聲魅笑，問道：「這是老夫之物，憑什麼要交給你？」

「血手眞人」也突然插嘴道：「是啊！憑什麼把我們得來之物交給於你！」

石中堅一臉煞氣，沉聲笑道：「這是在下之物，當然應該歸還於我！」

「血手眞人」縱聲陰森森地一笑，道：「你有什麼憑據，說這是你的東西？」

石中堅暴喝一聲，道：「是我的就是我的，還要什麼憑據？」

「六陽神」隨手把「太極寶鏡」置於懷中，冷笑道：「小子告訴你，你想討回此物，沒有那麼簡單！」

石中堅叱道：「你交不交出來？」

「六陽神」倏地力貫雙臂，猛提起一股丹田之氣，喝道：「小子，有本事的就來搶吧！」

說話間，他巳慢慢朝「血手眞人」立身之處，緩緩欺去。

石中堅臉上掠過一片殺機，大聲喝道：「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語聲一住，身形驟閃，欺身搶進至「六陽神」身側，一掌遞去，分襲「六陽神」的「志堂」、「氣海」、「關元」三處大穴。

他這一招，快如電閃，掌風凌厲，帶着一股侵入的寒風，猛然擊向「六陽神」的身上。

「六陽神」不敢怠慢，脚步一錯，突地斜飛出五尺之外，恰好停身在「血手眞

人」身側！

石中堅見自己的一招落空，大爲暴怒，斷聲喝道：「你這老傢伙，我看你還倔强到什麼時候？」

一語甫出，他身形倏地微微一閃，已詭異絕倫地欺身至「六陽神」身側，手臂一探，直朝「六陽神」的手腕抓去！

「六陽神」見石中堅欺身而來的身法，及探手抓向他手腕的招式，均是聞所未聞的，他不由驚的呆住，不知如何來應付這一招突襲。

這只是極爲短暫的一刻，眼見「六陽神」的手腕就要被石中堅抓住！

驀在此刻——

只聞「血手眞人」一聲大喝道：「住手！」

一股强猛勁力，由他手掌中襲出，直擊向石中堅的「命門」死穴！

這一招，逼得石中堅不得不先求自保，他猛地把右手收回，但，就在此時，他突地念頭一動，撤回的右手，猛地一招「九敵九龍」，又告脫手而出，迎向「血手眞人」襲來的勁力撞去。

頓聞「轟」地一聲巨響，「血手眞人」在悶哼一聲之後，身體向後飛去，「拍」的一聲，摔倒在一丈之遠，當塲暈了過去！

而石中堅呢，却氣定神閒，凝立在原地。

石中堅這種駭人聽聞，隨手一掌就把當世一流高手擊得暈了過去的手法，實使人暗中驚嘆不已。

「六陽神」在驚愕甫歇之際，定神見「血手眞人」因援救自己而被石中堅一掌擊暈過去，不由激起滿腹的怒氣，只聽他厲叫一聲?喝道：「小子，拿命來吧！」

話落，他雙掌一錯，便要疾速攻去！

石中堅突然叫道：「慢着！」

「六陽神」憤怒地叱道：「小子，你還有什麼話說？」

石中堅冷冷一哼，緩緩說道：「在下看你武功得來不易……」話猶未了，只聞「六陽神」仰首一陣狂笑，道：「算了！算了！廢話少說，納命來吧！」

語音甫歇，他身軀微擰，單掌倏揚，一股驚人狂飆，已猝然捲向石中堅。

這是他挾怒所發的一招，力能開山裂石，威猛無比。

石中堅冷冷笑道：「我看你這老傢伙是活得不耐煩了！」他話一說完，身子滴溜溜地一旋，迅快絕倫地避過了擊來的一招！

倏然——他身軀又詭譎無比的一閃，右手微拂，一道銳利的勁風，已疾湧向「六陽神」的胸前。

他拂出一道勁力之後，身軀又是一旋，轉至「六陽神」身側。

「六陽神」似已失去理智，他不顧自身的安危，厲叱一聲，右手一翻，直似一把利剪般，挾着呼呼風聲，直向石中堅頭上劃去。

他這一拚命的打法，也非同小可，雖然他的武功與石中堅相較，差得甚遠，但作困獸之鬥，其勢是勇猛不可擋的啊！

石中堅一時也不敢冒然相接，他忙身子猛往下蹲，左掌直向「六陽神」小腹擊去。

他這一變招，「六陽神」心中大駭，沒想到石中堅此時的功力竟如此高深，避招出招，快的如電光一閃。

「六陽神」在情急之下，雙足一點，身子猛然升起，只聞「呼呼」兩聲，他已連續踢出兩腿。

他這兩腿，踢得曼妙至極，勁力凌厲，速度奇快、狠辣、歹毒——

石中堅也暗讚他的招式奇快，但怎會被他踢中呢！

他俯蹲的身子，倏然向旁一閃。右掌直似一柄銳利寶劍，向「六陽神」左足踝劈過去。

這一下，「六陽神」如被削中，左足非立被劈斷不可。

「六陽神」武功端的奇絕，他懸空的身軀，猛地一摔，雙腿倏然捲縮，石中堅右掌「唰」的一聲，堪堪由他脚底飛過。

「六陽神」身懸空中，倏然念頭一掠而過，他猛地雙腿向上一捲，整個身軀一弓一伸的當兒，已然懸倒空中五尺高下。

他頭下脚上，一若蒼鷹撲擊之下，右掌向下一揮，猛拍出一股凌厲勁氣，直往石中堅頭頂罩下。這招變化，的確是出塵的曼妙、精奧。

他發出的勁氣，已隨着掌勢，恍似江河倒瀉，滔滔而出，以超越尋常的威猛勁力，挾着排山倒海之勢，漫天罩下。

石中堅也被他這招驚得一楞，但，當石中堅想要變招的刹那，凌厲澈骨的勁氣，已自極怪異的角度，撼山震岳般壓擊下來。

石中堅雙眸中，倏射出一股駭人的兇煞冷芒，暴喝一聲，雙臂緩緩朝上一擧，迎向擊來的勁氣托去，「劈拍」一聲如雷霆萬鈞、撼山震嶽般暴响。

迴旋勁氣、激盪聲中——

接着——一聲悶哼，「六陽神」整個身軀，被震飛出一丈開外，也暈了過去。

石中堅倏然「哈哈……」一陣响徹雲霄的狂笑，身軀一晃，直撲至「六陽神」倒身之側，探手摸出「太極寶鏡」，很迅捷的又置於自己懷中，就待轉身而去——

驀地裏——遙遙突傳來一聲清越的長嘯之聲。

嘯音一落，五條人影驟閃間，已凝立在石中堅面前。

這種絕高的輕功，快得如夜空流星一掠，石中堅心頭一震，星目凝神望去。

這一看之下，頓時使石中堅滿腔的怒火倏然熾燃起來，他星目中暴射出兩道駭人的兇燄，沉聲喝道：「天柱谷谷主屠龍書生，這次你該認識在下了吧？」

他說話間，由於心情極度的激動，故臉色一片鐵靑，呈現出一副肅穆表情……

看得面前的五人，內心不由均感到微微一震，原來這五人正是「天柱谷」中武功最高的高手。

他們是天柱谷谷主——屠龍書生，副谷主——九頭梟，及天壇壇主追風手，地壇壇主閻羅君，人壇壇主雪裏飄。

這時，只聽「屠龍書生」哈哈一笑，道：「閣下說得不錯，這次本谷主確認識你！」

他說完話，眼光一掃地上的「血手眞

人」、「六陽神」兩人，臉色迅快地掠過了一絲憤怒之容，他轉臉沉聲問道：「他們兩人是閣下打傷的麽？」

石中堅冷冷一笑，道：「不錯，這只怪他們兩人不聽話！」

「屠龍書生」臉色一沉，突地對「九頭梟」道：「副谷主，你去搜一搜他們兩人的身子！」

「九頭梟」當然知道谷主叫他如此做是什麽意思，他沒有答話，身子一旋，撲至「血手眞人」與「六陽神」身側，很迅速地搜了一陣……

但——什麽也搜不出，他不由嘆了一口氣，臉色變得極爲凝重，他朗聲對「屠龍書生」說道：「谷主！那東西已不在他們身上。

「屠龍書生」臉色一寒，兩道有神的眼光，一掃石中堅，厲聲的喝道：「打開窻子說亮話，閣下還是快快把東西交出來吧！」

石中堅冷冷一哼，答道：「谷主最好把話說清楚點，不然在下可沒有那麽多閒功夫來聽……」

「屠龍書生」嘿嘿一聲冷笑，叱道：「閣下何必在本谷主面前來這一套，『太極寶鏡』可是你已從他們兩人手中搶了過去？」

石中堅立時答道：「不錯，『太極寶鏡』確實在本人身上，但這是在下之物，谷主如此問，是否有意要硬搶？」

他這一番話，說得輕狂至極，尤其最後一句，說得「屠龍書生」臉吼一紅，但，迅即他又平復了下來。

此刻——站立一旁的人壇壇主雪裏飄，突然冷笑一聲，緩步向前走去，面凝寒霜，眉泛殺機，看來也陰沉兇惡的很。

他行至石中堅面前一尺之處，停身下來，冷澀澀的語音，道：「閣下好大的口氣，在下不才，願意討敎幾手！」

石中堅聞言，不屑的看了他一眼，昂然笑道：「在下極願奉陪！」

「雪裏飄」倏然沉聲一喝，道：「接招吧！」語聲甫出，「雪裏飄」首先發難，他右掌平胸，微微向前一吐，立時有一股極強猛的暗勁，直擊過去。

石中堅兩目中暴射出怒光，左掌平胸，朝前一推，一股震撼山岳的掌勁，迎向「雪裏飄」擊來的掌力撞去。

兩股強猛的暗勁一撞之下，立時激盪起一陣強烈勁風，沙飛揚石，勁疾銳嘯聲中，「雪裏飄」脚步一陣浮動，退了五大步。

而石中堅只是雙肩微微晃了兩晃，仍然凝立在原地，紋風未動。

這一較力，使得「雪裏飄」驚駭不已，他定了一定神，暗暗忖道：「這小子年齡在二十上下，功力竟如此深厚，十年之後，那還得了……」

就在他思忖之際，突然只聽石中堅由鼻孔裏冷嗤了一聲，道：「閣下功力也不過爾爾！」

「雪裏飄」聞言，氣得大叫一聲，縱身欺上，一招「力敵萬軍」，朝石中堅腰間橫掃過去。

他這挾怒一招，出得甚爲突然，石中堅冷冷一笑，左掌向旁一擺，雙肩一晃，身子向前平穿出去三尺之遠，避過了「雪裏飄」的一擊。

「雪裏飄」見自己所發的招式，均被石中堅輕而易擧地閃了開去，不由又驚又氣，他暴怒的一吼，身子一轉，直朝石中堅身後撲去。

但——

就在他撲至石中堅身後一尺之際——

倏然，石中堅猛地一個轉身，沉聲叱道：「住手！」

他這聲斷喝，直似晴天霹靂，帶着無比的威儀，聽在衆人耳裏，同時感到心頭一震。

「雪裏飄」也在聞聲之後，收住前撲的勢子，盯望着石中堅，顯然他被石中堅這一聲大喝震住。

石中堅見他這呆楞的神情，不由冷冷一笑，說道：「閣下與我素不相識，也無絲毫過節，我看閣下還是免參與這是非之內！」

「雪裏飄」豈有聽不出他弦外之音，但，一向高傲跋扈的他，又怎會就此退却哩？他厲聲喝道：「只要你交出『太極寶鏡』……」他話猶未了，石中堅已斷聲喝阻他了，叱道：「好了！好了！你旣然想死，也不要怪石某人辣手了！」

話聲甫歇，他右手一揚，幻起一片掌風勁氣，直朝「雪裏飄」全身罩去。

「雪裏飄」識得這一招厲害，趕忙閃身向後退去，但爲時已遲，只聽他悶哼一聲，張口噴出一道血箭，仰身栽倒。

「屠龍書生」目見石中堅施出那招掌式，臉色驟變，但一閃即逝，他朗朗一笑，道：「閣下武功果然厲害……」話說至此，突然頓了一下，以命令的口吻，發聲道：「這小子太過狂妄，地壇壇主，你不去敎訓敎訓他。」

地壇壇主閻羅君，點點頭，道：「遵命。」

語音甫出，他健體驟閃間，已欺到石中堅身側，右手食中二指，疾速點向石中堅的「神藏穴」。

地壇壇主閻羅君雖然位居地壇，但他却是天、地、人三壇之中武功最高的一位，人也極爲陰沉。故他這一出手，招式詭異非凡，又迅快如電。

石中堅在他一出手之際，已然看出他的武功高出其他兩壇壇主，但他又怎會把他看在眼裏。

他冷哼一聲，脚步微錯，已讓開要害，反擊「閻羅君」的胸前，右手奇詭捷速地反扣對方的右腕脈門。這招變幻、反擊，快捷絕倫，精奧已極。

「地壇壇主閻羅君」冷笑一聲，脚踩七星妙步，讓開石中堅的左掌，疾沉雙指，右手點穴之式不變，疾速點向石中堅的「腹結穴」。

同時，左手一招「迴風拂柳」，拍向石中堅「天鼎」要穴。

石中堅心中微凜，喝聲道：「果然有幾手！」

話聲中，他身形如鬼影般，倏然閃轉至「閻羅君」的右側，左右兩掌，「呼呼」二聲勁响，詭異絕速的擊向對方的「璇璣」穴。

「地壇壇主閻羅君」臉色驟變，身形

疾速暴退出去。

石中堅見「閻羅君」被自己招式迫退，一聲大喝，沉聲道：「那裏走！」

身隨聲起，若一道飛箭般，直朝「閻羅君」撲去，右掌疾速劈出一道勁疾的掌風，直擊「閻羅君」的「神庭」穴。

「閻羅君」冷笑一聲，道：「小子，你想死了嗎？」

一語甫出，他身子怪異的一閃，左手兩指，奇妙至極的猛扣石中堅右手太陰脈經的「天泉」穴，同時他右手由上向下，猛擊石中堅的「氣海穴」。

這兩招，合併而出，的確厲害無比。

石中堅冷哼一聲，身子倏忽一閃，已轉至「閻羅君」身側，左手一招「鐵騎突馳」，絕速拍向「閻羅君」五處大穴。

「屠龍書生」雙目暴射出一股訝異之光，眉頭微微地蹙起。

此刻，「閻羅君」見石中堅施奇招朝他襲來，他忙身子一旋，突出絕招「月出弄影」，雙掌由前胸平擊而出，二股凌厲徹骨的勁氣，已若電雷奔閃，直逼向石中堅。

這招施展辛辣，奧妙絕倫，速度又奇快巳極。

石中堅心頭一楞，身子突然施出平仰之勢，平身臥下，「呼呼」二股銳嘯，由他身上三尺高下擊過。

「地壇壇主閻羅君」陰惻惻地一陣冷笑，雙掌一轉，猛向貼在地面上的石中堅擊轉下去。

這一擊中，縱使石中堅武功再高絕，也要立時斃命不可。

驀在此刻——一聲震耳心驚，懾人心魂的大吼揚起——

他的身軀，詭異至極的連閃了幾閃，立刻閃過了「閻羅君」的雙掌突襲，右掌巳自極其怪異的角度，絕速拍向「閻羅君」的背心。

「地壇壇主閻羅君」，萬未料到石中堅會在此危急之際，能巧妙的飄身而起，而且又出手襲擊自己。

石中堅的這招，詭異非凡，速度之快，千古罕見。

「閻羅君」心中大駭，身子猛地前傾出去，右掌疾速的往後拍出——

石中堅冷哼一聲，擊出的右掌猛然一沉，原擊之式不變，絕速按下。

「閻羅君」右掌拋出的同時，左腳突往後踢向石中堅的腹部「氣海」穴。

他們的變式，均使人目不暇接。

倏地——一聲悶哼驟起——「閻羅君」被石中堅一掌正巧按在肩頭，吃內力震得向後飛去。

「屠龍書生」雙目暴出一股湛寒的冷煞，低沉的一笑，說道：「閣下武技，的確是傾絕天下，但是，你還不是我的敵手呢。」

石中堅適才和「閻羅君」交手幾招，已可顯出兩人的武技。

那瞬息萬變的身子，妙絕人寰的招式，雖然驚險激烈，但是，其中的奧妙與精奧，確是耐人尋思的。

石中堅星目閃泛着駭人的煞光，厲聲叱喝道：「屠龍書生，我們之間的血仇，深若浩海，雙方爭鬥，不死不休，你不要依仗人勢，等下便可知曉，還不快快拿命來。」

語音一住，石中堅雙肩微晃，便又橫衝過去。

「屠龍書生」擺了兩擺他那虛垂的左袖，橫身一步，閃了開去，低喝道：「住手！在下還有話說。」

石中堅冷冷一哼，不屑地說道：「對了！我倒忘了，屠龍書生你在臨死之前，尚有何遺言呢？」

他這番話說得輕蔑至極，根本未把「天柱谷谷主」——屠龍書生放在眼裏。

這時，凝立一旁的「九頭梟」再也忍耐不住胸中怒火，他大喝一聲，道：「小子，你說話可要小心一點啊！」

石中堅眼睛一瞥，斜了他一眼，冷冷言道：「怎麼，你不服氣嗎，等一下，小爺也一樣超度你！」

「九頭梟」堂堂一位「天柱谷」的副谷主，地位僅次於谷主——屠龍書生一人，此刻當着自己座下三壇壇主，被石中堅這一陣搶白，那裏還放得下臉來，他臉上一陣青一陣白，雙目睜得如銅鈴一般，全身微微顫抖着，顯然，他內心是何等的生氣。

隔了半晌，「九頭梟」倏然大吼一聲，身影一縱，直朝石中堅立身之處，閃電撲去，其勢有若脫弦之箭，快速無比。

但——就在這時，「屠龍書生」低沉的一喝，道：「停手！」

身隨聲起，如一縷青烟，捷迅地飄起，探手一把，抓住了「九頭梟」的右手臂，然後雙雙落在地上。

這一着，倒使石中堅為之一楞，他冷嗤嗤地一笑，道：「屠龍書生，你為了保全副谷主的性命，此着倒是聰明之舉。」

「九頭梟」餘怒未息，聞言，右臂暴力向後一摔，就想掙脫「屠龍書生」的右手，奮力的躍起。

「屠龍書生」低聲言道：「副谷主，暫且冷靜一點！」

他說完話，冷眼掃了石中堅一下，道：「閣下也別太狂了，稍等片刻，本谷主少不了也要奉陪幾招！」

石中堅臉上抹過一絲殺機，冷冷一哼，道：「屠龍書生，我們之間的一段深仇，也到結束的日子了，你還想故弄什麼玄虛！」

「屠龍書生」陰惻惻地一笑，道：「我們之間確實有一段深沉似海的怨仇，但，為時尚早，此刻還不是結算之日，閣下認為對嗎？」

石中堅聞言，不禁大怒道：「此話怎講？」

「屠龍書生」低沉一笑，道：「因為你此刻尚不是我的對手啊！」

石中堅何等倔強、狂傲，他不由大怒，躍身而起，撲向「屠龍書生」，口裏大喝一聲，厲聲叱道：「鹿死誰手，尚難預料，你還是閉住你那張鳥嘴吧！」

隨着喝話聲，石中堅巳快捷無比的撲及「屠龍書生」的一尺之處，手臂一揮，揚掌朝「屠龍書生」的「將台」要穴劈過去！

但，就在他將要劈及「屠龍書生」「將台」要穴之際——

驀地裏——只見「屠龍書生」身子一旋，飄然退了一丈之遠，沉聲說道：「閣下暫且停手，有人來了！」

石中堅初見他身子一旋，飄然退去，心中正自疑惑，此刻聽他如此一說，厲聲吼道：「有人來了，管我什麼事，難道你怕了嗎？」

「屠龍書生」被說得眉頭一蹙，雙眉微微朝上掀動，但，瞬即他又平息了下來，沒有再理會石中堅。

他側耳傾聽着，似乎他對於他所稱的來人甚為留心。

「九頭梟」與天柱谷的三位壇主，也因「屠龍書生」此時的神色，而開始緊張起來，只聽「九頭梟」低聲問道：「谷主，是什麼人？」

由他這句問話，很明顯地曉得，他還沒有聽到什麼人來！而那兩位壇主，就更不要說了。

此刻，石中堅也聽到一些微的聲音，漸漸迫近此地，可見來人的速度也十分快速，分明是武林上的頂尖人物。

石中堅心頭也不由一震，他猜不透，這荒山破廟之地，尚會有什麼人來。

他不由按捺住自己內心的怒火，想看看來的到底是些什麼路子的人。

眨眼之後，「屠龍書生」臉色漸漸變得凝然，他似自語地道：「來了！」

語音脫口，驀在此刻——「哈哈……哈哈哈哈……」一陣淒厲刺耳，懾人心魂的怪笑揚起——就在笑音一落的剎那，只見三條人影，快如星墜丸瀉般，閃身進入了廟裏。

這副輕身功力，的是震古鑠今，千古罕見！

石中堅抬頭望了來人一眼，只見他們三人均是手持兩根手杖，兩條腿自膝蓋以下均癱瘓了，這不正是「天山三老」嗎？

這時，「天山三老」巳各自盤膝坐下，兩根手杖就平放在身側，雙目凜然地注視着「屠龍書生」，不發一言。

石中堅在認出「天山三老」之後，驚愕之下，不由脫口叫聲，說道：「天山三老……」

他這聲音，雖然甚為細小，但，「天山三老」是何等之人，只見老二，轉首冷冷地問他道：「小娃兒，你認得我們三位嗎？」

石中堅隨口答道：「認得！」

老三倏然回過頭，看了石中堅一眼，哈哈一笑，道：「娃兒，你不就是……」

他話還沒有說完，被老二白了一眼，他忙把話頓住，而石中堅立刻答道：「晚輩是石中堅。」

老三一拍大腿，朗聲大叫道：「對了，你就是石中堅，我想問你一件事，不知道你還記得否？」

石中堅趨前了一步，問道：「是什麼事？」

老三乾咳了一聲，然後問道：「你還記不記得我們三個老傢伙和千面客打賭之事嗎？……」

那一直保持沉默的老大，忽然喝道：「老三，你鬼叫什麼？你看你是愈老愈糊塗了！」

老三被這老大這一陣罵，並沒有絲毫怒意，他微微一笑，就沒有再做聲。

石中堅被他這一提醒，就立刻猜出了「天山三老」來的目的，他暗暗自忖道：「天山三老這一來，那『千面客』也一定會來的了。」

他正在自忖之際，倏然——「天山三老」的老大冷冷一哼，喝道：「孽徒，你還認得我這個不中用的師父嗎？」

「天山三老」中以老二性情最為暴躁，他厲聲喝道：「孽徒，你快說……」

「屠龍書生」朝後掃了一眼，雙目中射出一股煞光，冷冷答道：「你們三位在下自然認識，過去承蒙三位細心的愛顧，在下甚為感激，但，不知此刻來此是為了什麼？……」

他話猶未了，只聽老大大吼一聲，道：「你這野種，竟敢對我們三位如此無禮，你……你……是跟誰學的？」

由於心情太過激動，他的語音微微帶着顫抖！……

石中堅站在一旁，聽到這一番對話，他不由暗暗罵道：「屠龍書生，你這不仁不義的東西，到時，一定要你好看！」

一向遊戲人間的老三，此時，也一整臉色，道：「老大，他既然不認我們，也就算了，時間不早，還是講正經的吧！」

老大乾咳了一聲，冷嗤嗤地道：「屠龍書生，你現在是一谷之主，所做所為，我們三老自然不能過問，但，你做事也未免太絕了！……」

話說至此，他微微頓了一下，又接道：「好了，我也無須再講這麼多廢話，我先問你，『神秘客』遺下的那支七首，現在可還保存在你的身上？」

他說了完話，兩隻眼睛散發出憤怒的光芒，一瞬不瞬地瞪在「屠龍書生」的面上。

「屠龍書生」聞言，臉上閃過一道詭異之光，他微微一笑，緩緩答道：「那是在下之物，三老何故問及？」

老二不由大為震怒，暴喝一聲，說道：「少廢話，快說那支七首，可在你的身上？」

「屠龍書生」眉尖朝上一掀，冷聲道：「那支七首，早就不在我的身上了！」

老大急聲問道：「到那裏去了？」

「屠龍書生」緩緩道：「早在幾十年前，我就失落了它，但不知三老為何急於要知道它的下落？」

老大冷冷一哼，喝道：「你倒說得輕鬆……」

語音未落，站立一旁的石中堅，倏然一躍而出，探手入懷，取出「鬼劍客」臨終之前交給他的那支七首，大聲叫道：「你失落的那支七首，可就是我手上的這支嗎？」

「屠龍書生」一見石中堅取出那七首，臉色驟變答不上話來。

此刻，驀地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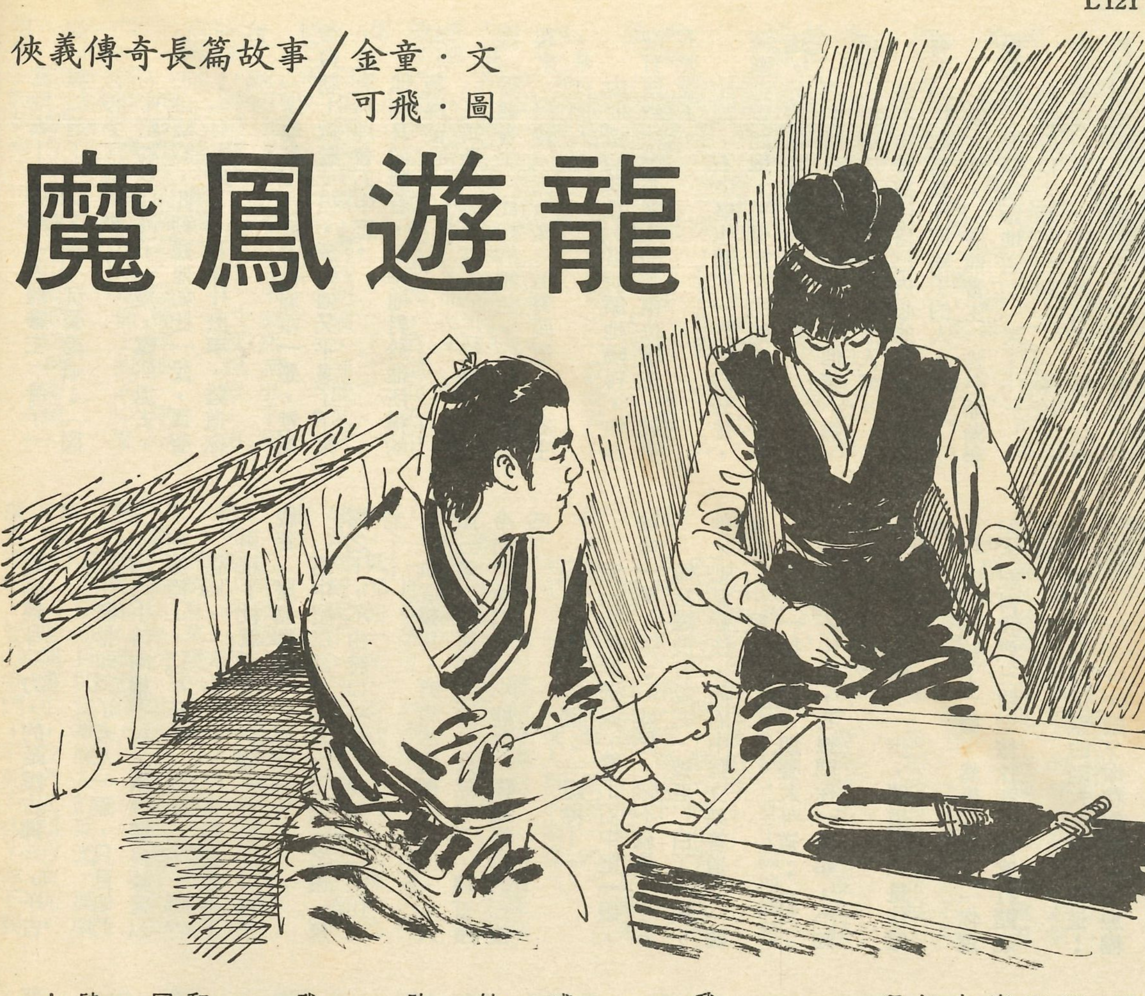
「天山三老」的老大，坐姿未動，身子突地飄起，只見他右手迅捷無比地伸出，探手一把抓向握在石中堅手中的七首。

石中堅萬未料到有此一着，在他警覺之後，為時巳不及，只覺手上一輕，那支七首巳被奪走了！

（未完・23）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江玉南將二教主白玲要他合作，幹掉大教主的話和田榮、高泰、伍明珠商議對策，由伍明珠精讀毒經，尅制魔教妖術，答應和二教主合作。二教主提出用美男計對付大教主，說出自己背叛大教主是因爲她行事陰險，生性殘忍，連親生的妹妹也殘殺無情，並顯示自己的雙腿也受烙鐵灼傷留下疤痕之害，爲了使江玉南應付魔教內媚之術，這是一種很高明的心法，也是屬於魔教武功之一，決定現身說法，作示範表演，要江玉南心若止水，堅持定力，經過練習，才能入幻境而不迷離，隨心所欲對抗，然後帶去見大教主，看她像是一個鄉村姑娘……

色相先誘惑

文雪心接道：「那有什麼關係！只要我同意，你就可以叫了。再說，我是女人，就算眞的統治了你們中原武林同道，我一個女人，也不便登上這主盟之位……」

江玉南心中一震，忖道：好動人的誘惑。

心中念轉，口中却笑一笑，接道：「姑娘的意思是？——」

文雪心接道：「我總該找一個男人帮助我，是麽？」

江玉南道：「哦！」

文雪心道：「我們來自西域，和中原武林中人相識不多。」

江玉南道：「是！」

文雪心道：「所以，我一定要找一個和我談得來的人，將來能够和我合作，共同主盟。」

幸好江玉南早巳得到了白玲的指點，肆應有方，笑一笑道：「姑娘找到了這個人麽？」

文雪心道：「沒有，……」

主盟爲釣餌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眼下我心目中，倒有這麼一個人，但不知道他是否同意。」

江玉南道：「誰？」

文雪心道：「你！」

江玉南故作訝異，道：「文姑娘，妳是在開玩笑吧！我怎有這個條件？」

文雪心道：「我說的很眞實，一點也不開玩笑，不過，咱們眞要合作，倒有一個重要條件。」

江玉南道：「妳說說看。」

文雪心道：「要我絕對信任你。」

江玉南道：「這就困難了，咱們相識不久，妳如何能信任我呢？」

文雪心道：「也許有一個辦法，可以使咱們之間的距離縮短。」

江玉南道：「什麼辦法？」

文雪心道：「男女之間，最使人醉心的是什麼？」

江玉南道：「我，我想是……」

望着文雪心，說不出一句話。

文雪心嫣然一笑，道：「是不是一個情字。」

江玉南道：「不錯，不錯。」

文雪心道：「只要我們之間有了情，我想，很快就會信任你了。」

江玉南道：「情有所鍾，總不能說有情就有情了。」

文雪心說道：「男女相處，是兩情歡悅，有一種最重要的條件，那就是要互相吸引，如是彼此無法吸引，那就無情可言了。」

江玉南心中暗道：白玲告訴我，不要畏怯，但也不要裝出一副情場老手的樣子，這適分適寸的舉措，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心中念轉，垂首不言。

七分嬌羞三分媚，默默含情，無限溫柔，固然是動人情懷，但嬌羞不勝，却更能惹人憐愛。

女人如此，男人又何嘗不是，問題是什麼樣子的人才適合。

江玉南就很適合，他英俊、文雅，年齡也不太大。

文雪心目光凝注着他，臉上泛起了歡愉的微笑，道：「江兄，是不是我太醜，或是我穿着的衣服太土？」

江玉南囁嚅的道：「不！不！我是在想……」

文雪心道：「想什麼？」

江玉南說道：「伍家堡中，我那些朋友……」

文雪心接道：「他們很安全，你可以放心，我會給他們個很好的安排。」

江玉南吁了一口氣，才說道：「大敎主……」

文雪心道：「叫我文雪心。」

江玉南道：「文雪心姑娘，中原武林道上的力量很大，伍家堡只是滄海一粟罷了。」

文雪心道：「你替我担心。」

江玉南說道：「是啊！如若我們無法使他們相信，確有征服中原武林的實力，他們就算被情勢迫逼就範，也不會眞心效命。」

文雪心道：「江兄，你可以放心，我會要他們心悅誠服的聽我之命。」

江玉南道：「哦！」

文雪心道：「我不是逼他們聽命，而是讓他們自己感覺到，所知所學，太有限了。」

江玉南道：「二教主曾推崇妳，有一身奇技，魔法……」

文雪心笑一笑，接道：「你相不相信這件事？」

江玉南道：「在下沒有見過文姑娘施展魔法，但我見過二教主施用的魔法。」

文雪心緩緩說道：「她施用的什麼魔法？」

江玉南道：「她好像能把一個紙作的老虎，變成眞的。」

文雪心微微一笑，道：「還有麼？」

江玉南道：「我只見她這樣施用過一次。」

文雪心道：「這是一種奇術。」

江玉南道：「哦！眞是不可思議的奇術。」

文雪心道：「你想不想學一學？」

江玉南道：「怎麼？這種奇術，人人都可以學的麼？」

文雪心道：「自然，但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江玉南道：「好！如是姑娘覺着可以傳給在下，在下倒是希望能夠學一學？」

文雪心道：「可以，不過，小妹希望你能給我一個保證，我不但可以傳你紙老虎變成眞的，而且，也可以傳你更多的奇術。」

江玉南道：「怎麼保證呢？」

文雪心道：「想法子要我信任你。」

江玉南道：「這個，在下有些茫然無措了。」

文雪心道：「唉！看起來，你很聰明，但你怎麼竟如此的不開竅。」

江玉南道：「我實在想不明白。」

其實，江玉南早巳明白，只不過，他不肯說出來罷了。

白玲告訴他，有些地方要裝作。

那會使文雪心消去很多的疑心，也可以使她更爲動心。

馬車突然停了下來。

篷車外面，巳然響起了白玲的聲音，道：「恭迎大教主。」

文雪心回顧了江玉南一眼，低聲道：「你慢慢的想吧！想通了，再找個機會告訴我。」

江玉南點點頭。

文雪心說道：「我先下去，你後面走吧！」

掀起車簾，緩步而出。

只見篷車前面排了一列人，除了白玲之外，還有金長久、田榮、高泰、井望天、楚定一。

伍堡主和伍明珠沒有來。

文雪心打量了羣豪一眼，道：「這就是伍家堡的頭頭？」

白玲躬身應道：「目下的伍家堡，巳非單純的伍家堡了，這裏雲集着不少的其他人手。」

文雪心笑一笑，目光轉注到金長久的身上，道：「這一位是……」

白玲接道：「金長久，七刀塘的金塘主。」

文雪心道：「七刀塘，我聽過。」

金長久笑道：「小小的基業，算不得什麼？」

文雪心的目光由高泰、田榮、井望天等身上掠過，但却未再多問。

白玲帶路，把文雪心擁入了堡中。

一座跨院，早巳打掃的十分整潔。

白玲把文雪心請入了跨院中。

江玉南留在外面，沒有跟進來。

文雪心回顧白玲一眼，道：「二妹，你很辛苦。」

白玲道：「爲大教主作事，怎敢言辛苦二字。」

文雪心道：「你越來越謙虛了。」

白玲道：「小妹覺着得以追隨大教主，實是一生之幸，自當兢兢業業。」

文雪心道：「好！對江玉南這個人，妳有什麼看法？」

白玲道：「他出身雲頂神府，很受武林中人的敬重，在伍家堡中，雖非領袖人

物，但隱隱間，卻都接受他的領導，所以，小妹帶他去見大教主，以大教主的目光，必可一見之下，對他有所評斷。」

文雪心點點頭，道：「二妹，我想聽聽妳的意見。」

白玲道：「小妹的看法是，這個八如是不能收爲心腹，還是早些除去的好。」

文雪心說道：「嗯！我也有二妹同樣的看法，問題是，如何才能把他收爲心腹呢？」

白玲道：「江湖中，一向很難擺脫名利二字，咱們應該由此下手。」

文雪心道：「妳看，用色情的辦法，能不能使他就範呢？」

白玲道：「這個，小妹就不敢斷言了，他是個很具智慧的人，咱們假心假意去攏絡他，萬一被他瞧出來了，那不是前功盡棄麼？」

文雪心點點頭，道：「這要看什麼樣的人了，我覺着，他雖然聰慧，但究竟太嫩，示之以色，動之以情，也許可以使他心服。」

白玲道：「這個，小妹沒有把握，要大教主裁定了。」

文雪心道：「我看就由妳出馬對付他如何？」

白玲吃了一驚，道：「這個，小妹不敢？」

文雪心道：「爲什麼呢？江玉南長的很英俊，難道妳一點就不動心。」

白玲道：「小妹自知定力不足，不敢輕易涉險，萬一有了差錯，豈不是替大姐招來麻煩麼？」

文雪心笑一笑，道：「原來如此，白玲，妳近來，實在進步了很多。」

白玲道：「還是大姐教導有方。」

文雪心道：「你看，大姐我，能不能征服了他呢？」

白玲道：「大姐巳具神通，道法玄奇，自然是可以征服他了。」

文雪心道：「可是，這些事，我這一教之主的身份，倒也是不便開口了。」

白玲道：「小妹去給他說，他如是不肯聽，那就把他殺了。」

文雪心笑一笑，道：「不行，這些事不能强逼，也不能威脅動刀動劍。」

白玲道：「大姐的意思是——。」

文雪心道：「二妹，以魔教的媚術，去征服他，不過是舉手之勞，可是，我不能這麼做。」

白玲道：「爲什麼？」

文雪心道：「咱們要重用他，就要他保持着清醒，能夠判斷是非。」

白玲道：「大姐高明。」

文雪心說道：「那就非要他自己動情了。」

放低了聲音，交待了白玲數言。

白玲連連點頭，行禮而退。臨去時，帶走了守在廳中外面的江玉南。

白玲帶着江玉南行到了自己的住處，才輕輕吁口氣，道：「江兄，她眞的看上你了，而且，眞的動了情？」

江玉南說道：「哦！現在，我要怎麼辦？」

白玲道：「我只希望你別忘了咱們的約定。」

江玉南道：「那倒不會，希望妳也能守信約。」

白玲點點頭，道：「江兄，現在，她要我冷落你，折磨你，然後，給她一個救助你的機會。」

江玉南道：「你準備如何折磨我。」

白玲道：「這就要和你商量的事，你看應該怎麼樣好。」

江玉南道：「不能太輕，但也不能太重。」

白玲道：「不錯，……」

放低了聲音接道：「你不想見識一下她的魔法？」

江玉南道：「有機會？」

白玲點點頭，道：「有！我也用魔法對付你？」

說着也沒見她作勢，一根繩索巳將江玉南縛住，吊在空中。

江玉南微微一笑，道：「白姑娘，我身上這條繩索，由那裏來的？」

白玲笑笑道：「江兄，這就是魔法，我們需要的時候，隨時會變出一條繩子出來。」

江玉南回顧了一眼，道：「佳妙的配合，快速的手法，也許有些可能，但最使在下想不通的，上面沒有可以繫索繩的地方，如何能把我吊在空中呢？」

白玲道：「江兄，你必須相信，魔法確然存在，不可以心存輕視，我雖是二教主的身份，但在魔法上的成就，却和大教主，相差了一段很大的距離。」

江玉南道：「哦！」

白玲道：「我再三的提醒你只是希望你能夠承認魔法中，確有很多不可思議的力量。」

江玉南道：「這一個，我巳經明白的了。」

白玲道：「你不但明白，而且，要牢牢的記着，小妹告辭了。」

江玉南道：「怎麼了，你就把我這樣丟掉啦。」

白玲道：「自會有人來救你。」

放低了聲音，接道：「江兄，大教主會來救你。」

江玉南道：「白姑娘，她幾時來？」

白玲道：「很快就來，多保重。」

不再等江玉南回答，轉身疾快而去。

江玉南吁一口氣，暗暗忖道：「難道魔教之中，眞有如此法力，這樣輕易的就可以把我擒獲了，又何必花很多的力氣，和人動手呢？」

忽然間，他感覺到，魔教是這樣神秘難測。

自己這短短的時日中，對他們的認識太少，實在是談不上對魔教瞭解。

忖思之中，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一陣步履之聲，傳了過來。

江玉南定定神，凝目望去，只見大教主，正婷婷玉立的站在眼前。

她似是剛剛浴罷，穿着一層薄如蟬翼的白紗，白紗飄動，隱隱可見冰肌玉膚。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說道：「大教主。」

文雪心說道：「是白玲把你吊在這裏的？」

江玉南道：「不錯。」

文雪心道：「爲什麼？」

江玉南道：「不知道。」

文雪心淡淡一笑，道：「她也許是對我太忠心了，怕你傷害我。」

江玉南道：「唉！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文雪心舉手一拂，綑在江玉南身上的繩索，也突然消失不見。

江玉南也落着了實地。

這的確有些不可思議，江玉南似乎是不能不相信了。

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江玉南泛現出一臉茫然之色。

文雪心笑一笑，道：「江兄，你在找什麼？」

江玉南道：「我在找那根綑着我的繩子。」

文雪心笑了笑，道：「早巳還給二教主了。」

江玉南呆了一呆，道：「哦！」

看事情變化的詭異，確有一點魔法的味道。

只聽文雪心說道：「江兄，你想好了沒有？」

江玉南道：「想什麼？」

文雪心道：「咱們合作的事。」

江玉南道：「老實說，在下心中原本有點不服氣，但現在，似乎是不服氣也不行了。」

文雪心道：「你服氣了最好。」

笑一笑，接道：「你看，我們這點小小奇技，能不能稱霸江湖？」

江玉南道：「很有可能。」

文雪心道：「唉！餘下的，就要看你如何取得我的信任了。」

江玉南道：「大教主有什麼事，只管吩咐，在下萬死不辭。」

文雪心微微一笑，道：「好！有你這一句話，我就放心了……」

語聲一頓，接說道：「魔教最苦的一件事，就是我那兩位助手，沒有一個是男的。」

江玉南道：「這倒也是，是不是魔教中的武功，特別適合女人習練，所以，妳們的都是女人？」

文雪心笑一笑道：「這話，也不能說沒有道理，魔教武功，比較上，適合女人練，不過，男人也有捷徑可循。」

江玉南道：「捷徑？怎麼說呢？」

文雪心道：「轉嫁。佛門中開頂傳薪大法，你聽說過吧？」

江玉南道：「聽過，薪火相傳，這是佛門中高僧的一種成就，平常之人，很難到他們那裏境界。」

文雪心道：「魔教是用另一種手法，轉嫁功力的。」

江玉南道：「什麼手法，大教主可否說出，使我們一開茅塞？」

文雪心四顧了一眼，道：「走，跟我來。」

江玉南點點頭，緊追在文心的身後，行入了文雪心的臥室之中。

文雪心似乎是早巳經有了準備，室中早巳經擺好了香茗細點，一隻紅燭，放在粧台上，融融燭火，照得滿室通明。

一個全身紅衣的女婢，正在整理錦帳、綉被。

文雪心輕輕一揮手，女婢退了下去。

「坐！」舉手理一下鬢邊秀髮，文心欠身讓客。

江玉南在一張鋪着白緞墊子的木椅上坐了下來。

文雪心也坐了下去，笑了一笑，才說道：「江兄，賤妾不會喝酒，所以，只備了香茗，細點，要不要我給你斟一杯酒來喝喝？」

江玉南道：「不用了，在下也不會喝酒。」

文雪心道：「江兄，你在江湖上時間不短了吧！」

江玉南道：「不！在下在江湖上走的時間不長。」

文雪心笑一笑，道：「那是對江湖上的人人事事，全無所知了？」

江玉南道：「略知一二？」

文雪心道：「略知一二，好！我想先請問江兄一件事。」

江玉南道：「姑娘請吩咐。」

文雪心道：「目下江湖上的形勢，江兄有什麼看法？」

江玉南道：「在下覺得，貴教在中原道上稱雄，只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文雪心道：「怎麼說？」

江玉南道：「武林中門派紛立，各有絕學，貴教想征服所有門戶，只怕要大費週章。」

文雪心笑一笑，說道：「你覺得很困難？」

江玉南說道：「難道姑娘覺得很容易麼？」

文雪心道：「不會太難。」

江玉南道：「說說看。」

文雪心道：「對中原武林，我們心目中只有兩個敵人。」

江玉南道：「哦！」

文雪心道：「一個是雲頂神府，一個是少林寺。」

江玉南道：「少林寺一向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

文雪心道：「但我們最怕的，還是雲頂神府中人，現在，有你帮助我們，我想，一定可以找出一個完美的辦法來。」

江玉南道：「我能帮什麼忙？」

文雪心笑笑道：「第一，你來自雲頂神府，對神府中的一切事物，都應該知道了？」

江玉南道：「在下出身前山，對後府中事，却是知道的有限。」

文雪心道：「雲頂前山，聽說是以練習正宗武功爲主。」

江玉南道：「不錯。」

文雪心道：「後府中人，聽說專以練劍，而且，他們練的是苦修。」

對雲頂神山後府的事，文雪心知道的好像比江玉南還要多一些。

江玉南露出了驚訝之色，望着文雪心出神。

文雪心舉手理一理頭上的秀髮，笑一笑，道：「江兄，你爲什麼發呆？」

江玉南道：「在下好奇怪。」

文雪心道：「奇怪什麼？」

江玉南道：「雲頂前山，有不少武林同道去過，前山內情，傳遍江湖，不足爲奇，但雲頂後府中事，武林中人，却是知道的不多，姑娘又如何知曉的呢？」

文雪心笑一笑，道：「江兄，不論那個地方，有多麼機密，但你如在那裏找上一個人就可以了。」

江玉南道：「哦！姑娘既然在雲頂後府中，安排的有人，似乎是用不着在下帮忙了。」

文雪心道：「不！她只有聽聞機密，却帮不了忙。」

江玉南道：「在下有些想不明白。」

文雪心笑一笑，道：「江兄，我可以告訴你，不過，這中間的隱密，絕對不可以洩漏。」

江玉南道：「好！在下答應。」

心中却在忖思，兵不厭詐，我現在答應妳了，以後，咱們成了敵對之勢，自然談不上守信二字了。

只聽文雪心說道：「我在雲頂後府中，安排了一個做飯的人，她不會武功，但可以在無意中聽到很多的機密。」

江玉南道：「原來如此。」

文雪心道：「所以，我們還要你担當大任……」

笑一笑，接道：「聽二妹說，你已經練成後府的劍法。」

江玉南心中一震，心想否認不得，只好坦然說道：「不錯啊！後府中人，特地安排了一個傳我劍法的機會。」

文雪心遠：「你有幾成火候了？」

江玉南道：「談不上火候，不過剛剛學習不久。」

文雪心道：「江兄，對付雲頂府的事，大概就是要負担起來了。」

江玉南道：「我？」

文雪心道：「你！你一定要有這個信心。」

江玉南道：「雪心姑娘，你知道麼？我在雲頂神府，只是一個很小的角色。」

文雪心道：「江兄，你如沒有眞實的本領，他們也不會派你出來，再說，後府肯把劍術傳授給你，打破了前山、後府互不相關的慣例，難道不算重視你麼？」

江玉南道：「看來，妳們對我的一切，都調查得很清楚了？」

文雪心笑一笑，道：「江兄，我們不得不如此，你要多多原諒……」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江兄，我相信，你有能力去完成任何工作，自然，還有小妹和魔教爲你後盾。」

江玉南道：「你要我如何做，請吩咐一聲吧！」

文雪心笑一笑，道：「現在還不是時候，我想，咱們應該先建立彼此的信任，然後再作道理。」

江玉南道：「彼此信任？」

文雪心道：「對——現在，你對我未必放心，我對你也有懷疑，這樣交往，就很麻煩了。」

江玉南道：「要如何才能使我們之間彼此放心呢？」

文雪心道：「男女之間，最親密的，莫過夫婦，我如嫁給你，那就好辦了。」

江玉南道：「嫁給我？」

文雪心道：「怎麼？把你嚇住了，是不是我長得的太醜？」

江玉南說道：「不是。齊大非偶，以姑娘的成就，嫁給我，在下實在是當受不起。」

文雪心道：「這麼說，你是有些怕我了？」

江玉南道：「不錯，以姑娘的威嚴，有誰不怕？」

文雪心道：「我的威嚴是給別人看的，決不是給我心目中的丈夫看的。」

江玉南道：「雪心姑娘，魔教之中的婚姻，就這樣隨便麼？再說妳是大教主的身份啊！」

文雪心笑一笑，說道：「所以，沒有人可以約束我，我選中了你，誰也不能抗議……」

輕輕吁一口氣，滿臉情愛橫溢的說道：「你怎麼知道我是隨便選一個呢？」

江玉南道：「咱們剛見不久。」

文雪心道：「我心中早巳擬定了一個能作丈夫的標準，我帶人進入中原之後，就有這個心願，我把選丈夫的標準定的很高，很不幸的是，你竟然適合了這個標準。」文雪心微微一笑，道：「男女之間，要如何才能使彼此相信，難道江兄心中就沒有一個底子麼？」

江玉南道：「這個，在下確實不知道，還望大教主指點。」

文雪心微微一笑，道：「指點倒不敢當，咱們商量、商量就是。」

江玉南道：「好吧！商量什麼？」

文雪心道：「商量一下，咱們如何相處？」

江玉南道：「哦！其實，也用不着商量。」

文雪心道：「怎麼說？」

江玉南道：「你是主裁，也是勝利者，只要一聲令下，我們聽命行事就是。」

文雪心之美，絕對不在白玲之下。

但先入爲主，江玉南對文雪心一直有着很深的成見，總覺着她是個很惡毒的女人。

文雪心笑一笑，道：「我的好江兄，你怎麼如此無情？」

江玉南道：「沒有啊！」

文雪心說道：「小妹是誠心和你商量啊！」

江玉南道：「在下也是心中實言。」

文雪心笑一笑，道：「我知道。小妹想聽聽你的意見，我是尊重你。」

江玉南道：「姑娘，妳有什麼高見，只要你直接了當說出來的就是。」

文雪心道：「我想，咱們如果是夫婦兩個人，應是世上最親密的人了。」

江玉南道：「是！」

文雪心道：「不論在事業上，或是在彼此的需要上，我們都應合二爲一，對你說麼？」

江玉南道：「對！」

文雪心道：「現在，我想，我們應該成親了，是不是？」

江玉南道：「成親？」

文雪心笑笑道：「是啊！難道你不願意？」

江玉南道：「終身大事，是不是應該

稟明師長呢？」

文雪心道：「應該是應該，不過，目前的時機不對，所以，小妹覺着一切從簡，我們辦上一桌酒，請幾位至親好友，大家喝一杯，慶祝一下，讓他們知道這件事情。」

江玉南道：「那豈不是太過委屈姑娘了？」

文雪心道：「不要緊，爲了江湖大局，小妹受些委屈，也是甘心情願。」

江玉南道：「好吧！妳既然這麼決定了，我只有聽命行事就是了。」

文雪心道：「好！你說說看，你要請些什麼人？」

江玉南萬萬沒有想到，事情會演變到這個局面，一時間，眞有着不知如何應付的感覺。

在他想來，這不過是一次偷情苟合，借這機會，想辦法制服她。

但却未曾料到，竟然要公開的成親，這件事太嚴重了。

盡管心中十分的不安，但他表面上，還能維持着一般平靜的神情，笑一笑道：「妳準備請些什麼人呢？」

文雪心道：「至親好友嘛，這世上，除了我的丈夫之外，我只有兩位義妹了，她們和我親如手足，是手足，也是我的左右手，二教主和三教主了。」

江玉南道：「妳只請這兩個人？」

文雪心道：「對！我不希望人太多，你呢？準備請幾個？」

江玉南道：「妳請兩個，我也就請兩個人吧！」

文雪心道：「很好啊！你都請些什麼人？」

江玉南道：「雪心，這個，我得和他們商量一下。」

文雪心笑一笑道：「其實，也用不着商量，我請兩個人，是因爲，我只有兩個人可請，你請幾個？」

聲音甜脆，神態間無限溫柔。

江玉南心中忖道：如若只請高泰、田榮，這金長久心中必然不悅，倒不如把三個都請來，至於伍家堡中的人，那就不管他了。

× × ×

一桌很豐盛的酒席，坐着四男三女。

江玉南和文雪心，被推坐上席。

金長久獨霸一方，高泰和田榮坐在一起。

四個美麗的女婢，執壺侍候。

這三位女教主，實在都長的很美，而且，看上去年紀都不大，不過是二十幾歲的樣子。

兩支粗如兒臂的龍鳳燭，照的滿室通明。

佳餚美酒，玉人當前，應該是一個很歡樂的場面，但如想到，這三個出生西域女魔頭的手段，心中那一份驚艷情趣，就減低了很多。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道：「金老，在下先敬你一杯。」

金長久一飲而盡，心中暗忖，笑道：「看那一對龍鳳燭，似乎是在辦喜事一樣，會是……」

原來，金長久等只知道吃飯，還不太瞭解內情。

白玲接了口道：「金老，今日，是我大姐和貴友江玉南的大喜日子，要請你金老作個大媒。」

金長久微微一呆，立刻哈哈一笑，說道：「行！這是好事，這大媒，我是作定了的。」

白玲道：「好！我也敬金老一杯，聊表謝意。」

金長久乾了面前的酒杯，笑一笑，道：「二教主，大教主和江少俠的婚期，定了沒有？」

白玲道：「揀日不如撞日，今日就是良辰吉日，給他們成親就是。」

金長久怔了一怔，道：「婚姻大事，這做法不是太過草率了一些麼？」

白玲道：「金老，在我們魔教中，男女兩情相悅，什麼儀式也用不着，這儀式，是爲了尊重你們中土人情，也爲了尊重江少俠。」

金長久道：「這個麼？要看看田少兄、和高少兄的意見了。」

白玲道：「哦！」

目光一掠高泰和田榮，接道：「兩位有什麼高見？」

高泰笑一笑，道：「這種事，我們都沒有經驗，還是要請金老作主了。」

田榮說道：「在下也是唯金老馬首是瞻。」

這兩頂高帽子，都送了過去，聽得金長久有些飄飄然。

金長久道：「好吧！既然如此，我希望就照魔教中的辦法就是。」

田榮道：「就這麼決定了？我們就此別過。」

白玲道：「諸位就這麼要走了麼？」

田榮道：「二教主，春宵一刻值千金，我們也不打攪啦。」

白玲笑一笑，道：「兩位如此說，咱們都告退了。」

金長久站起身子，笑道：「祝兩位百年好合。」

轉身向外行去。

高泰、田榮，緊隨身後而出。

金長久低聲道：「這是怎麼回事？快的令人措手不及。」

田榮苦笑一下，道：「金老，我們也不清楚，所以……」

金長久搖搖頭，忽然向外面喝道：「什麼人？」

「我！」

門外響起了井望天的聲音。

田榮打開木門，井望天、伍明珠，共同行了進來。

井望天神情凝重，伍明珠一臉冷肅，只一眼，就可以瞧出來，兩個人因爲重大的事情而來。

金長久道：「兩位請坐。」

井望天輕輕吁一口氣，道：「金老，你見到江少俠？」

金長久是何等老練的人物，點點頭道：「見到了。」

井望天道：「他說些什麼？」

金長久說道：「還沒有什麼具體的决定。」

井望天道：「那你是什麼意思？」

金長久道：「井兄，在下的意思是說，我們還沒有決定什麼，事實上，那個環境，也不允許我們談什麼。」

井望天點點頭。

金長久接道：「井兄，你倆好像有事情？」

井望天道：「非常重要的事，敝堡主無法處理，要在下來和諸位商量一下。」

金長久道：「什麼事，如此嚴重。」

井望天道：「咱們黎明時分，接到了兩封來書。」

金長久道：「什麼人的來書？」

井望天道：「少林的明月大師和武當的金貝子。」

金長久道：「明月是少林寺中的長老，金貝子是二十年前武當門派中最傑出的劍客。」

田榮道：「二堡主，他們來信中說了些什麼呢？」

井望天道：「他們兩位已率領了各大門派中高手三十六人，距此不遠，特地送了這封信來，問我們需不需要他們來此助拳。」

金長久道：「他們眞肯帮忙？」

井望天道：「信上是這麼說的。」

金長久沉吟了一陣，道：「那信上有沒有說明，如何一個帮法？」

井望天道：「他要今夜三更時分，派個人去和他見面，研究一下。」

金長久說道：「二莊主決定派那個去呢？」

井望天道：「現在，我還無法決定，希望和你們研究商議一下。」

伍明珠說道：「江少俠有些什麼表示呢？」

田榮道：「江少俠好像已被魔教中控制了。」他想到江玉南和文雪心的婚事，預先伏筆，以便日後交代。

伍明珠說道：「你是說他的神智不清了？」

田榮道：「唉！也不是完全不清楚，不過，對事情的思考，似乎是不像過去那樣清楚了。」

伍明珠道：「那是說，還沒有完全失去記憶？」

田榮點頭道：「對！還沒有完全失去記憶。」

伍明珠又問道：「哦！他現在怎麼樣了？」

田榮道：「現在很好。」

伍明珠又問道：「很好，怎麼一個好法？」

田榮苦笑一下，道：「他好像是中了魔法一樣。」

伍明珠道：「你們見過了那位大敎主沒有？」

金長久道：「見過了。」

伍明珠道：「她是不是長的像白玲一樣？」

金長久說道：「春蘭秋菊，各有其美。」

伍明珠輕輕吁一口氣，道：「井二叔，談談你們的正經事吧！」

井望天道：「好！金兄，咱們現在是不是還要聽江少俠的？」

他們之間，心理之上，早已承認了江玉南是他們中間的領導人物。

伍明珠道：「不行，如若他已經受了魔法控制，那是無論如何，不能再聽他的了。」

金長久道：「伍姑娘！老朽有幾句話，說出來之後，還望二堡主和伍姑娘不要生氣。」

伍明珠道：「你請說。」

金長久道：「處此情境，單是正直兩字，已經無法成事了，所以，他必須要有機變之能。」

井望天點點頭。

金長久道：「說到機變二字，必須要用些手段、策略，對麼？」

井望天道：「當然。」

金長久道：「所以，他現在的作爲，未必就是定論。」

井望天道：「金兄，你的意思是，咱們不要去見明月大師和金貝子了？」

金長久道：「不是，咱們要去見，不過，我們要看情形，才能有所決定。」

井望天道：「今夜之中，咱們由誰去見他們？」

田榮道：「在下推荐金老。」

金長久道：「慢着，井兄，咱們能去幾個人？」

井望天道：「他雖然沒有說，我看總是不宜太多，至多三個，最好是二個。」

田榮道：「這樣吧！我看，這件事，就由井兄和金老同去。」

井望天微微一笑，道：「金兄的意下如何呢？」

金長久道：「井兄願往，兄弟自然是奉陪。」

高泰道：「好吧！就這樣決定了。」

伍明珠道：「高兄，我想請敎一件事，希望知無不言。」

高泰心頭一震，硬着頭皮，笑道：「伍姑娘，什麼事，但請吩咐。」

伍明珠道：「金老和二叔去後，伍家堡中減去了不少的實力，你看，魔敎中人會不會攻過來？」

高泰道：「這個，我看這一兩天內，他們不會，不過，少林、武當來此之事，如是洩漏了出去，那就很難說了。」

伍明珠道：「不管他們會不會，咱們不能不作最壞的準備，萬一他們找上來時，也不致於措手不及。」

高泰道：「不錯，有備無患。」

伍明珠道：「高兄，魔敎中人，一旦變臉，向堡內攻襲，你們首當其衝，所以，你們要特別小心。」

高泰道：「在下明白。」

這時，井望天和金長久也商量好了他們的赴約時間，兩人告辭而去。

目睹兩人去遠，金長久忍不住低聲說道：「田老弟，這件事要不要通知江少俠一聲。」

高泰道：「這倒也是，我看伍姑娘對他不錯，因情成仇，不勝枚擧。」

田榮搖搖頭，道：「不用去問他了，一旦他了解了內容，只怕未必能夠沉得住氣，那不但對他無益，只怕還會影響他的心理。」

高泰說道：「對！那就暫時不要告訴他。」

金長久低聲道：「田老弟，你看江玉南取勝的機會如何？」

田榮道：「就算咱們明知不行，那也只好挺上去了。」

金長久道：「田老弟，這不是挺上去就能了事，目下，旣已有少林、武當的高手到此，咱們正好和他們會合，應援江少俠。」

田榮說道：「金老，我看，暫時不可如此莽撞，江少俠的事，現在用不着說出來。」

金長久道：「我不說，能保證井望天也不說麼？」

高泰道：「咱們已經見識過了魔敎手段，少林、武當人手，雲集於此，也未必能對付得了魔敎中人。」

田榮道：「金老，你先去看看情形，老實說，在下心中還有些懷疑。」

高泰道：「懷疑，你懷疑什麼了？」

田榮道：「魔敎耳目何等靈敏，這樣一批人手，到了伍家堡的附近，他們怎麼一無所知？」

金長久呆了一呆，道：「這倒也是，田老弟不說，老朽倒還未曾想到，這中間，確有可疑之處。」

田榮道：「金老，你機變經驗豐富，井二堡主，也是老江湖，你們見面之後商量一下，不可太過坦率，先瞭解那一批武當、少林的人手用心何在，再作計議。」

高泰道：「我和田榮，帶幾個人，在後面設伏，一則有什麼變化時，可以爲兩位作援應，萬一魔敎中問起來，咱們也可以找到關照的理由。」

金長久說道：「對！這眞是當局者迷了。」

三更時分，井望天早已在後院中等候了。

金長久趕到了會晤之處，道：「井兄，兄弟來晚了一步。」

井望天道：「不要緊，咱們走吧！」

金長久道：「好！邊走邊談。」

他指出：這兩批人馬誤事還小，一個不好，會造成了伍家堡很大的傷亡，那是千百條人命的大事。

井望天道：「金兄這麼說，在下也有些警覺了。」

兩人一面走，一面低聲商談。

井望天對地形熟悉，不大工夫，已到了少林、武當兩派的存身之處。

那是一座年久失修的荒凉廟宇。

大門上的橫匾，也不知多久沒有人擦過了，上面的字跡已無法瞧得清楚。

暗影中突然閃出了兩個人，道：「是井二堡主麼？」

井望天道：「不錯，有勞帶路。」

一人當先行了過來，低聲道：「這位是？」

井望天道：「這位麼？七刀塘的金塘主？」

兩個人，都穿着深色的衣服，頭上也用黑布包了起來，瞧不出是和尚，還是道士。

古廟後院，有兩座較爲完整的廂房。

帶路人擧手在門上敲了幾下，門戶忽然大開。

井望天、金長久被請入了房中。

外面黑，屋內更黑，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金長久心中暗道：少林、武當中人，一向行事光明磊落，怎會弄得如此神秘、詭異？

忖思之間，室中忽然亮起了燈火。

敢情，這座廂房的四週，都已經蒙上了重重的黑布。

影中有十幾個人，少林的明月大師、武當的金貝子，還保持着本來的面目。

金貝子先開口，道：「井二堡主，貴堡中情勢如何？」

井望天道：「還維持一個表面的平衡，魔敎中人，住在前堡，敝堡的人手，住在後堡、」

金貝子目光一掠金長久道：「這位可是七刀塘主一品刀？」

金長久道：「在下金長久。」

回顧了一眼，接道：「魔敎中武功奇詭，也確有很多使人不可思議的奇術，咱們和他們數番交手，都未佔得上風。」

明月大師道：「金塘主的意思，是勸我們罷手了？」

金長久道：「在下之意，只是說明了魔敎實力，江湖上，大小門戶，不下百餘個堂口，但目下眞正和魔敎中人拚命週旋的，好像只是伍家堡和我們這一批不見經傳的人物。」

明月大師道：「少林派沒有坐視，老衲親率高手趕來，已可證明。」

金貝子道：「武當門下，也有十幾個精銳劍手趕來。」

金長久道：「如論雙方實力，貴兩派來此的人手，不算太多。」

明月大師道：「擒賊擒王，少林、武當兩派弟子，都是暗中出動，隱密身份而來，只要能一擧間制服他們幾個領頭的人物，那時再振臂一呼，各派紛起，掃蕩餘孽，不過是餘事罷了。」

金貝子道：「井二堡主，聽說，近年崛起武林的後起三秀，也都在貴堡之中，不知是眞是假。」

井望天道：「不錯，被譽爲三秀的年輕人，和我們合作在一起。」

金貝子道：「對此三人，貧道慕名已久，可惜沒有見過他們。」

井望天道：「那很容易，他們就住在伍家堡中，此後合作，朝夕可以相見。」

金貝子道：「他們年輕氣銳，不知有什麼感想？」

井望天道：「他們和魔敎中人交手，如今銳氣已失。」

金貝子目光轉到了明月大師的身上，道：「大師，我們應該研究一個辦法出來了。」

井望天道：「不錯，大師和道長，有些什麼高見，說出來，大家聽聽？」

金貝子道：「說出來十分簡單，我希望和你們合作在一處，能一擧制服魔敎隱在貴堡中的人。」

井望天道：「這個目的，我也很明白，問題是，咱們如何能一擧制服他們。」

明月大師道：「這就是我邀請你們來此的用心。」

金長久笑一笑，道：「我們只能說明目下伍家堡的情形，應該如何？還要大師

和道長拿個主意。

金貝子道：「好！井二堡主，先說明一下內情再說。」

井望天望了金長久一眼，道：「金兄，你說吧！」

金長久道：「誰說都是一樣。」

當下，把伍家堡中的情形，很仔細的說了一遍。

明月大師，金貝子都聽得很仔細，聽完了後，明月大師緩緩說道：「二堡主，我們應該如何？」

井望天說道：「這個，就要大師決定了。」

明月大師道：「貧僧之意，想把本門和武當門下的弟子，改扮作貴堡中人，混入貴堡之中，然後，咱們想個辦法，突然出手，一舉間制服對方。」

井望天搖搖頭，道：「大師，有把握麼？」

明月大師說道：「老衲和金道兄帶來的人，都是少林、武當門下精銳的高手，我相信，如用偷襲，一舉間，可以制服魔教。」

金長久笑一笑，道：「大師，只怕不是如此簡單的事吧！」

明月大師冷冷說道：「金塘主，這話是什麼意思？」

金長久道：「在下的意思，是說大師這行事之法，只怕很難成功。」

明月大師道：「如若有你們的配合，把我們帶入伍家堡，成功的希望很大。」

金長久道：「大師，第一，魔教中人的耳目很靈敏，你們隱藏於此的事，就算可以隱藏一時，但卻無法長久隱藏，第二，如若只希望偷襲制敵，絕難成功。」

明月大師道：「金塘主，你好像已被魔教中人所震懾，全無豪壯之氣了？」

金長久道：「我說的很真實，大師不信，那也沒有法子了。」

他幾次想說出江玉南的計劃，但話到口邊，又忍了下去。

只聽一聲怒喝，遙遙傳了過來，道：「什麼人？」

明月大師霍然站起了身子，道：「金塘主，你們可是已經投入了魔教，帶着魔教的人來了？」

金長久道：「絕無此事。」

緊接着一聲慘叫，傳了過來。

不用明月大師解說，場中之人，誰都聽得出來，那是一個人垂死的慘叫。

金長久一皺眉，道：「二堡主，這是怎麼回事？難道魔教中人，真的跟在咱們後面來了？」

明月大師，金貝子，相互望了一眼，同時說道：「走！咱們瞧瞧去。」

金貝子道：「金塘主，希望這件事，真的和你沒有關連？」

金長久說道：「道長，在下應問心無愧。」

這時，蓬然一聲，木門竟被撞開。

一個頭髮散披，身着白衣的女子，緩緩行了過來。

此時，此地，突然出現了這麼一個女人，雖然她長得很美，但看上去給人一種恐怖的感覺。

金長久道：「幽靈艷女。」

明月大師，金貝子，人本已向前行去，但突然停了下來。

金貝子道：「金塘主，你說什麼？」

金塘主道：「我見過她們，這是魔教中幽靈艷女。」

明月大師道：「我佛法力無邊，竟會任這邪道魔女橫行？去，給我拏下來！」

一個黑衣人應聲而出，迎向那白衣女子。

那黑衣人，頭上戴了一頂黑色的絨帽，打扮的很怪異。

雙方面一來一迎，很快撞了頭。

黑衣人停下腳步，道：「妳是幽靈艷女？」

白衣女子沒有理會黑衣人，但也停了腳步。

這說明了白衣女子可以聽人的話，必然不是鬼了？

黑衣人胆氣一壯，道：「妳是魔教中人？」

白衣女子沒有回答。

黑衣人歎息一聲，道：「其實，妳很美麗，怎麼會用幽靈兩個字呢？」

白衣女子似乎也聽得出別人的讚美，不禁微微一笑。

她本來很美，這一笑，看上去更是十分動人。

忽然間，白衣女子揚起了纖纖玉手，冷冷說道：「我要殺你。」

手掌一落，拍了過去。

黑衣人右手一抬，封開了白衣女子的掌勢。

蓬然一聲，雙掌接實。

那白衣女子看上去雖然十分嬌弱，但掌力卻雄渾的很。

黑衣人和那白衣女子接了一掌，蓬然一聲，黑衣人竟然被震的向後退了一步。

白衣女子第一招佔了先機，第二招立刻攻了過來。

黑衣人立刻和她動起了手。

雙方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惡鬥。

白衣女子的攻勢十分詭異、凌厲。

那黑衣人的拳招，倒也是剛猛得很，雙方惡戰三十餘招之後，那白衣女子突然掌法一變，一指點中了黑衣人的前胸。

黑衣人疾快的向後退了兩步，一跤摔在地上。

另一個黑衣人，已疾快的衝了出來。

明月大師道：「退下！」

黑衣人應聲而退。

明月大師緩緩迎向白衣女子。

白衣女子右手一拂，五指劃向前胸，

明月大師右手一揮，硬向那白衣女子的手上迎去。

他自恃練有大力金剛掌功，希望能夠一舉震傷對方的纖纖玉手。

那知兩人掌指一觸，明月大師竟有着如擊鋼鐵的感覺。

雙方竟然是勢均力敵，那位白衣女子，不但沒有被震退，反而向前一欺，又拍出了一掌。

明月大師暗忖道：「一個女娃兒，練成了這樣的功夫，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心中念轉，右手一揮，又接下了她一掌。

（未完・卅八）




常服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